

引子

英国乡村

十月三十一日

气喘吁吁地，弗吉尔拚命地跑，他停了下来，回头往后望了一眼。越过月光照耀的草场，他的屋舍在远处闪耀着亮光，在那儿，他亲爱的妻子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弗吉尔曾经发誓说任何时候他都会听见她的痛苦喊叫声，并且说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她。

恐惧燃烧着他的决定。他奔向前面黑漆漆的树林子，立即，就被黑暗蒙住了双眼。

他在寒冷和恐惧之中发抖，放慢了脚步，根据他所听说的有关微精灵族的特征迹象努力地辨认他们。

"精灵环，"他低声说，"我必须找到一个圆环。"

他的视线投向树林里阴影斑布的地上，寻找发光的圆环。挺长一段时间过去了，他的前额沁出了失望的汗珠，无望的气息慢慢地侵蚀他的心房。

"小精灵，"他叫道，他的声音要比云彩的流动还要响，"我请求你们的帮助。"

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他在一棵古老的橡树旁跪下，用手遮住脸，砾石和弯曲的树枝戳破了他的腿，但是他没有感觉，此时他全部的痛苦只来自于他的那个爱人帕吉，她即将死去。

与她一块儿死去的，还有他们未出生的孩子。

他哭泣了，眼泪顺着他的瘦削的手指流到地上。后来，就像时间的流动一样，他发觉他的四周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寒冷之夜的微风温暖地吹拂，就像被正午的阳光融热一样。橡树、桦树，以及各种老枝的沙沙声，变成了一曲音乐般的、柔软的、激动人心的旋律，听起来就像百来支笛子在和谐地吹奏。从他手指间的狭长的空隙间，弗吉尔看见了光亮。在雾湿的树叶间，闪闪的亮光合成了一个小小的、完美的圆环。

他们在这儿，他们来了。

这些精灵。

"弗吉尔。"一个小小的男声说话了。

弗吉尔小心翼翼地站在这个圆环的外边，他知道一旦他踩入这个闪光的仙环的里面，他就将被拽进了精灵国，那样的话，他就不可能逃脱了。他屈膝跪在地上，紧张地看着精灵。除了闪闪的亮光，他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道，微精灵族很快就会变成人类的样子。

他从边上移开。

"说话呀，弗吉尔，"那个声音要求道，"否则的话，你所要的帮助会变得对你不利。"

弗吉尔认清了那个将每个字都发出细小声音的有权柄的光亮。"我妻子，"他脱口而出，眼泪滑到地上，"帕吉，婴儿——婴儿生不出来，有两天了，已经，请……"

"你将用什么东西来为孩子及他的母亲做祭礼呢？"

"任何东西，"弗吉尔冲动地回答，双手合十，就像在祈祷，"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他看见闪闪的亮光在漆黑的地上凑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光球，他想微精灵是在商量这笔交易。接着是沉默，然后，亮光又分开了。

"作为你妻儿获得生命的回报，"最后，那个声音说，"我要求一个婚约。你的一名后代必须与我某位后代结婚。你同意吗，弗吉尔·特里尼特？"

弗吉尔不假思索这份精灵的条约，"可以，当然，可以。"

从树叶间射出的光更加亮了，亮得弗吉尔无法再直视他们，他闭上了眼睛。

"你的请求被接纳了，"小小的声音宣布说，"帕吉会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孩。"

弗吉尔被喜悦所激荡，他无法作出回答。微精灵族感激地躲藏了起来。

"走吧，弗吉尔·特里尼特，举起你的女儿，但不要对任何人说我们的交易，"精灵的声音指导道，"虽然，你对此事什么也不用做，但是，今天晚上你的许诺总有一天会来到的。"

弗吉尔从地上站了起来，仍然闭着眼睛，奔出树林，闪电般地穿过宽阔的杂草丛生的田野。最后，当他到达乡村院落前面的时候，精灵的神妙被证实了，健康的新生儿鼓足力气的啼哭泣声以及帕吉喜悦的叫声，节奏欢快地传入他的耳膜。

弗吉尔双手合十，大声地笑了起来，绕着院子手舞足蹈，他看见远处树林中的神光在继续微弱地闪耀。

作为你妻儿获得生命的回报，我要求一个婚约。

弗吉尔一边继续跳舞，一边点头，好像他记起了仙人的一个婚约。

突然，他停止舞蹈，他的笑声也隐去了。现在，他确信帕吉和他的女儿安然无恙，他和仙人所订立合约的真实迹象此时已经向他显现。

他抓住竹篱笆，斜倚在木头的邮箱上，他的前额又沁出了汗珠。他的小婴孩女儿有一天会嫁到那个仙魔的世界中去吗？他的孙子？重孙？他不能这样无止尽地猜想，因为，精灵的话没有给他任何暗示。

他所确切知道的是，他刚刚作出的那个鲁莽的、令人丧气的许诺已经不可改变地决定了某个特里尼特的后代将会落入精灵的魔爪。

第一章

乔蒂安·安伯维尔，桦诗庄园的第十二任公爵，得出结论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位女性符合他对女人的要求，就是说没有人能成为他的公爵夫人。

"见鬼，"他嘀咕着。他喝下第二杯白兰地，伸出手抓住他的宠物，一只叫番诺伊的猫，这只猫只有对乔蒂安才是服服帖帖的。

"什么炙手可热的？"乔蒂安的表弟埃米尔·泰特问道，他的这句问话被乔蒂安刚才这席话打断了。刚才他们正在讨论乔蒂安新近购得的一座埃及的矿山，但很明显乔蒂安的思路现在已经在其它什么地方了。

埃米尔考虑这座矿山已经有一阵子了。乔蒂安买下这座矿山仅仅因为他毫不怀疑这个坑能够产出财宝，他就在第二位有兴趣购买矿藏的人的鼻子底下买走了这座矿山。不仅仅矿物学家在那些黑暗、潮湿的埃及大岩洞里发现了绿宝石，而且当局宣称这座矿山是曾经发现的品位最高的矿藏之一。经过了日日夜夜的挖掘，这位了不起的安伯维尔的财产有了三倍的长足进展。

是的，乔蒂安在很多方面引导着一种可喜的生活，甚至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

有一次，录他和埃米尔跑着穿过一块野花地的时候，他在一大片被踩踏过的花朵中发现了一颗很小的发着光的宝石。只有安伯维尔才可能在这么一些杂草丛生的野地里发现珍宝。从那以后，乔蒂安都能将他所接手的事物变成财富。

埃米尔喝了一口他自己杯中的白兰地，一个熟悉的嫉妒的火花一闪而过，不过因为他从没有对他的表兄有过不好的念头，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嫉妒心一点儿也不觉得有罪。

很久以前他就认为只有至高的天上的掌管才会拒绝垂涎桦诗庄园公爵的头衔和权力。

他倚靠在炉火边的一个绸缎沙发上，"我时常想你一定是出生在一颗幸运的星星之下，乔蒂安。你从未被黄蜂叮过，你记得吗？当我们遇上一些可怕的动物的时候，它们好像永远只是从你身边飞过，为什么呢，甚至那天我们在亭子边发现的蛇也从你走的道上慢慢地移开了。"

乔蒂安从侧面盯着他的表兄看，一个魔鬼才会看他几眼的小伙子，一头厚密的头发永远乱糟糟的，一双金色的眼睛几乎永远充满着调皮和快乐。埃米尔是乔蒂安母亲方面的亲戚，他不拥有安伯维尔家族的一滴血液，也不拥有英格兰贵族的地位，但是他们两人之间不可动摇的联系是贵族成员们所不敢忽视的。

埃米尔是乔蒂安唯一的亲人。

"乔蒂安，你还记得那些蛇吗？"

"蛇？"乔蒂安蹙了蹙眉头，"你在说些什么可怕的事呀。"

"我想问你的正是这句话，"埃米尔回答说，斜笑了一下，"事实上，我想我要问的正是这句话。"

乔蒂安已经喝到杯底了。

"女人，"埃米尔突然猜道，"你没有公爵夫人，这老使你喝酒。对一位难以捉摸的姑娘的追求的念头可以使你成为骑士。"

"埃米尔，我没有心思听你说这些，而且，我的爱情生活不能讨论。"

"实际上，你讨论了。"埃米尔笑了起来，"乔蒂安，你的爱情生活是个讨论的话题，而且是整个英格兰讨论的话题。为什么？我听说女王很想知道为什么你年复一年不能从这一大堆漂亮的姑娘中挑选一个新娘。"

"确实是。"

"奈尔·马斯顿可是在等着你结婚呢。"

"奈尔·马斯顿，"乔蒂安说，他想起了一个令人讨厌的色迷。"他一心等着机会引诱我的妻子，是吗？"

"这是他的爱好，你是知道的。上个月，在唐莫斯家举行的小型聚会上，他在花园里遇见了维利先生的新娘，他引诱了她。哈诺德·维利至今还蒙在鼓里呢。泰克·安斯伯里也是这样。外面传闻说齐利斯·安斯伯里现在仍然

能见到奈尔这样做。"

"奈尔·马斯顿胆敢这样瞧着我的妻子的话——"

"垂涎于一位不存在的女人这倒需要本事。"

乔蒂安又倒了一些白兰地，喝酒是不会给他一个新娘的，但确实能使他忘记他还未娶新娘这件事。

乔蒂安已经习惯于他所想得到的事能够立刻得到，所以他想不通为什么挑选公爵夫人这件事这样的琐碎、这样地令人发怒。

当他第一次决定他应该结婚并得到一个继承人的时候，是他二十八岁生日的那天，他曾暗暗地观察社会的婚俗习惯。现在他已经三十二岁了，还未遇见一位单身的女人可以适合于他的。

不管它，找到一位完美的妻子就像一个无法努力达到的目标，就像乔蒂安曾经所承担的那样。

不过……他摇了摇头，"要去找到一篮子祝愿会比这容易得多。"他自言自语。将他的手指插入波浪般的头发中，乔蒂安注视着四周。

绿颜色的客厅，高耸敞亮的屋子，粉色的大理石柱支撑着雕着花纹的天花板，四只高雅的水晶灯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星星点点的光在丝质布匹包裹的镀金椅子上舞蹈，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仿佛沐浴在绿色的苔藓之中。

这间屋子是他父母所喜欢的，只可惜他们很少呆在家里，没有能够真正地喜欢它，乔蒂安想。

"你知道，乔蒂安，"埃米尔说，"你正在获得完全地成为一名男人的尊严。很多人说即使是爱情女神和美丽女神站在你面前，你也会把她们一脚踢开的。"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和乔蒂安一起站在大窗户的前面，小心地与番诺伊拉开一点距离——这只猫正用充满温顺许诺的冰蓝色的眼睛瞧着他——他拿过乔蒂安的杯子喝了一口白兰地。"人们都在尽力想象最后出现在你面前并赢得你欢心的女人是什么样儿，不仅仅是那些贵族，而且你的那些佃户和仆人都在猜想。"

乔蒂安转动杯底所剩不多的白兰地，看着白兰地酒在雅致的玻璃杯中溅泼出来，"我很高兴我给人们提供了这样好的娱乐。"

"娱乐？"埃米尔笑了，"你根本不懂这个词的含义。你只对安伯维尔家的财产有兴趣，其他的都没兴趣。"

"除了我还希望有一个继承人之外，我对我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

"你并不拥有生活，如果你不介意我所说的话——"

"介意？"乔蒂安将酒杯放到银盘中，"你什么时候注意过我是否对你那讨厌的干预介意？现在越来越明显了，你必须将这些东西全扔了。如果不是这么傻把你当作朋友，那我早就把你从这幢房子中赶出去了，让我享受一下片刻的安宁。"

埃米尔继续他的痛骂，他至少给他的表兄一月一次这样的痛骂。

他觉得他是在做好事，"乔蒂安，这个地方快变成陵墓了。如果你想从我这儿获得更多的安宁的话，你就会变成一具僵尸，这就是陵墓的头和尾。"

"我不怀疑你会在这当中。"

"正是这样。"埃米尔拍了一下他表兄的宽肩膀，"我是你的好表兄，我已经从你的眼光中作了观察，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作些观察和询问。我得出结论，伊涤丝·亨德韦尔和卡萝琳·比切尔会赢得你喜欢的。卡萝琳马上

就会继承她祖母的遗产，你是知道的。

如果外面传说可信的话，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乔蒂安兴奋得手舞足蹈，"你是不是说？是的，我是一个乞丐，我正在渴望有位女士向我伸出手来怜悯我。"

"什么？噢，是的，卡萝琳的遗产如果给你的话那是满满的一大笔，也许是你心里爱上她了，但为什么要把这笔钱给我呢？对于我这样一位投资者来说，靠别人的小额施舍过日子实在是太困难了。"

乔蒂安拿起酒杯，啜了一口，从杯子边缘朝着埃米尔看。很多人如果有埃米尔从乔蒂安的投资中所获得的钱财的话，那日子就过得相当舒适了，当然，很多人并不对奢侈的生活方式有热情。

不过，乔蒂安知道并不是贪婪使埃米尔对钱财和豪华产生热情，实在是贫苦的童年让人难以忘怀的缘故。

"埃米尔，你需要资金吗？"

埃米尔觉得有一股热辣辣的感觉从他体内升起，要是没有乔蒂安，他现在仍然还会在麦伦克劳馥种着他父母种过的地，每日每日地为食物担忧，想法平缓他的饥饿。

乔蒂安将这些给结束了，埃米尔就像热爱自己的兄长一样喜欢他。不过，确实他对于使乔蒂安高兴这件事感到无能为力，在过去的一年中，乔蒂安变得越来越难以理喻。

"我所需要的，"埃米尔轻声说，"就是为你找到一位你确实满意的人，但是这好像很使你为难。"

乔蒂安将头慢慢地低下，盯着山莓色的地毯，他永远不知道如何回答埃米尔的这个要求。他也不知道如何表达他自己："我能提醒你吗，你也应该娶一位快乐的女子？"

埃米尔耸了耸肩："我不处于你的地位，我没有一个重要的头衔让我的继承人继承。"

"从我这儿借去一些时候吧。"

"但愿我能这样做。"

乔蒂安笑了。埃米尔从他民事起就渴望他的头衔，天哪，这个头衔并不是乔蒂安去努力获得的。

"我们从刚才的话题上游离了，乔蒂安。我说到哪儿了？"

乔蒂安浅笑了一下，"卡萝琳的遗产。"

"噢，是的，很好，表兄，你不需要卡萝琳的遗产，但对她的个性怎么看？"

"她养了一条蟒蛇，这是我所听到的最荒唐的对宠物的选择。"

埃米尔看了一眼番诺伊，"蟒蛇要比你所养的这个毛绒绒的魔鬼圆球安全得多，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它在你的办公室将灯罩掀翻了，蹲在我的胸口上，想要咬我的喉结，如果我没有及时地将水泼到它身上，那么它一定会将我的喉结给咬下来。你这个自负的人更关心它湿漉漉的皮毛，而不关心我的头颈。感谢上帝。"

"不是的，这只猫只是一种普通的宠物。"

"有一次你养了一条蜥蜴。"

"人不可能喜欢这样的爬行动物。"

"为什么不可以呢？"

"不仅仅因为卡萝琳养了这么一个可怕的宠物，"乔蒂安加上一句，他不想再围绕蜥蜴讨论下去，"还因为她喜欢骑马。"

埃米尔抓住自己的胸口，好像乔蒂安这一说法快使他的心脏受不了了，"骑马，天哪，她因为犯了这样一个可恨的罪而要被杀头！"

"我不反对她骑马，但是有一次我听说她说她很想知道在马戏团玩骑马的惊险噱头会是什么滋味，这种急切的想法是太不正统了。"

"我很能理解她，她只是想知道在马戏团骑马是怎么一回事，你不能理解吗？我一直想能抓住一条鳄鱼与它搏斗，但这并不是说，我一定会跳入泥淖才能满足我的这个愿望。"

"与鳄鱼搏斗，看在上帝的份上，这是为什么？"

"想看看我究竟是不是很强壮，能赢得胜利，这是很自然的事。"

"很自然的事。"乔蒂安眨动了一下自己的眼睛。

"也许你可以与玛丽安娜·切斯特登重新发展庄园之间的关系？"埃米尔建议道，拍着自己的下巴，"她是个美丽的女子，是我所知道的最美丽的女子，她没养宠物，也不想马戏团的事。每次我见到她，她总要问起你。很明显，她相信在与你的关系中有种更多的联系，这要比你所知道的多一些。他父亲透露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包括珀西瓦尔·布拉克特，这你知道吗？"

"珀西瓦尔。"乔蒂安的眉毛快揪到一块儿了，好像他在想这位竞争者，布莱菲尔庄园的公爵，一位贪婪冷酷的人，他极力地摧毁从乔蒂安父亲所开始的安伯维尔的产业。

他没能达成。

乔蒂安曾发誓说珀西瓦尔永远不可以走近他，"告诉我，埃米尔，那个头发卷卷的花花公子从那个绿宝石矿藏中挖出了些什么？"

埃米尔也笑了，"有人说，当他听到你将出比他更高的价时，他将自己锁在房中，有一个星期不出门。创汇能忍受这样的事实，你是英格兰最富有的贵族，而他屈居第二。"

"我已经看中了在格洛珊斯特的大果园，"乔蒂安说，仍然微笑着，"人们说在树木上不可能生出钱来，但是这个说法不适合这个果园，如果我了解得不错的话，珀西瓦尔也正准备投资这个果园。"

"太相像了。不过我猜想，他一定很想知道玛丽安娜为什么不能像看着你那样地看着他，当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一副灼人的愤怒、冰冷的嫉妒。"

乔蒂安在一张靠近窗口的带条格靠背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眼睛盯着天花板，脑海中出现了玛丽安娜的形象。"我倒是开玩笑似地动过娶她的念头，"他使自己接受这个想法，"但是她.....有些关于她的什么事.....她小心翼翼地隐瞒的，她是个贪心不足的人。"

"贪心不足？你是不是说，她对你的姓氏和财产有兴趣？我也垂涎于你的头衔和财产，你为什么不把我甩到一边？"

乔蒂安停了一会才回答，这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是因为他要将感受化成语言实在太困难了。"你可以垂涎于我的头衔和财产，埃米尔，但是我毫不怀疑，如果我明天失去了头衔和财产，你决不会不想念我的。"

埃米尔点头。"是这样的，不过，那只是因为我知道你终会获得另外的

头衔和财产。"

乔蒂安没有喝手中的酒，咯咯地轻声笑了起来。

"我听说了些什么？"埃米尔问，将手按在耳朵上，"我被当作安伯维尔家少有的笑谈了，是这样的吗？可惜我不可能将这些笑谈除去，因为我确信，我可以将这些卖给那些不相信的人以获取财物。"

"多可笑。你知道，我听说女王正在寻找庄园的笑资，也许你可以提供。"

"不要想我的责任是为你找到一位公爵夫人这件事了，想想，如果你遇见玛丽安娜该怎么办。"

乔蒂安揉着肩膀，"我得想一想，但是——"

"你该再想一想伊涤丝·亨德菲尔，她很文静温顺。我从未见她做什么出格的事。她也很朴素，尽管她父亲可以给她很多花销，但她总是衣着简单，她几乎不戴钻石饰物。"

依我看，这表明她对于物质财产不感兴趣。"

"她沉迷于迷信的胡说八道。去年在屈梅恩先生的生日宴会上，我看见她盯着窗外，神情紧张且专注，我想她一定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她告诉我她只是在对着星星祈愿。"

埃米尔走近乔蒂安的坐椅，"说下去，乔蒂安，对着星星祈愿，这有什么古怪呢。我们小时候，我还教过你这么做的呢，我们对着许多星星。我们捡来四片叶子的三叶草，将好几个便士放在我们的皮鞋上，寻找彩虹的边缘，为了找到一块——"

"小孩子的玩意儿，我所作的祈愿从未实现过。我的记性不错的话，我比你更早些，就不相信这些荒谬的玩意儿了。"

埃米尔搓着下巴上的短髭，"确实，我很相信向星星祈愿这个事儿。就在昨天夜里，我等待第一颗星星出现在星空，向星星祈愿说我想要一座金山。"

乔蒂安盯着他的表兄，"你没有这样祈愿。"

埃米尔将酒杯伸到唇边，看着最后一滴白兰地流到下嘴唇上，舔了一下，"我祈愿了。"

"这样的梦想会成真，就因为你对着那一团灼热的气球祈愿了，这样的事你相信？"

那一刻，埃米尔感觉到一股对乔蒂安的悲哀情绪向他袭来，他努力制止这股情绪，"我所相信的是当一个人不相信祈愿——"

"那么这个人就死了。我知道这是你的心里话，埃米尔。"

"你懂得这是我的心里话，不过，你可不能把它们往心里去。"

乔蒂安想让埃米尔说些其它的，但是他已经控制不住地打起了呵欠。

"我太烦人了？是的，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在桦诗庄园已经呆够了，对你单调的生活一清二楚。七点起床，七点一刻洗澡，八点缺十分穿上衣服，八点半早餐，九点你准按时地到达办公室。还有——"

第二章

"你——"

"星期一的晚上，厨师知道必定要做羊肉和牡蛎，星期三是上好的牛肉，先上一道鹌鹑汤，理所当然。星期三是龙虾，星期四——"

"看在上帝的份上，每顿午饭晚饭该吃什么，这有什么错？这都合我的胃口，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

"你想要一位妻子，类似于你的每周食谱。我提出一位女子你就反对一位，因为她们有想法、有行动，或者是有一些你认为不合常规的举动。一句话，你的公爵夫人必须是一位令人厌烦的人。"

乔蒂安吹了一下口哨，"我可没有这么想过，我的妻子必须是个性格上令人厌烦的人。"

"你所要的女子，和你的生活趣味是不相干的。"埃米尔继续说下去，"这个女子不仅要遵循你的这种如尘土一样干巴巴的单调生活，而且还要喜欢安伯维尔家房东的生活韵律。她得对你的姓氏和财富很少关心，必须将她醒着的所有时间献给你和孩子们，对其它事物不必关心。她得——"

"别说了，埃米尔——"

"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样一位妻子。"

"你为什么不喜欢？"乔蒂安打断了话头，"你知道我的所有事情，是吗？"

"

埃米尔走到炉火边，捡起一个椭圆形的金色镜框，里面有一张桦诗庄园上一位公爵和公爵夫人的袖珍合影画像。

"巴林顿和伊莎贝尔·安伯维尔，"他说，将镜框拿得高一点，"伊莎贝尔喜欢富有异国情调的冒险，庄园里的老仆人都这么说。他们说巴林顿先生沉浸在伊莎贝尔的奇思怪想之中，他几乎带她周游了半个地球的雪山，他答应她去毒蛇密布的丛林骑在大象的背上，去怪异可怕的荒弃的岛屿旅行。"

"我也很愿意知道我的父母旅行的细节——"

"不，乔蒂安，你并不愿知道，其他人也不愿知道。你父母如此频繁地外出旅行，他们没时间向别人描述他们那伟大的冒险，包括你。他们一走就是几个月，回来了，在家呆很短的几天，然后又走了，去开始另一次古怪的冒险。"

"你为什么这样说，埃米尔？"乔蒂安要求道，"我想你晚上一定是和纸呀铅笔的什么躺在一起，记下了各种激将我的办法。"

埃米尔耸了耸肩，"多可怕的任务，不过，有人会这么做的。"他将镜框放回壁炉上，双手背在身后，在屋里踱步。"伊莎贝尔想看看世界的渴望使得你的世界成为了一个孤独的世界。她的那些不同寻常的挥不去的想法——使得她疯狂地远行——使得你对常规惯例有种强烈的需要。"

埃米尔打住话头，在沙发边坐下，拾起一个靠垫，手指在上面的绣花上滑动。"反抗，使得你成为一名男子汉，"他轻声地说，"你现在的的生活好像是对过去不愉快记忆的反抗。"

首先，一个不愿吃豌豆的小男孩被逼迫着吃了豌豆，这样他就成为一名男子汉了。但是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允许……"

"豌豆？这实在太荒谬了——"

"也许是太荒谬了，但这确实是你过去生活的写照。"埃米尔拍了一下手腕，将绣花靠垫扔回沙发上，"你不清楚吗，乔蒂安？你现在的所为都是对你小时候被迫忍受的生活的反抗。"

"你说得够多的了，埃米尔。"乔蒂安从座椅中站了起来。

埃米尔注意到乔蒂安的表情，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从外表可以看到内心的人，他是一位可怕的公爵，冷冰冰的行为遮盖了向往飞翔的心情，还有一颗被伤害的心灵。"乔蒂安——"

"不要再说了。"

"一个痛苦的公爵，嗯？你今天早餐吃了什么？一缸醋？"

"一缸汽油。"乔蒂安快速作答。

"我建议你不时地吃些柠檬汁，这一饮食的改变会把把你从厨房的老一套中拔出来。"埃米尔整理衣角，朝门口走去。"我这个侵犯人的伙伴走了，你会感到独居般的孤独。天气很好，我要去特尔威家野餐了。特尔威先生和夫人很喜欢在秋天的季节里外出游玩。"

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乔蒂安笑了，"我将对女王说这些事。我会向她推荐你，她一定推举你为庄园小丑。"

埃米尔大笑起来，简直笑弯了腰。"再见了，爵爷，我将留下你与枯燥、可怕和厌烦为伴。还有你，番诺伊，再见了。"他对那只猫这么说。"我将留下你与可耻、憎恨和邪恶为伴。"

表兄走了，乔蒂安望着门槛，然后慢慢地将视线移向壁炉上的镜框。

他的双亲似乎正在望着他，他们都穿着墨西哥人的服装，巴林顿先生戴着阔边帽，伊莎贝尔穿着绣花的农民罩衫，两人都微笑着，显然很得意于他们的装束。

乔蒂安对他们那次墨西哥之行记忆犹新，那时他七岁，也可能是八岁。他父亲用很多钱财贿赂了当地掌管，答应允许他母亲在墨西哥城斗牛。他的双亲回家后，乔蒂安想知道斗牛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伊莎贝尔匆匆忙忙地只是一个劲地与巴林顿谈下次旅行的事——一次去热带岛屿的旅行，确切的地方名称乔蒂安记不清了。在那儿，她踩在灼烫的煤渣路上，和当地人一样在鼻子上穿了孔。从那时起，她的左鼻孔边戴上了一枚红宝石。

乔蒂安以后永远没有听到他父母描述斗牛的细节。

他胸中积聚着叹息。他离开了客厅，让仆人备好他的马，将马纳斯配上马鞍，让马厩仔将马带到庄园的主楼前。

十分钟后，他没有耐心等待了，就信步走向牲口棚。十一月的寒风呼啸，将乔蒂安的头发吹乱了，也将通向马厩路上正在盛开的三色紫罗兰给吹得东歪西倒。他的靴子踏在闪着白光的石地上，声音撞击着耳膜。

焦黄中泛着红色的落叶被风刮起，吹打在乔蒂这忍气吞声脸上，肩上，他没有注意到路上停着一辆小型的装载南瓜的木马车，就径直地朝他的马厩走去。鲜艳的桔红色的果实堆在地上，成为了他的障碍物似乎是要考验他的耐心。

最后他走到了牲口棚那儿，看见马夫已经备好了那匹像煤炭一般漆黑的骏马。

"对不起，爵……爵爷，"赫伯金斯说，公爵怒气冲冲的样子，使得他的口吃更严重了。"它今天有……有点受……受惊，我敢打赌说，空气中有劈劈啪啪的声音。"他迅速地按紧马鞍，将一根闪闪发光的缰绳递给公爵。

当乔蒂安骑在马纳斯的背上使它由慢而快地疾跑在乡村的原野上的时

候，他在想表兄埃米尔对桦诗庄园未来的公爵夫人的描述。

埃米尔所说的离那个对象并不远。

但是乔蒂安对于他的新娘有过一个小小的誓约，这个，埃米尔是不知道的。

乔蒂安嘴唇紧闭成一条线，记忆停留在他父亲身上。巴林顿·安伯维尔在娶伊莎贝尔之前，是整个欧洲最有力量的男人，精力集中在安伯维尔家的地位和家产上。但是婚姻改变了一切，巴林顿如此地热爱伊莎贝尔，他将家族姓氏的荣誉都一古脑儿地忽略了。

然后伊莎贝尔去世了。

异国旅行和钱财的挥霍中止了，但是巴林顿继续地对家业和继承人不感兴趣。被失去爱妻的痛苦情绪整个地吞没了似地，巴林顿将自己锁在房中远离外面的世界，七年后跟随伊莎贝尔而去。

乔蒂安狠狠地抽了一下马鞭，他的指关节都变成惨白色了。痛苦几乎将他杀死，先是在心情上，然后在身体上。爱情成为了他这种深邃的命中注定的痛苦的原因了，在这些事情上，乔蒂安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无论哪位平常的、随和的女人成为他的妻子，他都发誓将不会爱她。

斯波兰达醒来时周身闪光，她从地底下的一个小土堆里向外移动，这儿是也父亲的闪光王国，隐藏在秘密的地方。她无声地走过树林子里瑟瑟下落的树叶所堆积而成的落叶层，红色的卷发闪着微光，下垂至地遮掩着她赤裸的全身，她每移动一步，就将春天野花般甜蜜的气息传送进秋天的空气中。

她刚刚从她父亲所召集的集会上逃出来，作为大公主，她被教导必须严密地关注霹雳卫郡的事务——她父亲所掌管的精灵王国——但是这些事务常常使得她想睡觉，不过，令她高兴的是，她的妹妹喜欢出席王国的集会，哈莫妮会在会后将集会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她。

想到这些，斯波兰达皱起了眉头。如果事情对哈莫妮不利，她是不会答应任何事的。

尽管斯波兰达很关心哈莫妮，但是她还是很诧异她的这位暴风雨般的妹妹怎么会取这样一个和平仁慈的名字。就在三天前，哈莫妮很高兴，因为她将一头驴的尾巴打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结，驴似乎并不在意。

斯波兰达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对于她来说，人类是一种诡计多端的动物。

她在一棵高大的橡树旁停住，倚靠在树干上，朝下望着如绿宝石一般的青草，青草的尖削草锋碰到了她的脚踝，这给了她很大的愉快，更甚于她对于拥有变形能力的愉快。

这并不是她不喜欢自己的原有大小——和蝴蝶的一瓣飞翼那样大小——但是她确实喜欢成为雕塑般的人类那样的大小。

她诡秘地微笑着，明白她之所以对自己成为人类般的高大感到高兴是因为她被人类迷住了——有一些人类就住在他们不远。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散发着树木清香的冷风，控制不住地颤抖了一下。"他今天会走近的，蒂里舍斯，"她对她的爱物小声地嘀咕，"那个英俊的男人使我发光！"

她往下望着她的爱物，皱着眉头，然后露齿而笑。几个小时前蒂里舍斯变成了一头黄褐色的鹿，现在他是一只天鹅，站在她脚边梳理着雪白的羽

毛，"怎么了，蒂里舍斯？你决定了吗，你今天还将变成一个什么？"蒂里舍斯将他柔软的头蹭着斯波兰达的小腿肚，然后又回转身去干他的清洁。

依然微微地笑着，斯波兰达又想起了那个英俊的男人。她没有办法知道他是谁，但是她永远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走近。一丝爱意掠过她的心头，小声地说他正在走来。她的这份情意从见他的第一眼起就产生了，那时他是一个小男孩，她是一个精灵的幼童，从此后，她总是看着他。

有五年的时间，他突然消失了。她没有想到她还会见到他，有一天他回来了，比以前更英俊了。

从她记事起，她就渴望得到他。如果他属于她，她就可以将他安排进她父亲的王宫，她愿意看他多长时间就可以看他多长时间，这样她就不用等待他了。她可以答应他所有的祈愿，也会给予他快乐，因为她在对于那陌生的痛苦的一瞥中知道有深深的苦痛在他的心里。

她不可能将他偷走，她不知道他如何接受她的这一不同寻常的想法。

她在树林的边缘行走，越过田地朝外望去，她又在想那个她一直等着想见到他的男人了。一头像默认的天空一样漆黑的头发，一双像雨过天晴后的天空一般湛蓝的眼睛，他是她所见过的最美的生物。她喜欢他充沛的精力，他从来不像精灵那样会失去力量，他能连续骑马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

他看上去很健壮，斯波兰达确信如果她有机会触碰他的话，他一定像一块石头那样坚硬。这样的茁壮力量对于轻飘的精灵来说实在是太不熟悉了。

她低头看着自己流体似的形体，半透明的皮肤闪着微光，人类的皮肤可不是这样。

她走到阳光下，心想，人类的身体还会投下阴影。

"人类一定分量很重，"她告诉蒂里舍斯，"天哪，一定要比一捧星星还要重。"

"斯波兰达！"威士顿国王的聲音穿过树林子。

斯波兰达转了一圈，看见她父亲、哈莫妮和霹雳卫郡的贵族们都站在她面前。他们一个个都使用了变形术，变得与她一般高。

他们都没有笑意，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看，有的用痛苦的表情，有的充满羡慕，还有的带着同情。

当斯波兰达看见她父亲大步流星地向他走来时，一股莫名的情感涌遍了她的全身，她父亲一头长及膝盖的白发，白胡须垂挂在胸前，赤裸的身体就像一块冰霜，他脚下踩过的土地就像被银光照耀。"父亲？"

"斯波兰达，你没参加我所召集的集会。"

"她该受惩罚，"哈莫妮脱口而出，"如果我是她的父亲，那我就——"

"你不是她的父亲，我才是。"国王深深地叹了口气，不明白她的两个女儿为什么这么不一样。金头发、蓝眼睛的哈莫妮制造了一点小小的不欢，她很高兴。事实上，她已经制造了不少事情，使得人类害怕精灵。

斯波兰达，一头古铜色的头发，一双大大的紫罗兰色的眼睛，喜欢对所有的生物惠施仁爱，喜欢保护花草动物，还喜欢保护星星，这些星星是人类一直所面对着祈愿的。

国王很担心斯波兰达，人类的世界是个邪恶之地，尤其对于斯波兰达这样纯洁的姑娘来说。而这个人类世界恰恰就是他要遣送他女儿所去的地方。

"很遗憾，你母亲没出席这个集会，聆听我的重要宣布，斯波兰达。"他开始说，"她还未完成她的使命，未能回归王国。我记得她说过她的最后一站在澳大利亚。"

"错了，父亲，"哈莫妮肯定地说，"是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州，这是确切的地点。"

"原谅我地理上的错误，哈莫姆。"国王说："我知道你对于纠正我的错误感到很高兴。"他伸出手，将手按在斯波兰达的臂上，"时候已到，我的祖父订下的婚约现在该完成了，斯波兰达。"

斯波兰达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不知道她竟被安排在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婚约中。

她听说这件事是在很久以前，每听说一次就进驻在她的心田，因为这婚姻事关全体霹雳卫郡的子民。

精灵族是从他们脆弱的古老祖先那儿延续而来的，经过了千百年，这些精致的部族变得越来越弱小，结果是，精灵婴儿的出生数在下降。与之相反，人类越来越强壮，结出众多之嗣。斯波兰达的曾祖父想尽办法想保持霹雳卫郡子民的力量和质量，他认为人类和精灵结合生下的孩子一定会将这一局面扭转过来。

霹雳卫郡王国的每一位子民都明白，唯有人与仙的结合才能挽救他们，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由谁去完成这个婚约，这是很久以前在精灵和一位姓氏为特里尼特的人之间的一场交易，所有的人都清楚，国王将依靠梦境来确定人选并了解其中的细节。

"梦，"斯波兰达小声地说，"你做了那个梦了，父亲？"

"对，两星期前的一个神秘的夜晚，"他停顿了一会儿，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将他脑海中的问题说出来，"斯波兰达，"他最后说，"你母亲有没有.....她.....你有没有远距离母女对话的奇妙经历？"

许许多多的想法冲击着斯波兰达的头脑，她根本没有听清楚她父亲说了些什么。"噢，多么妙呀，父亲！你一定是听了好多好话，是吗？成为被拣选的大王.....蒂里舍斯！"她大声地说，弯下腰拍打着她的爱物，"你听见了吗，小宝贝？特里尼特是男性还是女性，父亲？婚礼什么时候举行？"

"特里尼特是男性，"威士顿国王打断了斯波兰达的话，如果他不打断她的话，她将一直快乐地说下去，"你，斯波兰达，你就是这位被选取中的精灵，去与他结婚并生下他的孩子。"

父亲的一席话激荡着斯波兰达的心，她立刻遁入了一片银色光芒的迷雾之中。

威士顿国王叹了一口气。斯波兰达从童年时代起，就有这样的习惯，即从不同的地方寻找隐入光雾之中的避难所。哈莫妮，是相反，她一旦发脾气，就会燃起光焰愤怒地燃烧。

光雾和光焰，国王陷入沉思。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应该差别不大呀。然而，哈莫妮不具有一点儿斯波兰达的羞涩文雅，斯波兰达呢，不具有一点儿哈莫妮的蛮横大胆。如果她们能互相拥有对方的特点的话，她们就能具有很好的性格了。

国王双脚顿地，等待斯波兰达的出现。他知道他不会等很长时间的，因为精灵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其迅捷如同闪耀的星星。

下一秒钟，斯波兰达从她闪光的避难所里现出形来，"我.....我，父亲？"

我将与特里尼特结婚？"

哈莫妮对着天空眨动眼睛，"当然罗，是你！你永远能获得一切，难道不是吗？你是父亲王位的继承人，不是吗？终有一天你将当上女王，不是吗？噢，现在，你是我们部族的救星，霹雳卫郡的子民都将永记你的恩情，你将带给我们一个半人的孩子。还有什么我忘了说了，我问你呀。"

哈莫妮刚才发了一通脾气，将自己变成了一团又红又热的火球。国王揉着太阳穴，"哈莫妮，请别这样。"

哈莫妮逐渐地冷却下来，只剩下一对眼睛燃烧着愤怒的火光。

国王转过身去对斯波兰达说，"你了解我祖父计划的所有细节吗？"

斯波兰达没有理会她父亲的话，她没有作答。也就是几分钟前，她还在幻想着拥有那位骑着高大的乌漆色骏马的黑头发的英俊男人，而现在，她却要去嫁给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男人。天哪，她的生活变化得多么迅速呀！

"你将与特里尼特结婚，然后怀上他的孩子，"威士顿国王提醒斯波兰达，"我的外孙将会出生，会长大成人，结婚，然后在霹雳卫郡生儿育女。当然，我们无法确知婴孩是否会有遗传精萎的能力，但是，他一定会拥有一半人类特性的，他会在我们中间给予我们新的力量。这样，我的王国强盛下去。"

此时，斯波兰达的担忧胜过了她刚才的惊喜。她要在人类世界呆多长时间？

国王握着女儿的手，"不要灰心，我的女儿。我不会让你在人类世界呆得太长的，不会的，理解吗？记住，你离开我们精灵族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三个月，如果你在人类世界呆的时间超过三个月，如果你在人类世界呆的时间超过三个月，你就会死亡。"

国王的话是对着众人说的，大家一片沉默。精灵族是一种拥有长寿命的生物，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一把锥形刺刀。

"在人类世界，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救你脱离死亡，"威士顿国王继续说，"那就是一种被称之为人类爱情的东西，这种强烈的情感是从高贵的、脆弱的人类心灵深处产生出来的。爱情是一种深情的馈赠，分享它的人将它描述为快乐。天哪，作为精灵，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情感。"

"这是一件陌生的事情，确实是，"他嘀咕道，"精灵族的子民拥有强大的力量，但是人类爱情的魔力……是所有生物之中的最伟大的力量。"

在场的精灵族的子民们在国王的宣布之后都陷入了沉思，哈莫妮的高声提问打破了沉静。"如果斯波兰达未能使特里尼特娶她，那怎么办？即使特里尼特被斯波兰达的可惊的苗条美丽打动了娶了她，而她未能在三个月内怀上他的孩子，那又怎么办？那时，你会不会再遣送一位精灵替代斯波兰达？"

威士顿国王一副怒容，"哈莫妮，小心，不要让嫉妒使得你的蓝眼睛变成绿色的了。"

斯波兰达是一位非常美丽的精灵，当然，你也是。"他加上了一句，"毫无疑问，特里尼特一定会被你姐姐迷住的，他一定会娶她为妻。"

哈莫妮对着一堆焦黄的树叶踢了一脚，盯着斯波兰达，说："如果你认为我有点妒嫉的话，想一想，斯波兰达，你要去嫁给一个人类！这实在是令人可惜，你可能不结婚而只是与特里尼特生活一小段时间而怀上他的孩子。"

"哈莫妮！"威士顿国王声音高亢，"你怎么竟敢建议你姐姐不结婚就生"

育呢？我的外孙应该有他父亲的姓氏，你是懂得这些的。”

哈莫妮还想争辩，不远处一阵马蹄声打断了她。

“时间已到，斯波兰达，”国王说，不高兴地看着哈莫妮。“特里尼特正在走近，你得迅速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定会屈从于你的美貌，立刻被你迷住，你很快就会成为他的新娘。”

他搀着她的手，指引她向着树林子边缘的方向，但是，他又停住了。“斯波兰达，母女对话的本领应该教给你，这样你就可以和你母亲说话了，为了怀上特里尼特的孩子你应该……人类和精灵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当然罗，不——”

他停住了，注意到所有的精灵族的子民都在渴望地谛听，这不是能够当众陈说的事情，他意识到。“特里尼特会像精灵族的男性一样使你怀上孩子的。”

“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父亲？”

国王听见马蹄声渐近，“我没时间向你解释，特里尼特会向你描述并做给你看的。”

“还有……我一旦怀上孕，就得马上返回霹雳卫郡？”

“你一定得返回，”他宣布道，“你是精灵，这里是你的归属之地。”

“我怎么能知道自己怀孕了呢，父亲？谁会告诉我我已经怀孕了呢？”

国王微笑着，“你会知道的，斯波兰达。你会感觉到有活生生的生命在你体内，你也会感觉到婴儿的性别，这是精灵族的女性所拥有的最美好的馈赠。”

此时，斯波兰达很安静，很想明白这份奇迹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她父亲将她强行带到树林边上，她这才从安静的冥想中摆脱了出来，用她脆弱的身体的所有力量支撑着说，“父亲，等等我！我……特里尼特——他会知道我是一个精灵吗？如果他不知道，我该告诉他吗？”

国王在他那银色的归去的行程上停住了，虽然他很聪明，但是精灵是无法完全理解人类的天性的，“我不清楚，”他轻声地回答，“我已经说了，人类的情感与我们很不一样，人类的力量、体质允许他们很深入地去感受事物，也能持续长久。”

斯波兰达想躲进光雾之中寻找孤独，但此时已不可能，她决然地拒绝将自己放置于试探之中的企图。她忍不住流下眼泪，这颗小小的宝石从她明亮的大眼睛中滚落出来，闪落在落叶之中。

“快去吧。”国王命令道。

很快地，斯波兰达的焦虑消失了，她滑向树林边缘，哈莫妮以及其他精灵尾随其后。

“他在那儿，”国王小声地说，指向那边，“特里尼特，他正以我在梦境中出现的方式走来，在一片草场之中，骑着他的黑色骏马。”

斯波兰达看见她的那个人正骑马穿过草场，一匹高大乌黑的骏马越来越走近。“他？他就是特里尼特？”

“是的，孩子，他就是特里尼特。”

“太好了！”喜悦充满了斯波兰达的周身，她光芒灿烂可以与太阳媲美。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特里尼特将会属于她，这是她从未有过的快乐。

“现在，斯波兰达！”她父亲大声地说，“你该走了！”

她不再需要她父亲强行推她了，星星在她四周闪烁。斯波兰达轻轻地

走出了树林，在草场之上轻曼地走着。长长的头发垂在身后就像一丛古铜色的火焰，她想给予特里尼特的第一眼是一幅魅力非凡和优雅出众的图画。她以最优美的方式在空中飞翔，一只手臂往前伸出，另一只手臂则在一边。

一阵劲风将她摆好的姿势打乱，使她只得改换姿势使用很大的力气在空气中划动，她有点累了。

紧接着，她知道她的麻烦事出现了。蒂里舍斯在她脚边飞翔，他那有力的白色翅膀缠在她轻巧的身躯上将他赶也赶不走，她前行得很吃力，她知道要不了多久她就会被刮走。她的头发在边上翻卷，她划动手臂、踢动双腿，似乎无济于事，她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

"蒂里舍斯，别这样！"她叫出声。

这只天鹅无动于衷，相反，它伸长了脖颈，掀动着翅膀，又快又用力地一蹬。

正如她所担心的，斯波兰达飞越草场就像龙卷风中的一团气球，无助的感觉涌遍周身，她紧紧地合上双眼，但愿……她直接摔落在乔安蒂·特里尼特·安伯维尔的身边。

第三章

乔蒂安猛然看见一道银色的光线，然后是一道白色的闪光，马纳斯受惊、跃起，高耸离地。

乔蒂这对于马的受惊毫无准备，他从受惊骏马的马背上翻了下来，跌倒在冰凉的泥地上。他的脑袋快要疼裂了，思维疯狂地跳跃。他觉得被安置到了另一个地方，好像他已不在原处，而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他合上眼睛。星星在舞蹈。

这并不令人奇怪，他想是因为他被狠狠摔了下来的缘故。但是为什么他闻到了春天野花的气息？清新的香味如此真实，他几乎认为他此时正躺在由鲜嫩鲜花铺就的床榻之上。

五月的花草开放在十一月？上帝，他这下摔得比他所能想象得到的情况一定还要糟糕。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看着星星闪烁。一会儿，他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他的胸口上，不太重，但确实有东西，就如刚才围绕着他的野花的香味。

他睁开眼看见了另一双眼睛。紫罗兰色的眼睛，正以惊奇和欢喜的目光注视着他。

眼眸闪闪烁烁，被又长又密的睫毛覆盖着，乔蒂安从未见过如此甜美迷幻的眼睛，他感觉到他无力从这双眼睛旁移开。

拥有这双美丽眼睛的人整个地躺在他的身上，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她的性别，她披着一头古铜色的长发，身上散发着春天中野花的芬芳。还有星星。小小的光点在她身上闪烁。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天使。

他不相信自己的所见。"是——是不是我死了？"

她摇了摇头。天使不可能撒谎，乔蒂安思琢着。他没有死。他又合上

眼，想理出头绪得到答案。他可能被撞得失去知觉了，那个裸体的甜美姑娘只是一个梦，是他在无知无觉状态下的一个臆想人物，一个真实的人物是不可能不穿衣服行走在草场之上的——尤其是在这样寒冷的十一月的天气里。

这是一个梦，这样就可以解释她为什么这样轻，她是想象的产物，是刚才那道银色闪光的产物。

他不感到困倦，他很清醒，他得仔细地辨识周围的事物、气味和声音。天哪，他又见到了什么？他睁开眼，又看见了姑娘，有闪烁的亮光围绕周身。她一定是一个幻想中的人物或者是从天上掉到他臂弯中的一个灿烂星座。

幻境如此真实可信，由此，乔蒂安想他一定是在梦中，是他所经历过的最真实可信的梦境。

"喂，"她说话了。脆弱的梦境说话了，乔蒂安辨出她的声音纤细如扑腾飞翔的小鸟的翅膀。她的呼吸扫过他的下巴，如日光一般温暖，她的粉红色的嘴唇羞涩地一笑，使得她小巧的鼻子分外迷人。

"你的气息特别令人愉快，"她告诉他，"这种气息很像冬天树木的气息。"

"

按照平时的习惯，乔蒂安决不可能对一个躺在他身上的陌生裸女报之以微笑，但是，他此时明显地感觉不到寒意，只感到难得的自由，所以，他将这个美梦完成得很好。

他不仅回之以微笑，而且还将他的手从地上举起来，轻轻地放在她纤细的裸腰之上。她温暖而且柔软，身上散发的野花芬芳拂过他的感官就像一片花瓣在微风中飘扬。

"噢，"他碰到她的时候，斯波兰达小声地说。一股力量涨满了她的身躯，刚才她在飞翔中失去的力量渐渐地回到她的体内，她欣喜地意识到她不会缩小回精灵的大小了，她又获得了原先拥有的那点元气。

她发生了变化，将头从特里尼特宽阔的肩膀上移开，将手指轻柔地在他的太阳穴上抚摸。他的血管在她的手指下搏动，强劲地跳击着，她意识到她所重新获得的力量原先是锁在他强健的体格之内的，她明白了，她所感受到的涌遍全身的力量并非来自她自己，而是来自于他。她很激动。她的曾祖父和她的父亲是千真万确的！仅仅靠近人类，就可以支撑起精灵的精神。

"你有一双有趣的眼睛，"她告诉他，她的目光紧盯着他。"有人认为雨水没有色彩，我要告诉你他们是错误的，雨水是银色的和彩虹色的，就像蝴蝶和飞蛾翅膀上的尘土。

你用手去揉搓这些翅膀，尘土会在你的指尖闪光。这是很可爱的事情，你的眼睛一片银色，就像雨水和翅膀上闪光的尘土，我认为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看着它们是件让人享受的轻巧事情。"

乔蒂安对她的所言略有所思，没有一个女人曾经注意过他眼睛的颜色。

"还有，你的嘴唇……"斯波兰达说，"丰满、温柔、轻巧地分开，我已经看了一眼你的牙齿，就像我洗澡的池塘中的水百合那样白。你的脸上没有毛发，我很乐意见到这样的脸，因为，如果你留着胡须的话，我就不会发现你右脸颊上的痣了。这颗痣使你看上去精神抖擞。"

"你的话太多了。"他说，露齿一笑。

"是呀，我忍不住想说，我试图止住，但是有这么多、这么多事撞击着我，我生怕我不好控制，它们会爆发出来。有的时候，我就像一朵雪花那样安静。当我这么安静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我是生病了。在我一生中我确实

得过一次病，一只猫抓了我。这是一只黑猫，眼睛绿得像一坛毒药。我的皮肤很敏感，那只猫用爪子抓了我，我很痛，有整整两星期卧床不起。那只猫会把我咬死的，我想没有比死更可怕的事了。我不喜欢猫，一点也不。我喜欢小鸡和小白兔，嗯，因为他们不像猫那样紧追我。"

"兔子，"他回了一声，他的脑袋正对她所说的话微微发笑，"猫追你？"

"是的，但是小鸡和兔子可不这么干。"

他又笑了，他控制不住地想笑。她这人这么甜蜜、这么和美，"精灵，"他柔声地说，摸着她闪闪发光的古铜色卷发。

她微微地皱眉。他已经知道了她精灵的来历？"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

"精灵？你使我想起了精灵。"

"你见到过精灵？"他很入迷地微笑着。"不，不过我相信他们就是你这样的。纤美，闪光，有着顽皮的微笑，令人想入非非。"

他并不知道她是精灵，她想，精灵只是一个昵称。"我相信，"她说，"你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她的眼光又一次打量他，她对着他露齿一笑。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乔蒂安去吻这样一个梦幻般的令人疯狂的微笑。

被她那玄虚的美丽和内在的美德深深地打动，他的嘴唇压上了她的嘴唇，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甜美的唇。她的唇就像温暖的蜂蜜——用文字表达的话——就好像她刚刚吃了甘美的食物，那食物还粘在她的唇上一样。

"什么——你这是在做什么？"斯波兰达低声问，她的唇依然吻着他的唇。

乔蒂安停住了吻，看见一片真实的迷惑在她那透明的眼眸中。是的，她只是一个虚幻的人物，他提醒自己。一个美丽天真的幻想中的女怪，她不知道亲吻是什么。在他教会她性欲艺术之前，他是不愿让她结束这个梦境的。

"这叫做吻，我们刚才在亲吻。"她思考了一会儿，似乎得不出什么感受，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你不喜欢？"

她又看了一眼他的嘴唇，"它不是很轻地触碰我。"她回答说她有点疼。

这是他的幻境，去它的，他可以以他喜欢的方式继续做梦，让她的身体躺在他的臂弯里。他抓住她纤美的肩膀，又一次地将嘴唇移上。他将舌头伸入她的嘴巴里，发出一声呻吟，在她甜蜜的嘴中寻找并发现了更多的甜美。

尽管斯波兰达为他的陌生举动感到惊奇，但是她被一股难以想象的力量充满着，她坚信此时她能绕着地球飞翔，至少她能在几天内保持人类的大小而不至于缩小。

"现在你感觉怎样？"乔蒂安问。

"强大！为什么，我从未这样强大过？这种亲吻真是神奇！"

强大？乔蒂安轻声重复道。他更希望他的吻使她在渴望中感觉弱小。

他决定要放纵地对待她。她是，首先，她仅仅是一个梦中的姑娘。"很好，我着迷了，小姐，"他回答道，"这样非常好。我想对于一个梦中人物如此着迷是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目的的，我还是应该在我清醒之前享受这一小段时光。"

斯波兰达从他的肩上抬起头来，她的这一动作将她厚密的头发飘散在她的脸侧。他将她认作一个梦？天哪，她怎样才能使他相信她是真实的呢？

蒂里舍斯帮她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只优美的天鹅从天空中飞来，降落在乔蒂这边，这助长了一个很迅速的动作，赠送给公爵的耳朵一个叮咬。

"见鬼！"乔蒂安大叫。

"人是不可能在梦中感觉疼痛的，是不是？"斯波兰达问，将手滑向这个大鸟的长长的颈部。

"这是蒂里舍斯，我想当它咬你耳朵的时候是给了你一个可爱的表示，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对它的举动说些什么。"

乔蒂安的耳朵被咬得很难受，然后他觉得他的头颤动了一下，尽管是很轻的一下。

他感到疼痛这不是一个梦！裸体姑娘是真实的，他抚摸了她的胸部和臀部。他，桦诗庄园的第十二位公爵，躲在草地上抚弄一位不知姓名的姑娘。

"你先站起来，这样我才可以站起来。"他命令道。

斯波兰达站了起来。乔蒂安也在起身，但在动作的一半时停住了，他的眼睛不能从她身上移开。他刚才只是看见了她的长发，没有看见她那发质良好的古铜色的长发长及脚踝，照耀着洁白的肌肤，看上去就像一团火焰在清洁的白雪上燃烧。他从未看见过这样辉煌的头发。

"你生气了？"斯波兰达问，她被乔蒂安让她站起来的命令打扰了，"我不能理解人怎么能毫无缘由地生气呢。你是不是有一些我不知道的缘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生气的原因，我就可以安慰你。我向你保证，没有比这更能给我快乐的了。"

她快速闪光的言语从她的想法中浮现出来，乔蒂安保持沉默，但是他的目光从上往下移地看着她的全身，别致的乳房清晰可见，淡粉色的细长的大腿也看得很清楚。尽管他处在这样荒谬的位置上，但他还是不能排除他的欲望。

"你不回答我吗？"斯波兰达紧接着问。

他没注意她问了些什么，他觉得自己失去了理智，这当然地刺激了他的愤怒。"我从没有这样的习惯，与一位从该死的草场上窜出来的裸体女子说话，看在上帝的份上。确实，这是我所遇见的最荒谬的事情。"他很快站直了。"听着，你给我好好听着，"他说，他的声音很轻但是很像远处的雷声，"我从马上摔了下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死了。然后我认为我是被摔得失去了知觉。我相信你只是一个梦中人物，这是我抚摸你的唯一原因——"

"我不是一个梦中人物，我是——"

"现在我知道了。你不要打断我！"

他的发火式的命令使她温柔的情感乱了神，没有人用这样的语气对她说过。她是霹雳卫郡王国的公主，从她父亲的子民那儿她得到很高的尊敬和礼遇。她看见她的光雾闪了一下，但她意识到，在特里尼特面前她不能马上遁入其中。她只能哭泣。

乔蒂安看见她流下眼泪，泪滴流过脸颊滴落在地面上，泪滴汇拢到一块结成了一颗小小的宝石，而他在那一刻为自己的吼叫感到内疚。他深深地被激起的懊悔，来得快去得也快。在生活中，他还从来没有对任何事物产生过懊悔的心情，他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毫无缘由地产生了罪恶感。"不要抽鼻子了，告诉我你的名字。"

她的痛苦立即地上升。她注意到特里尼特的眼睛从银色的雨水变成了坚硬的灰色钢铁，这时她又重新平静下来。

钢铁。这种金属具有夺去精灵力气的坚硬力量，精灵族的每一位子民都极其害怕这种可怕的东西。

她走开去。"不要走开，告诉我你的名字！"

她站住了，哑口无语，盯着他看。在那一刻，她又看见了那个男孩，他充满了渴望。

那个男孩相信祈愿。然后男孩消失了，代之以这位严厉的、难以交往的男人。特里尼特需要欢乐，她提醒自己。他希望他的祈愿都能实现。

"最后一次问你，你是谁？"乔蒂安很不耐烦。

"我是谁？"她无言以对，仍然沉浸在对他的回忆之中。

"很好，小姐，没有姓名，也许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穿衣服？"

"什么？"

真见鬼，这姑娘会有什么错？乔蒂安想，她看上去好像很茫然，"你为什么不穿衣服？"

斯波兰达朝自己看看，立即意识到她不穿衣服对于人类来说是多么奇怪呀。她所见到的人类都是穿衣服的，而霹雳卫郡的精灵们都是一丝不挂的。

"衣服，"她嗫嚅着，为什么霹雳卫郡的精灵没有一个建议她穿上衣服呢？"我……噢，天，天哪！"

乔蒂安感受到了她明显的痛苦，一丝不可名状的情感在提醒他，他一定是在有些地方犯错误了。他努力使自己记住当他发现她躺在他身上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所能记起的只是那道银色的光线和一道白色的闪光。"刚才你在草场上干什么？"

她差点想说她在飞翔，但她止住了。"我……是的，你是知道的，我正在……"她想不好该怎样作出一个符合人类逻辑的回答，她低下头，将头发绕在细长的手指上。

她不知道答案，这使得乔蒂安犯难。这姑娘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不能解释为何一丝不挂，也不知道她刚才在草场上干什么。他想她一定是遇上了什么事故，这事故使得她的记忆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事故呢？一个猛然的疑惑使他惊了一下。他刚才骑马穿过草场，他回想道，正在为没有公爵夫人而犯愁生气，他没有注意他的骏马和道路。事实上，他没有握着缰绳，银色的光线和白色的闪光……很明显，意外事故就因为这闪光。

但是天空中没有云朵，他也记不清了，好像也没有雷声，也没有感到雨点掉落。肯定是这突然的、未曾预料的闪光使马纳斯暧昧了惊吓。乔蒂安咬紧了牙齿，上帝，他一定是直冲向这位姑娘！这是唯一能解释他从马纳斯的背上摔下来发现她躺在他身上的结论。那她为什么一丝不挂，他无法揣测，不过他想他大概得为她的头部受伤承受责备。

他得将她带回家。

去他的。他走向她，他不能确定她是否会同意让他带她回家，他拍了一下她的臂肘，严厉地看着她，"我叫乔蒂安·安伯维尔，华诗庄园的公爵。我想带你回我的府邸，我不想再发生争执。我会请医生给你看病，他会查看你的病情，然后确定治疗方案。我得为你的受伤承担责任，你不用为医生的治疗费和你治病的开销担心，你理解了吗？"

斯波兰达只理解了一件事——他将要带她回家。"好的，乔蒂安，"她轻声说，含笑作答。"我理解了。"

对于她的不懂规矩，他怒气冲冲，"我没有让你这样称呼我，你该称我为‘爵爷’。"

"是的，主爷，"她回答道，她看到他因不高兴而皱起了眉头，她却是喜笑颜开。

"不是主爷——爵爷！"

"什么？这是我所——"

"不，不对，你刚才说——"

"我不知道你有这样无礼的性格。"

"我？我不像某人不穿衣服在草地上遛达，而你竟说我无礼？"

"我指的是你的性格。在你外部表现上有些粗鲁的东西使我难受。"

他的不信任和愤恨迸发出来了。他二话不说，脱下他的外衣，扔在她的肩上，一把将她举起来。她的很轻的分量吓了他一跳，她个子很高，眼睛的高度正对着他的嘴唇，但他举起她来觉得她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轻。

她不仅仅头部受了伤，此时她一定是很饿了，他想，上帝不知道她的上一顿是在什么时候吃的。

她的皮肤仍在发光，他觉得他仍然还能看见星星在她身上闪烁。这简直太奇异了，她拥有这样的容光。

"你现在是准备把我带回你家里？"斯波兰达问。

他只是注视着她，他仍然是气愤，不想说话，他右手抱着她轻弱的身体，用左手上了马鞍。他将腿往上跳，坐上了马背，斯波兰达看见他的脚在空空的马镫里有力地蹬动。

钢铁的马镫。

她颤抖了一下，将腿伸屈起来放到胸前，蜷成了一个圆球。她害怕得颤抖，然后放下手臂张开双手，从她的手掌中散播出一些小小的银色星星溅落在马镫上。紧接着，星星殒落，两只马镫掉到了地上。

乔蒂安很紧张，坐得绷绷直就像一根冻住了的石柱子，最后，他朝下望，看见他自己一双摇摇晃晃的脚，感觉自己整个地被神秘包围住了。

"主爷？"斯波兰达明白乔蒂安并不知道她施了魔法，而且她也不能承认她有神奇的能力"你是要把我带回你家里，是吗？"

"马镫，"他嗫嚅着，仍然死死地盯着他那摇摇晃晃的脚，"它们……它们掉了下去……掉了下去，而马镫的皮带还是完好无损的。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未等他说完，马纳斯被斯波兰达的魔力所驱动，疯了似地向庄园奔驰而去，银色的星辰在闪光带领着它。没有了马镫，乔蒂安要坐在马背上很困难，他努力使自己坐好了，所有的思绪在这时都隐去了，公爵在马纳斯在他的府邸停下之前，气都不敢喘一喘。

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匹马是怎么了？他百般疑惑。马纳斯，尽管有很高的灵性，但也从来没有这样过。这马不回马棚而直接到了府邸，这有多奇怪，一般来说，这匹马知道在它远行之后会在牲口棚里给它喝水吃些好吃的食物。

乔蒂安摇头，将缰绳扔给仆人，然后注意到教区牧师正站在通往前门的大理石台阶上。乔蒂安想施鲁斯伯里牧师大概是来募捐的，他至少一个月

内有两次来做这一事工。

太好了，乔蒂安忧郁地想。在今天发生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一句关于慷慨施舍的假装虔诚的经文从这位喜作冗长演说的牧师口中说出，那正是他所需要的。

"牧师，"他与牧师打招呼。

牧师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也张得大大的，"尊敬的爵爷。"

牧师的吃惊表情使乔蒂安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是什么使得他这样。这不小的尴尬弄得他牙齿咬得紧紧的，下颚发痛。他的头发上和衣服上都沾着乱草和尘土，再明显不过了，他肯定是在地上打滚了，那个姑娘蜷缩成一团在他的胸前，这证明他不一个人在草地上打滚腾跃的。不知道施鲁斯伯里那清教徒似的情感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那男人是谁，主爷？"斯波兰达问，"他为什么看上去好像刚刚吞下了一只野蜂！"

乔蒂安从他咬紧的牙关中叹出一口气，他拚命地，不管怎么样，他要在外表上装出主人的样子……直到他低头看见了那位在他手臂间摆动着的少女。

他的外衣早已从她的肩膀上滑落。

她一丝不挂。

在牧师的面前。

真见鬼。

第四章

乔蒂安将衣服扯开，试图将斯波兰达那淡粉色的完美的胸部遮住，这完美的胸部已经被施鲁斯伯里那不动声色的注意力擒获。他将衣服遮住了姑娘的乳房之后，他想他干得不错，但是很快他就看见衣服的折边只是留在姑娘的肚子那儿，姑娘奶油似的大腿根部暴露无遗。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将手往下伸，将她往他的胸部拽，一边祈祷说谢天谢地她的性感部位总算遮住了。

他那好心的举动只是将她小小的白色身体下部呈现在了牧师的眼前。牧师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乔蒂安都觉得他能将眼窝爆破了能射出光线穿越其间。

公爵很长时间不说话，试图放弃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一旦他的脑子中出现了合乎逻辑的思绪，当它浮出脑海的时候，就变得浑沌一片。

这样一种麻木状态对于乔蒂安·安伯维尔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姑娘，"他支支吾吾，眼光越过她的头部直对着牧师的脸，"她——我们——你误解了，牧师。我猛然看见一道银色的亮光，然后是一道白色的闪光。我以为我死了，但是天使并没有错误地来与我说话。骑马，我正骑着马穿越草场。那道光束和白色的闪光……我想是那道闪光吓坏了我的马，它把我摔了下来，我那时还看见了星星，成百颗的星星……"

当他拚命向人解释这些纠缠不清的事情的时候，他感到很深的委屈，他已经向人解释了三十二年了。他，始终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行为和言语，但是，此时他却不能抛弃向人解释草场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企图！

"这很简单，确实是，"他又开始说了，"那儿所发生的……我看见了星星，闻到了野花的香味。五月的野花，跟你们说，这些使我相信我要么是死了要么是在梦幻般迷乱的剧痛中进入了昏迷状态，我想任何人处在我那时的情况下都不会产生与我不同的念头的，那时所发生的一切是那样真实。只有当她的一只天鹅，名叫蒂里舍斯，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了，咬了我的耳朵，我才意识到那梦只是一场梦而已。"

他看了看周围，地上和天上，没有天鹅。他倒是看见了一只有着黑白点的猪，它正走在种满菊花的车道上，哼哼唧唧呼呼噜噜地叫着。

乔蒂安想这只猪一定是哪位佃户家的，"我没见到天鹅，牧师，但我确信它一定是从天上飞来的，咬了我的耳朵。"牧师仍然不言语。

乔蒂安看见牧师刚才震惊的表情此时变成了责难。牧师的推测对于乔蒂安很不利，随后，这位自大的喜欢做出主人的姿态的桦诗庄园的公爵马上说：

"对不起，我很遗憾，我有另外的事务排满了，牧师，今天下午我不能接待你。"他不客气地说，没有吞吞吐吐，"你会原谅我的，如果你见到我对于这位姑娘的慷慨帮助的话。"

将牧师从视线中和头脑中打发走之后，乔蒂安将古铜色头发披垂的姑娘从马鞍上抱起来，放到地上，他很高兴她的赤裸的身体被衣服盖住了，然后他准备自己下马，但是，他忘了他伯马鞍已经断了马镫这件事。

这是这天下午第二次，他从马上摔了下来，像鹰着地那样掉到地上。他很想就此亵渎一下，但很快就这么想了。相反，他从马鞍上摔下来这件事兴许是成千上万的领风骚的骑马者中的一种最新时髦呢，他站在那儿，拍打着马纳斯的脖颈，然后迅速地向府邸的大门走去。

斯波兰达也受到同等的豪华接待，她跟随着他，但是在牧师面前站住了。

"我来这儿是为了给予他快乐，"他告诉牧师，"蕴含在任何事物之中的快乐。"说着这句话，她继续走向大门，明亮地微笑着，蒂里舍斯——此时它是一只有着黑白点的猪——在她身边一起走上台阶。

施鲁斯伯里牧师站在那儿挺长时间，他看着头发蓬乱的桦诗庄园公爵，几乎一丝不挂的姑娘，鼻子喘着粗气的猪一起走进府邸，然后才迅速地走向马车。当他驾车启动时，他对刚才的所见仔细考虑了一下，得出了一个令人高兴的结论，那就是保守刚才的那个故事在全能的上帝眼里将是一个地狱般的冒犯。首要的一点是，阻止真理就发同撒谎。

作为上帝的子民，他必须禁止自己掉入欺骗的罪恶之中。完全地禁止。

厄尔姆斯特德从未见到过公爵这样蓬头垢面，但是他对于主人的失去分寸的样子不敢说什么，他对跟着安伯维尔先生走进府邸的姑娘也不敢说什么，姑娘的裸腿就像大理石通道的影子。但是桦诗庄园的男管家对于跟在少女身边的猪的态度是个极其的例外。

这个粗鲁的只配呆在牲口圈中的畜牲会打扰番诺伊的灵敏的的感觉的，这是每一位桦诗庄园的仆人所力图防止的事情。他将门打开，弯下身子狠狠拍打这头猪，想把它赶出去。"出去，对你说话呢，你这吨肥香肠！出去，

我说！"

男管家的叫声吓坏了斯波兰达，她快速地用一手掌的星星使得蒂里舍斯消失了。

这时正好乔蒂安回过头去，看见男管家对着薄薄的空气拚命拍打，他这一所见使他很疑惑，厄尔姆斯特德是这样的男人，他情愿被扔进沸油之中也不愿他的行为让人耻笑。"厄尔姆斯特德，我可以问你你在干什么吗？"

厄尔姆斯特德将他的手臂垂在两边，眼睛望着那头猪刚才站着的地方，现在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小点泥土。还有一个小小的闪烁的光点，在他看见它的刹那就消失了。

男管家倚靠着墙，伸出手摸摸光秃秃发烫的脑袋，"香肠，"他低声说，"一秒钟前还在这儿，一秒钟后就没了。哪里——它到哪里去了呢？"

"香肠？"乔蒂安问。

"这看来是你的朋友，厄尔姆斯特德，他有点紧张，主爷，"斯波兰达很想解释，此时她对她的魔力使这位可怜的人感觉如此痛苦而深感难受。作为补偿，她决定应该对他做些善事。

也许她可以给他一些头发，这将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她一旦安顿下来，她将送给他一个礼品，使他的秃脑袋上长出厚密的头发，他可以高兴地跳舞，使梦想成真。

当然，她首先要去找到一个人，他值得得到厄尔姆斯特德的秃顶，如果不知道在何处可以转换的话，她就不能带走这个人的苦恼。

微笑着，她伸出手拍了拍厄尔姆斯特德的肩膀。她这一碰，一股温泉涌入男管家的体内，他转过脸，对着她那淡紫色的眼睛看，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他一下子将猪失踪的事给忘了。

"请原谅我的欠考虑，小姐，"他说，似乎在回应她阳光般的微笑，"我可以替你拿外衣吗？"

"不！"乔蒂安雷声般地吼。"除了这件外衣外她什么也没穿。"

"噢！"男管家缩回了手，"噢，是的！噢，请原谅，小姐！噢，我的！"

听见大声叫嚷的声音，女管家，弗劳利太太，匆匆赶到过道上。这位胖乎乎的妇人看了一眼慌里慌张的男管家、衣冠不整的公爵，几乎一丝不挂的姑娘，气喘吁吁地，一粒钮扣从她那浆洗过的衣襟上蹦跳出来。

钮扣掉到大理石地面上，停在斯波兰达的脚边。斯波兰达没有往下看，只是张开手掌，意念叫钮扣到达她的手掌之中，然后她将指头握紧。

"弗劳利太太"乔蒂安对受惊的女管家说，"你该立即平静你自己，陪送这位年轻姑娘去黄颜色的卧室。给她找出几套衣服，给她做顿饭吃。还有你，厄尔姆斯特德，传唤奥斯本医生。"说完这些，他跨上了长长的弯曲的楼梯。

斯波兰达见他上楼梯，"我不想去黄颜色的卧室，主爷。我想跟你一起走。"

乔蒂安在楼梯的中间停住了，他没听错吧？"你-说-什-么？"他问，将每一个字都强调了一下。

斯波兰达盯着他看，知道在她心里他的怒容会将热乎乎的阳光变成一根冰柱。她不敢去想她做了什么而使他皱起眉头的，她只是在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不要逃入光雾的避难所中去。"我说我想跟你一起走。"

又一次地，乔蒂安进入沉思。她持有着权柄。在草场上他就注意到这

一点，此时他又一次感受到。至少他不喜欢这一点。"你在我屋子里呆着的话，你会关注我对你的看法，而不是你自己的。我更希望你与我的仆人们合作，他们会根据我的指导做事，你会模仿得很好。"

斯波兰达想争辩几句，他已经上了楼梯不见了人影。对于斯波兰达来说，他消失得比蒂里舍斯还要快。

蒂里舍斯。现在她把它放到哪里去了呢？天哪，为了从厄尔姆斯特德的拍打下保护它，她疯狂地将它放到哪里去了呢，她记不起它将它放走的地方了！

"在那儿呢，亲爱的，"弗劳利太太咯咯地叫唤着，抬头看见了少女的痛苦表情。她走近姑娘，震惊地对可怜的少女没有衣服穿和瘦削的样子表示同情。显然，这位无家可归的古铜色头发的姑娘遇上了什么不幸的事了，公爵将她带回家表明他的庄园主的身份使他有责任帮助她。安伯维尔先生需要一位女性！猜想可能是这样的吧！

"蒂里舍斯，"斯波兰达嘀咕着，这时一位丰满的女人来到她身边。

"美味？是的，是的，你马上就可以吃上一顿美味之餐了，卡尼太太是这儿桦诗庄园的厨师，她是一名了不起的厨师。"

斯波兰达觉得这位女士热情的棕色眼睛闪着善意的光泽，她确信这位太太一定会帮助她的。"把我带到主爷那儿。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地他讲。"

弗劳利太太将两手在她那丰满的胸部前拍了一下，这姑娘真顽固，她想。尽管她已经接受了安伯维尔先生有关遵守他的命令的指示了，但她还是想满足一下她的请求。噢，这不是令人激动的高兴事吗！

"过一会，你可以去见爵爷，亲爱的。"

"爵爷？"

"爵爷，就是公爵。"

斯波兰达不能理解，"爵爷？但我以为是主爷，不是主爷吗？"

"当我们与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得称他为爵爷。当我们说到他的时候，也该称他为……噢，以后我们可以谈谈这个话题。我是伊迪娜·弗劳利太太，跟我来，我们会给你穿上衣服，让你好好地地上床休息，吃上美味的饭菜。上帝，你一身皮包骨头！跟我来，现在，你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了。"她用手遮着眼睛前面的裂口，准备上楼梯。

斯波兰达跟在她的身后，心想这位丰满的女人想补上钮扣的想法现在应该使她如愿以偿了，她朝下看着握在手掌间的钮扣。

不一会儿，弗劳利太太上了最高一级楼梯，发现衣服围腰上的钮扣完好地扣着，她一下子昏了过去。

奥斯本大夫检查了弗劳利太太以及安伯维尔先生带回庄园里来的姑娘。

"我没发现你的女管家有什么异常，"他在公爵的无尘埃、精心装饰的办公室中这么说，"她承认自己没什么病，但却不停地支支吾吾说是什么钮扣。我想该让她去与她的女仆们说说话，然后在通风的房间里睡一觉，明天早晨她就会好了。"

"钮扣，"乔蒂安重复了一遍。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后，将铅笔敲击着一叠整齐的办公纸，"那么，那个姑娘呢？"

"在她身上我没有发现一丁点的青肿或伤口，这使我相信你肯定没有在草场上压伤她。"乔蒂安倚靠在这张厚实的办公桌上，"我已经说过，我从马

上摔了下来，然后就发现这姑娘躺在我的身上。你认为她是怎么了？从天空中掉下来的？”

大夫摘下眼镜，搔了一下后颈部，“我无法解释。她没有告诉我更多的有关她自己的事，和她告诉你的一样少，爵爷。我能确诊的仅仅只是她的虚弱，在我做医生的生涯中，我从未见过这样虚弱的病人。”

“还有，她还发光。”乔蒂安站了起来，绕着办公桌走了几步，在大夫在身边停住了，“她的皮肤，你注意到了吗？”

“她的皮肤发光？”

“你是说你还未察觉她那奇异的发光？”奥斯本大夫浓密的白眉毛拧到了一块，“对不起，爵爷，但是没有，我没有注意到。”

乔蒂安不能理解大夫说的话。姑娘确实会发光，真见鬼。他亲眼看见她在烁烁发光的！

“也许你所说的发光只是太阳光在她粉色肌肤上的反光，”奥斯本大夫猜想道，“或许是因为你从马上摔下来的缘故，她的发光只是你的想象，爵爷，你很自信你不需要我的检查吗？我将很高兴——”

“不，我说过我很正常。”乔蒂安走回办公桌边坐了下来。大夫可能是正确的，他思忖着，姑娘奇异的闪光只是太阳光的反光。“她不久会恢复的，是吗？”

“我不敢确定。我建议你继续供给她规律的饮食，给她地方休息。也许她的身体状况会有所好转，那样的话，她的记忆会证明并且会告诉你她是谁，她从哪里来，她为什么一丝不挂。”

乔蒂安真想每天喂她十顿丰盛的美食，禁止她起床。这样的治疗可以促进她的恢复。

“你是知道的，爵爷，”奥斯本大夫说，“她现在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关于她自己的暗示，她是我所见过的最甜蜜的人儿，但是她……嗯，她很可能是皇家出生，她就像我所见过的贵族那样发号施令……呵……当然，我并不是说贵族都是盛气凌人的——”

“别这么介意我会怎么想。那姑娘怎么样？”奥斯本大夫将眼镜架到鼻梁上，“我相信她很习惯于发布命令并看着这些命令得到执行。她行为的方式非同一般人，爵爷。”

乔蒂安认为大夫有一定的见解，但是这姑娘看上去不像出生于特权之家，她的本性……她的质朴无华的表达方式……她的不雕琢的率真与上层社会女子的自命不凡和虚假伪善有着太大的不同，还有，如果是那些好出生的家庭中失踪了一个人，他们一定会四处发布寻人启示的。

“我会仔细想想你的观察的，”他说，“再见了，大夫。”奥斯本大夫准备离开，当他走到门槛边上的时候，他转过脸对公爵说：“我想你很忙，爵爷，但是我想这姑娘很喜欢你与她呆在一块儿，我给她检查身体的时候，她请求过好几次，如果你去看看她，那将会有助于她的健康——”

“我不是她的护士。”

“不，不，当然不是。我只是说——”

“我倒是看不出我与这姑娘呆在一块儿会对她的恢复起到什么作用。”

“也许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

“将我该付的账单给我。再见，大夫。”

奥斯本大夫立即离去了。

"护士，确实是，"乔蒂安自言自语，他听见大厅里有什么东西在很重很响地走动。

他的头在他两次从马上摔下来之后很疼，他往外看了看，看见一团有着黑白点的粘乎乎的东西光也似地走过门廊，厄尔姆斯特德跟在那团东西的后面，弯着腰，两只手拚命地往外伸，想把那个黑白团抓住。

"厄尔姆斯特德！"厄尔姆斯特德在门前突然停住了，"爵爷？"他一副屁滚尿流的样子。

"你在走廊上赶打什么东西？"

"一头猪。"

"一头猪？"乔蒂安大叫起来。

厄尔姆斯特德擦了一下他发光的脑门上的汗珠，"这只猪是与你和那位姑娘一起进来的，我要把它赶出去，但是它……嗨，它消失了，消失在空气之中。一刻钟前，我发现它在台球桌上睡觉，睡得那么舒服，好像你很高兴它有权利呆在那儿似的。"

"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一头猪怎么能在台球桌上？"

"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头畜牲会玩出这样的把戏。"

"把它赶出去。"

"我马上就去，爵爷。"厄尔姆斯特德转身冲向大厅的走道，"在这儿呢，猪猡！在这儿呢，你这头猪猡，猪猡，猪猡！"

乔蒂安将双手捂住头，想不通这一个下午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不知从哪儿窜出来的闪光，在清澈蔚蓝的天空，没有雷电也没有下雨。他的马镫从两条粗粗的未断的皮带上脱落，马纳斯直接回到牲口棚。桦诗庄园素来稳重、头脑清醒的仆人们……厄尔姆斯特德对着空气拍打，支支吾吾说什么一团消失了的肥香肠，弗劳利太太为了一只钮扣精神失常，一头猪躺在台球桌上，此时还在宅院中乱窜。

这一切都始于这位姑娘。一丝不挂的姑娘闪着光就好像是由神奇的星云做成的。从他看她第二眼起，他整个的生活就发生了颠三倒四的转向。

真见鬼这姑娘是谁。

"爵爷？"他看见一位年轻的女仆站在大厅的走道上，"那是什么？"

泰西跳了起来；脸上的红色胎记显得更深红色了。"弗劳——弗劳利太太在床上。"

乔蒂安等着她说下去，但是她只是盯着他，用一种好像见到了吃人怪兽的恐惧的表情。"除非你是想告诉我一些不知道的事，否则的话你就会被开除了。"

泰西在围裙上擦了手，然后伸出手捂住脸，她知道此时她那尴尬的胎记一定是一种火焰般的猩红色。"我会告诉的，我是要告诉你，一个新的消息，爵爷。弗劳利太太在床上，在我要将大夫开方的药给她吃使她睡觉之前，她告诉我怎样地弄这些药。我按她说的去做，但是那位和你一起在草场上的姑娘，她不愿呆在床上，她不愿穿我拿给她的衣服，还有，她不要吃东西！"

他的双眼快要把他的脸给撕裂了，乔蒂安走出了房间，撇开了这位女仆，风也似地走到走廊上，一步三级地走上楼梯，立刻他就站到了黄色卧室的门前了。

他想打开门，但是止住了。她还是一丝不挂的，他记得泰西说。他不

能一下子冲进去看见她这副样子。

她赤裸的美丽身影不可躲藏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又想起了她令人吃惊的云朵似白皙肌肤的柔软，她的身体达到了几乎不可能的完美。

他盯着门看，好像他能透过门一直看进去似的。她仍然一丝不挂，这不是他的错，他自己对自己说。他已经发布指示让她穿上衣服的！她没有遵守。因此，他不欠她什么礼貌了，他决定敲门。

他转动了把手，打开了门。当他将脚跨进屋里的时候，他的关于她的所有的性感的记忆变成了现实。

她站在窗边，阳光和她的火焰红色的头发一起披撒在她的身上，她那大大的紫罗兰色的眼睛好像正在对着他说话，即使是在他站立的地方，他都能嗅到她那独一无二的、捕获人的野花的气息。

回想起她的微笑所迸发出的美丽以及她嘴唇的甜蜜，他走近她，无力抵御她神秘的甜美。“我来了，”他说，目光移向她苗条的身体，“来通知你……来告诉你……那就是说……”

“主爷？”斯波兰达说，搔了一下她的胳膊和颈项，“你是来告诉我什么的？”

是的，他是想来告诉她一些事的，但是他已经给忘了是什么事了。该死，是不是想来告诉她你这个姑娘使得他失去了思维的训练和对目标的感受？

最后，他发现了放在壁炉边桌子上的一大盘食物，“你没吃东西，你不想穿衣服，你也不愿意睡在床上。”

“嗨，是这样的。”

“为什么？”乔蒂安又发火了。

他的叫嚷使她受了惊吓，天哪，这个男人的叫声足以使雷声逊色！

“你得试图控制住你的叫嚷，主爷。很显然这是你的一种不文明的性格，我早就告诉过你，你外部的粗鲁使我很痛苦。”

她很痛苦？他思忖道。他认为他是怎么了，已经对她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了吗？“你为什么不吃东西，你为什么 not 穿衣服，你为什么 not 躺在床上？”

“我与那姑娘泰西说，给我拿些松软的面包和新鲜的奶油来，但是她端来的食物中有动物在里面！”她指着一盘食物，又挠了挠肩膀，然后又搔了一下大腿。

乔蒂安瞥了一眼盘子里的猪肉馅饼，

“动物？”他看上去一点都不排斥这东西，斯波兰达想，“你——你也吃动物？”

“嗯，我当然吃动物——猪肉。”

斯波兰达抖了一下。她想不通她的未婚夫也吃动物！

“我会尽量原谅你的，但实在是很困难。”

“原谅我吃猪肉？”上帝呀，这姑娘是他所见过的人中最古怪的！他要尽快将她赶走，最好是这样。

“我只吃松软的面包，奶油，水果和一点蜂蜜。”所以她这般虚弱，乔蒂安想，吃这样一份食谱，天知道她怎么没有死去。

“我不喜欢放在那儿的奇怪东西，”斯波兰达宣布道，指着房间中的那个闪光的桌子，“它们看上去像花，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

乔蒂安往那儿看到一丛绢丝做成的黄色水仙。

"我从未遇到过像这些东西那么可怕的玩意儿，"斯波兰达继续说，挠着胳膊肘，"把它们从这间房中拿走。"

乔蒂安硬邦邦地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把你当成谁了，但是你不能这样地来命令我，你懂吗？你也不能谴责我不文明的性格，你有如此大的权利冠我以这样的特点吗？还有，我的仆人给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动物以及其它食物。你该躺在床上，还得在任何时候都穿上衣服。"

"我不要吃动物，"她将手伸到后背上，想挠一下肩胛骨之间的那块地方，"躺在床上和穿上衣服，这两样事我将努力去做。天哪，我不能穿衣服，衣服使我的皮肤过敏。"她指了指那件衣服。

乔蒂安看见椅背上搭着一件质地粗糙的棉质睡衣，心想这一定是刚才那位脸上有胎记的女仆的。"你的皮肤穿上衣服会过敏，这是不是说这衣服不够好？"

"我相信这衣服对别人来说是极好的，但对我来说不是这样。"

他在胸前叉起双臂，"我明白了，你是让我给你穿上缎子衣服戴上时髦帽子，给你丝绸、天鹅绒还有花边。"

"如果你觉得缎子、丝绸、天鹅绒和花边能减轻我的痛苦，那么我就接受你的馈赠穿上这些衣服。你看，这些袍子和床上用品——在床上的东西……还有你的外衣。你的外衣、礼服和床上用品——它们都使我的身上起疹子，我没法使它们不痒。当一个人为了疹子痛苦的时候，他什么事都没法干了，除了拚命地挠痒之外。我一直在挠痒，其它事都不做了。"

他的思绪还转在惊讶之中，他惊讶于她如此平静地接受了他所说的昂贵衣饰馈赠的挖苦话，然后他这才回过神来，才听明白她所说的话，"皮肤疹子？"

"一种特别让人难以忍受的东西，主爷。"她撩起了头发，将她整个赤裸的身体展现给他，乔蒂安看着她，一股震惊涌遍全身。

红色的疹子从她柔软的透明般的肉体上渗出，血从她挠过的地方渗出来。

"这些疹子是在大夫离开之后发出来的，"斯波兰达解释说，她穿过他站着的地方，转过身，留给乔蒂安一个背部，"你能不能搔一下我后背中间的那个地方？我够不到那儿痒的地方。"

"不，我不能搔你的后背，你也应该克制一下，不要去搔。你挠得太厉害了，都出血了！"

斯波兰达转过脸对着他，依然从她身上撩开着厚密的头发。又一股渴望很快地抓住了乔蒂安，像火舌那样舔着他的腰部。他攥紧了拳头。该死，他得控制住自己！他不仅不能向这位发满疹子的姑娘投降，他更不能向他自己的原始欲望投降。他是桦诗庄园的公爵，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不是舔别人嘴唇的浪荡公了！

而她是这样直露露的，正是他以前花了很大的痛苦要避开的那种人。

"放下你的头发。"他咆哮起来，"这是唯一遮盖着你的东西，你知道吗？让一个男人看你一丝不挂的身体，这太不合适了。"

斯波兰达是不知道的，她以为人类穿衣服是因为他们喜欢衣服。她立即放下头发感觉确实遮住了她的形体。"如果你看见我一丝不挂的身体是不太合适的话，那你为什么盯着我看？你盯着我看，就好像我是一只涂满果汁

的蚊子，而你是一只饿急了青蛙。"

有一会儿，乔蒂安没有说话。这小丫头竟敢责问他！"我没有盯着你看，也不喜欢你把我比作青蛙！"斯波兰达觉得没有力气与他争论下去了，身上疹子的痛痒带去了她很多力气，她知道不出几秒钟就将缩回到原先的大小。

她需要注入元气，需要立刻注入。伸出手，她抓住了乔蒂安的手，在她抓住他手指的刹那，她明白仅仅只有接触是不够的。

只有一个途径可以帮助她。

当她将身体投向他的时候，乔蒂安毫无防卫能力。她的乳房压在他的胸前，臀部甜美地推向他这一边，她一把将他的头往下拉，要把他吸干似地，接了一个深深的吻。

多年来对他自己感情的坚强控制此时像一滴水滴在烧灼的长柄平底煎锅上一样迅速地蒸发而去。乔蒂安地呼吸粗粗地、不同寻常地，他感到自己的血液滚烫，在血脉中涌动，他一把把她拉入臂膀之中，感情充沛地回吻斯波兰达，这动作几乎使他掉到自己的膝盖上。

他充沛的感情使斯波兰达感到被灌注了力量，能量涌遍全身，使她感觉自己就像被太阳洗濯过的彩虹的颜色那样有活力。事实上，她希望接吻永不停止；希望靠近在乔蒂安的身边，被他的臂膀和清洁的树林的气息包围。但是因为他不了解乔蒂安性情，所以她想她必须结束这次感情遭遇。

"我已经足够了，"她耳语道。

他的手臂依然缠绕着她，乔蒂安抬起头往下盯着她看，"你已经足够了？"

"现在已经够了，"她轻声答道，"不久，我还会要的。等那时候到来时，我会到你那儿去或传唤你来我这儿。"

他从她身边走开，气愤得说不出话。她自己先将她投入他怀中的，他响应她就像一个初尝爱情的性欲冲动的青春少年。这还远远不够，然而她却奚落他，欢欢喜喜地告诉他说她已经足够了！

那好，他也足够了。

"我要你尽快离开我的庄园。"他声音不高地沸腾起来，"在你离开之前你还可以在这间屋里呆着，按照每一个发布给你的指示去做。我想，小姐，你如果让我知道哪怕是一点来自于你的不遵从，那么，你只有后悔你不遵从我的权利的份了。"

"我——"

"你永远不可以——我再说一遍——永远不可以——传唤我！"

他转过身，没有回头看一眼，他走了，将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虽然乔蒂安走了，但是他的话仍萦绕在此，嗡嗡地绕着斯波兰达，就像一只愤怒的黄蜂。我要你尽快离开我的庄园。

很快地，她寻找她的安全之地光雾。闪闪发光的雾霾在她身边出现了，但是在她完全遁入之前，她看见银亮的光在壁炉罩上闪耀。在屋子里走过去，她看见这闪亮的东西是一个烛台。斯波兰达很明白，这美丽的烛台是精灵用来变形的能量依存之物，她把那烛台从壁炉罩上举起来，拿到胸口的位置，"好呀，你是谁？"

烛台变成了微型的哈莫妮，坐在她姐姐的手心中，她在自己的手指尖上点燃一丛火，然后将灼热的火星放到斯波兰达的手掌中。

"噢！"斯波兰达大叫起来，"哈莫妮，你为什么这样恶作剧？"

"我喜欢恶作剧。我在恶作剧中长大，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把它当作早餐吃呢。"

对于哈莫妮的胡闹斯波兰达很失望，他微微笑着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监听你。"哈莫妮抬起脚，从身两旁伸展出双臂，在斯波兰达的拇指上走动，然后一跃，在空气中飞翔。"你为什么像你刚才做的那样将嘴唇猛扔给特里尼特？"

"他的姓名为乔蒂安·安伯维尔，他是桦诗庄园的公爵。我刚才对他所做的动作叫作接吻。"

"公爵是什么？"斯波兰达想了一小会儿，"我不十分明白，但当他告诉我他是谁的时候，那样子很像我们的父亲，这使我相信，公爵在人类的世界中有着很高很重要的社会地位。"

"你为什么与他接吻？"

"接吻使我力气倍增。"斯波兰达挠着肚子上的两面三刀个长长的疹子，希望她的意念可以把这些疹子赶走。

但是她没能赶走它们，虽然她有能力治愈别人，但是她却不能治愈她自己，只有另一位精灵可以帮助她。"哈莫妮，请帮我消除这些疹子。"

哈莫妮飞到斯波兰达的脸上，看着她姐姐的左眼，"他的嘴巴给你力量？"
"哈莫妮，请帮我消除这些疹子。"

哈莫妮看了一眼斯波达发炎的肌肤，然后飞着穿过屋子，落在梳妆台上一个瓷机器人物塑像的头上，"不。"

"哈莫妮，请帮帮我！"

"你将给我什么回报？"哈莫妮瞧着自己的手指甲，吹了一口气，然后用指甲搓着自己赤裸的肩膀。

"你可以得到我搜集的橡树籽儿，它们在我屋子里，放在床下的一个大金箱子里。" "为什么我要那么多愚蠢的硬果呢？"

"你可以把它们种下，看着它们长大，这是一项帮助自然母亲的好的举动。"

"那个干瘪老太婆？她和冬天老头是我知道的两个最刻薄的人。去年，大自然母亲想用她的眼泪把我弄倒，那个冬天老头想把我碰及的所有东西都变成冰块，为了吃一只冻苹果我差点折了我的牙齿。"

"我也真想这样对待你，因为你把没有成熟的黑莓摘下来，在雪花想主疲劳的夏天睡上一觉的时候，硬是把雪花融化。"

听到斯波兰达这么说，哈莫妮发出一声大笑。"我亲爱的姐姐，够了，你总是寻找对善行的酬报，姐姐，你真是一个傻瓜，你允许特里尼特这样对待你，就好像你只是一个可以被任意压在他车轮下的昆虫，不是吗？他只不过是人类的一位公爵而已，不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头衔，而你是一位精灵王国的公主！是霹雳卫郡王国的王族！如果哪位人类命令我吃动物，我会把他变成一只拖着长长粘液的蛞蝓！"

斯波兰达叹了一口气。"我可不能把我的未婚夫变成一只蛞蝓，哈莫妮。现在你准备治疗我这些疹子吗？你是不是不愿意？"

"只有一个条件，让我也与特里尼特接个吻。"

斯波兰达对哈莫妮的请求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一种燃烧的情绪言，开始时在她的胃部，然后传遍全身。一会儿，她明白了，这情绪源自

于不愿与人分享乔蒂安的任何部分的想法。

"他是我的。"她柔声说，"他的每一部分都属于我，包括他的吻。"

"我不想把这个男人从你身边偷走，斯波兰达，我只是想尝一尝他的元气，为什么你一个有独占他的力量？他一定还有足够的力量给我！"

斯波兰达不作声，她仍然不愿与人分享她长久以来寻寻觅觅的感情。

"你身上长了这些疹子，看上去真丑，姐姐。"哈莫妮狡猾地说，"它们会越来越糟的，过不了多久，你会变成一团布满可怕疹子的沸腾的玩意儿，特里尼特会很厌恶看见你这副样子。"

斯波兰达认为她妹妹说得很对，

"噢，很好，你可以从他那儿得到一个吻，但是这必须是一个很短的吻，而你以后再不可以与他接吻了。"

微微地笑着，哈莫妮往她姐姐身上扔了一团星云，斯波兰达一下子感到痛痒减轻了，那些发痒的疹子消失了。

"这样的话，"哈莫妮说："婚礼什么时候举行？"

斯波兰达转身走开去。

"我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哈莫妮接着说，"永远不会举行！特里尼特一点都不喜欢你，斯波兰达。相反，他要你离开庄园！还有你，你这个傻瓜，直直地站在这儿，让他把你锁在这间僵死的房间里！父亲错了，你永远不可能成为特里尼特的新娘。

三个月很快会过去，你不可能怀上我们霹雳卫郡王国所需要的那个孩子。"

斯波兰达克制住她的沮丧情绪，稍稍地抬起下巴，"我不会失败。"

"你会的，在这里，他和你呆在一块觉得很悲惨。"

"他很快就会变得从未有过地快乐。"

哈莫妮讥笑了一下，"我们拭目以待。"斯波兰达没有注意到她妹妹眼中的一道恶意的光，也没有注意到她说话的狡诈的语调。哈莫妮不怀好心。"哈莫妮，你正在计划着恶作剧吧。你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庄园，永不要回来。如果你不——"门上的把手转动了一下，斯波兰达停止了说话。立即，哈莫妮消失了。

"是我，泰西，小姐，"女仆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门，走进了房间。

斯波兰达注意到泰西低着头，试图躲藏脸上的那块罪过的胎记，

"你脸上的胎记使你很尴尬，是不是，泰西？"她温柔地问。

"是的，小姐，是这样的。"泰西回答说。

嗯，斯波兰达沉思着。现在她已经发现了值得花功夫去苦恼一番的两个，一个是厄尔姆斯特德的秃脑袋，另一个是泰西脸上的胎记。"也许，它们在一定的时候会褪去的。"她柔声地对泰西说。

泰西摸着脸上的胎记，摇头，然后她取出一个白色瓶子装着的润肤露。"爵爷让我拿这润肤露给你。"

斯波兰达拿过瓶子，打开，嗅着瓶中的气味，迷人的甜杏芳香扑鼻而来。

"安伯维尔先生说你需要这个，这可以治疗你的疹子。"泰西加了一句。

在那一刻，饥饿正刺痛着她，斯波兰达这样想。她的胃痛在咆哮，她的嘴巴想喝水，她举起了瓶子伸到唇边一下子将这水果调配之汁喝了下去。泰西的嘴巴张得老大。"你……小姐……你把它都喝下去了！"

斯波兰达舔了舔下嘴唇上残留的几滴，"是的，我喝下去了，真是神仙的美味。"

泰西盯着她看。毫无疑问，公爵决定将这位长头发的姑娘锁在房中是对的，这位小姐是个可怕的疯子。

泰西尽可能快地离开了，到了大厅里。

"泰西，等一等！我要和主爷说话！"女仆合上门的刹那，斯波兰达滑向门边，她抓住把手，只听见一声门被锁死的声音，她将手缩了回来。门锁是黄铜制成的，那就是门把手。但是泰西用的钥匙是钢铁的。

斯波兰达立刻走开了，站在房间中央，将那只空瓶子放到胸前。当她用拇指抚摸着头颈的时候，一个想法开始降临于她。

很快地，她朝下看着瓶子。乔蒂安吩咐送来这美味的杏汁饮料，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乔蒂安对他刚才粗鲁地对待她的行为感到内疚了？她刚才告诉他，她只吃面包，奶油和水果，然后，一小会儿，泰西就带来了饮料。

他在关心她！为什么？很可能她会有一小些幸运，在夜晚降临的时候她可以成为乔蒂安的新娘！

充满了对她已订婚的未婚夫的压抑不住的需要和幸福感，她又走近门边。

在她想握住钥匙之前她犹豫着，一阵恐惧的颤抖通过她的全身，她清楚地看到钢铁制成的钥匙插在门锁上。

她一定要去找到乔蒂安的渴望第二次深深地打动了她，斯波兰达如任何一位被锁在房中但不愿呆在房中的精灵可能做到的那样做了。

她穿行在大厅里。

第五章

斯波兰达不借助任何东西地在府邸中漫游。一座楼梯连着另一个迷宫似的走廊，而每一个走廊又连着另一套豪华的房间。

这些地方中根本没有乔蒂安的人影。确实，在她寻找和漫游的过程中，她没有撞见一个人，就好像她是这庞大的庄园中的唯一存在。

斯波兰达没能找到乔蒂安，她已经寻找游历了一个小时了，很累了，她疲劳地变成了她原来的大小，倚靠在大厅桌子上的一个银碟里面，找不到乔蒂安心情很沮丧，但是边上一间房间中的声音又重新唤起了她的希望。

她飞到那间房中，看见在一大排乐器中间站着一头驴。"蒂里舍斯！"她叫了起来，一下子滑翔到它身边，"你去哪儿了？"蒂里舍斯咕咕地叫了几声，嗖地挥动了它的尾巴。

斯波兰达拍着它的头，看着这些乐器。她是多么喜欢音乐呀，还有诗，艺术品，织锦，以及其它各种艺术作品。她经常很疑惑为什么人类就没有注意到一个精灵在艺术创作方面有很大的创造力，他们知道吗，当缪斯女神使他们进行创造的时候.....当他们不可抗拒地沉浸于写作、作曲、绘画、雕刻，或者是编织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为这个世界创造美丽？

这是真实的，不管人类知道或不知道。"现在让我们听一小段乐曲，蒂

里舍斯，可以吗，小宝贝？”她抬起手，看见满屋子被她的魔力所充满，银色的星星点点围绕着她，斯波兰达站在乐器前准备奏鸣，笛子和小提琴，两架竖琴和无数的铃铛。

斯波兰达，伸出双手，演奏了一曲美丽的交响乐，她将曲调演奏得很响很有力……直到一声尖叫打断了她的兴头，立刻，她的银色魔光消失了，乐器铿锵叽呱地一下子不响了，放置在大理石的地上。

斯波兰达转过身，看见一个姑娘吓坏了，站在大厅走道里，一个劲地发颤，姑娘逃走了。

“噢，蒂里舍斯，你认为她看见我了吗？”斯波兰达问。“或者，……天哪，这是魔乐，把她吓成那副样子！”

很快地，她变成了人的大小，站在地上，她走到大厅走道里，姑娘已经不见了踪影。

她走下楼梯，头发拖到地毯上，最后，她飞越楼梯，将她带到了另一个有着好多房间的无止尽的大厅里。她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那个被吓坏了的姑娘，她得安慰她，所以，她飞快地飞翔着。

她走到大厅走道的当中，一扇门打开着，她想那女孩一定在里面，斯波兰达飞到了屋子里面。“姑娘？”她叫道，“你在这儿吗？我不想使你害怕，姑娘？”她潜到地上，也没有看见那少女，但是却看见了这间宽敞的豪华的住所。

在她前面的墙边一张庞然大物似的床，被午夜的蓝色幽光覆盖着，同样的幽光优雅地从四根精心雕刻的华盖床柱上倾泻下来。

这张床放在一个高座上，使它看上去更加庞大了。斯波兰达心想，如果这是她的床，她一定得飞翔着才能到这张床上去。

屋中其余的家具都同样的堂皇，都很大，都是由很厚重的木头制成的，整个的气氛让人感觉有点害怕。

一定是位很强大的人住在这儿，斯波兰达很确信。

“你在这儿干什么？”一个很沉的声音命令道。

斯波兰达被惊奇攫住了，回过身看见了乔蒂安，他的手还握着门把手。“主爷！当然这间屋子只可能属于你！”能够见到乔蒂安，斯波兰达高高兴兴地微笑着，她滑到他身边，用手摸着他的脸颊，“我到处找你，我迷路了，我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孤独地迷路，我很害怕，但更可怕的是我没能找到你。现在，我找到你了，虽然是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

又是这副样子，他想。那奇异的光在她周围，他确信这不是因为太阳光。黄昏的薄暮已经降临。

“你在闪光，”他低声说，好像不是对她说话而是对自己说话。

“只有当我高兴的时候，我才会闪光。”她用拇指尖抚摸着她脸颊上的痣，“你脸上的这个点真好，就像是白色和黄色雏菊中的黑色中心，我希望你不要将它弄掉。”

“雏菊？”

“我得找到那个姑娘，她很害怕，我并不想叫别人害怕。”

乔蒂安看见她眼眶中噙满了泪水，他皱起了眉头，上帝，她的情绪变化有多大呀。

仅仅是几秒钟前，她被快乐鼓满着，现在她却要哭出声了！人怎么能够这样呢，从一种情绪这么快地滑向另一种情绪？

"我知道有些人喜欢播撒恐惧的种子，"斯波兰达继续说，"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播撒快乐要比——"

"少废话。"乔蒂安伸出手将她的手从他的脸上拉开。

"主爷——"

他关上门，发现她身上的疹子没有了。她一定是搽了他让女仆带去的那瓶润肤露，她总算遵照了他的一项指令，他愤怒地思琢道。"我说过请你呆在你自己的房间里。"

她抬起了她的下巴，挑起一条金棕色的眉毛，"我不想呆在房间里。"

该死的顶嘴！她是不是自以为是王族成员？"我知道你懂英语因为你说的就是英语，但是为什么你就不能理解这样简单的事实呢，你的想法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我告诉过你，让你呆在我提供给你的房间里，我也告诉过你，让你穿上衣服，然而，你却呆在我的屋子里，就像你出生时一样一丝不挂。"

带着强烈的怒气，乔蒂安快步走向衣橱，猛猛地把门打开，在他的衣服堆中乱翻。

当他在衣服堆中抢劫似地乱翻的时候，一双很重的黑色骑马靴从一个高柜子上掉了下来，一个砸在他的头上，另一个撞在他的肩上。

"活见鬼！"他大声叫嚷，揉着自己的脑袋，朝下望着衣橱前的地面，看着这双靴子但就是不能明白为什么它们会掉下来。

"主爷，出了什么事吗？"斯波兰达走近衣橱，注意到乔蒂安拒绝的表情和他的疼痛，然后她发现了一小群银色的光点在地面上闪烁。

哈莫妮。

"靴子掉下来砸了我。"乔蒂安声音粗哑地回答道。

斯波兰达迅速地在衣橱和房间中的其它地方搜寻，没有哈莫妮的影子，但是她敢断定她的那位调皮的妹妹一定在衣橱里呆过。

"你受伤了吗？"她问乔蒂安。她走上前，用手指在她看见乔蒂安刚才揉过的头部按摩，"我很难过，这样一个不幸落在你的头上，主爷。"

她的触摸以及声音中的温柔情感减轻了他的疼痛，确实，他感受到了一种复杂的很好的情感。"我-我现在不疼了。"他又回到了衣橱的衣服堆中，取出一件优美的晨衣。

"对于这东西，你想叫我做什么？"当他递给她的时候，斯波兰达问。

她是不是想尽办法要刺他？他不得而知。这女的一丝不挂，看在上帝的份上，她要他告诉她对这件长袍做什么！

一瞬间，他的愤怒又回转而来，"你为什么不在手里拿一会儿呢？拿在你的手上那深紫色看上去真是了不起的出色。或者你可以将它扔到地上，你可以踩在上面，在你的脚下，它会使你感觉非常柔软。"

他要她在脚下感受柔软这件事使得斯波兰达深深地愉快，她微笑着。她拿着这件富有光泽的织物，准备将它在地上铺展开来。

乔蒂安这才意识到她把他挖苦的话当真了，她将要踩到这衣袍上去，他一把从刀子手里夺过衣袍，举起来，使得她能够容易地穿进去，"穿上它。"

斯波兰达将手臂滑进了袖子，乔蒂安为她整理衣服的前襟，系好腰带，斯波兰达看着这衣服，

"噢，真辉煌！"她说，一边用手摸着这优雅的布料，"这是什么，主爷？"

"

"缎子，"他说。

"缎子？那么这是什么呢？"她指着衣服的左侧上方，金银线精心制成的一个装饰。

"我的家族饰章。"

她朝上看，正好看见他感情强烈地望着她，"主爷，你又像一只饥饿的青蛙那样盯着我看了，现在我的身体已经被这片缎子遮盖住了，你没有理由可以这样盯着我看。"

他的火气又上来了。盯着她看，他这么盯着她看，就好像她是他可以盯着看的唯一的漂亮姑娘似的。

她是对的，他确实就像一只饥饿的青蛙，这样的比喻实在是太荒谬了。

"你从你房间中走开了，"他又说下去，从衣橱旁走开，"活见鬼，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她的微笑化成了一个微微的蹙眉表情，他就像一个青柿子那样苦涩。

不过，他一直是这样粗鲁的……她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个午后，她发现他在玫瑰园中哭泣，那时他是一名少年，仅仅比那些玫瑰丛高出一点点，她不知道他为什么哭，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悲伤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关于他深深的痛苦的记忆，这么些年一直留在她的心里。

那个午后之后，她总是频繁地去找他，有时看见他对一位男人和一位妇女挥手说再见，她想那一定是他的父母。当他们的马车驶出视线之外，他还引颈远眺，然后一个劲地踢那些小石子，直到脚边没有石子为止。

她想起，有好多次她看见他望着远处，脸上带着渴望的表情——就好像在等待什么事或什么人回到他身边。她又想起了，有很多次她看见他试图与别的小孩一起玩游戏，他玩得不太好，她回忆道。他也不像其他一些少年那样，对大自然有着赞赏的感情，那些少年会在每一个叶片上、石头上、花朵上发现一些与大自然相遇的记号。

但是，乔蒂安可不是这样。

斯波兰达叹了一口气，最后又回想起了她看见乔蒂安在祈愿的那些夜晚，乔蒂安的那些宁静的祈愿飞入黑沉沉的夜空，被祈愿的星辰所接受。

噢，她是如何地守护着这些星星呀！她决不让任何一颗死去，缙地呵护着它们，这样，星星所保守着的祈愿终有一天会变成现实的。

"这么多的祈愿，"她慢慢地靠近乔蒂安，她的乳房已经碰到了他的胸上，"你的内心有多么悲伤，主爷，"她低语道，伸出手放在他的手臂上方，"悲伤又黑又冷，就像你的外部一样冰冷，在你的内心穿过就像地上的隧道，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悲伤有多么深邃。"

她的理解力使他惊讶，有那么一阵子，他一直地想关于他，她还会有些什么样的见解呢。不过他的惊讶很快就消失了，公爵知道埃米尔经常分析他的情感，他确实不需要另一个人来对他进行心理分析，尤其是这个姑娘，她对他不甚了解，却要对他进行情感分析！

"你能告诉我你悲伤的理由吗？"斯波兰达问。

他抓住她的手，带着强烈的冲动紧紧地抓着她，但是，当他的手指抓住她的手指的时候，她目光中不同寻常的眼神使他的激动平静了下来。

什么东西……一种闪烁的光彩……并不像她皮肤上的闪光……一种温柔的闪烁的光彩在他的身上寻寻觅觅，要他忍受住她这样的魅力。上帝，她

的目光多么灿烂，实在是太美丽了，让人无法相信。

她的甜美似乎是一个可以触摸的东西，就好像他可以把一勺好吃的糖放在手中握着一样。

"精灵，"他嗫嚅着，"你是谁？"他一直地被她灼热的紫罗兰色的眼睛和她周身发散的温柔气息所包围，他将手在她那比丝绸还要柔软的长发上滑动。

"我的名字叫斯波兰达。"他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其它名字比这个更适合于她的。

"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了，你还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她将手往上移，移到了他的颈部背面，心想不要让这个机会溜走了，现在她要告诉他，她已经想了很久要告诉他的事。"我喜欢使你快乐，使你欢笑，我希望在你孤独的时候成为你的伙伴，主爷。当你需要有人倾听的时候我是你的听众，如果你需要安静，我会坐在你身边，看着你的眼睛，在你的眼睛中我会读出你所有的思想。我的眼睛会回答你，你会发现我的思想将会加入到你的思想中去。我将小心呵护你。"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她温柔的话语，他听起来很陌生，好像她说的是外国话。

为什么那些话语不能是这样的呢？

他以前从未听见别人这么说过。

"我会答应你所有的祈愿。"斯波兰达柔声地发誓。"看见你幸福，我的心会为此而歌唱。还有，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将你的愿望变为现实。"

她的许诺缠绕着他，他觉得自己好像被一双舒服的臂膀拥抱着，那双臂膀可以将他拥抱好长好长时间。

被拥着，很舒服。实际上她已经答应了一个他很早以前的祈愿了。

在流逝的分分秒秒中，他被她的善良激发了起来，这份善良对于他来说是显然的，他倚向她，目光注视着她的嘴唇。当他的嘴唇触到她的嘴唇的一刹那，他觉得安祥宁静洗濯着他，就像夏日的海边温柔的海浪拍打着干涩的沙滩。

他在他的怀中变得柔软，她口中发出轻轻的声音，虽然她的眼睛离他很近，但是他仍然能够看见她身上的闪光。她的手伸向他的后背，紧紧抓着他，这时，他呻吟着，饥渴地想要她，这份需要是如此强烈，几乎控制了他所有的思想和行为。

他几乎要把她给压碎了，他的嘴唇、身体，甚至是整个的灵魂都要将她的温暖和温柔吞没了，就像黑夜吞没白天一样。深情地，他的吻变得很凶狠，在他的内心，他听到自己的一个指导行为的本能的声音在呼叫，让他停止。但是他的车轮已经停不住了。

直到响起了敲门声。

"爵爷！"厄尔姆斯特德大声叫道。

快得像一个耳光掴在脸上似的，入迷状态被刹车了。乔蒂安猛然地将自己拉了回来，睁开眼，盯着斯波兰达看。

"请，"她耳语道，"不要停止，你的吻使我力量倍增，在你给予我这个吻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么大的力量，现在我尝到了，我想若是离了它，我就不能活。"

上帝呀，他好像把她拉入怀中又一次亲吻她了……他握紧了拳头，仅仅只是四五个小时前他才发现她的，但是他已经第三次被她降服了……降服了……那无法抗拒的东西就是她，整个的就是她，这时候他知道得很清楚她不是一个梦，这次不是她主动投入他的怀抱的。

这次是他主动这么做的。

"爵爷！"厄尔姆斯特德又叫了起来。

乔蒂安松开了他的左拳，把门拉开了，走廊里站着男管家，他皮包骨头的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都在颤抖。

"请原谅我打扰了你，安伯维尔先生，但是——"

"她走开了，老爷！"泰西大叫着过来，径直跑向厄尔姆斯特德。"那姑娘——"当她看见那古铜色长发的姑娘站在公爵身边的时候，把话打住了，"我将门锁上了，公爵，真的我锁上了，但她……还有那润肤露！她喝下去了！"

乔蒂安把头急速地转向斯波兰达，转得太快了，一阵剧痛像要把他的头颈给扯断了，"你把润肤露给喝下去了？"

"爵爷，"厄尔姆斯特德说，他那凹面的胸脯起伏着，"我是男管家，因此，家中的女仆不是我管理的事，但是，自从弗劳利太太感到不舒服以来，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一个女仆已经——"

"你把润肤露给喝下去了？"乔蒂安又一次问斯波兰达。

"如果你说的润肤露就是你派人送来的水果汁的话，那么，是的，我喝了，它汁水很多。"

"你是不是搞错了？你没有喝下去，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用它涂抹了你的皮肤！"

斯波兰达将手指轻轻地从手臂上拿开，"我的皮肤？"

"那女仆从那儿离开的时候会发神经了，"厄尔姆斯特德又继续说，就好像他被人打断了似的。"我努力使自己理解，在她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但是她能告诉我的只是她看见乐器自己在鸣奏音乐。我还想问她更多的事情，关于一头驴在门厅里跑过！"

"一头驴？"乔蒂安问，他想不出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

"是的，一头驴，先生！这畜牲大摇大摆地走过门厅，然后——"

"那头猪怎么样了？"乔蒂安问。

"我没能抓住那头猪，爵爷，"厄尔姆斯特德承认道，挠着自己的秃头，"我也没能抓住那头驴。"

"我以我那死去的亲爱的妈妈的灵魂起誓，我锁上了她的房门！"泰西痛苦地说，一只手将围裙揉成团，另一只手遮着她脸颊上那该死的胎记，"我不明白她怎么走出来的！"

"她是锁上了门，主爷，"斯波兰达说，她想她逃离房间这件事会给泰西带来麻烦。"我听见她在门上转动了钥匙，这是一把钢铁制成的钥匙，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对任何一种钢铁制的东西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因此，你要将这个庄园中所有钢铁的东西都换掉，不得延误。本来我可以自己去这件事，但我没有时间——"

"你是怎么走出那间房间的？"泰西问，"怎么——"一声响亮的喵喵声打断了女仆的说话。接着，番诺伊跳进屋子里，像蛇似的长尾巴在后面甩动。

"一只猫。"斯波兰达小声说，吓得她脊梁骨发颤。"它-它说它很饿！"

天哪！它要吃我！"

乔蒂安没想到她的脸色会这么惨白，比她原先的苍白要惨白得多。现在她脸色白得让百合花逊色。"看在上帝的份上，一只猫不会吃你！"他皱着眉头，拍着番诺伊让它不要呆在地上，然后，他这才发现有第三个人出现在门边的大厅走道上。

"我说，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埃米尔问，瞥了一眼厄尔姆斯特德的秃脑袋。"噢！"他看见站在乔蒂安身边的姑娘，发出了一声叫声，"你是谁，漂亮的小姐？"

"她将润肤露给喝下去了，泰国特先生！"泰西大声叫嚷。

"你进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了一头驴，泰特先生？"厄尔姆斯特德问，"或者是一头猪？"

"我在草场中发现了她，"乔蒂安疲惫地说话，不知道庄园会不会重新平静下来，"闪光吓坏了马纳斯，而我摔了下来——"

"闪光？"埃米尔问，"没有闪光，乔蒂安，我整个下午与特尔威家人一起在外野餐，我敢肯定没有什么——"

"确实有闪光，埃米尔。我从马纳斯身上摔下来之后，我发现了斯波兰达。"

埃米尔皱起眉头，"你在草场中发现了斯波兰达？"他问，一对眉毛挑起来了，"什么样的光彩？"

"她的名字叫斯波兰达。"乔蒂安手拿着番诺伊当作手杖，他指向斯波兰达。

猫的前爪抓着了她的肩膀，它张开了满是尖牙的嘴，发出一声可怕的一声。恐惧快要压倒了斯波兰达，她奔出屋外。

埃米尔抓住了她，把她从地上提了起来，"现在，在这儿，不要再发颤了，在它吃你之前，我要把那只可恨的鬼猫置于死地。我叫埃米尔·泰特，乔蒂安的表兄。请叫我埃米尔。"斯波兰达还在他的臂弯中，对着他眨着眼睛，他的头发是那种夏日沙滩的颜色，不很金黄，也不是棕色，他那闪光的眼睛也差不多是同样的颜色，只是略微深一点而已。

他有一个美好的、快乐的笑容，从他两边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庞上绽放出来。

她认识他。他就是多年前，乔蒂安总是和他一起游戏玩耍的人。"我的天，你怎么这么一点点，是不是？"埃米尔说，对她的很轻的体重表示惊讶。他仔细地看她的脸，在他的目光撞上她的嘴唇之前，她那紫罗兰色的眼睛已经将他彻底俘虏了。

嘴唇是红色的，有一点骄傲地鼓起，埃米尔望着它的时候，就明白了这是一张刚刚被亲吻过的嘴唇。这看上去好像乔蒂安和她在草场上一样，在他的卧室里也发现了这位斯波兰达姑娘，他这样想着，两片嘴唇猛然地一抽。

"她几乎没穿衣服，乔蒂安，"他说，很不情愿地挤出一丝笑容，"她穿的是什么衣服呀，我想这一定是你的衣服。"

乔蒂安看到斯波兰达穿着的衣袍的前面形成了一个低低的"V"字形，上面鼓起着她那珍珠般的乳房，任何从只要留心去看都会明显地看到它们。

埃米尔，很显然，他看到了。

愤怒就像贪婪的毛毛虫那样咬噬着他，他又把番诺伊放回地上，移步走向他的表兄，将斯波兰达拖回自己的臂弯里。

一种安全感罩着她，直到她看见猫正以饥饿的目光往上瞧着她，这第二次恐惧将她最后的一点能量消耗殆尽。

不顾一切地，她伸出手臂绕着乔蒂安的脖子，在他的嘴唇上满满地亲吻着。

泰西张大了嘴。

厄尔姆斯特德抓住了门框。

埃米尔只是看着。

一头驴在府邸中乱跑，还有一头猪。

乔蒂安——一个很擅长骑马术的男人——看见了并不存在的闪光，从他的马背上摔了下来，发现了一位名叫斯波兰达的姑娘。

这位姑娘喝润肤露，她几乎一丝不挂，在公爵的卧室里，给予了乔蒂安一个足以使冰山融化的长久寻觅的吻。

这些是不是全都发生在这个下午，他劝告乔蒂安改变这种陈旧的、保守的生活方式的下午？埃米尔在想。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被称为陵墓的桦诗庄园府邸就变成了混乱的公园。

埃米尔止不住要这么想，但是他相信给这座阴沉的府邸带来活力的人，就是这位名叫斯波兰达的漂亮姑娘。

"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了，她必须得尽快离开这儿，"乔蒂安声称。他在这封他刚刚写完的信末签上了名，他坐在图书室的小书桌前，然后喝了一大口苏格兰威士忌。

埃米尔坐在一张很大的、白色天鹅绒包覆着的椅子上，看着他的表兄，"今天下午你喝酒是因为你的生活中没有女人，现在你喝酒是因为有了一位女人。"

"这姑娘马上就得离开。"

"你要把斯波兰达扔在外面？是不是这样？她没有钱，没有衣服穿，失去了记忆，不知道她是谁，她从哪里来。你是畜生中最坏的那种！"

"我不是要把她扔在外面，埃米尔。我会给施鲁斯伯里牧师夫妇付钱，请他们照看她，直到她恢复健康。"乔蒂安头也没抬地合上了信纸，然后用家族饰章封上了信封。

"但是——但是你已经吩咐人在她的床上铺上丝绸的床单，乔蒂安！你让人将新鲜的烤面包、成熟的水果和一片奶油送到她的房间中去！你让人带口信给在麦伦克劳富特的女裁缝，要做质地柔软的衣袍——"

"我还能做什么，真该死！"乔蒂安手里拿着信，在房间中走来走去，在贴着墙、连着天花板的书柜前停住了，"任何东西，只要稍微有点粗糙就会使她的皮肤过敏，我是为了使她可以不再挠皮肤不再喝润肤露而已！她不能吃动物——我说的是猪肉，如果她什么东西都不吃，她就会被刮向她的一阵微风刮倒！"

"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坐回书桌让一阵微风将这小小的无家可归的姑娘刮跑呢？"埃米尔要求道，从他坐着的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房间的当中，"这样的话，她就可以从你的生活中消失，是不是？你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是不是？"

"我可没有把我的注意力放在她身上，这事将由施鲁斯伯里牧师夫妇代劳。丝绸床单，面包，水果和奶油会一直送去给她使用，直到她搬到牧师夫妇家。还有，我将吩咐将新做的衣袍送到施鲁斯伯里先生家中。"乔蒂安将

信递给埃米尔，"你回家的路上正好可以将这封信交给牧师，好吗？告诉他我等着他的答复，最好是明天一早给我回音。"

"我认为你把斯波兰达送走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就是在今天早晨你还一个劲地劝我让我重新发展与玛丽安娜的关系，现在你却一个劲地劝我与这女人配对——"

"你吻了她。"

埃米尔说出这句话的刹那，斯波兰达的形象突然跳入乔蒂安的脑海中，如此真实，以至于他都能感受到她身上的鳞鳞闪光和野花的蓬勃气息。

他努力将这份记忆从他的脑海中抹去，他想起了自己对她的放纵需要以及完全野性的亲吻她的方式。"一只饿急了青蛙。"他低声嘀咕着，"一只涂满果汁的蚊子。"

"蚊子？乔蒂安，我想你是喝多了，你已经在说胡话了。"

乔蒂安将手指插入头发中，然后拿起了苏格兰威士忌的酒瓶，坐到了埃米尔刚才坐着的椅子上，"她把我比作一只饿急了青蛙，把她自己比作一只涂满果汁的蚊子。"

"这个比喻太让你激动了，所以你吻了她。"乔蒂安干脆不用酒杯了，他举起酒瓶，喝了一大口，"还有，银色的雨水，"他合上眼睛，将头靠在椅背上，"她说我的眼睛像银色的雨水、像蝴蝶和飞蛾翅膀上的尘土。这种描述太奇特了，你说是不是？"

埃米尔不知道沉浸于其中的乔蒂安是不是想让他插话。"是我所听到的很奇特的描述。"

"当然，我从未见到过昆虫翅膀上尘土的颜色。"乔蒂安说，他的话头越来越健，"蝴蝶可是你的幸运物，不是我的。"

"有一次，你帮助我追逐一只蝴蝶，那天我们跑着穿过那片野花地，还有——"

"还有，我发现了一颗小小的宝石。"

"是的，乔蒂安·安伯维尔，在野花地发现了一颗宝石，在草场中发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是这样的豪华、灿烂，表兄，没有一点瑕疵的皮肤、迷人的眼睛……还有她的头发！我从未见过一位女子有这样好看的头发。"

"你想把她带走了。"

埃米尔觉察出乔蒂安语气中的酸溜溜，他强作笑脸，"我不相信，有男人会对她的魅力不感兴趣。你什么都拥有，不是吗，乔蒂安？一个令人尊敬的头衔，十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现在你又拥有了一个男人要为她决斗的女人。"

"小心点，埃米尔，你的嫉妒心已经显出来了。"

"我什么时候把它藏起来了？"

"确实没有。"

"她是美丽的，表兄，承认吧。"

乔蒂安什么也不承认，他只是又喝了一口威士忌。"相信一只家养的猫会吃她，她的恐惧也太神经质了。"

"如果我在这只猫的旁边，我也会这么想的。你为什么亲吻她，乔蒂安？"

乔蒂安不作回答。事实上，他自己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亲吻斯波兰达，他只是无法抗拒。此时他不能将这些忘怀。

他与她相遇的每一秒钟此时都回到了他身边，他想起他的手指在她红色的头发上滑动然后伸到她的后背上，绸缎般的皮肤在他的手指之下，温暖、柔软，充溢着自然的芬芳。他想起了她身体上快乐的闪光和眼神中温柔的闪光，以及她的善良，还有她满身所涂抹的甜美，而其他女性只是以香水涂抹而已。

他又想起了她对他的许诺。

我要使你欢笑。

"她不能使我欢笑，埃米尔。"乔蒂安含糊不清地说话，"确实，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吸引人之处。她说她试图宽恕我吃动物！这是什么样的胡说八道？她还喝下了润肤露，还有她那跳跃的情感？高高兴兴的，却立刻陷入悲伤，然后又马上高兴了。她从一种心情跳越到另一种心情就好像手指在钢琴的琴键上弹奏一样。"

我想要给你快乐。

乔蒂安慢慢地舒了一口长长的气，"她想给我什么样的快乐呢，我问你？"他咕咕哝哝，"自从我在草场上发现了她，她除了使我发怒之外什么也没给予我。快乐，她想成为一位能给予我快乐的女人？哈！如果这样的女人确实存在的话，她一定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因为我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发现过一个这样的女人。"

埃米尔朝下望着他手中的信，"你要把斯波兰达送走，是因为你很在意她，是不是？不管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方式，她也会想办法从你的防卫中溜走，她在令人吃惊的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做到。问题是你不想在意她，所以你的结论是将她送走，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将她遗忘。"

乔蒂安不作回答，也不把眼睛睁开，肌肉一动也不动。

不声不响地，埃米尔走到壁炉边，将信函扔到了炉火中。

"晚安，乔蒂安。" "晚安，别忘了那封信。"埃米尔走了。在乔蒂安身后，壁炉里，象牙色的信笺变成了灰烬。

第六章

身着紫罗兰的缎子长袍，斯波兰达坐在长长的餐厅饭桌的一端看着乔蒂安，乔蒂安坐在另一端，离得很远。桌子的中央放着两个烛台和一大束花朵，她几乎看不清他。

"你肯定你的身体很好？"乔蒂安问。"奥斯本大夫让你卧床休息，但是昨天你一点都没休息，只是在我的庄园中漫游。"

"我觉得太好了，主爷，在这样一个辉煌的早晨邀请我与你共进早餐，你实在是太好了。"

一丝内疚进驻乔蒂安的心田；他不能与她的目光相遇。这份好意除了在这个申明邀她共进早餐之外，别无其它了。他只是想要她下楼，在施鲁斯伯里牧师来接她的时候她能准备停当。

他真诚地希望她在离开之前不要再制造什么事件了，她可以和施鲁斯伯里牧师呆在一块，就这些了。

他对等待在一边侍候他们的男仆点了点头，又靠回椅子上，看着男仆在他的盘子里装满星期四早晨该吃的食物，酥软的鸡蛋，奶油玉米，和一个刚刚出笼的猪腰馅饼。

当斯波兰达意识到男仆递给乔蒂安的馅饼里面有动物的内脏时，她吓得发抖，天哪，她一个劲地祈祷男仆不要往她的盘子里加上这个馅饼！

"你不用自己叠被，斯波兰达。"乔蒂安觉得没什么话好说，"那是女仆做的事。"

"叠被？"

"那个年轻的女仆——泰西，我想她是叫这个名字，她告诉弗劳利太太，说她去给你叠被，发现被已经叠得整整齐齐。"

"我没有叠被，主爷，没有什么需要泰西做的。我没有睡在床上。"她想起了她整个夜晚睡在柔软的、透气的帐子上，帐子从一根床柱牵到另一根床柱上。她变成了在霹雳卫郡王国时的大小，她想这样可以积蓄能量，而且帐子实在是个躲避乔蒂安的那只猫的理想的好地方。

"你没有睡在你的床上？"乔蒂安问，"你睡在哪儿？"

"在床顶上。"

"在帐子上？"

"那是因为我害怕你的猫会闯进屋子。"

"帐子不会掉下来吗？"

"主爷，我虽然有点分量，但我很轻。"

"但是……"她怎么能睡在帐子上？真的，她分量不重，但是要睡在一大块悬挂的缎子上，她实在是太重了。

不过也许帐子是被牢牢地系缚在床柱上的，他想。"你在那帐子上是怎样起床的？"

"我飞翔着起床。"

他皱起了眉头，盯着她看，然后靠近桌上的盘子，"你飞翔？"

"什么，噢……我说了我飞翔的吗？是的，我所说的意思是，你是知道的，是我——我从一根床柱上爬下来，我是很好的爬杆能手，主爷。"

他几乎不能相信他之所闻，不过，因为没有他能想得出的更符合逻辑的解释，所以他只能接受她所给予他的解释。"帐子上是没有地方可以睡觉的，确实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稀奇的事情。"

她将头颈伸长，想越过烛台和花束将他看得更清楚些。"很舒服，在帐子上，我觉得找到这样一个舒适的地方睡觉是没有什么可稀奇的。相反，如果一个令人愉快的依据已经近在手边了，邓要去睡在一个不合意的地方，那者是稀奇的事呢。"

他意识到这场争论他已经被挤得没有地方了，他想将此结束。首先，她马上就要走了，他永远不再会加入到这样稀奇古怪的争辩中去了。任她确实确实睡在帐子上去罢！"不管怎么说，我对于你昨天夜里呆在你自己的房间中表示感谢。"

"你……感谢我？"

乔蒂安吃了一点鸡蛋，"我想是这样的。"

斯波兰达努力掩饰她的心神不安。作为精灵，她轻蔑地拒绝一切感激。"我从来不希望被感谢，主爷。如果我做了什么事使你高兴的话，我知道我使你快乐了，那就是对我的奖赏。请不要再表达你的谢意了。还有，我没有"

走出去而是遵循你的指令，那是因为我困了，而我不能在熟睡中走路，所以我就呆在我的房间中了。"

乔蒂安将叉子放下，放在盘子上，"这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不觉得困，你会违反我叫你呆在房间里的指令？你会在黑夜中在庄园中漫游？"

"我会直接走到你的房间中去，主爷，现在我已经知道它们在哪儿了。"

他抬起头往上看，看见公爵的女客人正在心平气和地啜饮一杯满满的牛奶。

他站直了，两腿发抖，"牛奶。"他低声嘀咕。

"很可口。"斯波兰达说，微笑着，"这么新鲜，我想它只可能是从那只只能与我分享甜美的可爱的母牛那儿来的，我要给它送去一份礼物，一只闪光的银铃它可以绕在脖子上，我想那会是很合适的，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男仆没有回答，他很虚弱。

"什么——"乔蒂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摠铃铛叫厄尔姆斯特德过来。

那位可笑的男管家很快就到了，手里抱着一只小海豹。"爵爷？"

乔蒂安两眼直愣愣地盯着这只壮健的海豹，"你有一只海豹？"

"我发现它躲在亚麻桌布的底下打地洞，主人，噢！"他指着那位躺倒仰卧在地的男仆大叫了起来，"噢，我的天，可怜的雷纳德怎么啦？"他冲向男仆躺倒的地方，将手中的海豹放到地上。

斯波兰达抓住这个机会将海豹放走了，那是蒂里舍斯，她把它放到外面喷泉那儿。"他很虚弱，可怜的雷纳德，"她说。她对于把雷纳德吓坏了这件事感到可怕，不过，天哪，这些人类与这么一小点魔法也太隔绝了！如果这些魔力的闪光使人类大叫大嚷或晕倒跌倒的话，那她怎么能生活在这儿呢？她不能减少使用她的魔力，减少使用魔力就如同减少呼吸。

"斯波兰达，你不要来讨论这种事情。"乔蒂安说，这时厄尔姆斯特德正和另外两位男仆将雷纳德从房间中抬出去。"男仆昏厥过去了，是因为他对于他所听见的不敢相信。"

显然，烛台和花束使得乔蒂安没能看见男仆将牛奶摔掉这件事，斯波兰达意识到。"这种事情你指的是什么，主爷？"

她言语中的疑惑口气使乔蒂安相信她确实不理解他所说的，他坐回椅子上，"你说你渴望在夜晚给予我快乐，在我的卧室。"

"我说错了。"屋子里顿时感觉很温暖，乔蒂安拉了拉领口，在椅子中变换了姿势，"这样的谈话很不合适。"他清了清嗓子，又拿起了叉，吃了一些猪腰馅饼。

很迷惑地，斯波兰达从座位上站起来，站到乔蒂安的椅子边。她一站到他边上，就注意到他的头发有多不整洁，上面有很多缠绕着的东西。

小精灵的缠结。

哈莫妮。

"斯波兰达？"乔蒂安问。

只能呆会儿再处理哈莫妮的事，她这么思琢。她不得不，哈莫妮已经捣乱了两次了，现在她不得不说真不知道哈莫妮还会变成什么精灵的淘气样子。

"为什么我说我要在夜晚你的卧室给予你快乐这句话很不合适呢？"

乔蒂安的馅饼哽在了喉间，他喝了三口凉开水和一口热茶才将它咽下去。

最后，他瞥了一眼斯波兰达，又看到了她的慌乱。她不理解夜晚去他的卧室这句话是暗示吗，难道她这么纯洁无知，这真的可能吗？

不过，她确实不知道亲吻是什么，他突然想起来。

她并不是那种专事表演的成功的女演员，难道她以前的全部生活是在岩石上度过的？

他告诉自己说他不在意这些事。她很快就要与施鲁斯伯里牧师生活在一起，不再生活在他身边，这样的话，她对于性的无知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都不关他的事。

他可不在意这些事。

但是，真该死，她不能理解夜晚去他的卧室这句话的不合适之处，这怎么可能呢？

他得搞清楚。他搀着她的手，领她出了这间餐厅，径直将她带到边上的起居室里。

斯波兰达看到这间小小的、被阳光沐浴着的房间被春天的绿荫点缀——娇嫩的粉红，黄色，白色和菘蓝绿色。“太可爱了，这屋子，主爷。我们可以在这儿进餐，比那间好多了，那间屋子有些太暗了，我有点不喜欢，坐在偌大的餐桌边上我不能将你看得很清楚。

我需要看见你，这儿，我能看见你。嗨，我们可以在这儿进餐了。”

她宣布的指令使他对她的好奇心大增，她是什么人物？她为什么、怎样、以及在哪里获得她的这种命令人的习惯的？有好多有关她的疑问划过乔蒂安的脑际，他的脑袋都疼了。

“你不能这样对我口授指令，斯波兰达，而且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起居室用餐。我把你带到这儿是为了讨论——是为了搞清楚，你的天真无知是不是真的可能……”他将手指插进头发中，但马上手就缩了回来。他头发中，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缠结，它们会把他所有用过的梳子和刷子都弄折的！”斯波兰达，如果你确实不明白在夜晚走进一个男人的卧室的结果是怎么一回事的话，那么在我的床上，你认为你要给予我什么样的快乐呢？”

她抬起他的手将它放到她的脸庞，然后将自己的脸颊凑上去。

“只要是能使你快乐的方法，主爷。”她答道，看到了他眼睛中猛然出现的一丝变化，这丝变化使他的眼睛变得黯了，尽管那眼睛银色的深处仍然保留着奇怪的光亮。“在你的床上什么能使你快乐？”

他脑袋中的疼痛往下沉了一些，上帝，她是怎样地激起了他，而她并没有说要做这个事。

乔蒂安呼吸急促起来，他从门边走开，离她远一点。“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我们将这事儿放简单点，说我和你睡在一起，在我床上，你将做什么？”

她注意到他的眼睛中有奇怪的亮光闪了起来，积聚着激动的光泽。“我将睡觉，难道不是吗？在夜晚的床上还有什么可做呢？”

他久久地盯着她看。“没有人告诉过你……在你的生活中没有人向你解释过……谁……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对于男人和女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们两人将干什么一无所知？”

他的不信任对于她来说是太明显不过了，她认定他所指的很重要的床

上行为是一件精灵不懂得的人类的事情。"不，主爷，没有人曾经向我解释过当男人和女人睡在同一张床上时他们会干什么这件事。不过，如果你和我一起去做这件事会给予你快乐的话，那么，把我带到你床上去，我会和你一起做这件事的。"

她的诚实平直可见就像她身后的橡木门板，最后，他相信她说的是真话。

她与他曾经遇见的女人有多大的不同呀！成批的未婚女子中，大多数是处女，他知道，但是，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对爱情的方式完全无知。她们熟知性爱，招摇她们的魅力，勇敢地调情，目的很明确地勾引贵族男人，这些贵族男人有的年轻，有的年老，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会被她们那些炫耀的展示搞得心里直痒痒。

斯波兰达却以一种最真实的纯洁出现。

她的这种全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样儿使乔蒂安很喜欢她，他顾不得自己的允许或思虑。

"你想把我带到你的床上去吗？"斯波兰达问，从地上滑行过去站在乔蒂安的身边。"你的眼睛中有一丝闪光……这很像是激动的光泽，在你说出和你一起睡觉这句话的刹那，这光泽开始闪现。如果这是你的愿望的话，我就和你一块上床。"

她自己也不理解的这份甜美的奉献，触动了他内心的心弦，他以前不曾意识到它的存在。

"不，斯波兰达。"

她靠近他，感受到了从他身体上发射出来的力量，"请，让我答应你的愿望。"

他感到她乳房的顶部擦过他的胸部，他努力克制他的欲望、他的摇摇摆摆的抵御。"不。"

他的能力和生气引得她靠近他，她将自己压到他身上，立刻感觉到他的生气流入她的体内就像救生的氧气被深深地呼入体内一样。"我会去做任何一件你让我去做的事。"她许诺道，

"任何事，只要你想让我去做。"

更近地，她更近地移向他。她渴望着，好像有一股令她不熟悉的快乐射穿了她，她想要更多的奇妙的快乐，她将手臂绕过他的腰部，将她的臀部往前凑近，然后又往后，高兴地毫不害臊地将她的身体往他身上来回打击，"噢，主爷，这份如此辉煌的感受来自于你的大腿！"

"我的大腿？"乔蒂安觉得他的嘴唇被一个微笑魔鬼指使着，"斯波兰达，这份感受不是来自我的——"

"不要移开。"他想从她身边走开时，她说，"请不要移开，主爷。"

他理解，当然，不过，她认为那是因为他的大腿，那真是荒唐滑稽，真不怕羞。这是他所感受到的最性感的事。也是他所遇到的最令人发笑的事。他的大腿，他这么想着，她认为她的快乐来自于他的大腿！他觉得他自己的笑容张得很大。

他不能大笑，不，他不能。对这样荒唐的事大笑本身也是一件荒唐的事。但是他内心的愉悦违背了他的意思，他轻声笑了起来。

"高兴。"斯波兰达轻声低语，"你的笑声表明你很高兴，不是吗，主爷？为什么，你也感受到了这份愉悦！噢，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喜悦，那真是太

好了！让我们也一起开花吧，好吗？”

乔蒂安的愉快加深了。非常难以控制他自己，乔蒂安回过头来猛烈地大笑起来，这笑声比他记忆中的任何一次大笑都猛烈。

“我马上要开花了，主爷！”

乔蒂安仍然沉浸在剧烈的欢笑之中，他无法决定他到底是得抽身离开还是得让她初尝做爱的滋味。

这时，他听见了音乐，一曲柔软的、宁静的、遥远的旋律在一秒一秒地变得响亮，好像在向美不可言的顶峰渐进。

斯波兰达仍然像一株顽固的藤本植物那样缠绕着他，乔蒂安环顾房屋四周，“那音乐是从哪里发出的？”

她不作回答，她不能回答。这些优美的感受在她体内积聚，要将她的声音她的思想抢劫一空，除了从乔蒂安注入她体内的优美的感受。

她感到双脚正在离地，知道她正在悬浮往天花板而去，“正在开花，”她呻吟着说。

乔蒂安听见她对他呻吟着说话，但是他无法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其它事物上，此时他拚命想弄明白这奇怪的优美的旋律来自何处。他下决心一定要搞清楚，最后他将斯波兰达从他的身边推开，然后转而研究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音乐。

然而音乐立刻消遁而去。

斯波兰达又感受到了脚下的地面，“你为什么打断我开花？”

“你听见音乐了吗？”他问，仍然盯着房间的四周看。

“音乐？”她靠近他向他压过去，又一次将手臂绕过他的后背，“主爷，我很愿意能理解这份感受的高潮是怎么回事儿——”

“我确实是听到音乐了，但是它——”

“现在，我渴望你也能去感受这主要的感受。”斯波兰达继续说，“很显然，你永远没有感受到过刚才我所感受到的情感，因为如果你感受到了，你决不会将我们两人一起开花的事儿给停下来。”

最后，他朝下望着她，他仍然对那难以言状的音乐感到神秘，但是，他明白此时他应该对那小小的有关他的大腿的无知做些什么事，“斯波兰达——”

“如果你能将你的大腿仍然——”

“你不能理解，那份感受——”

“我是想去理解的，但是你停止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现在。”

“不，斯波兰达。”

她目光朝上注视着他，不准备去理会为什么他不去努力获得她所感受到的快乐，“是不是我的感受要比你的感受更强烈？我不准备从我的身上给予你同样的迷人力量，但是如果你知道我能带给你快乐的其它方法，我会很高兴地去做的。能给予你这样极大的快乐，那将使我快乐无比的，主爷。”她的这席话被乔蒂安听见的时候，她衣袍的顶部被分开了，露出了乳房，她已经完全被激起了；从她那变黑和起皱的乳头上他能看得出来，这一眼又将他的渴望点燃了。

他在想象与斯波兰达做爱会是什么样儿，就像她所说的那样给予，她什么也不取回，这样反而会对他产生出她所奉献的所有，以及他所希望得到的所有。

"主爷？"

他生起了愤怒，她引诱他差不多还在他的控制之内，他不能把她的天真无知、他对她所发现的每一件事都那么当回事儿。

"不，"他粗声地说。

"但是——"

"我说不，真该死！"

她走开了，突然泪水从她的眼眶里流了出来，滴到了地毯上，"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起，我就想使你快乐，然而，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使你愤怒。无论我怎样努力，对你的不文明的性格只能是没有办法！"

"斯波兰达……"

她轻轻掠过走向门边，当她到了门边的时候，她记住要将它打开然后才能走出去，就像人所做的那样。

然后，变成了一股银色的闪光，她离去了。

乔蒂安起初跟着她，但是地上的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使他止步，朝下细看，他看见一些光束分散在他的鞋边。

他把它们集聚起来，一些钻石在他的手掌中闪烁。

小小的钻石。

他觉得好像以前曾经看见过这些。在某一处地方。很久，很久以前。

斯波兰达飞下了楼梯，直接通过了楼梯末端的墙，下一秒钟，她已经在户外了，在常春藤缠绕的阳台上浮游，然后是喷泉、宽阔的修剪良好的园子，最后进入了篱笆围绕的草场，里面种着的冷杉和小无花果树在温柔的秋风中吹拂。她一降落草场，立刻就消失进入了光雾之中。

在这冷冷的闪光的躲身之处里面，她没有能够想通她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使乔蒂安这样的生气。她的父亲是对的，人类的情感与精灵的感受相差很大，天哪，在她的理解中这些就是这样的！

她将下嘴唇往里伸，将脸拉得长长的，有点沉浸在自我怜悯之中。她的王族地位使得她要什么就可以立刻得到什么，她很不习惯于现在这样的无法实现自己愿望的忧郁感受——这个愿望就是，乔蒂安。

她的目标是什么？所有霹雳卫郡的子民们都在等待她去完成与乔蒂安缔结婚姻的任务，这个任务要她怀上乔蒂安的孩子，而现在她所做的只是惹怒他。

"三个月。"她轻声嘀咕，"这是我所拥有的全部时间。"

她又更深更沉入灼热的光雾避难所中，当她在思索如何吸引乔蒂安娶她为妻的方法的时候，她失去了时间的踪迹。

她在思索他所提到的床上行为，他可以百万年地否认他对此的兴趣，但是她已经在他的眼睛中看到了真实。她和他床上的行为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激起了他，使他激动。

他希望与她在床上所做的，她猜想，这不仅仅会给他带来快乐，而且可以吸引他。

不管怎么样，不管用什么方法，她必须和他一块到他的床上去。在他对她做完了每一位男人要对每一位女人所做之事之后，他就会娶她。她对此很肯定。也许，他会允许她参与到那来自于他的大腿的快乐之中去的。她当然很希望如此，因为她还仍然保持着对那完全开花的美妙感受的好奇和渴望。

她急切地要开始她的计划，所以走出了闪光的光雾避难所，她看见黄昏已经降临。

天哪，她在光雾里面呆了几乎整整一天！

"噢！噢！我在-在那儿看见过你！"一个男人在说话，"你是-是你？你-你知道这是私-私人房产吗？属-属于桦-桦诗庄园的公爵，属-属于他的。"他在等着看，看这位漂亮的姑娘是否会嘲笑他的口吃，就像所有的人所乐意做的那样。

斯波兰达转过身，看见一位男人在对她说话。他的衣服被弄脏了，草儿插在灰色的头发里，举着一条长长的皮带，皮带的另一头牵着乔蒂安的那匹高大、漂亮的黑色骏马。

她想这男人一定是看马的马夫，"我叫斯波兰达，我保证公爵是知道我在这个庄园晨的。你怎么称呼？"

她看上去并不介意他的口吃，他笑了，"我叫赫伯金斯。"他说，看了一眼她身上穿着的紫罗兰色的衣袍，虽然他不太懂女士的服饰，但是他觉得这衣服看上去像是休闲的衣袍。他搓着自己的灰白色胡须的下巴，想了想，然后又笑了，"你就是他在草场上发现的那位一丝不挂的姑娘？"

"你怎么知道那就是我？"

"噢，闲话早就传开了，斯-斯波兰达小姐，不仅仅在府邸中传开了，而且周围很快也传开了。爵爷已经被谈论了好多年了，有些恶语中伤，不过不是他的仆人。我们对爵爷都很忠心，我们是这样的，他的在麦伦克劳富特的佃农们也都很忠心，麦伦克劳富特是我住的地方。"

斯波兰达对这位口吃的友好闲聊者很热情，"那么，他待你们好吗？"

"我按-按时得到酬劳，爵-爵爷.....是的，小姐，他-他待我们很好。但-但是，他是.....嗯，我没有不尊重他的意思，你不介意吧，但-但是他是个人难以理解的人，爵爷。他过-过去并不是这么严厉的，显然。当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常常到我的马棚里来，他常常来。从来不多说话，但-但是他看上去喜欢与我作伴，甚至有一次他还对着我微笑。"

"难道他以后不再对你微笑了？"

"不，但-但是，他的使人困顿的悲伤，有着使人困顿的悲伤的人是不会微笑的。我和-和他不太多说话是——是因为.....是的，他是-是公-公爵.....我与-与他在一起有点紧-紧张。但-但我一直祈愿他能-能够快乐。"

斯波兰达从眼角望出去，她看见赫伯金斯的祈愿飞向了天空，尽管她看不见那些星辰，但是她知道这个男人的祈愿已经找到了一颗星得。"为别人祈愿意好的事情确实是件好的行为，你会为这样的忘我精神得到好报的。"

"

我明白怎样回报你，她这样想，记起了他的口吃。

"你回庄园之后要留心点，斯-斯波兰达小姐。"赫伯金斯提醒她，看看四周，好像有间谍在偷听他所说的话似的，"我知道爵爷今天不高兴，他不高兴，他什么时候发怒，我永远知道的。他像疾风似地跑进马棚，好像能把路上所有的东西刮跑似的，然后他骑上马，像是有魔鬼在后面追着他。他今天一早就骑马出去了，骑了有好几个小时，平时他骑上几个小时以后回来，情绪就会变好了，今天可不是这样，他骑马回来时比他出去的时候情绪更糟了，更糟了，所以如果你能离-离开他一段时间那就太-太好了。"

斯波兰达合上了眼睛。

爵爷今天不高兴……不高兴……她战胜了刚才的失败情绪，低着头，她的下巴快要触到她的前胸了，“我多么想使他快乐呀，”她尖声说道，“但是他一直是这样生气。”“过来，斯波兰达小姐，事情没有那么糟，是不是？你该让爵-爵爷自己去想一会儿，然后他-他会走出来的。你会看到的，当你渐渐地了解他的时候，你会明白他不是那种坏的人，他-他只不过有点严厉，现在他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的。”

“了解他？”斯波兰达问，将头抬起来。

“你比我们这些人有-有更好的机会，除了泰特先生。为什么，你和爵爷一起呆在府邸里面，做他的客人……你会比-比我们更了解他。你一旦理解他了，你就可以使他快乐了，是不是？”

“但是我以前认为我了解他。”

“噢？”赫伯金斯绕着他的连鬓胡子，“你-你知道他在假期里喜-喜欢做什么？你-你知道他最喜欢什么颜色？他最喜欢读什么书？在他的生活中最希望完成的是什么事？不管你发现了他的什么都可以，任何一点小的东西都可以使他微笑的。”

“呀，是的。”斯波兰达低声说，这才意识到她确实不了解乔蒂安的厌恶、习惯、喜好和梦想。“你是对的，赫伯金斯，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了解他，我要问他许多问题，仔细观察他所做的事！我要记住他的每一件事。”

赫伯金斯抿嘴笑了起来，“你可以这么做了，小姐——在这儿呢，马纳斯！”他大叫一声，这时这匹骏马推着他的后背，差不多要将他推倒了，“这是马纳斯，斯波兰达小姐，我-我说不好，但是这匹爵-爵爷的马懂得我。”

斯波兰达很想去拉拉这匹高大的骏马的耳朵，但是她有点害怕，装饰缰绳的皮带上绕着一圈钢铁的环。

“马纳斯是匹好马，但-但是他有点不好的性格，不-不好的性格，他咬东西。”

斯波兰达看着骏马的黑色眼睛，“你为什么咬东西，宝贝？”

马温顺地嘶鸣，一次，再一次，第三次。

“它晚上睡不好。”斯波兰达说，“这使它很烦躁，它的马厩太靠近牲口棚的门了，你是知道的，秋天和冬天，夜晚它能感到穿堂风，它就睡不好。春天和夏天，外面萤火虫般的亮光使它睡不着。把它的马厩搬到牲口棚的当中，那儿它就不会感到穿堂风也不会看到有萤火虫般的亮光了。这样的话，它可以休息好，就不会咬东西了。”

“什么？你-你是怎么知道它有这些不适的？”

斯波兰达笑了，“他告诉我的。”

赫伯金斯眼睛睁得大大的，它们水汪汪的，眼睛要眨动，这姑娘一定是发疯了，他想，或者她是……或者她是小妖精。

“赫伯金斯？你有什么麻烦吗？”斯波兰达注意到他眼睛中的痛苦表情，她将手指在他那有着连鬓胡子的脸颊上抚摸。

被她抚摸着，所有的恐惧，所有的忧虑都消失了，他感到一种深邃的良好感受。她是好人，这时他明白了，像天使一般甜美。“我在想，你能-能吸引树上的小鸟，斯-斯波兰达小姐。”

“也许吧，”她答道，眼睛闪着光，“不过，我首先得吸引主爷。再见了，赫伯金斯。”

她看着他转过身，然后她轻快地走出草场，像流体似地在篱笆下滑动，好像篱笆是由光雾做成的似的，她滑到了另一头，一只麻雀从小无花果树的树枝上飞下来，落在她的肩膀上。

赫伯金斯笑了，"她能吸引树上的小鸟，马纳斯！爵爷这次可挡不住了！再见，斯波兰达小姐！"她向他招手，继续滑向府邸，一个重新获得的决定充满了她整个的身心，她要使乔蒂安快乐，让他沉浸在他原先的想法中，这肯定不是个办法。

她很快就发现了一条可爱的白色鹅卵石铺就的小道，色彩鲜艳的三色紫罗兰花沿着石头的道路而开放，还有苹果树和细细的黑草莓的藤萝。她捡起了三只苹果，心里默想着这些湿漉漉的草莓。她将手伸入缠绕着的黑草莓之中，她看着它们，莓子就放大了，变得充满了汁水。她捡了很多，将这些水果从刀子的衣袍顶口处塞进去，然后回到了府邸。

她走到了主楼前，在那儿，她看见一位高大的、结实的人从乌黑锃亮的马车上下来，虽然他长得很结实，但是他看上去还是不如乔蒂安健壮，她的这一观察发现使得她很高兴，她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喂，"她与他打招呼，小心翼翼地与他的马车保持距离，因为马车上有很多金属的东西。"你已经拜访主爷了？"珀西瓦尔·布拉克特看了一眼这位穿着长长衣袍的姑娘，不知道该作出皱眉的表情还是微笑的表情。她是美丽的，异常的美丽。

但是她穿着的衣袍，里面塞满了水果，这件衣袍，他注意到，上面有安伯维尔的家族饰章。太有趣了，实在是太有趣了，"我叫珀西瓦尔·布拉克特，布莱韦尔庄园的公爵，"他说道，将手伸上去拍着自己完美的梳理整齐的头。

他说话的时候，麻雀从斯波兰达的肩上飞走了，消失在空中，这时，斯波兰达猜想，站在她面前的人不是那种很友好的人。

斯波兰达瞧着他，她认为他是位英俊的男人，他的眼睛中有绿荫，就像新长的绿草，他那厚厚的、卷曲的头发使她想起了富饶的黑色土地。

但是他的脸上有种萎缩的表情，这大大地减损了他的英俊好看，他的这个萎缩的表情不得不使她觉得他刚刚闻到了一股不合意的气味，"主爷也是一位公爵。"

"主爷？你是指爵爷吧？"

斯波兰达皱了一下鼻子，"我想当我们一起提到他的时候，他应该被称作我们的主爷吧。"

"呵……是的，我想是这样的，"珀西瓦尔自言自语似地说，他的目光往下看着她，看见了她的粉色的小腿肚，细巧的膝盖，还有一双小小的赤脚。

"你看着我的样儿与主爷看着我时一样。"很快地，他将目光移上去移回她的脸孔，"那是什么样子的？"

"就像一只饿急了的青蛙。就好像没有比我更好吃的东西似的。你知道吗，甚至当我穿上了这件缎子的衣袍之后，他还像一只饿急了的青蛙那样盯着我看。"

"确实是这样的。"珀西瓦尔的思绪开始被这可口的猜疑缠绕上了，"你在这儿是不是与乔蒂安住在一起？"

斯波兰达点点头，伸手抚摸着一片菊花的叶子，"他给我一间黄色的卧室住，今天夜里，我要睡在他的卧室里。"

珀西瓦尔假装挠着自己的上嘴唇，实际上是为了藏起他的大笑，噢，一则多么惊人的闲话材料呀！"你是什么时候来这儿与乔蒂安生活在一起的？"

"昨天。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要给予他快乐，但是我——主爷很不容易高兴。今天夜晚我要使他高兴，尽管他不容易高兴。我不知道他将会在床上对我做什么，但是他眼睛中有迷人的激动闪光，所以我一定要在床上给他快乐，你也一起到那卧室里去吗？如果你准备去你可以与我同往，一起到那卧室去。"

珀西瓦尔的窃笑在他的手掌后面躲藏着，他到这儿来，是怀着狡黠的心计的，他想知道乔蒂安到底对格洛珊斯特果园了解多少情况，不过从他目前所拥有的确定的已闪烁出来的情形来看，他的生意得暂缓一下。

这姑娘是处女，这是肯定的。不知道乔蒂安打算对她做些什么样的可爱事儿呢。

不知道乔蒂安是怎么了？他并没有花些麻烦把他的圣女谨慎地安排在伦敦乡下，就像其他贵族对他们的情妇所做的那样，相反，他把她直接带回了庄园……带到了这块领土的那些先生和太太的鼻子底下，他们会热情高涨地议论这位公爵领地内的新带回的荡妇，比议论他们之中的某一位做他的公爵夫人的热情高多了。

是的，她不是一位荡妇，珀西瓦尔轻轻地自忖，但是今天夜里她在乔蒂安的床上会获得一个极肮脏的头衔的，她也将被爱到一个小小的不文明的责备，在外面乱跑，只是穿着她情人的衣袍。

当他想到这个下午他到这儿来得到了多少情况时，珀西瓦尔忍不住自己的高兴情绪。

玛丽安娜·切斯特登将是他的了。

"你也进去吗？"斯波兰达又问了一句，不知道是什么思绪抓住了他的注意力。

"不。我-我突然想起我没有时间去拜访乔蒂安。"他从衣袋里取出怀表，"噢，天哪，快要五点半了，我有一个七点钟的晚宴要参加！我得上路了，小姐，遇见你我很高兴，实在是太高兴了。"

第七章

"斯波兰达小姐回来了，爵爷。"厄尔姆斯特德大声说道。

乔蒂安站在办公室的窗前，转过身，看见男管家和斯波兰达站在门边等候着。

他喝了一口酒，眼睛看着斯波兰达，她终于平安无恙地回来了，他松了一口气，过了好长一会儿，他才看到厄尔姆斯特德骨头突出的手中拿着一只海龟，"厄尔姆斯特德，你拿着一只海龟。"

"是的，爵爷，我在厨房里发现它的，它正在起劲地吃花椰菜。"

乔蒂安皱起眉头，"你在台球桌上发现了一头猪，又在门厅里发现了一只正在奔跑的驴，又发现了一只小海豹躲在亚麻桌布下，现在又有一只厨房啃吃花椰菜的海龟。"

"是的，尊敬的主人。"

"这些动物是怎样进入庄园的？"

"这恐怕我也不知道，先生。"

"把这些全赶出去。"

"我马上去做，爵爷。"

"噢，还有，厄尔姆斯特德，施鲁斯伯里牧师有什么口信吗？"

"没有，尊敬的主人。"

"小心对待这只海龟，好吗，厄尔姆斯特德？"斯波兰达问，抚摸着蒂里舍斯的硬壳。

"好的，斯波兰达小姐。"厄尔姆斯特德轻轻地推了推斯波兰达，他将她推进了门，然后将门送上。

"主爷，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书？"

"什么？"

"你最喜欢什么书？"

她走开了一整天，而现在她要与他讨论他喜欢读的书！"你到底去了什么火烧的地方？"

她微微地抬起下巴，"我先问你问题的，主爷，所以你得在我回答你问题之前先回答我的问题。"

她的大胆言行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庄园的仆人搜索了庄园的每一寸地方，为的是找你，我也在乡村里找你——"

"天哪，那儿有一只猫！噢，请把它带出去！"

乔蒂安朝番诺伊瞥了一眼，它正在窗台上打盹，"它正睡着呢。"

斯波兰达往后退，退到了墙边，乔蒂安确实能看得出她的恐惧。她整个的身体都在颤抖，他想如果不把番诺伊弄出去的话，他是无法与她进行谈话的，他发出喵喵的声音将番诺伊从窗台上引开，将这个暹罗种的猫引到了走廊上。

然后他合上门，"你在我的庄园中，我得为你负责，然而你却失踪了几个小时！你难道不会想一想我会为你在何处而担心吗？"

她的恐惧减弱了，只剩下了一点小小的颤动，但是她感觉他伤害了她。"你难道不会想一想我走开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像刚才那样对我大叫大嚷吗？这就是你的不文明的性格，你应该在你快要膨胀爆发的时候就想办法克制。"

他尽了很大的努力，这才耐下心来——并不是因为她建议他这么做的，而是因为他不希望她再出走。他找不到她的时候非常担心，他在寻找她的时候老是有内疚伴随着。

"你去哪儿了，斯波兰达？"他问，声音冷冷的，他尽量控制住自己。

她的受伤害的感觉很快就复原了，她微微含笑，"在草场，靠近马厩的那个大草场，我需要独处静思。"

一位姑娘在田地之间会是什么样子？乔蒂安很想知道。他在一个草场上发现了她，而现在她又在另一个草场上呆了一整天。"早餐后你就失踪了，现在是五点三十分，你是不是准备告诉我你在田地之中静思呆了八个半小时？"

"是的，这正是我想告诉你的，主爷，在你回答我的问题之前我本来是不用回答你的提问的，但是，我已经屈尊回答了，现在，作为公平的契约，

你必须回答我的两个提问。

你最喜欢读的是什么书？有什么颜色是你最喜欢的？”

“我骑马几乎找遍了这处房产，我也没有见到你在草场上呀。”

斯波兰达将她厚密的头发从肩膀上移开，“我确实是在草场上，在那儿，我遇见了赫伯金斯，你可以去问他是否见到了我，他一定会说他确实遇见了我。他是一位善良温柔的人，他说在他呆在这儿的这么些年里，你只有对他微笑过一次，你是不是会为此而感到愧疚，主爷？”

刚才她将头发从肩膀上移开，他能看见她衣袍的顶端。“你衣袍中胀鼓鼓的是什么？”

“黑草莓，还有苹果。”她取出一个饱满的草莓，举起来，“你是不是注意过这些果子？”

“没有。”她将果子压到他的手上，“如果你对于不向赫伯金斯微笑这件事不感到愧疚，你真应该感到愧疚，尤其因为他为你做了一个特别的祈愿。他希望你快乐，我也如此希望。在你的生活中你希望有何种获得？你是喜欢在晚上沐浴，还是在早晨？在冬天的第一场雪中散步，你是不是很高兴？你做的是什么样的梦？”

“我对于提问和回答的游戏没有好心情。”

“如果你有好心情了，你喜欢做游戏吗？”

“斯波兰达——”

“我尽力使你欢笑，你是不是喜欢，主爷？今天早晨你大笑的时候那笑声使我很高兴，我想这也会使你很高兴的。”

他和她在一起大笑了，他想起来了。连埃米尔也不能像她那样使他这么高兴。

“你平时经常唱歌吗？”斯波兰达问。“我经常唱歌。你喜欢我和你一起唱一首什么歌？如果你首歌我不会唱，你可以教我。你唱吗？”

“你为什么问我这么奇怪的问题？”

微微地含笑着，她拍拍手合在一起，“因为这是我唯一能了解你的途径。”她这么一回答，他感觉他的愤怒减弱了。她希望能了解他，除了埃米尔，她是唯一一位显示出对他本人而不是头衔感兴趣的人。

她在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望着她，看着她吃着从衣袍中取出的水果，“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这儿与你作伴。”她含糊地说话，嘴巴中满是黑草莓，“因为我认为能够使你欢笑的其中一项就是不再使你孤独，我这么想是不是错了？”

“不，”他轻声回答。“是的，”他大声说，“你实在是太错了，我喜欢孤独和独处，因此——”

“我仍然不认为我有什么错，你才该为你对我撒谎感到羞愧呢。”

“你不能这样责骂我，”他硬邦邦地说话。

“我就是要责骂你。你是非常需要有人对你告诫的，定时的责骂会使你去掉不文明的性格。”她感觉他的目光盯着她能把她穿透，于是她低下头，目光抵达他办公桌的上部，看见了一封奶油色的信，甚至从她坐着的地方，她都能闻到从信纸上发散出来的很重的玫瑰香味。“这是什么？”

乔蒂安看了一眼信，“一封信，你不要再劝诫我了，懂了吗？我——”

“信纸有股玫瑰香味，这封信是一位女人寄来的，她叫什么名字？”

"这不关你的事——"

"她是不是叫抒情诗？"

"你说什么？"

"这位玫瑰女人的名字。"

"抒情诗？"

显然这位女士的名字不叫抒情诗，斯波兰达想。"她叫出神入迷还是叫太阳光彩？她叫同情？和平？她叫颓废，或者叫——"

"她的名字叫玛丽安娜！好了吗？玛丽安娜！"

"她的眼睛很迷人？"

"斯波兰达——"

"是不是？"

"是的，"乔蒂安疲倦地回答，"她的眼睛很迷人。"

"她为什么给你写这封信？"

乔蒂安尽力把自己交托给这一事实：斯波兰达的好奇心直到她满意了才会减弱。"玛丽安娜是我以前追求的女人，这封信是一封邀请我参加她表兄在伦敦举行的婚礼的请柬。"

"你是不是要去参加？"

"我没时间。你不有什么问题吗？"

斯波兰达最后看了一眼玛丽安娜的玫瑰香味的信笺，她感觉到她的胃中燃烧着一股情感，这股情感和哈莫妮要求一个乔蒂安的吻的时候的情感一样。

不管玛丽安娜是谁，斯波兰达无论如何不能与她分享乔蒂安。"我得马上想出许多问题，主爷。请说一下在厄尔姆斯特德把我带到这儿之前你在干什么，我不会打搅你的，我只是在这儿看着你，当你想说话的时候，我在一边听着。你刚才是不是在干那些事？"她问道，指着堆在办公桌上的摞纸。

他看了一眼那些文件纸，自从他发现他把她带回庄园以来，他还没有碰过它们呢。

如果他不开始谈判，不将必要的信函发往他的庄家和中间人的话，那么永远不可能得到那座果园。

风鬼，为什么牧师还没有到？只要斯波兰达在这儿呆着，他的庄园中的成员以及日常的工作就会整个地七上八下地一团糟，政治家他，桦诗庄园的公爵，会继续地又一次地接近这位姑娘，这位姑娘自认为她的职责是将他的惹恼她的不文明的性格去掉。

她真的是在烦人了。

"那些文件纸，主爷，"斯波兰达紧加上一句，"在我走进这间办公室之前，你正在精力集中地处理它们，是吗？"

"我马上就要处理它们。"他说，此时他心情很紧张，生怕她又会责备他，"但是现在你在这儿，我更喜欢一个人单独地工作。"他在他的办公桌前走来走去，绕过她，又坐了下来，将她刚才给他的黑草莓放到一摞文件纸的边上。"我工作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招待你自己。你一定想吃更多的东西，总要比这点水果多吧。卡尼太太会为你准备的，也许是面包和蜂蜜。你吃完了，你可以读点书，图书室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你也可以向弗劳利太太要点东西画画或者是做女红，或者，你可以去暖房走走。"

"暖房？"

"一大间屋子，里面种满了花草植物。"

"是些什么样的植物和花草？"

他耸了耸肩，"植物就是植物。"

他对大自然的无知使她感觉很悲哀。"你错了，兔子、鹿和松鼠，它们都是动物，但是它们是不一样的。植物也是这样，主爷。你知道吗，在你的领地上，有一块种着紫罗兰的地，它们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土地，如果不把它们拨开来的话，人是很难在里面走路的。"

她被她自己的话激动了，倚身靠在椅子上，一只深红色的苹果从她的衣袍里掉了出来，在办公桌上滚动，掉到了乔蒂安的大腿上。"在你的领地里，还有报春花、毛地黄、紫杉和柳树。在那个石墙边的鹅卵石路边长着榆树和长春花。你的领地里有成百棵的橡树和桤树，很多很多的黑叶杨，噢，还有，主爷，有好多好多的黄花九轮草，看见它们真让人赏心悦目！"

她的强调语气是这样强烈以至于乔蒂安差不多要笑出来了。但是他并没有笑出来，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她对于他的庄园比他了解得更多。

太奇怪了。"你怎么对长在我的领地上的植物这么熟悉？"他说着，从大腿上拿起了苹果，将它放在他刚才放在文件纸边上的黑草莓的边上。

"你只需要去看看就会明白的，主爷，但是你从来不去看看，我觉得你把很多注意力都放在文件纸所写的东西上面了。"

他捡起一张纸，向空中挥舞着。"你是知道的，这些文件纸是关于一个在格洛珊斯特的很大的果园，我正在尽力争取它。"

"不要去购买它，或许你可以在明年考虑，但是一定不要在现在。"

他摇了摇头。如果他再这样等上几个星期的话，珀西瓦尔·布拉克特就会得到这个果园，乔蒂安的膨胀的欲望是要使人确信安伯维尔的家产永远不可能被毁坏，他要使人明白珀西瓦尔不可能得到果园的一片树叶。

除了这些，斯波兰达懂得多少有关商务投资的事情？

这姑娘是疯了。

"这是我们两人之间内部的谈话，"斯波兰达说，微微含笑，"我们还有比你发火的事好得多的事，你不这样认为吗？"

他没有理会她的提问。"既然你对植物这么倾心，我建议你可以去参观一下暖房，离开我一会让我好好工作，你可以请一位园丁陪你去。"

"我一定会去参观植物暖房的，但是现在，我要在这儿和你呆在一起。"

"

他刚想争辩时，有一个念头掠过，让她呆在这儿是赶她走的最好办法，她在这儿呆上一会儿，看着他阅读一大堆报告，她马上就会精力涣散想离开了。

他打开灯，开始读报告。他读着，有二十分钟过去了，他这才抬起头来。斯波兰达吮着一颗黑草莓，望着他的那副专注神情，就好像是看着玩杂耍的人变出五十个火球那样，她眼睛中全然被吸引的表情显而易见。

她那样地专注，一颗黑草莓压在粉红色的嘴唇上，看上去是多么美丽。

不，他告诉他自己，他决不能再一次地向她的迷人魅力让步，不仅是现在，而且是永远。

他决心要把她给赶走，他又阅读了一个小时，之后看了她一眼。

她依然兴趣十足地盯着他看。

"这怎么可能，一个人盯着另一个人看差不多有一个半小时而一点都不

疲倦？"她在想她望着他的所有的岁月。"望着你，我从不感到疲倦，我只知道它给予我无上的快乐。"

他内心的某种东西使他信任她，但是惯常的认识又告诉他，他从来不曾听到过这样超越常理的不合逻辑的奉承，"你想从这些谄媚中得到什么？"他说得很快。

她感觉得到他正在上升的怒气，而且已经看到了他的银亮的眼睛变得黯淡，变成一种冷冰冰的钢铁的颜色。"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这是一个简单的请求。"

他注意到她的眼睛和语气中没有一丝的虚假，但是他仍然很不相信她。

他的臂肘放在办公桌上，用他的手指做成一个尖塔的形状，然后将下巴搁在上面，"去购物吧，"他突然说道，是的，购物，所有的女人都喜欢花钱，贪婪的完全将自己沉浸其中的购物，所有的女人。

施鲁斯伯里太太可以给斯波兰达指点购物的路线。

"如果你能让我一个人呆着，好好工作。"他又开始说话，"我可以让你享受购物的狂喜，只要我安排一下，马上就可以。"他的目光盯着她，生怕漏了什么，但是他没有看到她的脸上有什么兴奋的表情。

"购物的狂喜，主爷？"

他什么也没看到，除了她美丽脸上的拒绝的表情。"斯波兰达，由我签名的食用卡，你拿着，可以在英格兰所有的商店里买东西。麦伦克劳富特是最近的一个城镇，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去泰尔福特，那儿有更多的商店，两小时的路程。我肯定那儿有很多女装，麦伦克劳富特的女裁缝会送来一些女上衣给你，也许你在泰尔福特会发现其它样式的女装，如果你不喜欢现成的衣服，那么可以请裁缝去做，你也可以自己设计，创造一些新奇的样式。"

就那样吧，他想。那样一定会使她爆发激动的——总比看着他阅读有趣得多。

"但是我已经有了这息缎子衣袍了，主爷。"

"什么？你是不是说你不再需要其它东西了？"

"是的，这是我的意思。"

她对衣饰完全没有兴趣，这使他很惊奇。但是他还是仍然下决心要找出她的弱点，"宝石怎么样？有很多很多的宝石是够使你在里面游泳。"

"人是不可能在一堆彩色的岩石当中游泳的，即使可以，那又有什么用呢？在夏日里，它们不可能清洗或者是清洁人的身体，是吗？人也不可能在那上面浮游，也不能，或者是喝它们，喝那些玩意儿。"

"你认为宝石只是一些彩色的岩石？"

"它们不是吗？"

"嗯……是的，但是它们很值钱。"

"噢？是的，我没有注意过宝石，但是我特别喜欢花草植物。你的房间中特别需要鲜花。我在各个房间中看到的花都不是真的，你希望我在你的房间中放上鲜花吗？"

"只要你喜欢。"他心不在焉地回答，还在想她竟然认为宝石只是一些彩色的岩石。

"你喜欢读什么书，主爷？你最喜欢的是什么颜色？"

"莎士比亚的戏剧，"他自言自语，"蓝色，红色还有绿色……"

她在撒谎，他告诉他自已说，没有人会拒绝宝石！

很快地，他将手伸入衣服口袋中，取出一些小小的宝石，那是他在起居室的地上发现的。"你看，"他说，将闪闪发光的珍品放到她的面前，"拿去吧，它们是你的了。"

她看了一眼她的眼泪，他怎么能给她本来是她的东西？

"我还可以给你更大的。"乔蒂安强调说，心想她是不是觉得这些宝石太小了。

斯波兰达在想那些属于她的数不清的宝石，她的床是一大块坚固的祖母绿，她房间的窗玻璃是宝石，墙上装饰着珍珠，天花板是由成百万颗闪闪发光的红宝石建造而成的。

为什么呢，她父亲的城堡的地面是由蓝宝石做成的呢。

真的，宝石很漂亮，尤其是太阳光照射在它们深处的时候，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它们很值钱。相反，它们仅仅只是建造城堡的材料，这些材料来自于地面之上和海洋之中。

"不要，主爷。"她说，将另一颗黑草莓送进嘴里。"我不要宝石。"

她在对他开玩笑，他想，一直在与人闹着玩直到他将她想要的宝石送给她。

很好，他将继续问下去直到他发现她的爱好为止。当他发现了她的爱好，他就说不给她。这样，说不给她她所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使她有理由与他嬉闹一阵子。

"整个世界给你，怎么样？"他提出问题，将手臂展开好像举着整个地球，"整个世界以及世界之中所有的东西。"斯波兰达大笑了起来，"主爷，世界属于每一个人，不是你能给予的。"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可以给你看世界，带你到遥远的地方去，给予你伟大的冒险。"

斯波兰达从衣袍中取出一只苹果咬了一口。

乔蒂安看见一滴苹果汁沾在她的下嘴唇上，他克制不住地想起了露珠在天鹅绒般光滑的粉红色的玫瑰花瓣上闪耀。慢慢地，她伸出舌头舔去了这甜蜜的一滴，乔蒂安想不起有什么比这更性感的事了。

天哪，他想，他得控制住他自己，从一位姑娘舔去嘴唇上的果汁的动作中，他升起了无端的想象。

"在我的生活中，有过一次去很远的地方旅行的经历，不过只有一次，"斯波兰达接着他的话茬，然后咽下一口苹果，"我不想再去这么远的地方施行了，我在这儿更愉快，在这儿。生活就是生活，主爷，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事物都没什么不一样，它们都差不多。"

是的，我真该死，他这样想，眼睛盯着她看。她对服饰或者是宝石都不感兴趣，她对于世界旅行也不感兴趣，他已经说了可以提供给她他所能买下的一切，但是她所有的都拒绝。

"什么也没有了，"他说，"你从我这儿什么也不需要。"我想要你娶我，她想，我想要你给我一个孩子。

"那不是真的。"她大声地回答，"我想从你那儿有所得到的。"

啊哈！乔蒂安想，她也有她的所需。"是吗？"

"我想要你对着你的仆人微笑，厄尔姆斯特德，弗劳利太太，泰西，赫伯金斯……他们都是好人，就像你庄园中其他的仆人和佃农一样，我敢肯定。如果你能够略微地改正一下你的不文明的性格，发出微笑，那样你的仆人们

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噢，如果可能，我想要打听知道看管你的庄园植物的园丁是哪几位，我也是一位大自然的看护者，所以我很想认识你的园丁。”

她的一连贯的宣言抓住了他的注意力。她是一位园丁，她所能忆及的所有事情都表明了她的记忆在返回。“你所想结识的园丁在哪里？”

“噢，他们在所有的地方，只要我在哪儿，他们就在哪儿，主爷。”

“我明白了，你家里拥有一座花园？”

她想起了她父亲的城堡之上的那片林间之地，那些有趣美丽的树木花朵在这上面生长，“是的。”

“你的家在哪里？”

“霹雳卫郡。”

乔蒂安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地名，他想这只不过是那些坐落在乡村的无关紧要的村庄中的一个。他决定要去查一查地图，找出这个地方的确切位置，“你的姓叫什么？”

“我的姓？”

“你的名字后的姓，每个人至少有一个姓一个名，难道不是吗？”

她从肩上抬直了头，疑惑地皱起了眉头，“我只有一个名字，叫斯波兰达。”

乔蒂安在胸前交叉双臂，倚靠在椅子上，太明显不过了，她是一个私生女，如果她不是私生女，那她一定有父姓呀，“你多大了？”

“我看见过三十二个冬天转换成三十二个春天。”

她和他一般大，这不可能！他想，“你看上去不会超过十九岁，最多二十岁，告诉我实话。”

“我告诉你的是实话呀。”

这时他感到她说的是实话，确实是实话，但是他仍然对她的年轻鲜嫩感到惊奇。其他女人在她这样的年纪，早主洒用层层香粉遮盖皱纹，有些人甚至已经有灰头发了！“你母亲在哪里？家里的其他成员呢？”

斯波兰达又吃了一个草莓才回答，“他们都住在霹雳卫郡。”

现在该解放她了，别这么问下去了，他想。他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想念她，想念她那快速的、明亮的微笑，头发的柔软感觉，迷人的野花香昧，她性格中无邪的甜美。

很多很多关于她的想法浮过她的脑海。

然后，当他想到他所应该力主的方向时，这些念头就分散而逝了。

想念她？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不能去想念一位他才认识短短两天的人呀！

真该死，他现在像埃米尔一样多愁善感。下一件事，就该是他去寻找四瓣叶子的丁香和对着星辰祈愿啦！

“我要看着你安全地回到你的家人身边。”他顽固地说，“你可以乘着我的马车回去，这样就可以因为我的名义而受到保护。我还要供给你足够的费用，这样你就可以从大夫那儿得到很好的照顾。”

斯波兰达在手指间来回地捏着一颗草莓，失望抓住了她。她没有能够怀上乔蒂安的孩子，她的父亲以及王国的子民们会怎么说呀？霹雳卫郡王国将会怎么样呢？精灵们没能拥有一个半人的孩子，他们的数量会越来越来少，直到一个不剩。

她从座椅中伸出双臂做出请求的姿势，一只水果从她的衣袍中掉了出

来，滚到地上。"我不想回去，主爷！你不能把我从这儿送走，你不能！"

"我许诺，我要这样做。"

"不要把我赶走，"斯波兰达乞求说，眼泪噙满了眼眶。她的眼泪把他给搅乱了，他手指击着办公桌面，内心在打仗。

"请别这样，主爷。"

乔蒂安站了起来，绕着办公桌走来走去，在她身边站住了，"斯波兰达——"

"让我呆在你身边。"她啜泣着，"我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呀。"

她挨近他的胸前，他无意识地将手臂绕在她那轻盈的肩膀上，能感受到她涌遍全身的痛苦。"主爷，你要送我走吗？"

她的声音在这一刻听上去多么像一位小姑娘呀，他想。但是她已经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妇人了。三十二岁，这年龄早该自立了。

他想他不一定要将她送回她的家，她的年龄使他不能对她进行强迫。

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该对她做些什么呢？"精灵，"他尽可能温柔地说，"你愿意和施鲁斯伯里牧师夫妇一块生活吗？这位牧师就是你昨天见到的那位，他们夫妇俩住在一座很好的房子里，离这儿不远——"

"不。"她柔声地叫了出来，"我不认识这些人，如果你要把我送到这些人那儿去，我不会在那儿呆的。不管你将我送到哪里，主爷，我都不会在那儿呆的，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你这儿。"

"但是——"他的话止住了，这时她将双臂绕在他的腰间，用她那娇嫩的身体所拥有的全部力量拥抱着他。他的思绪中爬满了犹豫不决，他明白在他将各种情形想通之前是不可能得出理性的决定的。

他得允许她今晚留在这儿，在他的楼下呆上一个夜晚是不会有问题的，明天早晨，他就能决定怎样处置她。

是的，明天早晨事情就将变得更明亮了。

那一晚，乔蒂安梦见了斯波兰达。

他在他的床上，光裸着，很温暖，搂抱在他的臂弯间。他又梦见了她的芬芳，如此新鲜甜美，如此完美。他也没有穿睡衣，所以他能感觉到她柔软的皮肤顶着他的胸口，她苗条的双腿弯曲着放在他的双腿之间。月亮洒落银光在她那珍珠般的肉体之上，洒落在美丽的粉色嘴唇上，此时在她呼吸的时候，嘴唇轻轻地颤动。她那不同寻常的长散发放在枕头和被单上，就好像她躺在一个古铜色的芬芳的水池之上。

特别奇怪，他梦见她躺在他的床上，他却没有任何性欲的渴望。

这是一份全然满足的感受，一份舒畅和亲爱，他记得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就非常渴望有这样的感受，那时庄园中没有一个人给予他这样的安详。

他高兴地叹了口气，希望这个夜晚可以持续得更长一些，这样他就可以更深更深地滑入梦乡。这是他所拥有的最美好的事物。

"乔蒂安，行行好吧，快起床！"乔蒂安从睡梦中被蛮横地叫醒，他睁开了眼睛。

"太晚了，"埃米尔大叫，拚命地摇着他表兄的肩膀，"快一点半了，你还躺着！你能不能快起床呀？有要事等着你呢！"

"出去，"乔蒂安嘀咕着，还想回到梦乡之中去，他翻了个身，"我还要睡。"

"见鬼！整个乡村都在谈论你呢，你必须对这些风言风语做出一些事！施鲁斯伯里牧师和珀西瓦尔·布拉克特，他们可是做了一件极好的事——"

"施鲁斯伯里牧师？他来了？"

"来了！"

"那个纸条，"乔蒂安迷迷糊糊地说，"我写的纸条，托你带给他的，如果他来将斯波兰达带走——"

"什么？他没有来带走斯波兰达！我把纸条给烧了，乔蒂安！"

"你烧了？为什么？"

"因为……噢，行行好，我来这儿不是要与你讨论烧掉的那纸条！你这个无赖真该死！"

"你比奈尔·马斯顿好不了多少！"

乔蒂安用手揉揉脸，怎么也理解不了，那个女人气的奈尔·马斯顿，与被烧掉的写给施鲁斯伯里牧师的纸条有什么关系。

"你把斯波兰达带来，这成为你的痛苦的事了，乔蒂安，现在你得——"

"什么？"这时乔蒂安醒了，坐直了，"我没做这样的事！"

埃米尔将床上盖着的東西掀开，躺在乔蒂安边上的是一丝不挂的斯波兰达。"她在你的床上干什么，表兄？能为你赶走噩梦？至少奈尔是与那些有经验的女人黏糊，而你，却将天真无邪的姑娘带到你的床上！"乔蒂安太震惊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不知所措。

斯波兰达躺在床的另一边，她的身体蜷成一个轻盈的圆球，美丽的头发是她唯一的覆盖。

乔蒂安抬着看看埃米尔，然后又低头看看斯波兰达，最后又抬头看着埃米尔，"这不是一个梦。"他低声说，"我已经有了两次了，把她认作梦境，两次她都证明我错了。她怎么能——她什么时候——她在我床上做了什么事呀？"

埃米尔双臂在胸前交叉，"现在，看上去她好像睡着了，问题是，那么，在她睡着之前她在你床上做了什么？"

乔蒂安从床上跳了起来，将他借给斯波兰达的紫罗兰色的衣袍扔开，"你是不是认为我——你是不是说——埃米尔，真见鬼，你是不是认为我对她干了那事？"

被他们的大声叫嚷搅扰了，斯波兰达翻转了一下，伸展了身体，轻声地哼哼。

乔蒂安立刻抓住埃米尔的手臂，将他拉到屋外。他们两人热烈的对话在走廊上继续。"我向你保证，我没有邀请斯波兰达到我的床上！昨天她不断地对我说要和我睡在一块儿，但是——她不懂——并不明白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块儿会发生什么——我没有夺走她的贞操，该死！"

"她昨天也在你的房中，而且你吻了她。"

"什么时候亲吻一位女士是犯罪了？"

"现在她又一丝不挂地在你的床上。"

"她进屋的时候，我睡着了，我——"

"行了，很好，很好。你没有夺去她的贞操，但是，对于那些风风扬扬的相反的理解，你将怎么办呢？"

"那些风言风语在说些什么？"

埃米尔摇了摇头。

"不要像条愁眉苦脸的猎狗那样摇头，告诉我你有什么烦恼，这些令人厌恶的饶舌到底说了些什么？"

"说你呢，说你和斯波兰达。今天一早，我在高芙莱·桑菲尔德那儿听到了一套完整的饶舌故事，他是从赛伯斯汀·潘特娜那儿听来的，这位赛伯斯汀又是从她的姐姐伊丽萨白那儿听来的，伊丽萨白是在她乡亲与霍登太太低声耳语的时候听她们这么说的。我搜集了一下这线索，霍尔登太太那儿得到的。我想你是知道的，布里蒂太太是威里特太太的好朋友，威里特太太又与切斯特登太太过往甚密，切斯特登太太告诉威里特太太说，玛丽安娜太痛苦了，她都躺倒了，只能睡在床上，而且发誓说永远不起床了！我告诉过你，她觉得与你关系很好，她的感觉与你给出的感情相差很大，她父亲也发火了，说你——整个王国中最高的贵族——怎么会拜倒在这么贫贱的人脚下——"

"埃米尔……等一等。"乔蒂安受不了思绪这么快地转换，这时，他才感觉他的脑袋进入了最佳状态。"什么样的闲言碎语——"

"是珀西瓦尔·布拉克将这样的消息带到切斯特登领地的，在昨天晚上，为的是更有力地赢得玛丽安娜，毫无疑问他……那蠢驴称斯波兰达为未开化的小丫头！还有，施鲁斯伯里牧师看上去是在劝告这地方的大人先生们，你是知道的，这位所谓的上帝的仆人是多么讨厌的罗嗦，毫无疑问，他告诉每一位平民说他也能发现这一点！现在，这些闲言碎语就要传到伦敦去了，还有——"

"你所说的是怎样的饶舌之谈呀，真该死！"乔蒂安大声吼道。

"就是因为你把一位乡下婊子带你公爵的位子上与你一起生活！如果你把她安置在其它什么地方，没有什么人会挑起眉毛表示好奇。你可以把她安置在伦敦或其它什么靠近你庄园的房子里，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去见她。但是事实是，你把她带到了桦诗庄园，这掀起了轩然大波，只有你的公爵夫人才可能住在你的房间里面，斯波兰达在这儿的出现表明你情愿与一个平民的荡妇生活在一起，而不愿正儿八经地娶一个你自己阶级中的一位姑娘！"

乔蒂安气愤得脸都发青了，他抓住埃米尔的衣领，"她不是一个平民的荡妇，我说清楚了吗？"

"什么？噢，行行好，乔蒂安，我知道她不是一个平民的荡妇！我只是在重复人们所说的话而已！"

乔蒂安松开他表兄的衣领，"这些是怎么发生的？是谁最先散布这样可恶的谣言的？"

埃米尔直视着乔蒂安的眼睛，"斯波兰达，她告诉牧师说她到这儿来是为了给予你快乐，蕴含在任何事物之中的快乐，说这话的时候她正一丝不挂。昨天下午，她在你的马车道上遇见了珀西瓦尔·布拉克特，她告诉他说她要睡到你的卧室里去并且要使你快乐，这次小小的相遇发生的时候，除了你的衣袍之外，她什么也没穿。"

乔蒂安又抓住了埃米尔的手臂，"埃米尔，你是不能理解的，她所说的她渴望给予的快乐——"

"渴望是个关键的词。"

"听我说！她不断地说她要使我快乐，当她说要给我快乐的时候，她仅仅只是意味着那些。快乐，那朴素又简单，不是床上的那种。她对于做爱一

无所知，对于这些没有任何念头——"

"噢，继续说，乔蒂安。她真的知道——"

"什么也不知道。昨天，她竟然认为快乐来自于我的大腿！"

"你的大腿，我明白了。乔蒂安，快松手，否则你要将它拗成两段了。"

"

"我是想要解释……她贴着我的腿，而我——"乔蒂安放下了埃米尔的手臂，又抓着他的肩膀，"那不是结局，埃米尔，风言风语所说的斯波兰达是——"

"那是完全的令人作呕的猥亵，但我想知道的是，你将对此怎么办？"

"怎么办？"乔蒂安看着紧闭着的卧室门，拼命地想平静自己。他闭了一会儿眼睛，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然后看着埃米尔。"我什么也不做，"他答道，声音平稳而冷淡，"风言风语会自行消失的，就像所有的谣传那样。"

"你们称斯波兰达为你的农民妓女，乔蒂安，我不怀疑她是纯洁天真的，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但是你的名声害苦她了——"

"我才不该管别人怎么说呢——"

"想一想斯波兰达吧，她名誉扫地。如果你继续把她留在这儿，闲言碎语会在成群的人以及那些大人先生们之间越传越凶。如果你把她送走，她会在底层人中间成为没有亲人的可怜人，尽管她很漂亮，但是没有一个男人会看她第二眼，你这该死的，你是知道这些的。"

乔蒂安走下大厅，然后又走回来。见鬼，现在，他该怎么办？

"娶她，乔蒂安。"乔蒂安盯着他的表兄看，就好像他的脸上长着第二只鼻子似的，"娶她？你是不是失去理智了？她不是那种女人——"

"你对女人的认识现在一点也不管用了，斯波兰达处境很不好，你必须得——"

"她的天真无邪使得她仍然保持着完整的处女之躯，因此，我没必要——"

"事实是，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其它什么办法，结果才是每个人所能相信的东西，而人们总是相信最坏的结果。如果她的家人听到了这些谣传，那会怎么样？你可以肯定他们不会轻轻松松地接受这些的，他们会要求婚姻，如果你不答应，他们完全无理由将你带上法庭。"

"她已经是三十二岁的人了，她的年龄解除了我——"

"她的年龄与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位未结婚的姑娘应该保持她的处女性和名誉，这与年龄又有什么相干。她的亲属听到了这些闲言碎语，他们肯定会像一只嗜血的狼那样攫住你，他们会坚持要你娶斯波兰达为公爵夫人，他们将——"

"但是我没有碰她——"

"但是你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你已经玷污了她的荣誉，虽然不是直接的。"

乔蒂安没有注意听埃米尔所说的放奉承大步走过走廊，在墙角转弯，然后直上那宽大的楼梯。忘记喝茶和咖啡了，他挺气愤，现在他特别需要的是大瓶烈性酒，正好他的办公室里有一瓶。

"该死，乔蒂安，"埃米尔咒骂着，"你不能留下斯波兰达一个人单独地处理这件事！"

她——"

"我并没有意思要留下她一个人处理这可恶的事，我恐怕她会使它变得一团糟。"

"那么，你将怎么办？"

"再明显不过了，她不能再呆在这儿了，要是你没有烧掉那个我写给施鲁斯伯里牧师的纸条的话——"

"在你写那张纸条之前，斯波兰达就对牧师说了那句话，那牧师早就在传扬闲话了——"

"在乡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安置她呢——"

"如果斯波兰达不愿意去你为她挑选的安置她的地方的话，那怎么办？"埃米尔问，跟随着乔蒂安走上宽大的楼梯。"恐怕在这件事上她没什么可选择的。"

"你很像是她的曾经丢失了的一位唯一的朋友，闲话就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的一位唯一的朋友将你留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你会怎么样？"

"我不是她的朋友。"

埃米尔抓住了乔蒂安的手臂，强迫他停下来，"你将对她怎么办？"

"我们只是认识而已，别无其他。"

"甚至现在她还一丝不挂地躺在你的床上，我想说你们两个人不仅仅是认识而已吧。"

而你如此迅速地否认与她有过关系，这很显然表明她对你来说有过什么事儿。但你太顽固了，不愿意承认。是不是你害怕承认你的感情，乔蒂安？感情是很脆弱的，是不是这样？"

乔蒂安一甩手臂，挣脱了埃米尔，继续上楼梯。"我会做对斯波兰达有益的事的，我决定了，她可以在我这儿停留，我的话完了。"

"我毫不怀疑，你最终的决定对斯波兰达是有益的，对你也是极方便的。你是一个卑贱的人，该死的你。"

乔蒂安僵直地愣在那儿，没有回答。他上了最高一级楼梯，又往下走。

仅仅是一刹那，他意识到他的下楼梯是个错误。

霍尔登太太和布里蒂太太站在大理石的门厅里，边上站着惊慌失措的厄尔姆斯特德，三个人立刻发现了乔蒂安。"爵爷，"厄尔姆斯特德说，朝上望着他的主人，"霍尔登太太光临——"

"我很抱歉打扰了你午间的休息，"麦屈特·霍尔登申明说，注意地看着公爵的休闲长袍，

"我来是为了邀请你参加我将在下周二举行的家庭宴会。"

"我是奉霍尔登太太之命陪同她一起来的。"雷吉娜·布里蒂加上一句。

埃米尔在乔蒂安身后走来走去，然后低声说："这两个吵吵嚷嚷的婆娘只想出了家庭宴会的招儿，乔蒂安，她们到这儿来是为了亲眼目睹斯波兰达。"

乔蒂安完全明白这两位老太太的即兴来访的原因，他系紧腰带，丢下一个故意设计好的眼神，以此恫吓这两位饶舌妇。

他成功了，这两位老太太都退向门边。

但是她们很快停住了，因为此时正有一个小小的声音穿过门厅。

"主爷，"斯波兰达说，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站在最高一级楼梯上，"你把我的那片缎子衣袍穿走了。"

"呵，天哪，"埃米尔嘀咕着，"乔蒂安，她赤身裸体着呀。"

乔蒂安没有抬头看斯波兰达，确实，他那时正把目光固定在那两面三刀位丫在门达的妇人身上。

他在她们的眼睛中看到了一束毫无错误的纯然满足的光，在那颤动的嘴唇上弯曲地表示着恶意的微笑。

他们称斯波兰达为你的农民妓女，乔蒂安。

愤怒使得乔蒂安咬紧了牙关，甚至现在，这两位忙忙叨叨的老妇还在想着那些加给斯波兰达的恶毒头衔。

斯波兰达，她的纯洁只有新生婴儿才可与之媲美。

"你们已经得到了这次光临所想得到的东西了，是不是？"他朝下望着这两位妇人，"她在那儿，站在楼梯顶上，仔细看看她吧，记住每一个细节，这样你们就可以精确地描绘她了。"

麦屈特·霍尔登双眼从公爵射向一丝不挂的姑娘，挑起一条灰色的眉毛，"我想我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在浪费宝贵的时光，不要争吵了，霍尔登太太，"乔蒂安冷笑着说，"你们有足够的谣言可以去传播了，是不是？你们有这样重大的使命要去完成，我建议你们可以上路了，就是在现在。"

她们慢吞吞地走了。

乔蒂安两眼紧盯着房门，他太气愤了，都说不出话了。

但是脑袋中有声音在大叫。

不管你将我送到哪里，主爷，我都不会在那儿呆的，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你这儿。

那蠢驴称斯波兰达为未开化的小丫头。

我毫不怀疑，你最终的决定对斯波兰达是有益的，对你也是极方便的。

这声音像一串子弹射穿了乔蒂安的脑袋，他感觉自己的拳头打到墙上被打碎了。

与此同时，他将埃米尔拉到他那一级楼梯上，面对着埃米尔，"埃米尔，"他轻声地说，声音中充满着痛苦，"将牧师带到这儿来。"

埃米尔点了点头，微笑着，乔蒂安想要面对"比你更纯洁"的施鲁斯伯里牧师了！"我也将珀西瓦尔带到这儿来"，他说，他实在很向往看见他们表兄严厉斥责造成这么大麻烦的这两个人的情景。

"日后我再处理珀西瓦尔。"

"但是——"去把施鲁斯伯里牧师带到这儿来，不管欠在什么地方找到他，我只是想叫你立刻把他从躲藏着的什么阴暗角落里拽到这儿来。"

埃米尔下楼梯，但是又停住了，一个突然的念头闪过，施鲁斯伯里牧师……已经发生了这些事，乔蒂安一定不会仍然坚持要将斯波兰达送到施鲁斯伯里夫妇那儿去的！"乔蒂安，你要叫牧师来是为了什么？"

"他是撒播谣言种子的第一人，现在他可以该死地将它收场了。"

"你是不是说你要他否认他的谣传？"

"太晚了。"

"那么，你要他做什么呢？"

乔蒂安朝上望着站在楼梯上的斯波兰达。

她正对着他露齿而笑。他所回报的那个表情可以使海水枯干。

"乔蒂安？"埃米尔加重了语气，"你要我对施鲁斯伯里牧师说什么呢？"

"

乔蒂安呆呆地，他从斯波兰达那儿回转过来，"告诉他，有一个婚礼要他主持，我想要在夜晚来临之前举行。"

第八章

乔蒂安的心情就像他身上所穿的礼服一样黑，他站在床边，打开一个大大的木盒子，这是他刚才让仆人拿来的，他将里面的东西倾倒在床褥上。

屋里的灯光以及炉火的亮光照在一堆无价的宝石之上，数百年来，这些宝石，为安伯维尔家庭的女士们所拥有。乔蒂安明白，他得在结婚典礼上给斯波兰达一个戒指，所以他收回了他所见到的第一枚戒指，那枚戒指有一圈朴素的银边，中间有一颗小小的珍珠。

另一枚戒指引起了他的注意，坚硬的黄金底座上有三排紫水晶，他拿起它，淡紫色的水晶闪着多么灿烂的光辉，然后他将它与那个有着珍珠银边的戒指做比较。

它们在制作上有什么不同呢？他问自己。实际上，戴上斯波兰达手指的，只要不是由那该死的马靴上的钉子做成的就可以了。他将一枚戒指装进口袋，下楼了。

曾经有一次他走进这间绘画室，感觉在参加葬礼，好像有成千柱蜡烛点燃着，房间里到处泛滥着从暖房里拿来的鲜花，甚至房间周围也布满了忧郁，还有悲哀的心情，唯一缺少的一口棺材。

虽然这房间感觉并且看上去很阴暗，但是它符合乔蒂安的心境。仅仅再过一小会儿，他就要娶斯波兰达了，一位他几乎不了解的姑娘，他不能否认她的可爱，他也不能赶走她天生的甜美，但是她的古怪看来并不适合于他。

事实是，他并不一定得娶她。

"我非常高兴能帮助你安排这个紧急的仪式，爵爷。"施鲁斯伯里牧师大声说道，胸前手持祈祷书。"平常的话，我会坚持要发布公告，并且遵守另外一些习惯的程序，但这一次是特殊情况。"

乔蒂安不作声。

"你做得很对，爵爷。"牧师继续说，"这婚礼不仅将你从你所犯下的罪恶之捆绑当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有效地阻止那些嚼舌，我……你……"

牧师看见公爵眼中有雷电似的表情，他的声音飘忽得很远，乔蒂安那坚硬的银色目光就像钉子、小刀、弓箭以及其它一切存在的尖利的致命工具那样，将牧师钉死在墙上的十字架上。

"我建议，牧师。"乔蒂安说，"当你今天晚上做祷告的时候，你该为你那黑暗的灵魂祈祷。"

施鲁斯伯里牧师在他不得不回答的当口，弗劳利太太快速走进了屋子，这帮了他的大忙，弗劳利太太尽她的胖腿所能够承受的速度飞奔进屋，"爵爷。"她擦着裤子，"斯波兰达小姐现在正和泰特先生下楼，但是我想我得警告你她拒绝穿从麦伦克劳富特女裁缝那儿送来的礼服，礼服上的花边没能得到她的认可，尊敬的主人，我已经尽力了，但是这怎么也不能说服她把衣服穿上。"

"她现在没有不穿衣服吧，是吗？"乔蒂安问，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不该提。

弗劳利太太尴尬得双颊火烫，"不，爵爷，但她……嗯，她……"

"她现在还穿着那件紫罗兰色的衣袍吗？"

女管家捏着两手，"噢，爵爷，她是想穿那件紫罗兰色的衣袍，但是我恐怕那衣服太休闲了，你是知道的，她已经穿了差不多有两天了，我让泰西将它拿给洗衣工了——"

"她现在穿着什么？"乔蒂安命令式地问。

弗劳利太太用不着回答，在那一当口，埃米尔将斯波兰达领进了房间。乔蒂安简直不能相信他所见到的。

斯波兰达穿着一件他的白色真丝衬衫，其它什么也没穿。她长得挺高，衣服的下摆只到大腿根的当中，这样就露出了她那长长的、苗条的大腿，衬衫下面她什么也没穿。

该死，这不就等于什么也不穿吗！"弗劳利太太。"他焦急地低声说，"难道不能劝劝她，至少得在衬衫底下穿上些东西？"

弗劳利太太摇了摇头，"我们试了，爵爷，但是她……斯波兰达小姐是位我所见过的最固执的年轻姑娘，她一旦决定了，就不可能不做。"

乔蒂安朝牧师看去，他看见牧师的视线正好与斯波兰达的胸部齐平，三名男仆人站在房间的背面，他们盯着斯波兰达的臀部看，埃米尔，那该死的从地狱刚回来的人，这么靠近地站在斯波兰达的身边，看上去他们两人如胶似漆。确实，他们每下一级楼梯，斯波兰达的胸部就轻轻擦过埃米尔的手臂。

厄尔姆斯特德是这个房间中唯一不在意的男人——从某方面来说——不沉迷于她的魅力。这位男管家正忙着将一只公鸡从桌子底下哄出去。

乔蒂安也在花双倍的力气赶这只公鸡，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只公鸡要在他们婚礼上干什么？

"不要这么容易发怒，乔蒂安。"埃米尔走到了乔蒂安跟前，他这么说，"依我看，斯波兰达的衣袍弄脏了，从女裁缝那儿拿来的衣服——"

"离她远点。"乔蒂安命令道，将斯波兰达的手从埃米尔的臂弯中抽出来。

"主爷，"斯波兰达喃喃而语，温柔地，她亲吻了乔蒂安的肩膀。昨天夜晚她偷偷溜进他的卧室睡在他身边是多么正确呀！她开始给予他快乐了，最后，她已经真正地吸引住他了，这份情感的证明就是他即将娶她为妻。

她不能再隐藏她的身份，婚礼会将她从保持出生秘密的境况中解放出来。首先的一条是，过一小会儿，乔蒂安将成为她的丈夫，这样，他就有充分的权力知道他娶了一位小仙子。

她不知道将怎样对他说。

"主爷，我是一个精灵，"她可以这么说。

或者……"主爷，你屋里的床十分好，但是我更喜欢在蓝铃的中间午睡。

"

或者……

"斯波兰达！"乔蒂安向她嘘了一下。

乔蒂安的这一声将斯波兰达从沉思中拉了出来，她这才意识到乔蒂安在对她说话，但是她一个字都没有听到。

"你穿着我的衬衫。"乔蒂安说，从上往下对着她的头顶说话。

"嗯，我是穿着你的衬衫。"她将自己的脸颊搓着他的肩膀，同时将一大束黄色水仙移开，免得那些娇嫩的花被压着了。"这特别柔软，你的衬衫，每一处都像缎子一样柔软，你是知道的，那位善意的太太带来的裙子，上面有些很硬的东西，那会使我起疹子的。

那是一片面性漂亮的粉色，那裙子，但是我不能忍受那很硬的东西——"

"那是花边。"弗劳利太太说话了。乔蒂安开始脱上衣。

"我不要穿你的衣服，主爷。"斯波兰达柔声地告诉他，但是很坚定。"这是我婚礼的日子，我要穿这件漂亮的衬衫。"

"斯波兰达——"

"不要发火。"最后，斯波兰达从他肩上抬起头，朝上望着他。乔蒂安被他自己婚礼的全然的乱糟糟弄得很愤怒，继而有受挫的感觉，然后是手足无措，她的美丽偷走了他每一个思绪。他参加过无数次婚礼，曾经看见无数的新娘穿着无数的结婚礼服。

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比斯波兰达更加豪华灿烂的新娘，现在，婚礼的用品，诸如绸缎、珍珠、花边，亦或是天鹅绒可以突出她的可爱，就像这件衬衫那样。

满面春风是他想到的唯一能够描绘她的词汇。

她的亲切……她的温暖和美丽……她的令人陶醉的野花香气……乔蒂安被欲望折磨得快要哼哼出来了。

"乔蒂安，控制住你自己，男人。"埃米尔耳语道，用力地推着他的表兄，"过后有的是时间，第一件事是你必须集中精力将她娶上。"

急速地，乔蒂安从斯波兰达身边移开，转过身，面对着牧师，"誓约。"他急速地说。

施鲁斯伯里牧师将目光从斯波兰达光光的大腿上移开，面无表情地看着公爵。"誓约？噢，爵爷，我必须从头主持整个的仪式——"

"我们会说出我们的誓约的，然后按照去做的。"

施鲁斯伯里牧师快速地点头，斯波兰达觉得他的头快要从头颈上掉下来滚落到地板上似的，

"我要先说我的誓约，"她说，转身看着乔蒂安，脸朝上对着他微笑，"我发誓——"

"斯波兰达。"乔蒂安打断了她，有一只嗡嗡叫的昆虫围着他飞来飞去，他伸手赶它，"你就说施鲁斯伯里牧师给你的誓约。"

"但是他不知道我想要对你说的誓约。"

"他告诉你什么样的誓约，你就说什么样的誓约。"

"我不喜欢这样的事情，我有我自己要说的誓约。"

乔蒂安没有立刻回答；他正忙着赶那只一直绕着他不断地在他脸旁嗡嗡作响的昆虫。

"我发誓，主爷。"斯波兰达开始说，"每天夜晚睡在你的床上，在那儿，我将给予你我昨天晚上曾经给予你的那样的快乐。我将——"

马上，乔蒂安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巴。

"噢，天哪！"施鲁斯伯里牧师大声避了起来，然后他又仔细地研究起斯波兰达的大腿。

"可以去婚礼了。"乔蒂安对众人发布说，他的手仍然按在斯波兰达的

嘴巴上。"还有你。"他朝下低声地对这位他即将婚娶的奇异的女子说，"重复牧师所说的每一个词，你理解了吗？"

她点点头。

他将手从她的嘴巴上拿走。

"我理解了，主爷，但是我不这样做，他不可能将我要对你做的起誓放在我的嘴唇上，因为他不可能知道我想对你做的起誓——"

"斯波兰达。"乔蒂安打断了她，"有一些特殊的誓约你必须说，而且在法律上你——真见鬼，你们得把这只虫子赶走！"他的两只手在脸部周围来回地挥动，他想把这只嗡嗡叫的臭虫抓住。

这时斯波兰达看了一眼那只昆虫，这是一只大黄蜂，它的触角伸在外面准备咬人。

这不仅仅是只黄蜂。

这是哈莫妮，乔蒂安正要把她给打死。"不，不要打她！天哪，你是要杀死她呀！"

斯波兰达在乔蒂安的胸部推了一下，乔蒂安没有防备，虽然她很轻盈，但是她使出全身的力气朝着他身后的一个脚凳猛推了一下。

"乔蒂安！"埃米尔看见表兄摔到了凳子上，大叫了起来。

乔蒂安的后背平展地落在脚凳上，这时他仍然想控制好呼吸，并且搞懂到底他是怎么了，刚才是那只黄蜂伸出了可恶的触角正好叮在他地鼻子尖上。

"真见鬼！"

"噢，主爷！"斯波兰达扔下花束，冲向他的身边，跪在他的肩膀的边上，"她伤害你了吗？"

"她？"

"哈莫妮！"

"见鬼谁是哈莫妮？"

"她咬你了，是不是？"

"她叮了我！"

埃米尔走过去搀起他的表兄，"还讨厌的摔了一交，大小子，还有这讨厌的叮咬，"他加上一句，看着乔蒂安鼻子上鼓起的一块红肿。

"你羞死人了！"斯波兰达对着哈莫妮大叫，她熟练地兜起手掌对着这只黄蜂，然后，她将她的这位恶作剧的妹妹放进了真丝衬衫的口袋里。

哈莫妮很快就消失了，只是在斯波兰达的口袋里留下了一些闪烁的光亮。

"你把黄蜂放进了你的口袋？"埃米尔说着，皱起了眉头。

"是的，是这样的，埃米尔，她是个淘气鬼。"

埃米尔笑了，在过去的每一刻中他都感觉他是在与一位怪诞的姑娘在一起。

"我们可以结婚了吗，主爷？"斯波兰达问道。

乔蒂安握起她的手，"你为什么推我？"

埃米尔又大笑了起来，"行行好，乔蒂安，你刚才正要你将哈莫妮黄蜂给打死！斯波兰达不推你那还能干什么呢？"

"请别介意。"乔蒂安又一次面对牧师说，"五秒钟，"他怒气冲冲，"你只能有五秒钟将我们给结合了，不能超过一秒钟。"

"等一等！"弗劳利太太大叫起来，"斯波兰达小姐没有拿她的花！"飞快地，女管家将那束花从地上拾起来，但是当她要花束递到斯波兰达手上的时候，她突然皱起了眉头，"绢丝"，她小声嘀咕，"水仙花……我亲眼看见她从花瓶中取出来的，绢丝。"

"是的，是的，它们是绢丝做的。"乔蒂安快速地说，"把花给她，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这笑话连篇的婚礼了。"

"但是……但是……但是，爵爷，它们现在不是绢丝做的了，不再是了，它们不是了！"

它们是……它们是……真的！"

弗劳利太太的膝盖软了下来，她的腿就要扭弯地落到地上，乔蒂安立刻反应了过来，将这位胖妇人接进他的臂中，他的手臂支撑着女管家的重量，将她放到边上的沙发上，慢慢地将她躺平。

"这位昏厥的妇人是证婚人之一。"牧师提醒乔蒂安，"我已经将她的名字写在婚礼的公文中了。"

"这儿还有许多其他的证婚人，你可以将他们的名字代替弗劳利太太写上公文之中。"乔蒂安说，他的目光投向厄尔姆斯特德和另外三位仍然站在屋子背面的仆人。

上帝，他现在就能读到报纸的头条会这样写：

乔蒂安·特里尼特·安伯维尔，桦诗庄园的第十二位公爵，与斯波兰达结婚。新娘身着一件真丝衬衫，口袋里装着一只黄蜂。婚礼的证婚人是庄园的男管家、三名男仆人和一只公鸡。

"我还在这儿呢，我可以当证婚人，"埃米尔说，他能读出乔蒂安飘忽的思绪，"我们可以使你结婚了吧，可以了吗？"

"你宣布我们可以结为夫妻就可以了。"乔蒂安对牧师说。

"但是，爵爷，我得遵守这仪式的——"

"斯波兰达，你愿意我做你的丈夫吗？"乔蒂安命令式地头号。

"什么？噢，是的，主爷！我愿意你做我的丈夫！"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她张大了嘴，"你生病了吗？如果你病了，你得告诉我，我可以马上医治——"

"不，我没有生病！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我生病了你是否仍然还做我的妻子！"

"但是，为什么你生病了我不会做你的妻子呢，主爷？那时，你会比平时更需要我，是不是？"她的回答融化了他脸上的一个皱眉的表情。

"我愿意你做我的丈夫。"斯波兰达继续柔软地回答，刀子的微笑漾入乔蒂安那好看的银色眼睛之中。"我渴望你成为我的，我会尽力馈赠你欢笑和快乐，在我与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将在你的房间里放满鲜花，主爷，你所渴望的蓝色、红色或者绿色，都会变成蓝色、红色或绿色。你的祈愿……只要你告诉我你的祈愿是什么，我都将答应它们。"

作为回报，我只是要求一个你的孩子，你将给我一个孩子吗，主爷？"她的请求抵达了他的内心深处，并且紧紧抓住了他的心。他将供给她精致的服装、宝石和惊人的环球旅行，但是她拒绝了所有这一切，让他去猜想到底她想要什么。现在，她对他提出了请求。

一个孩子。她想要他的孩子。

"乔蒂安，"埃米尔推了他一下，"说‘我愿意’和‘我将去做’。"

"我愿意并且我将去做。"乔蒂安及时地反应了过来。

"什么时候？"斯波兰达问。

"什么时候？"乔蒂安重复了一遍，"什么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你将给我一个孩子？"

"我....."他朝下倚向她，对着她的耳朵耳语道，"斯波兰达，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噢？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讨论？"

"今天夜里，"他耳语道。

"爵爷？"牧师提醒他，"现在该是你说誓约了。"

"你愿意我做你的妻子吗，主爷？"斯波兰达问。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埃米尔加上一句，他完全沉浸在这乱糟糟的婚礼之中。"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无论是讨厌的日子还是平和的日子，与猪、驴子、公鸡和黄蜂，永永远远在一起，阿门？"

乔蒂安点头表示同意。

"宣布结婚吧，"埃米尔对施鲁斯伯里牧师说，"快点！"

牧师摇了摇头，"婚姻是庄严神圣的行为，泰特先生，神圣的结合不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必须是爱情。两个人的生活结合成一个整体了！"他宣布道，将双手在空中高高地举起，"爵爷和斯波兰达小姐必须发誓说永远互相忠诚，只有这样，我才能宣布他们两人结为夫妻。"施鲁斯伯里牧师出人意料的打断，使得乔蒂安的目光集中在斯波兰达的身上。

这婚礼已经很像一场滑稽戏了，他不能使它这样下去，他得许诺永远爱斯波兰达。

他并没有想过要爱她。

还有，她所要求他给予她的孩子.....是的，她应该要他的孩子！她的作为公爵夫人的职责就是要为他生下继承人嘛！想一想吧，她所要求的要一个孩子的请求，他以后对这个请求的所有感情，是她强迫他给予的！这该死的姑娘怎么让他感受到如此愚蠢的情感。

他再不能让她这么做了。

"牧师，"他热情地耳语道，移近这位传道人，使得旁人听不见他所说的话。"我是不是告诉你了，这个婚礼与爱情无关，你的饶舌是我今天晚上站在你面前的原因之一，如果你否决我们之间的事，上帝会置你于死地的。现在，我建议你可以毫不拖延地为婚礼做最后的宣布了，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赶快去找另一个教堂工作吧，桦诗庄园教区会有一名新的——更称职的——牧师。"

施鲁斯伯里牧师手中的祈祷书掉到了地上，"你不能——"

"我保证我能够这么做。"

公爵眼中闪耀着的坚定使牧师知道了乔蒂安的力量，他明白如果爵爷想要换掉他，他会迅速地、有效地、毫不迟疑地完成这件事，"佩戴戒指，"他咕咕啾啾。

乔蒂安将手滑进了口袋，取出了戒指。

"紫水晶，"埃米尔说，非常羡慕这个美丽的戒指，"正好是斯波兰达眼睛的颜色，你想得多周到呀，大小子。"

乔蒂安看着戒指，然后又注视着斯波兰达的眼睛。埃米尔是对的，斯波兰达的眼睛与闪烁的紫水晶是一样的，都是一片紫罗兰色。

他在选定戒指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斯波兰达的眼睛？

他的这个心理上的提问又一次要使他发疯，很快，他将戒指推上斯波兰达的手指，然后看着牧师。

"现在我宣布你们俩结为夫妻！"施鲁斯伯里牧师的声音隆隆作响。

"祝贺你们！"埃米尔大叫起来，他迅速地在乔蒂安的背上拍了一下，然后转向斯波兰达，握着她的手，他亲吻他们俩。"你幸福得满面发光，斯波兰达。"

"是的，我确是满面发光，埃米尔，因为我不记得我有这么高兴过。"

"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他对她说，"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我能为你做什么……只要你需要，你只管告诉我。我将很高兴去做——"

"我肯定你会的。"乔蒂安怒气冲冲，将斯波兰达的手从埃米尔的紧握中移开。

埃米尔笑了，"才结婚了一分钟，就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妒嫉的绝对占有的丈夫的样子了，嘿，乔蒂安！"

埃米尔的观察激怒了乔蒂安，他甩开斯波兰达的手，转身走向门边。

"爵爷，"牧师说，"你还没有亲吻你的公爵夫人呢。"

"对了，"埃米尔大声说，仍然笑嘻嘻的，"亲吻她，乔蒂安。"

注意到屋子里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乔蒂安面朝着斯波兰达。

斯波兰达开朗地笑着，她仰起脸，嘴唇微微分开，准备着让乔蒂安来吻她。

乔蒂安弯下身，只是碰了一下她的前额。

好了，他想，她拥有了他的吻、他的戒指以及他的姓氏。

他都做了。

他转过身走出了屋子。

"你找到他了吗，泰特先生？"弗劳利太太问埃米尔，这时埃米尔刚刚回到府邸。

埃米尔站在进门的过道里，脱下外衣，递给厄尔姆斯特德，"没有，外面太黑了，看不清楚，赫伯金斯说他牵走了马纳斯，骑着马很快就消失在视野之外。"

弗劳利太太直视着埃米尔的眼睛，她觉得她可以和他说说她的想法而不用害怕报复。

确实，埃米尔鼓励桦诗庄园的仆人们对他坦白心怀并且诚实。"已经有三个小时了，爵爷甚至都没有和他的新娘一起切蛋糕，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蛋糕呀，泰特先生。你只要稍微留神一下卡尼太太做成的这个精巧的艺术品，你就会认为安伯维尔先生至少应该吃上一口以表示他的欣赏。还有，斯波兰达小姐——我是说我们尊贵的夫人怎么办？那可心的宝贝，她现在已经上楼回她的房间了，孤独一人，而这是她的新婚之夜！噢，可怜的小东西。"

"她看上去很悲伤，是不是？"厄尔姆斯特德问，朝上望着宽大的楼梯，"爵爷大步走出图书室的时候，她眼中那漂亮的闪光消失了，爵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是个无赖，该死的他，埃米尔无声地回答。"我会去和斯波兰达说说话的，不管怎么样，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也许能解释……"他停住了。

该怎样真实地解释乔蒂安·安伯维尔呢？他这人就像一个错综复杂的谜，他不管别人怎样努力想适应他，他总是不与人相适应。这下，为了斯波兰达的缘故他得努力去解释，“我会去与她说说话的。”他又说了一遍。

“我会让泰西送去一些水果和奶油的。”弗劳利太太说。

埃米尔点点头，走过去准备上楼梯，“噢，弗劳利太太，你能解释斯波兰达的那束绢丝花的谜吗？”

弗劳利太太咬着下嘴唇，咬了一会儿，“泰特先生，我能得出的唯一解释就是有人将绢丝水仙花换成了真的水仙花，但再一想，水仙花并不开在十一月份，不过——好了，也许是哪位园丁在暖房或者是绿屋子里培育了这束水仙花，只能这么解释了，你不同意吗？至少，绢丝花总不会被魔力驱动自己变成真花的吧。”

“不，不会的。”埃米尔很同意，然后开始上这弯曲的楼梯。

第九章

“埃米尔？”斯波兰达低声唤。

埃米尔用手背擦擦眼睛，判断着眼前所见。他太累了。因在可恶的乡间四处寻找乔蒂安而筋疲力尽。

他再次睁开眼睛时，他所看到的环绕斯波兰达的银色光线已经消逝。“埃米尔？”斯波兰达再次唤他。

“对不起。我想我看见……没留意。我愿意跟你说话，但如果跟我在客厅里比在你房间里你感到更舒适的话，我们可以下楼去。”

她把头向肩上一歪。“你委像爵爷。他同样不认为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在卧室里是合乎礼节的。但他没告诉我究竟为什么，所以我仍然不敢肯定。我做那么大努力去理解他，但我没能。请关上门，埃米尔，因为爵爷的猫正在潜行。早些时候我看见它了，在楼外一处阴影里躺着等候。如果爵爷拥有一只蛇或一只母鸡，而不是一只猫，生活在这里会容易得多。你能告诉我，我做了什么使爵爷突然离开家吗？”

埃米尔转动脑筋，一边打开了门。“斯波兰达，”他温文尔雅地说，“在发现你三天之后娶你不是乔蒂安的意图。”

她点头。“他别无选择。”

“那么你懂了。”

“我懂。他被我迷住了，埃米尔。娶我是他惟一能做的事。”

埃米尔只能付之一笑。斯波兰达是对的。乔蒂安被她迷住了。但是埃米尔知道他表兄宁愿手持牙签与狮子搏斗，也不愿着魔于女人。

“埃米尔，你记得施鲁斯伯里牧师在我婚礼上讲的所有那些事吗？”

“施鲁斯伯里牧师说了大量的内容，斯波兰达，这男人有一张大嘴，而且几乎不闲着。

除了拨弄是非……你应当听听他的教堂布道。这男人爱听他自己讲，如果他的胃不咕咕乱叫，最终不把他轰出去，那么他可能整天地长篇大论。我几乎不能容忍他，乔蒂安也不能。”

此刻，斯波兰达开始沉思。牧师如此烦扰乔蒂安，是吗？牧师这么爱他自己的声音，是不是？她偷偷地笑一笑。

"你准备问我关于施鲁斯伯里牧师的什么事？"埃米尔问。

"他要乔蒂安发的那些誓约，关于爱的那些，那些誓约意味着在我与乔蒂安的婚姻中存在爱情吗？"

"呃……"埃米尔向屋里走深些，坐在衣柜旁的黄天鹅绒椅子上。"我不是回答你问题的人，斯波兰达。"

她决定问乔蒂安。如果，事实上，爱是他们婚姻的一部分，或许她能开始理解这种神秘的情感。

"你对乔蒂安很生气吗？"埃米尔询问。

她爬上床，在床垫上舒展身体，光光的脚趾搁在柔软的黄色缎子床罩上。"我从未生他的气，气愤对于我不像对他来得那么容易。我承认我是悲伤的。"

"我明白，"埃米尔说，实际上他一点也不"明白"。

"你不再悲伤了？"

"他娶了我我很幸福。而且很快地他会给我一个孩子。"

如果他继续晚上呆在外边那就不会了，"他不会，"埃米尔轻轻回复。

"他现在真的是我的了。"斯波兰加了一句。"我只希望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他。"

埃米尔在椅子上伸出身子，把肘搁在膝盖上。"我来跟你说说他，斯波兰达。他不是个容易理解的男人。当他是小男孩——"

"他是孤独的。他发了很多祈愿，但后来停止了。他哭泣，而且他渴望。忧伤是他的同伴。他仍然是——。"

埃米尔吃惊了。"他告诉你那些事情了？"

"不。他很少说起自己。"

"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关于他的事儿？"

她转向自己一边，"我在观察他。只须观察便能明白。"

埃米尔仍很吃惊。斯波兰达在三天里对乔蒂安的了解比其他女人十年了解的还要多。

"他不允许我让他幸福，埃米尔。"斯波兰达说。"而且当我问他一些有助于我了解他的问题时，他开始生气。他对你发过火吗？"

埃米尔笑了。"大概一年三百六十四天天天发火。"

"他发火时你干什么？"

"有时我立即冲他发火。"

"但是我不能对他发起火来。"

"这是为什么？"

她舔舔下嘴唇。"有些人说我缺少进攻性，这是个短处。"她说，想着她的父亲。"我也很多次意识到这个事实，我太听话了，但是我……我怕我只是不知道真的发火的方法。"

"你应当学会。"

斯波兰达想或许她将从埃米尔那里学习进攻性和生气的功课。在这世上确实没有更好的教师了。

"你就在乔蒂安身上练习好了。"埃米尔建议，然后笑了。"你没必要怕他，我向你保证，他叫得比较得凶。"

斯波兰达皱起眉头。她以前看见过动物咬，但没看过人咬。她也从未听说过人咬。

"当然，你并不是总是要还之以愤怒。"埃米尔继续道。"有时他需要你的陪伴，或者一个微笑，有时一个拥抱，让你自己的情感告诉你如何反应。"

斯波兰达知道貌岸然她肤浅的精灵情感将无助于她面对乔蒂安。

"当然，你最好得拿出你自己的想法来，"埃米尔说。"你并不总得那么关心乔蒂安，以至忽视你自己的幸福。如果他没按他应该的样子去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告诉他。如果是你需要笑容、陪伴、或拥抱，通知他。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男人他们不能够稍微关心一下他们妻子的满足，在我看来他们是傻瓜。尽管我没结婚，但我相信当一个男人拿出时间来弄明白他妻子的需要和愿望的时候，他会因此而更加幸福。"

斯波兰达小心谨慎地消化这些信息。如果她告诉乔蒂安她要他做的究竟是什么，他会为此更加幸福。

而她那么想要他幸福。"很好，埃米尔，我下次看见他会告诉他我对他的希望是什么。"

"你就那么做。别让他唬住你，斯波兰达。我懂得你对他发火是困难的，但站起来面对某人并不需要真的动怒。你所需要的全部，只是一点勇敢。"当他想着乔蒂安被他精致的小大人指教如何去做，埃米尔几乎笑出声来。"而且向他谈谈你自己，你想要更好地了解他是好的，对的，但是也得让他更好地知道你。"

斯波兰达明白了，那么她决定告诉乔蒂安她的精灵身份是对的。"等我下回见他，我会告诉他关于我自己。"

埃米尔开始点头，尔后又摇头。"嗯，今晚是你新婚之夜，不是过多谈话的时候。"

"那么乔蒂安和我做什么？"

"什么？"天哪，埃米尔想。乔蒂安说斯波兰达对做爱一无所知时没有夸张！

埃米尔不知道是嫉妒自己表兄，还是为他感到遗憾。"乔蒂安会知道今晚干什么的，"他笨拙地回答。"而且明天会很快到来，你可以开始告诉你他的情况。"

"很好，但是既然他不在这儿，你能多告诉我一点他的情况吗？"斯波兰达问。

"你已经熟识了他的阴暗面。"埃米尔起身走到窗下。在那里他看到麻雀在月光下的平台上嬉戏。"但是对他来说也有另一面。乔蒂安可能看起来冰冷而且不关心人，但是....."

"他既不冰冷也不是不关心人。"

"对，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可能依旧住在附近麦伦克劳富特小村的一处破房子里，勉强过日子，就像我的父亲。"

"呃？主爷为你干了什么？"

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过多考虑，埃米尔就穿过房间与斯波兰达一起坐在床上。"我头一次见到他时，我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佃农的没受过教育的儿子，对英国上层豪华的生活方式不了解。我看见过他们豪华的马车驶去，但除此之外对他们一无所知。一个命运攸关的日子，我碰巧听见我母亲说起一件事，"

她是桦诗庄园公爵夫人的大堂姊。伊莎贝尔是公爵夫人的名字，但她并不是从来就是公爵夫人。"

"她过去是什么？"

"一个农民。她出生和生长在麦伦克劳富特一处破烂房舍里，很像我长大的那一处。"

她叫伊莎贝尔·布罗克特。"

"布罗克特？"但是乔蒂安的家庭里谁是特里尼特？斯波兰达问，用手磨擦黄缎子床罩。埃米尔奇怪斯波兰达怎么知道特里尼特这个名字，尔后他理解她一定是在结婚证书上读到了它的。"乔蒂安中间的名字是他曾外父的姓。弗吉尔·特里尼特。弗吉尔的夫人是帕吉。他们的女儿是埃比·特里尼特，伊莎贝尔的母亲。"

渴望知道更多，斯波兰达坐下并向埃米尔靠了靠。"伊莎贝尔怎样见到乔蒂安父亲的？"

埃米尔摇摇头。"我不清楚。"

"或许他正在骑马，而她正出来遛达。他们在一个明媚的日子相会在路上。鸟儿全都围绕他们歌唱，而且也许还有一头幼鹿从树林里往外观望。"

埃米尔粲然一笑。"或许，我所知道的是当巴林顿头一回看见她，就立即对她一见钟情。至少我听我妈是这么说的。伊莎贝尔真的是位美丽的女人。她和巴林顿不久就结了婚，而伊莎贝尔离开麦伦克劳富特住在了这里，桦诗庄园府邸。"

他倚向床头。"从我能搜集的片言只语来看，伊莎贝尔一直是个变幻不定、追逐私利的人，她从未使自己屈从于贫穷的社会地位。她渴望离开麦伦克劳馥特，出去看这个世界，而且沉浸于奇异的冒险之中。我同样不能肯定她曾爱过巴林顿。但是她一定极为喜爱他的财富和他宠爱她的方式。作为这块国土上最富有的贵族，他能满足她每一个愿望。"

她是个更有爱心的人，她能不费力气地说服他去帮助她贫困的家庭，帮助在麦伦克劳馥特的家人。但是她一旦变成他的公爵夫人。就切断了与她的亲友的联系。"

"她是个冷淡的女人。"

"缺乏热情。在她婚后不久，她父亲死了，而她母亲一个月后也故去。伊莎贝尔没有出席他们的葬礼。她在伦敦太忙了，忙着花巴林顿的钱。"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故事。泰西随后进来，举着一托盘新鲜水果，热面包，和一罐奶油。

斯波兰达接过托盘，放到床上，把手伸向女仆的手。

泰西缩回去。她还在纳闷：斯波兰达三天前是怎样从这间屋子中逃出去的，也不能甘心接受这样的事实：斯波兰达喝下了一瓶护肤液。

公爵夫人不像公爵夫人，在泰西看来，斯波兰达有点儿古怪。"希望你喜欢它，公爵夫人。"她强迫自己说道。

"我肯定我会喜欢的。"斯波兰达答道，意识到女仆的惶恐。"你带来这些食物多好哇，泰西。"她迅速向女仆伸出手，这回成功了。

公爵夫人一触之间，泰西感到一股古怪的热流自她的指尖通向她全身。一种镇定的感觉来了，一种平静的满足，而且她粲然而笑，嘴咧得耳朵都动了。"这是我的荣幸，公爵夫人。"微笑着，她行了个小屈膝礼，离开房间，在面前轻轻关上了门。

"她脸上的瑕疵使她困窘，"斯波兰达告诉埃米尔。

"我知道，我看见过她试图用手盖住它们。可惜没有办法弄掉它们。"

斯波兰达笑了。"你饿了吗？埃米尔？"她把托盘递过去。

这一会儿，他们大肆享用这多汁的水果和温热的面包。"请接着讲你的故事，好吗？"斯波兰达要求道。

"当然。我讲到哪儿了？"埃米尔想了想。"噢，对了。呃，巴林顿娶了伊莎贝尔一年或一年多，乔蒂安出生了。伊莎贝尔能够呆在家里直到他生出来，这让我惊奇。她和巴林顿平时几乎不在家。他们在全世界旅行，直到乔蒂安十一岁。当时伊莎贝尔去世。乔蒂安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跟他的家庭女教师、辅导教师和仆人一起度过的。直到我发现了他。"

"而你是他的第一位朋友。这是一种顶顶温柔的关怀。"

埃米尔神情恍惚地笑了笑，回想他头一次见到他表兄的那个日子。"当我开始了解到我与桦诗庄园公爵夫人是亲戚时，我得知她有个儿子。我不知道他多大了，但我不能等到见到这位贵族表兄的那一天，我真的没希望面对面见到他，但我想或许我能瞥上他一眼。这样，我偷偷踏上安伯维尔的领地，而幸运女神与我一道——"

"一种了不起的生命。"斯波兰达说。

"请你再说一遍？"

"幸运女神。她顶顶了不起。为什么，想一想，没有她散布的美好未来，这世界会多么抑郁！"

"呃……对，对非常正确。"埃米尔应和道，笑出声来。上帝，她是位多么令人着迷的女人！与之相伴欢乐无限。

"你继续说下去，埃米尔！"

"什么？"

斯波兰达撕下一片软面包。"你偷偷踏上安伯维尔领地，而幸运女神与你一道。"

"对，踏上桦诗庄园领地不到十分钟，我发现一位衣着讲究的小男孩沿着茂密的森林边缘走来。"

"乔蒂安，"斯波兰达低语。

"孤独的乔蒂安。"

"可怜孤独的乔蒂安。"

"孤独，是的，可怜，又不可怜。他一套衣服比我母亲一年的食物花销还昂贵。我鼓足勇气，直接向他走去，而且告诉他我和他为何是亲戚的整个故事。他只是像我那样为自己有个表兄弟而感到惊奇。那时他九岁我八岁。那之后，我们经常见面。我努力教他儿童游戏，但他从来没能很好地掌握。我认为他还是想努力学会的。我们玩了一会儿之后，他向我传授他跟他的私人学校校长学习的全部课堂内容。"

斯波兰达点点头，回忆着看见他们两个嬉闹着跑过草场一起读书的情景。

"公爵和公爵夫人从不知道乔蒂安和我见面的事儿。"埃米尔继续说，望着斯波兰达吸进一杯浓浓的奶油。"但我向我自己父母交待了。而且当他们得知乔蒂安是多么孤独时，他们鼓励我继续去看他。我母亲曾为他织了一双长袜，乔蒂安穿着它们，直到袜子掉了线。我记得，对他偏爱这手工的袜子，不要他已有的质地极佳的衣物，我认为这是多么古怪。现在我长大了，"

我明白他更喜欢我母亲的袜子，是因为那是她花时间特地为他织的。"

斯波兰达试图领会埃米尔所说的。"主爷喜欢特意为他做的东西。"

"嗯，那意味着很多东西，你不这么认为吗？"

斯波兰达不知道该认为什么，立即意识到喜欢特意制造的东西是她所不能感受的一种人的情感。"告诉我更多，埃米尔。"

她对乔蒂安的兴趣令埃米尔非常愉悦。"只要他不被抓住，乔蒂安就会从桦诗庄园厨房运出食物，带给我拿回家里。他给我很多他的衣服和鞋子，还有一回，他给我一个纯金烛台，那是他就在厄尔姆斯特德鼻子底下偷走的。我父亲在泰尔福特卖了这个烛台，得来的钱保障了我们全家好几个月的饱暖 and 生计。"

斯波兰达粲然一笑。她记起了这个明媚的夏日，乔蒂安携带烛台去领地中某处花园附近的小房子。就是那一天，她把蛇从乔蒂安的小径上轰走。如果她没有迫使它们离开，它会正好走上他们身上。

"如我所说，伊莎贝尔在乔蒂安十一岁时去世了，"埃米尔轻柔地继续。"乔蒂安哭泣得无法自持，但是你知道吗？我不相信他哭是因为他母亲走了的缘故，他哭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日日夜夜中，她没时间与他在一起。听我讲述有关我自己可爱母亲的故事，他从不感到疲倦，而且当我嫉妒他的财富和很高的社会地位的时候，他总是会贪求我与我父母的亲爱友好。他——"

"为什么你不带他去你家里，那样他就能享有你母亲和父亲？"

"我曾经请他来麦伦克劳富特见他们，但他从未去过。他不去可能是对的。有人会认出他来，然后话传到伊莎贝尔那里，她会尽最大的可能想法让他不再见我。"

"她多么冷若冰霜。"

"一位十足的冰女士，"埃米尔赞同。"她死了，乔蒂安百般努力，想与他父亲建立亲切的关系，没有用。伊莎贝尔死后，巴林顿坠入一个悲伤的世界。他遗忘了自己的儿子和领地，由于极端的挥霍，他的领地开始落入破败，事实上巴林顿没能在府邸充分地呆一呆，去看看他的产权地。乔蒂安十七岁时，悲哀最终置这男人于死地。葬礼毁灭了乔蒂安最后的希望，他再也无法与父亲有亲情之爱。"

"一种亲情之爱，"斯波兰达低声道，渴望理解这种子事情。埃米尔把手指插入奶油罐内。"乔蒂安在葬礼后迅速离开了桦诗庄园。用安伯维尔家族剩下的财产，他踏入在剑桥、巴黎、斯特拉斯堡和塞维利亚的大学。他一度在雅典呆过，在奥罗大学研究哲学。"

我在五年里没再见到他，而当他回来已经不同了。他——"

"五年，"斯波兰达重复，回忆着她看不到他的年头。"外出学习。他必定学了顶顶多的东西。"

"对，但他回来变得厉害而且决断。当他动手恢复他所继承的被损害的财产时，他处事心狠无情，特别是对珀西瓦尔·布拉克特，这男人你昨天见过。"

"那人在头发里建了个大仓库。他老是抚摸头发，就好像每碰一下他就有极大的快乐。"

"他是条鳐鱼动以为是头鲸鱼。"对埃米尔关于傲慢自大的描述，斯波兰达报之以笑声。

"珀西瓦尔，很像他之前他的父亲，对安伯维尔这名字深藏愤恨，"埃

米尔解释道，微笑地看着斯波兰达深饮一杯奶油。"一种来自贪婪和嫉妒的愤恨。布拉克特一直是英国第二富有的家族，紧随安伯维尔之后，但是他们一直渴望成为第一。除了王室之外，当然。一度——当巴林顿在伊莎贝尔身上挥霍他的财产和乔蒂安出国留学时——布拉克特成了这块土地上的首富。事实上，他们努力获得了很多安伯维尔的产权地。而当乔蒂安回到他的公爵领地上时，珀西瓦尔花了点时间弄清楚，乔蒂安已经明白这一事实：布拉克特参与了毁坏安伯维尔领地的行动。"一道深深的皱纹刻上斯波兰达前额，她皱起了鼻子。"珀西瓦尔应受到惩罚。"

埃米尔一阵轻笑。"在长达十年时间里，乔蒂安一直在惩罚那个自我崇拜的花花公子。"

每次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机会一出现，乔蒂安就对珀西瓦尔来一次打击，结果事实使乔蒂安成为珀西瓦尔一个而且唯一的敌人。"

"自我崇拜的花花公子是什么？"

埃米尔把胳膊往胸前一交叉。"这条鳝鱼以为自己是条鲸鱼。就珀西瓦尔而言，他已经够忙碌了。但是他感到被乔蒂安唬住了。"

取上一串丰硕的红葡萄，埃米尔回到他的故事。"如我所说，差不多他出国留学一回来，乔蒂安就开始重建家族财产并赢回对家族姓氏的社会尊敬。你丈夫在投资上有第六感觉，斯波兰达，在仅一年时间内，他不仅把安伯维尔领地带回原初的财政地位，还使家族财产增了好几倍。我是看着他干的。我父母要他出国期间双双辞世，他把我迁到桦诗庄园跟他呆了一段时间。"

埃米尔暂停了一下，他深刻的记忆深深打动了他自己。"此次之后他被认为是位高尚的人，他不久为我在社会上努力取得了一席之地。我，一个普通的农民……乔蒂安带我去伦敦，去每一个贵族云集的聚会。这些时髦人物可能想拒绝我，但是他们不敢冒犯乔蒂安。头一回对我来说是困难的，因为我意识到大多数贵族没表现出对我的高度重视。"

但是，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他带着微笑说道："我很英俊和有男子风度。我的外貌和有魅力的个性很快盖过了每个人，从此我被欢迎进入社会的中心部位。"

斯波兰达报之以微笑。"他对你非常好。"

埃米尔肃然。"好这个词不能描述他怎样对待我。"

听见埃米尔的声音颤抖了，斯波兰达专注地看着他的双眼。"他对你的好意……为什么使你悲哀？"

他好奇地看着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如此古怪的问题。"你不曾被什么人对你的好意所深深触动吗？如此感动以至你……这不是悲哀。这是……这是深深的谢意，而且感动。"

而且是超乎温柔之上的情感。它看上去撞在你心上。"

斯波兰达努力去理解。"你的心被撞时受伤吗？"

他不能相信她对他正在试图描述的情感完全不熟悉。"那只是一个比喻。心不是真地被撞，它只是这么感觉。"

斯波兰达依旧乱糟糟的。"那么爱也是这种感觉吗？"

他愈发难以置信了。"你在说你不知道爱是什么？"

"我——"当门被打开而且撞到墙上时，她安静下来。

乔蒂安把门框塞得满满的。

"主爷！"斯波兰达叫道，她的笑容舒展到耳根。

乔蒂安冷冷的目光冰冻在他表兄脸上。"埃米尔，活见鬼，你在床上跟我妻子干什么？"

没有意识到或记起来他已经和斯波兰达一起在床上，埃米尔没有回座。他看看斯波兰达，尔后看看床垫和床罩，最后看看乔蒂安。"我——她——你走了，所以我——"

"所以你想占据我在她床上的位置？"

"什么？乔蒂安，行行好吧——"

"我不记得我同意你今晚呆在这里。"

"如果我不是花了整个晚上想办法找到你，我会在我自己家里呆在自己床上，"埃米尔从床上站起来，冲斯波兰达点点头，向门口走去。"你心境不好，表兄，"他嘟囔，"别发泄在斯波兰达身上。"

乔蒂安不快的心境更加阴暗了。"我懂了你已经任命你自己为她的守护天使了，对吗？"

"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最好的描述。"

"我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睡在隔壁房间。在那里，你确实可以听见她的尖叫。"

晚安。"

最后看一眼斯波兰达，埃米尔离房而去。

乔蒂安关上了门。"你永远不要允许一个男人进入你的卧室。"

"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是指其他男人。作为你的丈夫，我有权随时高兴就进这里来。"

"很好。你陪伴我吗，主爷？"斯波兰达问，向水果盘做了个手势，还有面包和奶油。

她探身去够一些梨时，乔蒂安瞥见她的双乳，很短暂，但顶有诱惑力。

他在乡间极其危险的骑行没有平息他的愤怒，但这有助于他使自己屈服于命运。他知道对改变处境他一无所为，而且尽管他生气，但无力抗拒斯波兰达对于他的可恶的力量。

"我会的，的确，陪伴你，斯波兰达，但是不在晚餐上。"

她吃完了梨，又喝些奶油。"如果你不希望吃东西，那么你愿意跟我一起干什么呢？"他看见一滴奶油挂在她的左嘴角边，非常渴望去吻掉它。

"主爷？我问你你想要跟我干什么？"

"男人和女人在床上做的事，斯波兰达。"

她再次看到他眼中的光亮。那兴奋的闪光昨天她看见过，而且她知道他想要跟她在床上做的事会使他非常快乐。"是的，主爷，但是请记住我不知道男人和女人在床上做什么。"

解开衬衣，乔蒂安漫步走向斯波兰达。"你知道的时刻已经到来……"

第十章

看见乔蒂安脱衬衣，一种未曾经历的感触向斯波兰达袭来。多少年来她敬畏于他的力量，但当现在她看着他胸脯和胳膊的肌肉在动时，她感到一

种神秘的但是愉快的预感婉转如风通过她身体。

"我在渴望什么东西，"当他来到面前时，她喃喃而语。"什么东西……你胸脯和胳膊的力量使我想舔我的嘴唇，那感觉就像有时候我饿了将要吃到我顶顶喜欢的东西那样。"

对于她关于欲望的描述，乔蒂安几乎要笑出声来。"我认为那是你的感受的一种解释，但是我提醒你，等我们结束之前你的感受会加深。"

她在床垫上扭动身躯。"那是不可能的。"

"不，斯波兰达，是的。"

"我的感受没你来得深。"

他把她的表述当作害怕，知道自己会轻易解决问题。她已经在床上局促不安地扭动，的确，她真的在舔嘴唇。

但奶油滴依然留在她嘴角。

他把衬衣扔到她膝上。

他的动作加强了她想要什么的感觉。她把衬衣举到面前，它还是温暖的，带着他身体的热量和晚间空气的芳香，树林的、新鲜泥土的、月光和星光。

还有另一种气味。

一个男人的气味。一个强壮的男人。它是一种浓厚的气味，男性十足。

它是乔蒂安的气味。它向她呼喊，如同一种沙哑的、有催眠作用的声音，她对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的需要在她内部转动着、温暖着，直至她什么事也不想，只想满足这种饥饿。

"主爷，"她呻吟。

"乔蒂安，"他纠正她。

她轻轻一点头。"我感到的这种渴望……男人和女人在床上一起做的事情……这种感觉和床上行为是有所联系的，对不对？"

"你得出这个结论多么机敏。"

她在床垫上又坐立不安了。"现在我已准备好了，向我展示一下男人和女人在床上做的事吧。"

他脱下靴子和袜子，伸展身体躺在床上。

斯波兰达在他身旁躺下，把手放在他乳头下面的肌肉块上。"乔蒂安，"她喃喃道。

他喜欢他的名字从这漂亮的粉红色的双唇间说出的方式，喜欢她的柔声带来的空气共鸣。她鲜花般的气息更加围拢他了。他移近她，当他的脸差不多碰上她时，他从她嘴唇上舔去奶油滴，随便品尝她蜜一样的香甜。

"这非常有意思，躺在床上跟你在这里。"斯波兰达说。满意地叹息着。

他因对她的需要而开始悸动。他想要把自己燃烧在她里面，迅速地、猛烈地得到她。

他将慢慢来。不知为什么，他愿意找到自控的意志。

"哦，多么甜美，"斯波兰达在微笑之中说。

"你在干什么？"当她把臀部压向他的腿时，乔蒂安问。

"我在——"

"别那么干，"他命令，没心情再抗御他对她的欲望。他想要她，自从在草地上头一次向她瞩目，她现在不会被拒绝的。

"但是乔蒂安，我只是想要——"

"我知道你究竟想要什么，斯波兰达，在此之前我已告诉你它不来自我的大腿。"

"那么它来自哪里？"

"我正在努力向你展示。"

"你努力得不够快，乔蒂安。如果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它应当以最快的速度来做，而你正在将你的时间花在——"

"停止这些唠叨。我们准备要做的事与谈论没什么关系，每件事要靠无言的接触来做。"他开始解开她衬衣上的钮扣。

她挪开他的手并且抓紧它。"你告诉过我，一个男人看到不穿衣服的我不合适的。"

我承认，今天早晨你看见我一丝不挂，但那是因为你拿走了我的那片缎子。这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

"现在允许我看到你不穿衣服的我不合适的。我承认，今天早晨你看见我一丝不挂，但那是因为你拿走了我的那片缎子。这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

"现在允许我看到你不穿衣服是因为我是你的丈夫。放开我的手。"

她放开他的手，让他继续弄她的钮扣。"你喜欢看我一丝不挂，乔蒂安？"她问，听见她自己的呼吸当他的关节触及她的乳头时颤抖起来。

"你的接触把热量传给了我，就像你是火做的似的。"

"我喜欢听这个。"慢慢地，他把衬衣褪下她的肩膀。"把胳膊拿出来。"

"

"你喜欢我这么热？"

"对，现在把你胳膊从袖子里拿出来。"

"我建议我们打开房门，让夜风吹凉我们。"

"我想要你热，斯波兰达，而且没有什么深夜微风会吹凉你。现在，如果你不马上从那些袖子里拿出你的胳膊——"

他没能说完，她从袖子里抽出了胳膊。

尔后她一丝不挂地躺在他面前。"上帝，你真美。"乔蒂安呻吟道。

她看他盯着她躯体，就像今晚是他第一回看见。"你以前看见我没有穿衣服，乔蒂安，为什么和今晚不一样？"

他的手掠过她的腰际，停歇在她浑圆的臀顶。"今夜之前，我只能看你。今晚我将接触你。接触你的每个部位，直至你的意识中对男人和女人在床上一起做什么再无疑问。"

等我一结束，"他加了一句，轻吻一下她肩膀，"我将从头再来。"

"我的心跳得像一只蜂鸟的翅膀。"

一个微笑乐弯了他的嘴角，乔蒂安坐起来。

乔蒂安继续抚摸她，直到她平静下来，发出叹息。

他从床上起来。

因此，他没看见斯波兰达从床垫上完全升起来，在其上方漂浮着。等到他再次转向她，她已飘落在床上。

"乔蒂安，我从不知道这种快乐的存在。"

"存在，"他咕嚕。"那音乐，斯波兰达……"

"那音乐——"真该死，他准备立即找出那音乐的来源！他走向门，将它打开，步入灯光昏暗的大厅。"呆在床上。我一会儿回来。"

他消失在走廊里，斯波兰达穿上她的真丝衬衣，跟上他。

"我告诉你等在屋里，"当她抵达他身边，乔蒂安发火了。

"呆在屋里不是我的愿望，跟你一起是我的意愿。"

"你——"

旁边一扇门开了，打断了他。"我说，新婚之夜已经过去了？"埃米尔问，他从房间走向大厅，把他穿着的睡袍的腰带系上。"你们两个在外面干什么？"

"埃米尔，刚才你听到音乐了吗？"乔蒂安问。

"音乐？"埃米尔皱起眉头，笑了，尔后靠近他表兄。"没有，但我的确能理解为什么你会听见。"他在乔蒂安耳边嘀咕。他冲斯波兰达的方向投去赞赏的一瞥。"对你来说，新婚之夜一定取得了不起的成功，还听到了音乐，老男孩。"

乔蒂安冲他表弟皱起眉头。"我告诉你，我听到了音乐声。昨天早晨在客厅里听到同样不可思议的旋律。"

"你是工作得太辛苦了，乔蒂安，"埃米尔答道，拍了一下他表兄的后背。"你应当休假。至少，你应该放松几天，来点儿体育锻炼。"

斯波兰达抓住她丈夫的胳膊。"你喜欢哪类的体育运动，乔蒂安？"

他烦躁地叹道。"我不准备休假，我没时间运动。我要做的是弄明白这该死的音乐从何而来！"

"哦，你好，泰西，"斯波兰达说，突然，看见小女仆在大厅下不远处。"你在干什么？"

泰西胳膊上搁着一擦高高的毛巾走过来，迅速行了个屈膝礼。"对不起，安伯维尔先生和夫人，今天下午，因为婚礼，我没干完这一层的工作，我一小会儿就从这里走开。"

"你听见什么音乐了吗？"乔蒂安问她。

"音乐？没有，尊敬的主人。"

"他听见音乐声，"斯波兰达解释。"一种不可思议的旋律，现在他决心找出它的来源。"

睁大眼睛，泰西看看大厅上下，看看两面墙，尔后看看天花板。"没有发出音乐的地方，"她低语。"幽灵，"她扔下了那擦毛巾。

它们落在乔蒂安的光脚上。

"幽灵！"泰西哀号。"噢，爵爷，桦诗庄园一定被幽灵缠住了！"泪水涌下她有胎记的面颊，她继续哀号。

"没有幽灵这种东西。"乔蒂安不耐烦了。"你得迅速自己安定下来。"

斯波兰达又抓住乔蒂安的胳膊。"你顶顶错误，乔蒂安。确实有幽灵这种东西。我看到过很多。"

"噢！"泰西又哭号起来。她跪在了地上，依然捂着面颊。

"那里，那里去，泰西。"埃米尔试图使这受惊吓的女孩安静下来。"爵爷不会让幽灵在任何地方靠近你，是不是，乔蒂安？"

"没有幽灵！"乔蒂安咆哮起来。

"我将很乐于在整个家里寻找幽灵，"斯波兰达提议。"如果我找着了，我就会明白我能做什么迫使他们离开。但是真的，泰西，"她对哀号中的女孩说，"大多数幽灵相当慈善。也许桦诗庄园是精灵之家，极有可能他们是好心的一种，你不必害怕。"

乔蒂安眼珠一转。"哦，所有这些——"

"当然，桦诗庄园可能有妖怪。"斯波兰达冒冒失失地说。"妖怪真的有害，如果我发现了我将被迫协助摆脱他们，因为妖怪的确是存在中最不易改变的生物。你希望我去做吗，乔蒂安？找出顽固的妖怪？"

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整整一分钟。"这是我所经历的最滑稽的事——"

"或许你有布罗尼，"斯波兰达突然大声道，手指顶着面颊。"一个布罗尼是个有毛的小男人，大概二十五英寸高。他喜欢挑选房子，而且一旦他选中一个，将会照顾这家人家。"

"斯波兰达，"乔蒂安说，"请——"

"布罗尼在晚上出现，去完成人没完成的工作。每个人必须迫使自己做工这样的琐事，就是放一碗多奶油的牛奶给他，或者放一点面包和蜜。但是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以任何方式冒犯布罗尼，因为如果我们做了，他会惩罚我们，喊出我们的秘密让所有人听。他可以弄坏我们的衣服，在我们睡觉时掐人，他甚至能打我们。"

"打我们？"泰西叫喊。"噢！噢，主人你可要保护我们呀！"

"够了！"乔蒂安喊道。"斯波兰达，你多说一个字，我就会——"

"很好，"她依从。"只要告诉我你是想要我去寻找家里的幽灵、妖怪，还是布罗尼。"

你知道，我们会一眼认出布罗尼，因为有些没有手指或脚趾，另一些没有鼻子。我会找出桦诗庄园的布罗尼，乔蒂安，我至少能干这些，回报你刚给我的极度快乐——"

"不，"他在她将要向埃米尔和泰西描述他们的做爱之前打断了她。

"你自己的快乐是什么，乔蒂安？"斯波兰达问。"你不是说你首先会向我展示——"她看见乔蒂安的猫从大厅下的阴暗处爬出来，一下子停住了。"这猫，"她低声道。"乔蒂安，它饿了。"

"晚安，"乔蒂安向埃米尔和泰西道，从光脚上卸下毛巾。抓住斯波兰达的手，他领她退出大厅，留下他表史去应付歇斯底里的女仆和闲逛的暹罗猫。一回到斯波兰达的房间，乔蒂安就关上门转面面对他的新新娘。

"你不准备找出你听到的音乐的来源了吗？"他没说一个字，她已开始问。

"忘掉可恶的音乐。那一定是我的想象。你——"

"噢，你有很好的想象力吗？我多么迷恋有生命力的感受。音乐家、作家、诗人、编辑电影的、雕刻家、画家……全都是这个世界上珍贵而且必需的，你的观点不也是这样吗，乔蒂安？"

"我不准备讨论感觉的生命力，真该死！我要告诉你关于——关于……"

活见鬼！他准备告诉她关于什么？

她总使他忘记他想要说什么。

把手指插进头发，他试图记起她在大厅说了或做了什么，使他如此生气。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记起来了。

"看在上帝份上，你何必在别人面前说起那些事情，斯波兰达？你在埃米尔和泰西面前说了——"

"我不认为谈论幽灵、妖怪和布罗尼是如此可怕的事情，乔蒂安。"

"我是指我们在床上做的事！我们做的事是隐私，你明白么？"

她不明白。"我们做的……我们做什么错事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吗？"

再次注意到她对于性爱的无知，乔蒂安来了个深呼吸。"没有，"他安然地说，"我们没做任何错事。我们已经结婚了。但是谈论我们的卧室行为完全不合适的。"

点着头，她回到床上躺下，她的头枕在黄缎子面枕头上。"我开始明白了。这是个秘密。"

"对，这是个秘密。"

"这是个秘密，是因为埃米尔和泰西从未听说过我们在床上做的那种事？他们像我一样对于卧室的事情一无所知？如果是那样，乔蒂安，那么我们有义务去开导他们，因为我向你证明，我对于床上行动的无知是我总是让你失望的原因，直到你照亮了我的蒙昧。"

我们不应同样照亮我们的朋友吗？我们不——"

"不——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可以。如果你认为你现在知道了被称为做爱的所有事——那是床上行动的称呼——那么你可悲、可悲地错了。还有更多，斯波兰达。非常多，事实上，我差不多还没开始辅导你这种艺术。"

"这是一种艺术，做爱？"

"是的，我要你除了我不和任何人说起它！"

凝视着他，她回忆起埃米尔早些时候给他的劝告。"我不需要学会怎样面对你发怒，我只需要一些勇气。"

乔蒂安望着她从床上起来穿过房间，她的头发像一个发光的火束。她站在他当面，支着下巴，扬起黄褐色的睫毛。

"我有了足够勇气来告诉你，我不在乎你行为的方式，乔蒂安。我想要你快乐，如果你明白我的想法和需要，你会更快乐。今晚不是谈话的时候，所以我会克制不向你谈论我自己。当然，我应当抓住这个时机，要求你停止你过去待我的方式，就像我只是一头你能够踩在脚跟下的昆虫。此外，我要求你每天至少拥抱我五十次，吻我两次。我也要求你只要我愿意你就上床跟我进行做爱的艺术，直到你完全教会我关于它的每件事。我想起了你刚才对我所说的话，那些话好像是说做爱艺术中还有不少未向我展示的样子，如果那是真的，那我不想做爱了。现在，对我的请求你有什么可说的？"

他的目光笼罩着她，就像一个沉重的阴影吞噬了一束阳光。"我说什么了？"他搭上她的腰把她拉向自己。"我说，斯波兰达，"他说，他双唇离她很近，"你会喜欢我教你的关于做爱的很多东西，而且你肯定会要干这些事情。"

"这是不由你来说的，"她嘀咕，感受着早些时候他使她感受到的同样温暖的预感。"你不知道什么我喜欢和什么我不喜欢——"

"我会知道，斯波兰达。"

"但是——"

他的嘴饮去了她剩下的词汇，他的嘴以此刻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占有方式驻足于她的嘴上。他对她的需要点燃了他的血液，他以有节奏的方式将舌头插入她的双唇之间，深深地，毫不怜悯地，而且带着无声的命令——她应酬之以吻。

她奇怪的比喻把他带入一刻难以置信的安静。一会儿他感到受辱，尔后又有点儿开心。

他微笑，但是撑住不笑出声。他被迫娶了斯波兰达，他严厉地提醒自己。他依然愤怒。

但是欢笑继续穿透他的愤怒。

他得与他的新娘子做爱，看在上帝份上。现在不是笑的时候。

他无能为力。笑声震动他胸部，尔后进出他的双唇，使他肩膀晃动，床铺摇撼。

"你在笑，"斯波兰达说，"这是顶快活的声音，乔蒂安，你应当经常给这世界这种礼物。"他探过身子，在她面颊一旁，双手支撑自己的身体。这一刻，他什么也不干，只是凝望她的美丽。她双眼是两汪透明的紫罗兰色之潭，她双唇柔软地翘着，她的秀发美不胜收，奔泻于她四周如同巨大的红色光环。

房间里柔暖的壁炉之火把金色投射到她牛奶一样洁白的皮肤上，但他依然能够觉察出她闪闪发光。她身体周围的这种奇怪但是可爱的闪光就像一张闪光的帘帷。

"乔蒂安？"

又一次，他奇怪于她疏于对他的观察。"斯波兰达，"他喃喃道，"我真的相信你无知透顶，但是我如何理解此刻你彻底的镇定，你的行为就像你在生活中看见过数百名一丝不挂的男人。你能解释这个吗？精灵？"

她对此十分惊讶。人穿衣服，她再次想起来，而她对于一丝不挂的乔蒂安表示出的微不足道的反应对于他来说相当奇怪。

她转动脑筋，就像一团蒲公英旋转在风中。"我——你每个部位都给我快乐，乔蒂安。

你的胳膊和你的面庞一样多，你的面庞像你的双手和双腿、双脚一样多。我看到了整个的你。我被你的整体所愉悦，这不对吗？或者你要我在你身体上选择心爱的部位？我应当为了你的吻而选择你的嘴吗？或者我该偏爱你的手？因为他们的触摸给予我了不起的快乐，我还能够钟情于你的胳膊，因为围拢我时它们那么强壮。"

"要不，"她接着道，"我会尽力按照你的愿望偏爱你身体的某个方面，但是说实在的，我宁愿被你的所有方面所愉悦，因为我不是嫁给你的面孔，也不是嫁给你的胳膊、腿、胸脯或脚。我嫁的是你，乔蒂安，你这个男人，从头到脚的整个男人。"

他知道有些论据能够拿来说服她，但是他才不指出来那是什么呢。相反，她为对他的赤裸的无动于衷所说出的辩护词不达意，使他感觉在初次场合考问她是愚蠢的。

他仍然不得不评论上几句。"一株柔荑花，嗯？"他往下瞧瞧自个儿，决定把她的比喻当作一种赞美。多少年之前，他曾有空看看一株真实的柔荑花，但是如果记忆不骗他的话，它们没有这么小。

"乔蒂安，我认为你大概要辅导我做爱的艺术了，但是我想提醒你一件事，今天下午我在婚礼上向你要求的。"温情脉脉地她拉着他颈背一绺午夜般乌黑的头发，手指抚弄他雕塑似的面颊。"一个孩子，夫君。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你说我们会在今夜讨论我的请求。"

"我们要做的比讨论你的请求要多，夫人，"他哑着嗓子回答。"我们将设法实现它。"

他的回答使她兴奋至极，快活地尖叫起来。"我们现在就为实现它而奋

斗呢，还是先教会我做爱艺术？"

"同时。"

她不再问他。她父亲告诉过她乔蒂安知道干什么的，她断定她丈夫的确知道。"我已准备好怀你的孩子。"

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的那一刻，她感到并且看到一种迅速的变化来到乔蒂安身上。

她见到的他们手每块肌肉明显紧张、伸展了，他的下腭变硬，好像他牙关咬得紧紧的。

他呼吸变得困难而且不正常，一丝细汗从他前额上爬出来。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她把手搁在他的腹部上，大拇指摸着他的肚脐。"你跟我做爱了，是不是意味着你爱我？"

她温柔的话题击入他耳中，乔蒂安一点声音也没有。事实上，他敢发誓，他的脉搏已经停止了。

爱。

这种情感能把一个男孩子的心撕成碎片，能把一个强壮有力的男人变成一个痴笑的傻子。"活见鬼。"

这刺耳的声音像千百条荆棘，划过她的神经。她看着他双眼——这双眼像冷冻的匕首一样冰冷、残酷。自打她在草地上见到他，她看见了他的每一次发怒，但是她知道现在看到的不是一般的愤怒。

极怒。

真地被吓怕了，她看见她的光雾已经出现并环绕她，知道自己会在他面前消逝。

但是，就在她被围拢在闪光的阴霾中之前，她看见乔蒂安从床上跃起，穿上裤子。

他一言不发冲出了房间，把门关得轰轰响，两幅画从墙上落下来。

他娶的精灵公主的钻石之泪扑簌落地，消失在闪光的光霾里了。

第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斯波兰达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面对乔蒂安。天哪，她有那么多话要说给他听。她不光下决心弄清昨天晚上她提及爱时使他如此极为愤怒的缘由，不定心一意接受埃米尔的规劝。她将告诉乔蒂安关于她本人。

今天，这个早晨，她丈夫会得知他给予她的昵称竟是对她和她是什么的精当描述。

"我真的就是个精灵，乔蒂安。"她一边盛装起在婚礼上穿过的真丝衬衫，一边练习说道，"一个调皮的小仙子，一个恶作剧的小精灵，一个小鬼怪……我是个精灵，我的郎君，一个公主，霹雳卫郡的王室成员。"

她离开房间移身而上乔蒂安的卧室，她怀想着他昨晚睡在那儿的情景。他的房间在宅邸的三层，她飞上两层楼梯抵达那里。

迈上长长的走廊，她看见通他卧室的门开着。

但这是埃米尔，不是乔蒂安，站在里面。

"埃米尔，乔蒂安在哪里？"她问着走进房间。

他不敢看着刀，只是盯着天花板"走了。"

"下楼了？"

"不，从之所以房子走了，他离开了，斯波兰达。厄尔姆斯特德说他黄昏前出走了。"

"但是他去哪儿了？"终于，埃米尔看着她，不乐于在她脸上看到的沮丧表情。可恶的乔蒂安·安伯维尔，真该下地狱，他义愤填膺，这个男人怎能在婚礼后当天离开他的新嫁娘子？"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斯波兰达，但我肯定他不会走太久，他会回来的，你能看到。在你有功夫去思念他之前他会回来。"

"我已在思念他。"

看见她眼中一个可疑的闪烁，他移身搂住她，"别哭"，他柔声劝慰，轻拍其后背，"请别哭。"

些许钻石之泪洒落地板，她止住哭泣，"我愿意独自呆一会，埃米尔。这里，在乔蒂安的房间，这里都是他的东西。"

"当然。"他放开她，捏捏她鼻子。"今天早晨我准备回家，走之前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不用了，"她开言，又微笑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他感觉似乎又搂住了她。这确为他遇到的最惹人爱怜者。"你能为我做的，就是去得到幸福愉快。"

"我几乎总是快乐的，埃米尔。"

这是真的，埃米尔想。大多数时间，她真的快乐。愚不可及的乔蒂安，他放下这么个宝贝而去。"明天我会回来看你。"

"我希望不久就能见到你。"

等埃米尔走了，斯波兰达关上门。紧接着这房间就充盈亮闪闪的银光。

接下来的一幕，一个真人大小的哈莫妮现形。"这男人是谁，姐姐？"她在姐姐身后发问时正漂浮于离地板六英尺之上。"我在昨天你的婚礼上也看见他。噢，父亲叫我告诉你，他对你结婚很满意。你一怀上宝宝就让他知道，然后就能回到家乡霹雳卫郡。你怀上了么？"

"没呢。"

"准备什么时候？"

"我没拿准呢。"

"怎样方能怀上小孩？我问父亲，可他对我说去问母亲。母亲呢，像往常那样，出外执行她的一个任务。你离开后她在家一次，只呆了比一小时多一点儿就又飞走了。"

"她很勤勉于自己的使命。她一定是这样的。"

"怎样方能怀上小孩？"哈莫妮再次发问。

斯波兰达举起双手靠近自己肩膀以示一无所知。"我还不晓得。"她飘然离地，与妹妹在室中相逢。"我顶顶高兴见到你。"

哈莫妮飞过去依凭在壁炉台之上，飘然之间碰着了几串水晶装饰。这些饰件落在大理石做成的壁炉边缘，化作成千上万个碎片。

几乎同时，斯波兰达不动声色信手向这些碎息略施麻力，瞬息之间这些饰品完好如初。"好一个行善者，斯波兰达，"哈莫妮愤然出口。

"哈莫妮，你必须帮我。"

"不，我生你气。要多气有多气，因为你昨天婚礼上破坏了我的好戏。真的，斯波兰达，一只大黄蜂正叮——"

"你生我气了？"斯波兰达宽宏大量地微笑道，"噢，这恰恰是我所需要的那种帮助！"

"因为我生你气！斯波兰达，我认为你跟这些人呆得太久了。你正变得精神错乱。"

斯波兰达飘移近壁炉台，"我想听你教我怎样变得发怒。"

哈莫妮的笑声满屋子荡来荡去。"教一头公牛去弹竖琴比这不知容易多少！"

"你想试试吗？"

"不想。"

"但是——"

"在这里跟你呆在一起的那男的是谁？"

多么渴望从哈莫妮这里学到发怒这个本领啊，斯波兰达知道她妹妹不会对她问的所有问题置之不理。"他叫埃米尔·泰特，他是乔蒂安的表兄弟。"

"我的眼睛看他倒不觉得难受。"

"噢，他很英俊，是不是？他很可爱也很善良好心。"

"他很可爱也很善良好心，"哈莫妮鹦鹉学舌，模仿斯波兰达轻柔、和缓的声音。"多么令人作呕。"她双臂环抱肚子，低下腰来装作胃难受的模样。

"哈莫妮，我郑重其事向你求援，这你已经明白。但是——"

"哈！就在四天前，你让我把你从皮肤疹子之中解脱出来，你的祈祷正在变成一个习惯，斯波兰达。可能你已经忘记，我可不是家庭中的祝愿应允者，你已经赢得那个令人恶心的头衔。"

斯波兰达降落到地板上，在一张横置于房中的小凳上落座。"如果我要让乔蒂安愉快，我必须知道怎样对他发怒。他经常发火，埃米尔说我应当学习——"

"谁关心他幸不幸福？说句实在的，斯波兰达，你那可憎的好心好意有完没完？"斯波兰达小心地挑选字眼儿。"说到他的幸福，哈莫妮……我必须要求你停止为难他。你把他的头发打成一个小鬼式的结，是不是这样？再说你在昨天婚礼上叮他的时候，你把他弄疼了。有一天你把他的靴子丢在他脑袋上了，你——"

"我用靴子磕他的时候，我倒是想把他磕昏过去，但是这男的脑袋硬得好比那石墙。"

"可是为什么你非得这般困扰他？"哈莫妮自个儿坐在火焰之上，又给壁炉上方的墙烧出个黑洞。"因为我就喜欢这么做，姐姐。"她说话之际停止了熊熊燃烧。"我播种恐惧感和忧郁，你呢，挥撒善良、慷慨、快乐和所有这类愚不可及的念头。"

"你会帮助我学会如何去发怒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帮忙，我宁愿成为别人需要帮助的原因。"

斯波兰达相信自己没找到好办法，决定试试其它的手段。"好极了，妹

妹，我应当竭尽全力找另外的什么人教我盛怒的艺术。我不得已而为之，这真让我头疼呀，你看，我清清楚楚知道，在我们可爱的慈母地球之上没有谁能比得了你，对盛怒既深刻理解又能巧妙地予以展示。"

哈莫妮挥手把她长长的金发向下一弄。"我的确在这点上很了不起。"

"确实如此。"

"没有谁能比我更快地进入一阵怒气。"

"没有一个。"斯波兰达附和着，忍住微笑。"那是多么令人难以忘怀的一阵怒气呀，哈莫妮。为什么，如果我学会进入一阵怒气，即便只有你的一半好，那我也将会心满意足。"她从凳子上袅然升起，向门口滑翔而去。"我必须上路了，妹妹。找个什么角色，让他给我来个快速发怒，这可得花我一会儿功夫呢。"

"等一下。"哈莫妮叫道。"我想我能把我的把戏教你几着。不是全部，你可明白，只是几着。"

成功的快乐洞穿了斯波兰达，就像一颗明星照彻午夜的天空。"我们今天可以开始吗？现在？"

"越快越好。你那病态的甜美将一天一天变酸。现在，如果特里尼特对着你吼叫，他把岩石扔在你头上，你将会干什么？"

"我将躲开岩石然后告诉他别再往我这儿扔。"

哈莫妮转了转眼珠。"我不能相信你竟是这么个傻子。不，斯波兰达，你将接过这块石头，反过来向他扔，而且正打中他两眼之间。你会对他喊出一个可怕的名字，然后你把他变成一条粘液兮兮的蛞蝓。你会愉快、舒服地对他来上一脚，然后吓唬他要把他随便变成个什么。"

"但是——"

"你能把他变回人的模样，等他上完这一课。"

"好极了，哈莫妮，我怎么才能找到对这愤怒的需要，来上演这可怕的一幕？"

哈莫妮在天空中点出一个位置，从手指中放出一些魔力。片刻，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小火花。"想着火。特里尼特对你大喊大叫或干了差不多的蠢事，一个小火花在你内部点燃。他喊叫得越久越响亮，这火花变得更大更热，直到最后……"

斯波兰达观察这小火花在空气中变成一个旋转着、又红又热的火球。

"那就是怒火，斯波兰达，那就是你所感觉到的。就像火，接下去从你内部膨胀出来。

你发出火来，就像一团饥饿的火焰去吞噬一张干燥而易碎的树叶。"

斯波兰达看着火球在屋里团团转，碰上什么就烧成熊熊烈火。火焰烧灼着厚厚的地毯，焚烧着家具，舔舐幔帐，而且正吞噬乔蒂安的床。"天啊，哈莫妮，停住！"

得意扬扬从火焰之墙中穿过，哈莫妮瞪着她姐姐。"你的确知道怎么去破坏所有的娱乐，不是吗？斯波兰达。"她秀眉紧蹙，向上方挥挥手，一层厚厚的星和雨自天花板而落，扑灭了所有火焰，让所有毁坏的东西回返其原初一点毛病都没有的状态。

"火，"哈莫妮说道。"你必须想着火，因为愤怒能烧穿人如火焰的所为。"

"

"火，"斯波兰达小声道。

"现在试一试。"

"但是我没有办法可以去冲他发火。"

"你有我呀。"

"可是你没干什么让我发怒呀。"

"你是对的。好吧，我会想些招儿叫你随后发怒的。现在呢，咱们闲聊几句，好不好？的确，有些事情我已经想告诉你，有些事情让你知道才公平。"

"这是什么事，妹妹？"

哈莫妮微微一笑。"我准备把特里尼特从你那儿弄走，斯波兰达，我从没有自己所有的人，就如同我憎恶这种动物那样，我依然想要一个。我已经选中了特里尼特。我会允许他给你生个小孩等等这些吧，但他将是我的，不是你的。我准备把他保存在我房间一个瓶子里，拿蚊子喂他。"

斯波兰达最初的欲望，是屈服退缩到她的光雾中的内心和平之岛上去，但她倔强地与这诱惑作斗争，"我不会允许——"

"我岂能反过头来请求你的允许，姐姐？特里尼特是我的，这事一点也没错。"

尽管房间是寒冷的，斯波兰达开始感到暖和。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而且温暖以强烈的形态持续升高，直至她感到热。热极了。

就像她在火上。

"不，哈莫妮，"她说，听得见自己的声音就像要开锅。

"嘿，斯波兰达，"哈莫妮嘲笑道，"我的，我的，我的。特里尼特是我的。"

"不！"斯波兰达可着肺的承受程度吼叫。"如果我在任何地方抓到你接近他，哈莫妮，我会——我会——"

"你会怎样？"哈莫妮逼迫她。

"我将你装进一个铁盒子里。"

一提到铁这个词儿，哈莫妮被缩小到霹雳卫郡的尺寸。几分钟之后，她方自恐惧中回过神来。"这很不错，斯波兰达。但是你不会真的把我放进铁盒子里，是不是？"

未几，斯波兰达对自己可怕的威胁感到懊悔。"噢，哈莫妮，不！我永远也不会做那件事情！真的，你了解这一点，我永远不会伤害自己的妹妹！你确实了解这一点——"

"好的，好的，你不必过分表白自己了。但是你为什么拿铁来威胁我？"

斯波兰达用手使劲纹着自己头发，强忍泪水。"你必须原谅我。我着急了。心烦意乱至极。你说你准备把乔蒂安从我这儿拿走，而我——"

"我知道我说的话，但我并不是要这么做。你说你急坏了，我看来并非如此，斯波兰达。如果我不是了解这一点，我会说你发怒了。最起码，你极强烈地受了刺激，而这仅是你在发怒上的第一课，如此大受刺激是个好开端。稍稍多做些练习，你就能把这种刺激加热成为真正的盛怒。"

斯波兰达回味她所经历的亲热之感，那时她想的是妹妹计划偷走乔蒂安、把他放进一个小瓶、还喂他小虫子吃的事儿。"噢，哈莫妮，你这么快就教会了我。"

哈莫妮从她姐姐身边飞过，降落在姐姐肩膀之上。"我是个怒气的专家，"

大怒的天才，作对的领衔行家。发火的不折不扣的大师。"

斯波兰达将她妹妹从肩上拿走，放在自己手掌中。她用小指，抚摩托车哈莫妮小小的面颊。"你在教我发火，亲爱的小妹，而我因此应该教你好心和优雅。我会教导你善良的艺术，而且——"

"魔鬼拯救我，我认为我马上就要生病了。"

就在斯波兰达眼前，哈莫妮把自己变成一块岩石，从发光的窗户中飞掷出去。

"自打公爵星期二离开，她别的什么都没干，一直在读书，泰特先生，"厄尔姆斯特德说。这时他站在公爵一间办公室的窗前，身边还有埃米尔、弗劳利太太，以及泰西。

他暂停一会儿，让手里正局促不安的小金花鼠安静下来，这小家伙是他在储藏室发现的，这会儿还在他手里，他说"整整一个星期，除了莎士比亚，她什么也没读。"

埃米尔把天鹅绒的窗帘往外推推，透过窗玻璃眯着眼睛向外看。斯波兰达就在那私人花园之中，她席地坐在常春藤之上，燃烧似火的长发恰似一个金色小池塘，她端坐着，厚厚的书本置于双膝之上。"她穿的黑衣服到底是什么？"

"爵爷的另外一件晨衣。"泰西答道，她也在透过大窗户观察斯波兰达呢。

"她看上去就像还在早晨。"埃米尔说，"她就没有任何别的能穿么？"

"她把冰淇淋弄在那件紫色衣袍上了，先生，"弗劳利太太道。"我好不容易说服她别穿爵爷的衬衣。"

埃米尔皱起了眉头。"她来到这里差不多两个星期了，却连穿的都没有。我想一些礼服已经在准备之中吧？"

弗劳利太太做个手势说话了，"她有麦伦克劳馥特女裁缝送来的衣服，但她受不了上面任何一种过分装饰的东西，夫人把他们退了回去，要求带些简洁的衣饰回来。看起来公爵夫人有偏爱简洁的嗜好。"

"她多么自信和勇敢。"厄尔姆斯特德加上几句。"换上别的新娘，新郎突然离开非哭上几天不可，这位公爵夫人可不是这样。她表现得很知足，不仅微笑，还笑出声来.....我昨天甚至听见她唱歌。而且她有一个可爱的歌喉。"

"当心点儿，这仅仅是个表现。"弗劳利太太声称，"这个可怜的小姑娘正在掩藏一颗破碎的人，我能肯定这一点。没有哪位女人，丈夫离家而去她却并不忧伤。尤其是这位公爵夫人。她真的很在乎公爵。为什么这么说呢，她自个儿告诉我，她之所以用心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因为爵爷告诉她，他喜爱这些故事。我猜想啊，她想让他深刻地意识到这个事实，那就是她读了他钟爱的书。"

埃米尔看着斯波兰达在她的书中又翻开一页，他知道，即便乔蒂安不从他所去的什么鬼地方回家来，斯波兰达也不会做什么不好的事，以免给他这位表兄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这个可恶的家伙。在全英格兰，他不仅是首富，是最有权力的贵族，而且拥有的夫人美丽得简直不可相信。上百个.....不，上千个男人都会嫉妒他。

而这个天生的贱人又做了什么呢？"离家出走，"埃米解剖学想着就脱

口而出了。"他就会骑上马而走，连个再见也不道一声。"

"你再也没发现他去了哪儿么？没有任何线索吗？泰特先生。"泰西问道。

"没有发现，不过我怀疑他可能去了柏莱蒙特。"

厄尔姆斯特德想，柏莱蒙特，公爵所拥有的四座庄园之一离伦敦只有半天的路程，"先生，你去那儿找他去吗？"

"如果他不是很快回家，我会这么做，但是要开始这么一项大规模的找寻让我迟疑不决。"

我担心整个乡村都会知道，乔蒂安在婚礼后这一天就离开他的新娘而去。上帝才知道谁能够保护他们不受那些可恶的流言蜚语的伤害。"

"您做出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决定。"弗劳利太太说。"有您这个表兄，爵爷太福气，泰特先生。有一天您会成为一个好丈夫，有一个甜蜜的年轻姑娘做妻子，一个好姑娘，的确如此。"埃米尔微笑着，但是这笑扭曲着。"我得先看着乔蒂安安顿下来，非常感谢你。"

这四人又观察了一会斯波兰达，埃米尔又开了口："看起来你对她更了解，弗劳利太太。就在我们观察她时，我打赌她正在默记莎士比亚的句子，那些她能够用于感化乔蒂安的句子。"

"我的办公室变成间谍总部了吗？"从房间那端传来一个低声的询问。

埃米尔解剖学和三位仆人从窗口转过身来，看见乔蒂安正站在门槛上呢。

"爵爷，"厄尔姆斯特德，弗劳利太太和泰西齐声问候。

"我到达府邸，没有一个人在门口迎接我，"乔蒂安道，"现在我发现了我的男管家、女管家和房间女仆，都在盯着窗口往外看。是不是可以说，我不在的日子，你们三位已忘却了你们的职责？"

"不，爵爷，"弗劳利太太立即回答，"我们只是在观察尊敬的夫人——"

"他们关心斯波兰达。"埃米尔热切地插话。

"在我办公室窗下窥视她，就能平息你们的焦躁不安，"乔蒂安颇带嘲讽地答道。他冲着三位面色苍白的庄园仆人吼道，"你们被解雇了。"

他们赶快从房间退出了。

"这整个星期，你呆在什么可恶的地方？"埃米尔不由分说地问。

乔蒂安向酒柜跨过去，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白兰地："柏莱蒙特。"

"我想也是这样，要是你还不回家来，我已经打算去拖你回来。"

乔蒂安试着不理睬这特殊的腔调。"我去柏莱蒙特处理一些文件，这事关格洛珊斯特果园，"他撒了个谎。格洛珊斯特果园的文件，他想，上帝呀，他从未见这些文件，根本没在上面花心思，在这一个多星期里都是这样。

"现在，比起你该诅咒的投资对象，你应该照料的事要多得多，乔蒂安。你已经有位公爵夫人需要照看，而且你能够在这里，桦诗庄园，完成你那该死的文件工作。"

"我的房子变成了吵吵嚷嚷的议会了。"

"你怎敢离开斯波兰达整整一个星期！"

"她必须使自己习惯于我不在家。我经常外出，你是清楚明白的。"

"你是个可恶的家伙。"

"你说得对。"

埃米尔从窗下走开去，在他表兄面前止了步。"斯波兰达整个星期一直

在读莎士比亚的书，就因为你对她说，你喜爱这些戏剧。她好像在努力记住一些段落，用这些段落来感化你。"

"我得在她背诵他们时，做出一副大受感染的模样？然后鼓起掌来？"

"她正在努力使你幸福。"

乔蒂安将剩下的白兰地一饮而尽。

"你害怕了，"埃米尔点破了机关。"要是你让自己对斯波兰达的感觉继续发展，你就会转过头来与你父亲很相像，对不对呀？乔蒂安？在你的意识深处，巴林顿对伊莎贝尔之爱是这个男人的灭顶之灾。"

"埃米尔——"

"你将会伤害斯波兰达——"

"斯波兰达与你并无瓜葛。"

"必须有人密切关注她的感觉。"

乔蒂安把手中玻璃杯呼地顿在酒柜上面，"你和斯波兰达好心好意的友情对我没有什么好处。离开她一边呆着去。"

"你不去好好陪伴她，又不允许别的任何人陪陪她，对不对？你会把她留在这里，桦诗庄园，那套路如同把一个可爱的磁娃娃放在玻璃面前。你现在在冲她吼，将来冲她叫，还会更厉害，怎么能让她活不下去，你就会怎样做。"

乔蒂安一步跨向他的桌子，坐了下来。"我可没讲我在柏莱蒙特的时候忘了她。"

"你思念她了。"

"我想知道，我不在的当儿，她遇上了哪类的麻烦，我想知道我该怎样做，解决这些难题。"

"你是个——"

"可恶的家伙。"乔蒂安自个儿接上这句话。

埃米尔打开房门。

"你去哪儿？"乔蒂安喊叫。

埃米尔慢慢转身，盯视他的表兄，"我准备去跟斯波兰达在一起。你已经把我跟斯波兰达的亲戚关系往最差劲的地方想了，你怎么想，我怎么做，这对我没害处。呆在这儿，呆在这鬼办公室，仔细阅读你的鬼文件，我会去迷惑你那可爱的夫人。她坐在爬满长春藤的花园，就在这间房子外面。回见了您哪。"

埃米尔立即离房而去，冲下楼梯。来到府邸入口处，打开门，弄得山响，但并不走进去。不仅如此，他在一根大理石廊柱处闪身躲藏，静等事态转机。

几分钟一过，乔蒂安迈开大步走进客厅，然后，急风骤雨般夺门而出。

埃米尔笑了。

乔蒂安绕着这座建筑的外面，向常春藤花园而走，确信他会发现，他的表兄正跟斯波兰达在打情骂俏。埃米尔谴责他在婚礼上扮演了一个醋意大发的新郎，他想，自己眼下又故伎重演了，紧接着，他又排除了这种可能。

他仅仅只是在保护那属于他自己的。埃米尔能够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娶到他自个儿的女人，见鬼！桦诗庄园的伯爵夫人不会被哪个男人碰一个指头，也没有谁可以向她秋波暗投，除了她的丈夫！

不一会儿，他来到了这常春藤花园，可是斯波兰达和埃米尔不在那儿。

想到他们会出去闲逛，他开始四处搜寻。这地方尽管很辽阔，但也没有哪个小角落逃脱了他缜密的观察。末了，一个钟头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在森林之畔发现了斯波兰达。她一书在手，伊人独立。

他停下脚步凝视她。

一阵轻捷的秋天微风吹来，她那金色长发怡然飘拂，而她身上晨衣的黑衣缎摺也飘然飞动。她看上去不是在走，而是在飘，她沿着林中空地款款而行，却无声无息。

乔蒂安知道，他所见到的女人，没有谁像她这般仪态万方。

他仔细回顾自己的柏莱蒙特之旅。他骑马飞奔在途中，恰似地狱中的所有魔鬼全部出动，呐喊着要抓住他，把他扔到永恒的火焰之中。种马马纳斯神速不凡，也难比恶魔的羽翼。魔鬼在柏莱蒙特抓住了乔蒂安，再次唤醒他的怒火，那怒火是斯波兰达提及爱情时磅礴而出的；他也意识到，婚礼之夜后的几个小时就离她而去，他是犯了多大罪过。

为何他离开之后每一分钟都在想着她？是因为几乎每片秋叶，都向他提醒她那秋风吹拂的金发？是因为每一朵天上的轻云，都让他想到她珍珠般的皮肤？是因为大自然所给予他的每一个轻柔的声音，都在向他提示：她是无罪的。

或者，他思念她是怎样使他有了笑容和笑声的？自打他离她而去，笑容与他绝缘，笑声也鲜于光临。事实上，在柏莱蒙特他甚感寂寞。他呆在那儿，一次又一次，对她那燕语莺声的甜美回忆如歌般穿过他的意识深处。

乔蒂安继续凝视她。她闲庭信步，一枝带刺的植物挂住她衣袍的下摆，衣服撩开，闪出她颀长、秀美的双腿。

他想起来，那如此宜人的双腿曾触摸、包裹他的腰部。

性欲，他沉思道。也许，他一直想看斯波兰达，归家回到她身边，就是因为她在他血液里留下了火，而他还没能把他熄灭。直到现在，他看见她在森林之畔漫步，对她的渴望将他熊熊燃烧。

他今天将与她上床，他下定决心。现在，他要尽快带她进卧室。纵使她敢于再次提及爱情二字，他也要急不可待与之交融，清晰地感受他日夜思念的可人儿。

他准备叫她了，又停下来，她在一棵大树下伫足，把书丢在地上，展开双臂环绕着粗大、粗糙的树干。乔蒂安凝神看去，她好像正在拥抱这棵大树。

她抬头向树冠里看去，还举起一只手来。一个可爱的小黄鸟，嘴里衔着一小段嫩枝，拍动翅膀而下，落于她掌心。另一只鸟，红颜色的，俯冲而下，降落在她的头顶。

接着，她笑出声来，她的笑声如歌般穿过乔蒂安的感觉。他心醉神迷，看着她伸手把头顶的小红鸟拿下来，贴着她的脸。小鸟用柔软的小脑袋摩弄她的脸颊，叽叽咕咕向她问候，而她轻吻小鸟羽毛覆盖的腹部。

"看那边，"乔蒂安听见她说。"我们这里有新朋友了，就现在。"

乔蒂安万分惊奇，看见一只雌鹿从树林里走出来。只见斯波兰达跪在树叶覆盖的森林土地之上，而这姿态优雅的小鹿径直走入她张开的双臂之中。两只小鸟依然在她手中，她拥抱着雌鹿修长的颈项，她又笑出了声。乔蒂安带着无条件的满足，温和地微笑了。

"斯波兰达——"他柔软地叫道。

小鸟儿飞回大树，小鹿奔回树林。

缓慢地，斯波兰达回转身来，向她眼前看去。

乔蒂安站在那里，后午的阳光舞蹈着，穿过他那飘动的黑檀木颜色的头发。他穿着紧身的骑士马裤，那马裤描绘出他下身躯体每个细小的波纹，突出了该突出的地方，他那长袖、象牙色衬衫顶部敞开，形成一个V字形，显露出他肌肉发达的胸部。

对他的饥饿向她猛攻，现在，她确切无疑地知道她需要什么。"我们到卧室去，好不好，乔蒂安？"

她的问题使他欣喜万分。她不仅毫无过错，全身还充满了爱之激情，一味等待被他享用、燃烧。"不先道个'丈夫你好'吗？"他善意地揶揄道。

"夫君你好。"她笑意可掬。

她粲然而笑，光彩照人，亭亭玉立于他眼前。

"你为何离我而去，乔蒂安？我可把你想死了。"

他在草地上曳步而行，自己又停下来。他对什么又感到不快了呢？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去，斯波兰达对此不应说三道四！"我有些事务去处理。

你呢，自己必须好好适应我外出旅行。"

"你下次再去，我想相伴而行。你定然能够理解，我相信你工作很辛苦，可是呢，唉，你不知道怎样去玩，放松自己。"

他主动换了个话题。"我看到你跟动物们在一起。"他道，一边向她走过去。"我还从未见过什么人把鸟儿从树上引下来，把小鹿从森林里唤出来，这些动物看上去一点也不怕你。这些野生的动物，一点儿也不害怕。"

他站在她面前，她呢，把手搁在了他的肩上。"我告诉你吧，我从不吓唬人家。这些鸟儿、雌鹿没必要害怕我，因为它们晓得我不会伤害它们。"

乔蒂安伸手弄起她一绺厚厚的长发，让这颜色明丽的发束在他手指间怡然滑过，如同红色缎带，并温情地看着他们。"那么它们怎么知道不害怕你。"

"就因为它们是动物。而动物有天赋的本能，晓得谁会伤害它们，谁不会这么干。"

"我一出现，这些动物就跑掉了。"

"这些事情，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好好想想吧。"

乔蒂安忍不住又一次绽出了笑容。

"你说得对。"他用法语说。他向树林深处凝望。"你能否把这些动物叫回来？"

"行啊，"她面向浓荫蔽日的森林，发出鸽子般"咕咕"的声音。

那只黄色燕雀和红色的鸟一眨眼又向她飞来，一个歇足于她手中，另一只站立在她胳膊上。那只雌鹿，小心翼翼，也出现了，它那大而圆的眼睛盯着乔蒂安。

"它被你吓着了。"斯波兰达说，"在它面前跪下，乔蒂安。"

"跪在一头动物面前？"

"这样会使你比它显得矮小，不那么吓人。"

以前他只是在王室面前屈膝跪拜。现在，他在一头小鹿面前跪下了。

"伸出你的手，乔蒂安，张开手掌，对它来点儿温柔的声音。"

他依言伸出手来，温柔地耳语，"到这儿来。"

这头雌鹿依恋着斯波兰达和鸟儿，不肯过去。"它知道你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斯波兰达边说，边爱抚着雌鹿的耳朵。"而且它认为你很残酷。"

"残酷？我从未对它干过点什么。"

"你干过。你的领地上的工人们不让他吃苹果，这些浆果在你园地里到处都是，他们曾经把它轰走，还有它的伙伴。好几次，他们向它还扔石头。你可是雇用了这些工人的，乔蒂安。"

"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园工不让他吃……"他停下来，皱起眉头，盯着斯波兰达。"你这么着，就像你跟小鹿说话，还能听懂它说什么似的。"

"我能做到。我能够与动物进行信息交流。我还能听懂植物说些什么。"

"

"植物嘛，我懂。"

"谁能听懂，植物就对谁讲话。在你常春藤花园里面，长春藤告诉我，他们在那儿很不错。可是你房前的菊花快要死了，要是你不把从房顶和阳台上流下的雨水改变改变方向的话，他们悲哀极了。"

"悲哀的菊花。当然如此。斯波兰达，我们该回房间了吧？我觉得在外面呆了一天，阳光晒的够多的了。"

"那么我们去卧室好吗？乔蒂安？"

"直接回卧室，一点儿不耽搁。"

她温文尔雅地放飞了小鸟，送走了雌鹿，找回莎士比亚的著作。伸出胳膊挎上乔蒂安的臂弯，她对他粲然而笑，露出明眸皓齿，"我一直在读你的莎士比亚。"

"你已经喜欢上他的作品了？"他一边问，引着她向宅邸而去。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自己房间的阳台上散步，当然了，我做不到，因为——"

"你可是有点儿离题了，斯波兰达。我在问你莎士比亚呢。"

"哎，我说的正是你在问的，乔蒂安，我正想告诉你呢。昨儿晚上，我独自一人，走到阳台上散步去，可是我做不到，因为阳台是铁的。我请求过你，把房子里铁的东西都拿走，可是你没注意我的请求。你必须更在意我的需要，乔蒂安。你这一次不体谅我，我就假装没看见了，但是你可要心里有数，我正在研究发火的艺术，还会毫不迟疑地展示我新发现的技巧。"

"这样，"她停也不停地继续说道："我没能能在铁制的阳台上散步，昨晚我只能打开一扇窗子，探出身去，并且说，乔蒂安，乔蒂安，你是为了什么，乔蒂安？"

"为什么……"乔蒂安几乎不能再往下思考，她所说的这些在他的心中跳来跳去。"为什么你对铁如此恐惧？"

"我稍后会告诉你。"

他护持着她，走过了常春藤花园，绕着房子走过去。"我现在就想知道。"

"

"但是你现在不会知道，乔蒂安，因为我不到时候不会告诉你。这本书里，罗米欧和朱丽叶是我最心爱的角色。你也喜欢他们吗？"

"是的，斯波兰达，我不会让你不依顺我，你明白么？如果我告诉你去干什么事，接下来的一刹那，你就必须毫不迟疑地去干。你不情愿解释你对铁的厌恶——"

"你也喜欢哈姆莱特，麦克白夫人和三个女巫吗？"斯波兰达说，此时

他正搀着她走下台阶，这通向房子的前门。"我喜欢《麦克白》的这一部分，当时三个女巫起劲地搅动大锅，并且断言，麦克白首先会成为考特的新爵士，尔后是苏格兰之王。'搅啊搅，不惮辛劳不惮烦，'她们这么说着，乔蒂安。"

"我知道，斯波兰达。"乔蒂安开了门，让她进去。"现在，关于铁的事——"

"我要给你个惊喜。我认为那会让你非常幸福。我会在卧室里给你这个惊喜。"

"那是什么？"

"要是我告诉你，那就不再是个惊喜，乔蒂安。我只是想这么说，这个惊喜将给你极大的快乐。"

"而你会在我的卧室里给我？"

"是呀，我就要在那里给你。"

乔蒂安不得不克制自己，不然就想在这里，这进口处跟她做爱。他向上看去。楼梯长长，迂回曲折。这才不过是第一层楼梯，要达到三层之上他的卧室，他就得一层一层爬上去。

"你面露愤怒，又为何事？乔蒂安？"

"到我的卧室，要好一通爬楼，我的精灵，而我已急不可待，想得到人铁惊喜，我希望我们已经在哪儿了。"

斯波兰达来了个迅速、深沉的呼吸。时候已到，她想。她发了个心愿。她一直在等待着，想在告诉他关于她的精灵血统之前，先给他一个惊喜，但现在是个好时机，正好向他显露自己身份。

"你的愿望已经应允了，夫君。"她伸开她的手，成千上万道银色毫光自此无声奔涌。

下一刻，乔蒂安发现自己已站在自己卧室的正中。

第十二章

乔蒂安张着嘴，不肯相信。他瞪视自己的房间，就像从未见过似的。他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大气也不敢出。

"乔蒂安？"斯波兰达拿起他的手，紧紧握住。"你知道你叫我什么？精灵？对，这名字对我很合适，名符其实。"

他没有回答。他不能回答。

他只能呆视这房间。从地毯到天花板，每项东西都换了颜色。墙是明红色，窗户现在绿如青草。所有的木质家具皆为蓝色。

整个房间是红的，绿的，蓝的。

在每个可以发现的角落、旮旯和裂隙……在每个地方之上、之内和上方，生长着一种植物，林林总总。一些开放红花的葡萄藤缠绕着他的床着和橱门。硕大的黄玫瑰在案下怒放，爬上壁炉台，蔓过地板。色彩纷呈的野花厚厚一行，给四壁镶了个边，还有一棵小小的常青树在镜柜上生长着。

没有一样是画的，没有一样栽在盆里，没有一样扎根于泥土。

这些植物直接从地板和家具里生长出来。

"乔蒂安？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依然一言不发，他后退几步，腿碰上椅子，椅子在他身后。他坐下。"我今天早上在办公室只喝了些加水的白兰地。我完全清醒。"

斯波兰达飞翔到他椅子旁。"你没有歇斯底里，我太高兴了。弗劳利太太和可怜的雷纳德，亲眼看见我的魔力时，都吓坏了；泰西也害怕我，直到我对她大加抚慰。厄尔姆斯特德被吓得够呛，当时我让蒂里舍斯现了形，但我准备尽快送他一些头发，就算为让他挂了彩而向他秘密致歉。我还准备去掉泰西脸上的东西，那使她破了相，还有赫伯金斯的结巴毛病，但是我首先必须——"

"清醒，"乔蒂安重复，他的凝视仍在屋里旋转。"可是一秒钟前我在门厅，而我现在——""你发愿要在这里，在你的卧室，乔蒂安。我告诉过你我让你如愿以偿，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你讲过，我可以在你房间里放满植物。我只在你自己的房间里放了，这座房子的其它房间还没弄。而且你所喜爱的颜色又是什么呢？你说就是红、蓝和绿。你出门时，我做了点儿室内装饰。你喜欢自己的房间么？所有的东西都是红的、蓝的，还有绿的。甚至你的衣服。"

她飘然而至他的一个镜柜，开了一只抽屉，抽出一双袜子。

乔蒂安看见他的短袜是蓝的。不是暗蓝色，而是明快的蓝色，如同春天的天空。

"看这里，乔蒂安。"斯波兰达冲进壁橱，选出两套西装，一套深红，另一草绿。"我已经改变了你所有衬衫、鞋、围巾、外套、手套的颜色，还有帽子。所有的都是你喜爱的颜色！所有事情都是我在你不在时干的……这就是我要给你的惊喜。你不高兴吗？夫君？"

"不高兴，我困了。我得睡觉了。"

斯波兰达再次倚椅与他相偎。"你醒了。"她魔力即出，掐了他的胳膊。

他感到刺疼，"我醒了。"他心脏跳得极快，怀疑自己马上要昏迷死亡。

"哎，乔蒂安，你已经醒了。我是霹雳卫郡的精灵，霹雳卫郡。这是我父亲王国的名称，它的位置，就在我们相会的草地不远处的树林地下。"

他慢慢地抬头看她。他的思绪飞速旋转、纠缠不清，七上八下，而他又不能连贯地思维。"一个精灵。"他喃喃自语。

回忆向他袭来。有好多年了，他从不去想童年的事。他在意识中又看到了埃米尔，他的表弟还只是个小男孩。

如果我们找到一个精灵，那一定很有意思，是不是，乔蒂安？埃米尔有一回这样问道。英格兰到处都住着精灵，你知道。他们有闪闪发光的双翅，带着短杖。

乔蒂安继续呆望着斯波兰达，他的思绪仍失控地跳跃着。"没有翅膀，"他喃喃而言。"你也没有一根短杖。"

"我是有翅膀的，夫君，但我经常不带着，因为要保持清洁太困难了。他们很容易带上脏东西，如果你曾经给一对易坏的精灵翅膀清除垃圾，又不能撕坏了它们，你会明白，我对他们多么失望。而父亲不允许我把这工作交给仆人干。他说，我们必须完全学会自己清洁我们的翅膀。所以，我不怎么用我的翅膀。没有他们，我也能飞得极好。如果我很疲倦——这是常有的，特别是如果我必须飞一个很长的距离——蜻蜓可以充当极好的坐骑。"

"说到短杖，"她继续道，"精灵拿短杖，这不过是个虚构的故事。霹雳卫郡只要单单打开手掌，或伸出手指，魔力即可放出。"

"一个精灵，"乔蒂安说。

"一个精灵公主。现在回答你早些时候的问题，我害怕铁，是因为这种特定的金属能带走一个精灵的力量。一碰……一碰上铁就会永远夺去我的魔力。"

乔蒂安头晕目眩，就像他转圈转圈转了很多次。他口干舌燥，看上去无法深呼吸让肺舒服一下。

"我父亲是霹雳卫郡的威士顿国王。"斯波兰达继续说，"我母亲是帕莱洁女王，我妹妹是哈莫妮公主，就是她把你的头发缠在一起，把靴子扔到你头上，在婚礼上叮你的。"

现在，我必须警告你，她将从你那里取走一个吻，乔蒂安。当她把我从皮肤疹子之中解脱出来时，我应允她得到这个，而我不能收回应允。但这会是短短的一吻，而她也不会得到第二个。想到她能够这么干许多次，我就很愤怒，但我从未违背过誓约。"

乔蒂安闭上双眼，双手支撑着头。他没喝多，也没睡着。"斯波兰达，"他低声小气地说道："我是怎样进这间屋的？"

"我把你带到这里来。"

"怎么带的？"

"用魔力。"

乔蒂安不说什么，只是继续双手撑着头。几分钟嘀答而逝，这段时间，他迅速集中精神，运用起他所有的逻辑。

末了，他的日常理智开始赶他的不信，也拆开了他乱成一团的思绪。"画的，"他喃喃而语。"是的，当然如此。你简单地把家具、墙和天花板涂了一遍。而且当我不在时，你安排了那些事，而这些植物……你制造了一种效果。它只不过看上去好像如此，这些植物并非从地板和家具里长出来的。"

她环顾房间。"不，这些植物的确正在从地板和家具里长出来。但是魔力使它们相信自己正在泥土里生长。它们中了魔了，乔蒂安。这叫做精灵之奴。精灵以魔力所为的任何事，就叫做精灵这个、精灵那个。一条在海边搁浅的船，可能因精灵之风突如其来吹送，重新扬帆远航。一种柔软的植物正忍受干渴，也可以得救于精灵之雨。精灵国的魔力大得很。"

乔蒂安抬起头来，再次凝视她。"骗术。魔术，没别的了。"

"魔力。"

他忽地离开椅子，抓住她的胳膊。"你是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的？"

"魔力。"

"见鬼，斯波兰达。我想得到实情。"

"见鬼，乔蒂安，我能给你的就这些。"她冲着他微笑。"我并非在咒骂，你不认为咒骂总与怒气相伴吗？我正在学习发怒，正如我早就告诉你的。大胆向前，夫君。干点或说点什么能激怒我的，我会让你看看我怎样发怒的。"

她精神错乱了，他思忖。一个疯女人，应当永远把她锁起来。

但是即使她是疯子，依然不能说明白他是如何这么快就到达了房间的。

大概他也疯了。"我的心，"他呻吟，"我得了失心狂。"

"你丢失的是对魔力的相信。"

"我从未相信过魔力。"

"你相信过。当你是小孩时，你对着星辰祈愿，如果你不相信魔力，你就不会做那些祈愿。他们还在那儿，你的那些愿望。这些年来，我一直守护着你的那些愿望之星。"

事实上，只有一颗从天空陨落。这个小小的意外发生的时候，我因为被猫抓破而被送到床上去了。我的母亲发觉你的星星陨落了，但她没有空去把它复原位。那个晚上她正忙于自己的一件事务。但她告诉我中哪儿能找到它。我长途旅行去找它。你记得吗？我告诉你我一生中长途跋涉只有一次。就是这一次。你的星星……它在中国的一块稻田里，乔蒂安，我把它放回了天空。

乔蒂安现在清醒了，但他决定去痛饮半个小时，比他整个一生喝过的再多喝点儿，他向房门猛扑而去。

"你去哪儿，乔蒂安？"

"下楼去喝个酩酊大醉。"

"我不希望你下楼喝个酩酊大醉，你可以过会儿再这么干，但是现在你将继续在这里跟我在一起。"

他飞快地转身南对她。"自从我在草地见到你，你已企图命令我干这干那。我是桦诗庄园的公爵，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不能命令——"

"我是霹雳卫郡的皇家公主。"斯波兰达摸着头顶，下一刻，她被加冕以光芒四射的钻石之环。"我不一定是什么公爵，但我的名份比你多少高贵一些，我想这事我没弄错。"

尤其是某一天，我会取代我父亲获得王权，女王。"

他呆若木鸡地盯着她戴的光闪闪的头饰。"你是怎样干的？"他不肯轻信地问。"这王冠……你是怎样把我从门厅带到这个房间的？"

"我要告诉你多少次，乔蒂安？我是个精灵，我运用魔力去——"

"胡扯够了，斯波兰达！没有这么多精灵！如果你不告诉我你是怎么完成所有这些惊人的骗术的话，我就会——"

"没有这么多精灵？可是乔蒂安，你正在看着一个精灵，我必须告诉你，你这样冲我吼叫，已使我烦躁。"

"嗯？好，你为什么不用你的——你的魔力，把我送到一个到处是蛇的洞穴？"

斯波兰达没顾及他话语里嘲笑和蔑视的调门。"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建议。"她往他脸上扔出一团星云。

他一阵窒息，一忽儿之后，乔蒂安眼前一片漆黑。寒冷和潮湿渗透他全身，他的四周全是不祥的"丝丝"声。什么东西滑过他的脚面，在挤压他的小腿。

一道柔软的银光接着出现，照耀着包围他的岩石之墙。他低下头来往下看。

他的膝盖僵住了。

上百条蛇包围着他：通通是有毒性的。他看见响尾蛇，水螅，腹蛇，蝰蛇，铜头蛇，还有黑色的非洲大毒蛇。这么多条蛇，看上去如同毒液的团块在暗暗溜动。一条眼镜蛇落在他顶上，绕住他的肩，它的身体磷光闪闪，它长长的蛇信子在张开着嘴里闪出又闪进，就像一条鞭子。汗水从乔蒂安

脸上冒了出来。

"这就是你心里想的事吗？乔蒂安，"斯波兰达通过一颗王权宝球的柔和银光发问。

他听到她的声音来自头顶之上，但他不敢往上看，害怕轻微的动静会惹火了毒蛇。

斯波兰达飘飘而下，这样他就能看到她了。

乔蒂安看她行于众蛇之上，而众蛇则置若罔闻。这真是一个噩梦，他想。是的，他又感觉到斯波兰达在掐他，他疼。但是不管掐还是不掐，此情此景并不真实。不可置信。

他伸出手来，握住寒冷、多鳞的眼镜蛇，从他肩上扯下重重的蛇身扔出去。眼镜蛇刚刚脱手，洞穴里每条蛇都亮出尖牙向他"嘘"声一片。

乔蒂安张嘴尖叫，声音尚未发出，他已回到自己卧室里，安安全全，"警报"已解除。

那紧挨着他到处都是蛇，如今半条也没有。他继续抖个不停，汗水依旧从前额往下流，弄疼了他的双眼。

"你并不真地相信我会允许那些毒蛇中任一条去咬你，对不？乔蒂安？"斯波兰达发问，伸出双臂环绕着他。

好一会儿过去了，乔蒂安充分平静下来，能动了，能说了。他突然感到累极了。他倒向床边，坐在这软软的床褥上，靠在床头上。

如同一个小小、闪烁的火焰，真相自他心中洞穿。他看到其光，感受其烧灼，但他依然不想相信它。

而他已别无选择。"这些蛇……没有一个噩梦能够如此真切。"

斯波兰达注意到，他的声音就像芦苇那样空洞。"乔蒂安——"

"没有人类的魔术师能表演一幅如此不可置信的壮举。"乔蒂安做了个深呼吸，他信了，这给他以重击，他感觉自己被压得肩膀直往下沉。"你……真的……是……一位……精灵。"

"是的，夫君，那就是我的本来面目。"

"一个精灵。"乔蒂安想动动腿，从床上站起身，在他红、蓝、绿三色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他在镜柜前止步，揪下那棵常青树的一枝，盯着树身看，树身是直接来自镜柜的木质表面生发出来的。

"乔蒂安，我不是个恶毒的精灵。"斯波兰达想去安慰他，"你不必害怕——"

一个响亮、凶猛的吼叫响于门外，将她打断。

"蒂里舍斯，"斯波兰达叫道。

"你的天鹅？"乔蒂安从未听一天鹅怒吼，但他现在已身临其境地了解到，奇怪的事情能够发生。

斯波兰达开了门。

一头大灰熊站在那儿，舞动它的硕大脑袋，唾液从它满是獠牙的嘴里往外流淌。

"蒂里舍斯，"斯波兰达问候它，"进来，小巧可爱的家伙。"

粗大的后腿一蹬，大灰熊蹿进房来。

斯波兰达关上门，伸手往下摸摸蒂里舍斯肥胖、毛绒绒的腹部。"乔蒂安，我必须告诉你另一件顶顶可爱的事情……蒂里舍斯小是一只天鹅。他是……嗯，他想是什么就是什么。自从我来此和你在一起，他曾是一只猪、"

一头驴、一头海豹、一只海龟、一只公鸡、一只美洲花栗鼠，现在呢，他是一头熊。当我还是个精灵幼童的时候，他就来与我相伴了，我命名他为‘美妙的，’因为它美妙极了。”

“他怎样来到我身边的呢？这是个动人的故事，乔蒂安。我在那边树林里的池塘里，仰面朝天，躺在一个百合花编成的垫子上，晒太阳。紧接着，我落入水中。我天性善游泳，那一天我动不能，因为我一落入水中就被水下植物缠绕住了。我快淹死了，夫君。”

那一回蒂里舍斯是条鱼。一条货真价实的游鱼，通体似银，一双黑眼睛妙不可言，O形嘴唇厚厚的。他看见我挣扎于水下植物之中，把我轻轻托回了水面。”

她搂抱着这头巨大的灰熊，灰熊名叫蒂里舍斯。“那天它救了我性命，我从此收留了它。它生下来是只蟑螂，生平多感不幸。说起来，乔蒂安，蟑螂在这世界上有何用呢？但它有一天遇上了一位女巫。她端出一碟甜水给它。它没去碰它。她苍老、衰弱、瘦削，蒂里舍斯想，她比它更需要这碟甜水。为报答它的周到考虑和一片好心，这女巫对它念动咒语，允许它任凭心愿，变成任何一种动物或昆虫。蒂里舍斯拿不定主意，所以女巫给了它无限的机会，贯串它的一生。”

乔蒂安不动声色，他向窗户走去，绿色的窗户。

他回想起埃米尔曾叫他向待嫁的卡萝琳·比切尔求婚。

他拒绝了，因为卡萝琳拥有一条蟒蛇做宠物，卡萝琳还想在马戏团表演骑术噱头。

斯波兰达拥有一个宠物，她想是什么就是什么。她还拿蜻蜓当坐骑。

埃米尔曾要他向伊涤丝·亨德苇尔求爱。

他婉拒了，因为她向星辰祈愿。

斯波兰达不向星星祈愿，她却守护星辰。她飞了老远的路程，到了中国的一块稻田，把一颗从天上陨落的星星复位。

乔蒂安前额顶在窗户冰冷、绿色的玻璃上。一个正常的妻子，他沉思，他想要一个简单的、不伪装的、普通的、平淡的、传统的妻子。

“桦诗庄园的公爵夫人是个精灵。”他以一种被扭曲的声音说。

“一个霹雳卫郡成员，准确地讲，”斯波兰达加了一句。

他从窗前回转身。“我不想娶个霹雳卫郡，”他从咬紧的牙关勉强挤出这几句话，“我想要一个平平淡淡的女人！一个女性的人！而我却娶了个什么？一个带着翅膀，施展魔力，引导祈愿，骑着蜻蜓的精灵！”

瞬息之间，斯波兰达的光雾出现并把她包围起来。乔蒂安舍弃她，这使她伤心；她消失在这发光的阴霾里。她双手捂着脸，啜泣着。

这下子，乔蒂安被吓住了，他使劲去琢磨眼前看到的一切。他的妻子被闪光的雾所吞噬了。

“斯波兰达？”

没有声音。

“斯波兰达？”乔蒂安贴近这发光的云雾，向内中凝视，试图发现那中了魔法的异性的迹象，那可是他的妻子。“斯波兰达，从那里出来！”

几分钟过去，她从光雾之中走出来。

“你消失了，”乔蒂安悄声道。

“你使我感到悲伤。每当我极端难过时，我的光雾出现并拥抱我。但我

不能持续悲伤太久。我不能。精灵国的情感，你已看到，不像人类情感那样深沉。"

乔蒂安听说过每当人受了伤害就钻进他们的"贝壳"的事，但从未碰上谁逃进光雾。

当然了，他也从未碰上精灵。

他把手指插入头发，接着看见发光的小滴滑下斯波兰达的面颊。她的掌中更是亮闪闪。"那些不是普通的眼泪，是不是？"他不容否定地问道。"你哭过之后，我在门厅地板上发现的钻石和进了这间屋……你哭出钻石！我给你的珠宝你不想要，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你自己能哭出一座闪光的钻石之山！"

与失望再次斗争的斯波兰达只能点点头。

乔蒂安扑向房门，他的手已在门柄上，从肩上往回望。"我准备下楼了，斯波兰达，我要去想想然后再喝点，直到什么也不能思考。""可是乔蒂安，我不想让你下去——"

"这是我想要做的事。你明白么？我想要下楼，而且不希望被打扰！"

斯波兰达当即中止发怒，她叹了口气，抬起手来对着他。

乔蒂安看见一道银光飘然而至。他试图躲开这魔力，但这魔力之光抓住了他，围着他旋转。一秒钟后，他已在楼下被母亲称为茶室的地方，他一脚踢飞路中一条小巧的脚踏，冲出房间，扑向他的办公室。"茶室，"他喃喃自语，一边从酒柜里拽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他抬头看天花板，就好像他能直接看到楼上他的卧室。"我不想要一杯该死的茶，见鬼！如果你想送我从房间到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再到另一个房间再到又一个房间，起码你该送我到我想呆的地方！"

杯子也不用了，他拿嘴对着酒瓶狂饮，直到空空如也才停下来喘口气。然后再喝。

再喝。

"婚姻无效。"他盯着苏格兰威士忌的瓶子嘟囔。"我们没有圆房，她就不可能怀上我的孩子。"

他打开一瓶白兰地。坐在办公室椅子上，他仔细考虑取消婚姻的主意。"我对此很不满，"他含糊不清道，"我娶的不是人类。"

他将如何解释想取消婚姻的理由呢？

施鲁斯伯里牧师，我妻子是位精灵公主，故请宣布我的婚姻无效。

他摇摇头。泄露斯波兰达的来历无益于解除婚姻，只会使他的余生继续与精神失常锁联于一处。

"可恶至极。"

乔蒂安又开始喝白兰地，一个小时后已酩酊大醉，他有好一会迷迷糊糊，但他在就要坠入梦乡之时看见了她。

斯波兰达。他无法逃避她。她在一团灵光之中移步前来。

"你不愿被打扰，我不愿违背你心愿，"她轻声悄语。"在你的领地，没谁能打扰你。"

上床去吧，夫君。"

乔蒂安看见她在他头的上方伸出手。她的魔力化作星光之雨向他落下，尔后发觉自己离开办公室的椅子而埋进了柔软的床铺，他不再吃惊。他喝醉了，精灵怎样摆弄他，他也不再发怒。他打了个滚，被睡神猛地抓住。

第十三章

乔蒂安醒了，午后明亮的阳光穿透他的眼皮，他的头被强烈的痛感所悸动，他直想叫喊。

但他不敢叫。甚至他自己的呼吸声也在加重他的痛苦。"我要死了，"他呻吟，并为说话的后果而胆怯。

"死？"

斯波兰达的声音使他受惊了，他还以为自己独自一人呢，"别动，"他挣扎着告诉她。"这床已经晃动了，就像它颠簸在风暴中的大海里。"

她坐下，把手指伸向他的肩膀。

"哎唷，斯波兰达。"

"乔蒂安，我只是碰了你肩膀。"

"我的皮肤坏了。我的牙坏了。上帝，甚至我的头发也损伤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别动，现在我的头就要爆裂开。"

温情脉脉地，斯波兰达伸开手掌掠过他身体。"那里，那里，"她柔声低语，"疼痛，现在走了。"

乔蒂安睁开双眼，惊讶地感觉疼痛真的去了。他感觉很好。

他为什么不疼痛了？他的小精灵护士用精灵的药方治愈了他。

想到这，他呻吟着，转向他自己那边，发觉自己跟一头豪猪鼻子碰鼻子。他不必再去想一想，知道这浑身长刺的动物是蒂里舍斯。

"乔蒂安，你睡了一整夜和今天一个半天，现在我们可以沉浸于做爱的艺术之中了么？"斯波兰达从床上飘起，在他上面飞翔，她的长发倾泻而下，盖住他和蒂里舍斯。"当晴天下午你在森林旁边发现我时，我告诉过你我想干这个。噢，我还提醒你，你允诺给我一个孩子。"

他猛然坐直，迅疾的动作把豪猪抛了出去，蒂里舍斯从床上直接落到地板上。"一个孩子。"他嘀咕。他把脑袋歪过自己肩膀，伸手，抓住斯波兰达的手腕，把她向下推倒在床上。"你是个精灵。"

"对，这就是我——"

"那么，我的儿子会是什么？一个该死的小仙人，一个小矮人？"

她喘着说，"你污辱了我。小矮人可怕、难看，而怪兽他——"

"那么我的儿子会是什么？"乔蒂安追问。

"一半人类，一半精灵。他也许继承，也许不继承精灵国的力量。"

她极了，乔蒂安兴奋起来。很有可能桦诗庄园的第十三任公爵会转而成为一个小仙子。

他从床上跃出。赤着脚，一丝不挂，他穿过这布满植物的房间。

在空中飘浮于其后，斯波兰达跟着。

当乔蒂安回转过来的时候，她正在他的面前。"上帝！"

"什么？"

"你吓我一跳！"

"我不是想吓你，夫君，我只是想——"

"别这样在我身后飞，真该死！"

她飘到地板上。"乔蒂安，在我们新婚之夜，我请求你停止向我喊叫。"

"

他离开她站的地方，穿过房间走回去，从自己肩上回望，看她是否在他身后跟着飞。

她还在那儿，在他镜柜和从里面长出来的常青树旁边。"你冲我喊叫的习惯是——"

"我不准备讨论我喊叫的习惯，斯波兰达。"他拽出一件他见她穿过的黑晨衣，猛地披上。"我几乎没有时间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我的公爵夫人是个魔怪，而现在，我必须生活在这样的希望中，即我的继承人将不是驾着亮闪闪的马车在乡村来去，而是骑在该死的蜻蜓背上！"在他继续的叫喊声中，斯波兰达感到一股火在她内部上升。它变热了，她相信这就是发怒的开始。她收回手。

乔蒂安没有时间逃避她的魔力。银光疾速穿过房间，从头到脚将他笼罩。

他再次张嘴喊叫，但是发现不能分开嘴唇。

"你不能再向我喊叫了，乔蒂安，"斯波兰达提醒他，"因为我已经把你嘴唇封住了。"

我很乐意打开它们，但首先我要得到你的保证，不再提高你的嗓门。"

他看到火焰，瞬间在她修长的脖子上缠绕，他想不出报复的方法。

斯波兰达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赤脚在地板上轻轻敲打。"我在等待。"

"

他猛然一点头，魔力再次向他袭去。把手伸到嘴上，他用手指分开嘴唇。"别再这么干了，斯波兰达。穿上衣服，真该死！"

"别再向我叫喊。说到衣服……好，现在你知道我是个精灵，我该告诉你，不论我还是别的，霹雳卫郡王国没谁穿衣服。我们是裸体种族。"

"噢，这样？好吧，这里不是霹雳卫郡王国。这是桦诗庄园，这里我们穿衣服，你明白么？我希望你穿衣服！"他大步来到壁橱前取出一件红色丝绸衬衣。

"红的，"他唾骂。"以上帝的名义，我要红衬衣干什么，把我的衣服放回它们该呆的地方！"

"不。"

"不？"

"不，因为你再次唤醒了我的愤怒。"斯波兰达向壁橱发出一波银色星点。

乔蒂安畏缩着，只等落入另一个蛇洞，嘴唇被封起来，或者也许被变成一条疯狗及其它可厌的动物。

什么也没发生，只是他的衣服正在任何两种颜色之间变幻。黄色，天蓝色，紫罗兰色，淡紫色，粉红色，桔黄色……世界上每种可能的颜色漂过他的衣服，变换每一件和所有衣服从一种颜色到另一种颜色再到另一种颜色。

乔蒂安把他拿的衬衣扔到地板上，他以仅剩下的一点忍耐力，默默地数到 10。"停下这些色彩，斯波兰达。我希望你下一秒就停下这些，把我的

衣服和这间房回到原初的状态。弄走所有这些树、葡萄藤、花、灌木！"

嘴唇皱缩着，斯波兰达照办了。

乔蒂安四处看看，惊异于所有东西已经恢复正常。"现在，夫人，坐下。"

"我不想——"

"但是我希望这样。"

"你已得到保证，我是愿意应允你的祈愿的，乔蒂安。"她说，完了就在就近的椅子上落了座。

他无视她的谴责，集中注意力于他的孩子，他的继承人。他不能允许安伯维尔这个姓氏消失，即使这意味着把头衔和领地遗赠给一个有魔力之能的半人类，也不行。

而.....

"斯波兰达，"他开言，"关于这孩子，我——"

"你会给我一个，会吗？"

绝望的波浪再次冲刷他。他从床边走开。走到窗前。回到床边。然后走到壁炉。"怎么——什么——你——我——斯波兰达，我怕我没有办法让你得到孩子。"

"什么？可是我以为你知道怎么生个小宝宝！"

"我是知道，真该死！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如何跟一个女人做爱。一个人类的妇女。我完全知道，我可能根本不能让你生个孩子！人类跟精灵.....也许他们甚至不相交融！"

"噢，他们能，乔蒂安！我向你保证他们能！这是我能顶顶肯定的一件事！"

他信任她。"好吧，但是精灵怎样.....精灵的性爱习惯是怎样的？"

"性爱习惯？"斯波兰达皱起了鼻子。"我恐怕我没听明白。"

"精灵怎样做爱？他们做爱吗？"

"沉浸于做爱的艺术之中？"

"是的，做吗？"

她双肩一垂。"我怎能回答这个，夫君？你还没跟我做爱，这就没有任何可能我能知道精灵做爱时的动作。"

他摸摸自己后脖梗。"你可记得咱们新婚之夜我差不多已经对你做了？"

她想啊，想。

"你说那不会吻合，斯波兰达。"

"噢，那个。对，我记得。"

他停止解释。他会相融在她里面？可爱的上帝，他怎么知道？可能精灵妇女不一样。

斯波兰达那么纤弱、那么轻巧。如果她不能容纳他会是怎样？要是他把她伤害了又该如何？

如果她的躯体简单地说对他的不合适，他把她弄死了，又该如何？

这种可能几乎把他吓死了。

他转身对着壁炉，折下一块薪炭丢进火中。"斯波兰达，霹雳卫郡怎么繁育精灵宝宝？"

斯波兰达失声哭了。"我不知道，"她抽抽搭搭。"我的老天，我以为你"

将会告诉我！"

他转过身，看着钻石洒落在她端坐的膝上，比大多数人一年里挣的还值钱。"你以为我能告诉你，我怎么能够告诉你，斯波兰达，我又不是一个霹雳卫郡的精灵！"

"噢，乔蒂安，真可怕，"斯波兰达失声痛哭。"我指望你晓得怎样给我个孩子，可是你却像我一样无知。"

"我不是！如果你是个人类妇女，斯波兰达，我会现在就跟你上床，一点儿错没有！"

可是如果精灵繁育宝宝的方式与人不同又该如何？如果我用人类的方式给你个小孩却把你伤了怎么办？看在上帝份上，要是我把你弄死了怎么办？"

"上床是什么？"

"做爱！"

"你又喊叫了。"

"我不知道怎样跟自己的妻子做爱！离了这个，你会让我欢笑、舞蹈，向我问候么？"

"你——"

"瞧，"他说，向她的椅子走去。"我必须与你做爱使你生育。至少，这是我不得不跟一个属于人类的妻子干的事。但是——"

"噢，乔蒂安——"

"别再哭了，"他吩咐道。"我们将演习一番。我们会慢慢来，就这样。我们练习一下。"

我会立即停止，如果——"

"可是我要现在就演习。"斯波兰达从椅子上站起，把手放在他屁股上。"如果跟我做爱……或者跟我上床会让我怀上孩子，那么答案很简单。你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两件事是联着的。人类和精灵以同样的方式繁衍，夫君。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

"既然如此，"她继续道，进入他的衣袍里，"你将把你放进我里面，射，而我会受孕。"

乔蒂安感觉到她柔软、温暖之手抚弄他。他尚未准备面对她的爱抚，不想与她上床。

他还没来得及集中一下思路，自己就已屈服于命运赐于他的情境。说到底，就在昨天，他发觉自己的妻子是个精灵。而在此刻之前，他已知晓，自己的儿子可能继承霹雳卫郡的成分要比安伯维尔的成分多些。

不，他不准备与她做爱。不能。

他意欲从她身边走开，离开她的手和抚弄他的纤美的手指。但他做不到，而让他这么样的并非斯波兰达的魔法之力。

这是他自己对于美好的回应。尽管她使他与精灵间结了缘，他依然不能否认，她是他所面对的最可爱的异性。

他伸出手，轻握她的双乳，感觉自己在她掌中变硬。

"柔荑花回来了，"斯波兰达喃喃。她分开他的晨衣长袍，往下看去。"你为什么会这样，乔蒂安？"

他还没能回答，房间已被银光所浸染。天花板中央，燃烧着一个桔红色的火球。

乔蒂安看着这火焰之球降落下来。"这鬼东西——"

"我也要看看这柔荑花，"哈莫妮一边熄灭火焰，一边声明。

乔蒂安注视这一丝不挂的妇女。

"这是我妹妹，哈莫妮，"斯波兰达道。

他又呆呆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瞧着斯波兰达，"你妹妹……她是火。

"

哈莫妮大笑，让人惊得无言以对一直是她最心爱的消遣。"还敢看我更多了不起的天才之举吗？人？"

魔法银光闪闪而旋转，她变成一张粉红色天鹅绒椅子。一个骷髅，骨架移动如同蹒跚于一个球上。一根高的大理石柱。一位日本封建时代的武士；一根又长又黑的鞭子；一个黄金盒子，周身镶嵌红宝石和珍珠；一顶破破烂烂的稻草帽；末了是一头白花独角兽，颈上有一个芬芳的玫瑰花环。

然后她又变回自己，真人大小。

乔蒂安惊得说不出话来。

"哈莫妮，你真是个小卖弄，"斯波兰达道。"乔蒂安，哈莫妮运用她变形的能力，把自己化成了这些东西。"

他点点头，就好像她的解释说出了世界上的所有感受。"变形。"他想知道斯波兰达是否拥有同样的能力，但他还没来得及问，哈莫妮就向他飞来。

哈莫妮用纤细的胳膊环绕他的脖子，用全部力量把嘴唇扑向他的嘴巴。

彻头彻尾被弄晕了，斯波兰达没能立即有所反应。

"哈莫妮，够了！"斯波兰达喊道。

他宽阔的胸脯因愤怒而起伏，乔蒂安把哈莫妮揉开去。

"强大，"哈莫妮自言自语，她的眼神被粘在了乔蒂安双唇上。"噢，斯波兰达，你是对的。我是如此强壮，充满力量，几乎觉得能把整个地球顶在我的小指尖上！这亲吻……它很伟大，姐姐！"

斯波兰达感觉就像吃了什么极不对劲的东西。一种酸溜溜的味道满嘴都是，而且她里面堵塞着一种烧灼的痛感。这种感受多么类似愤怒，但是比愤怒还多些东西。无论它是什么感情，她一看见哈莫妮的双唇触上乔蒂安，它就猛插进来了。

她皱起眉头，说出话来带着不快活。"它的确伟大，哈莫妮，你已得到你的亲吻，而且你不可能再得到。乔蒂安双唇属于我所有，他的亲吻已全部属于我，而且我不会让你——"

"这你已讲过了，"哈莫妮唾弃道，"好的，我会找到另一个人类亲吻他。现在，在我返回霹雳卫郡之前，让我看看他的柔荑花。"

渴望着妹妹能离开，斯波兰达动手撩起乔蒂安的晨衣长袍，冲着哈莫妮那个方向，让她妹妹能看见。

乔蒂安从她手里扯回衣袍并合拢如初。"看在上帝份上，斯波兰达！"

她从肩膀上回过头来，"这只是哈莫妮，乔蒂安。我妹妹。她从未见过柔荑花——"

"嘿，她不能看我的！"他盯着那位被称为斯波兰达妹妹的精灵。哈莫妮一点儿不像斯波兰达，他想。她的头发也一样长一样浓密，它是金黄色的，而她的双眼是凶狠的蓝宝石那种颜色。

她相当美丽，但是她有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乔蒂安本能地意识到她是个麻烦。

他把手放在背后，因她突然涉足到他私人秘密中来而不悦，她已擅自偷了他的亲吻，而且她生性顽劣。如果好心好意的斯波兰达能把他送进一座蛇洞，他不用去想哈莫妮能干出些什么事了。

他想让她离开自己家。"我不记得曾邀请你来我房间造访，进我的家，干那些事。"

哈莫妮眉头皱成一个纤细的穹形。"我不希罕什么邀请，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且我不必也不想要什么柔荑花开的人类。"

乔蒂安眼睛眯成一条缝，他对斯波兰达妹妹的不悦直线上升。"离开。"

哈莫妮的动作快得难以捕捉，她对他使了一手魔法。乔蒂安无影无踪。

"哈莫妮！"斯波兰达喊叫起来，她盯着一瞬之前乔蒂安站立的地方，用手撞击自己的面颊。

"噢，妹妹，你干了些什么？"

哈莫妮开始编自己的辫子。

"哈莫妮！"

"我干了两度通告过你的事。"

一刹那，斯波兰达全乱了。然后，回过神来，感觉一堵石墙压在她身上，"不！一只蛞蝓，哈莫妮？"

"拖着粘液的，"哈莫妮加上一句。"你会在外面发现他。那是蛞蝓呆的地方。但我没有把他埋在土里，他就在敞亮处，所以你也也许找到他很容易。我想到了不伤害他，不是吗？"

"在外面敞亮处，"斯波兰达喘着道。"我的天哪，妹妹，如果一只鸟儿吃了他怎么办？"

哈莫妮停下编辫子，尔后把浓密的发辫丢过肩膀。"这是可能的，我建议你把他从如此可怕的命运里拯救出来。"

"可是他在哪儿？"

"我告诉你了，外面。你失聪了吗？斯波兰达？"

"外面什么地方？"斯波兰达责问："哪儿？"哈莫妮笑了，"这个就我一个人知道，你去外面找吧。"

斯波兰达怒火中烧，比以前更热。她冲向前去，要抓住她妹妹摇个不停。

但哈莫妮不见了，在斯波兰达手里仅一束银光闪烁而去。

"哈莫妮！立即回来告诉我你把乔蒂安放什么地方了！"

一无所有。没有声音，没有哈莫妮。

为乔蒂安的安全所急。斯波兰达没意识到自己赤身裸体，她穿过墙，飞向宽阔的领地。她越来越恐惧，眼中满是泪珠，细小的钻石撒向土地，在阳光中闪闪发光。

桦诗庄园拥有一打一打园林，她不知该从哪座找起。她飞过的地方，那耕耘着的小块土地上，可能有成百上千的蛞蝓！

她将不得不搜个遍，一块接一块。

直到发现他丈夫粘乎乎的尾巴。

当埃米尔在乔蒂安的楼前跨下自己的四轮马车的时候，近旁灌木浓密的园地里红光一闪，引起他注意。想到这可能是一只大鸟飞过，他向着楼梯而去。

"埃米尔！"

他一转身，瞪大了眼睛，看见斯波兰达站在浓密的植物中。她一丝不挂，——如身边那座裸女雕塑，而且她脸上、胳膊上和手上满是泥土。"斯波兰达，以老天的名义，你在干什么？"

她挥手示意他走过去，他一到那儿，就被她抓住双手，用的是她满是泥巴的手。"埃米尔，你必须帮助我！我已经遍访了不少于十三座园地！"

他无法忽略她的歇斯底里。她不仅声调彻头彻尾惊慌失措，而且比他所曾见过的她都苍白，而且全身在抖动。

"快点！"他脱下外套帮她穿上。"你在寻找什么？"

"蛞蝓。我已经找到一大批，但没有一个是——"

"蛞蝓？为什么？乔蒂安在哪儿？他知道你出来寻找——"

"我随后会解释的，埃米尔。至于现在，你必须帮我找蛞蝓。我会继续搜索这块园地，而你得在那块里搜。把你找到的每个蛞蝓保存好，当我们搜遍了每个园地之后，我会试验我们收集的每个蛞蝓。"

"可是——"

"这里是只口袋。"斯波兰达把胳膊藏到身后，放出一些银色之星，然后抓住突然出现在手中的粗布口袋之后，她把口袋立即给了埃米尔。

"斯波兰达，我不明白——"

"求你了，"她恳求，以贯穿全身的绝望凝视他的眼睛。"就照我说的做，埃米尔。"

他做了。几小时之后，他在领地边缘遇见斯波兰达，他递给她一只一半满是粘液兮兮的蛞蝓的口袋。"那么现在，斯波兰达，"他说，在裤腿上擦着自己的脏手。"告诉我为何要我上演这骇人听闻的一出。"

她把他的蛞蝓倾倒在它所发现的一座宽厚的木桩上。就在地上，她开始将它们统统分类，"我会告诉你，我保证，埃米尔，但首先我必须找到那只脸上有小黑点的蛞蝓。"

"一个小黑点。"

"这是颗痣。"

"一颗痣。当然。我蠢得可怕，自己对自己都认识不足。"

"跟我坐下，帮我找到这——"

"脸上有小黑点的蛞蝓。"

"好极了！而且我们必须赶快，因为我的力量正在减少。这一天极大地伤了我元气，埃米尔！"

迷迷乎乎难以置信。但唯恐使惊慌失措的斯波兰达更烦乱，埃米尔坐在草地上，拣起一个蛞蝓。把这东西拿近双眼，他在这粘液兮兮的小脸上寻找一个小黑点。"这个没有那样的斑点。"

"那么把它放回这只口袋。我们不能弄混了，其它的我们会一个一个地查验。"

埃米尔将无痣蛞蝓放进口袋，继续帮斯波兰达检查其余的。不一会儿，口袋满了，没有一个蛞蝓脸上有小黑点。

"他不在这里！"斯波兰达叫起来，"他依旧失踪在某处！"

"谁？"埃米尔抓紧她肩膀，深深地注意到她正在上升的不安。"斯波兰达，谁——"

"乔蒂安！"

"乔蒂安？"

斯波兰达没回答。一只隼吸引了她的注意。这只大鸟在天空盘旋了几次，直冲主楼而去，它飞得近了，更近了，贴近二层上的一个阳台。

什么东西在阳台上，斯波兰达悟到。这只隼想要的东西。

第六感官告诉她这东西正是什么。

她站起来，举起胳膊，用尽所有力量施出魔力。银星点点射向楼房，和隼同时到达那阳台。

"乔蒂安！"斯波兰达尖叫。他就在那儿了，悬挂在阳台外，拍打那只啄他脑袋的隼。

"我的上帝！"埃米尔喊道，"噢，可爱的上帝！"

"斯波兰达！"乔蒂安叫喊，"这隼，我抓不住它！"边向他扑去，斯波兰达回手向他放出更多魔力，但这次没能放出星光。

乔蒂安从阳台上落下，落入楼房边厚密的篱墙里。

"乔蒂安！"斯波兰达和埃米尔一起叫。

他刚从篱墙上的浓密灌木丛里挣脱出来，他们就赶到了。他头发里尽是树叶和小枝，黑晨衣长袍被扯成几片，前额之上有鸟啄的痕迹。

埃米尔向上望望阳台，"乔蒂安，以上帝的名义，你在阳台上干什么？"

乔蒂安盯着斯波兰达。"我正挂在那儿，埃米尔。但首先，当然了，我从这边爬上房子。出了常春藤花园。一上阳台，我几乎成了一只该死的隼的晚餐！"

埃米尔说不出一个字。他细想今天的事件，纷乱和难以置信一起搅和着他。斯波兰达和她的蛞蝓狩猎。乔蒂安挂在阳台外，现在正喊着他几乎被隼吃了。

他怀疑公爵和公爵夫人喝多了。

"乔蒂安，"他未了说，"你爬上这边房子是什么意思？"

乔蒂安的怒视一刻不离斯波兰达。"我就这个意思。我从这边爬上这房子。如果你不相信我，自己找找。我在所经之处留下了粘乎乎的痕迹。"

"乔蒂安，我非常遗憾，"斯波兰达低语。"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在这园地里找你，但——"

"埃米尔几乎踏了我，真该死！"

"但他没踏了你，你现在好好的，不是么？"斯波兰达问。她温情地碰碰他前额外负担上隼啄之处。

创伤消失了，但乔蒂安余怒未消。"斯波兰达，"他皱起眉头，"如果我再看到你那恶意的妹妹，我会——"

"吻我，夫君，"她小声道，感觉自己在颤抖，最后的力量离开身体而去。

乔蒂安皱起眉头。他差点被觅食的鸟儿吞噬，刚从阳台上掉下来，她却想让他吻她？

"我正在缩小，"斯波兰达想让她明白。"现在就吻我，我已没有力量自己去吻。"

乔蒂安看见她在摇晃，立即过去。他的胳膊搂住薄薄的空气。

"我在这儿，乔蒂安，"一个小小的声音从下面叫他。

乔蒂安往下瞧。那里，站着一个小光滑、洁白的水晶，正是一个小小的

一丝不挂的斯波兰达。"乔蒂安，"埃米尔小声道。"斯波兰达……她是——"精灵，"乔蒂安接嘴，仍然盯着斯波兰达看。

"精灵，"埃米尔重复。他双腿发抖，抓住乔蒂安的肩膀做支撑，也没有用。

乔蒂安看着埃米尔倒在地上，正靠近斯波兰达站的地方。

她把自己的小手放在埃米尔耳垂上，"他吓坏了，乔蒂安。可怜的埃米尔。"

乔蒂安一言不发。他从未意识到他拥有这样的耐心和顺从，此时，它们被唤醒，他从草地上拣起了他的家人。之后，桦诗庄园货真价实的公爵，绕过楼房之前，上了台阶，进了房子，他神智不清的表兄拖在他肩膀下，小小的妻子在长袍口袋里。

第十四章

"一个精灵。"埃米尔说，他在蓝色会客室的沙发上躺着，吮一口浓烈的白兰地。已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但他继续为这桩事实所震惊：安伯维尔之家的最新成员是精灵国的一员。"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精灵。"

乔蒂安一拳砸在椅子扶手上。"你还要说多少次？自打一个半小时前从晕厥中回过来，你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字眼。你能否考虑别再说了？差不多二十年来，你一直在劝告我，现在我发觉自己娶了个精灵，你多嘴得像个傻瓜。"

埃米尔坐起来，放下酒杯，从眼睛前弄开头发。"一个精灵。你娶了个精灵。我亲眼所见……我看见她缩小。我不能相信——"

"喂，你最好相信它！她把我扔进一个蛇洞，缝上了我的嘴唇，尔后，她妹妹，哈莫妮，把我变作一个拖着粘液的蛞蝓！如果这还不足够——"

"我相信你，乔蒂安。"摇着头，埃米尔从沙发上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走，"我发觉这难以置信，但我相信你。现在全都可以理解了……所有这些奇怪的遭遇。在婚礼上斯波兰达的花，她把她们从绢丝所做变成真的。哈尼特——哈莫妮，她妹妹。你离开后那天晚间，我在她房间访问她，她发光，我想她是位天使或什么魔怪。我记得不能确定应该离开还是在她面前跪下，最后，我认定是疲惫不堪使我出现幻视。"

"你明白你不能把斯波兰达的一点儿情况说出去，是不是？"

埃米尔在华美的小壁炉旁停住。"你认为我笨吗？我会保守秘密直至生命终结。"

乔蒂安把头歇在椅背之上，"我也是这样。"

"斯波兰达在哪儿？顺便问问。"

"还在我口袋里。"乔蒂安往下看晨衣长袍口袋上小小的突包，处于他大腿的位置。"她在那儿睡着了。我用手指碰她叫她醒来，但她睡得太沉，不动也不响。"

埃米尔皱起眉头。"你肯定她没……死？"

"不，她没死！你没看她正在呼吸？"

埃米尔冲向乔蒂安的椅子，弯腰靠近他表兄的大腿。真是这样，晨衣长袍口袋里的圆形隆起物在有节奏地起落着。"让我看看她。"

"不。"

"就一眼。这太有魅力了，你知道，她是微型种族的一员，一点不错。仅仅是一瞥，乔蒂安。"

"不。"

"为什么不？"

"因为她仍是赤裸的，真该死！"

"我以前看到过她一丝不挂。"

乔蒂安闭上眼睛。"你和半个英格兰。"

"她没有衣服。"

"没有，但很快就会有的。我外出在柏莱蒙特时，为她订做了全套衣服。那些日子的某一天，我骑马进了伦敦，租下了整个柏雷恩。"

"什么？柏雷恩夫人拥有一百位以上裁缝。"

"一百一十一位。"

"你全雇下了？"

"全部。赶快是极重要的。这么一群裁缝为斯波兰达缝衣服，我想她的行头就要完工，现在某天就会送来。"

"但斯波兰达自己不试一下，你如何确定衣服尺寸？"

"她前额与我嘴巴齐平，而且她像个风信旗。我就这样告诉柏雷恩夫人。"

"

"鞋呢？"

"我按不同尺寸订做了一批。肯定某个尺寸会正好。每样东西我都要求柔软，简洁，摆脱所有的装饰，我想我干得不错。可没想到为一个像我拇指大小的妇人定做衣服。"

埃米尔笑了。"你还记得我在哪些地方建议去寻找精灵吗？表兄？那是多年之前，你拒绝依从我。你坐在石墙之旁，膝上放本书，看着我高高低低寻找这迹象——"

"我不相信他们。"

"而你现在娶了一位。乔蒂安。你脚趾间有泥土。"埃米尔盯着乔蒂安的光脚。"我从未看见你这么脏过。"

"我是只蛞蝓，埃米尔。自从我扛着你和斯波兰达进屋还没洗澡。"

"噢，是的。乔蒂安·安伯维尔，桦诗庄园的蛞蝓。"

"我感觉不出幽默——"

"我这样提及你的不修边幅是赞美你，泥土变成了你，表兄。你应该经常带着它们。"

你猜为什么斯波兰达用这个办法缩小？"

他双眼依然闭着，乔蒂安耸耸肩。"我只知道她丧失了力量。因为她睡着了，我没有机会问更多的。不过，我已领悟到在她丧失力量和她从亲吻中得到元气之间的相关性。"

我一见到她，她就很快提及这个。"

"我明白。你还知道她什么？"

乔蒂安睁开眼。"她是位公主。她爸爸的霹雳卫郡王国的王室公主。有一天她会继承王位。"

"她会成为斯波兰达女王？乔蒂安，这意味着你会成为费里委尔的驸马。"

"霹雳卫郡，"乔蒂安订正他表弟。"而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一旦斯波兰达变成女王，你就是了。"

"她是我的公爵夫人，不是什么未来的女王。"

"她地位高于你。我猜我们俩都应向她鞠躬。"

"埃米尔——"

"你还知道她什么？"

"她说我们儿子可能继承她的能力，"乔蒂安说，叹了口气，"我的继承人。一个精灵。"

"在他洗礼仪式上，我会作为一个称职的教父。不管这小家伙怎么样，对我来说都一样，我会爱他，长耳朵也没问题。"

"我儿子不会有长耳朵！"

"你怎么知道？"

"斯波兰达没有长耳朵！"

"但也许她家族中什么人。我看见过画上的精灵，乔蒂安，他们中许多有长——"

"够了！"乔蒂安站起，小心不让他的袍子动得太厉害。

"有一天你儿子会成为国王，表兄。他会从斯波兰达那儿继承精灵的王位。他将既是霹雳卫郡的国王，又是桦诗庄园的公爵。想象一下。"

"你为什么能这么镇静地接受这样古怪的情境，埃米尔？"

埃米尔在乔蒂安空出的椅子上坐下。"因为事情就是这样，表兄，你娶了斯波兰达，她是什么就是什么，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要是遇上你这样的烦恼该多好。"

乔蒂安走向窗户，向玻璃窗外望了一会儿，转过身。"你会接受她是个精灵，因为第一次与你在一起，你就有这样的想象。一个长大成人的男人，他不停地向星辰祈愿，就——"

"斯波兰达不是梦幻，乔蒂安，"埃米尔说，从椅子上站起来，端起他的白兰地。"她是真的。像我和你一样真实而活生生的。她吃饭睡觉。她呼吸而且——"

"而且飞翔，而且遁入光雾，而且哭出钻石，而且缩小，而且——"

"而且把你成功地从单调生活轨道中推出来。"埃米尔啜了一口白兰地，盯着他表兄，尔后爆发出一阵笑声。"上帝，真好笑。大概两周前，你解释说想要个公爵夫人，她中间的名是‘普通’，你却已娶了个小仙子！"

乔蒂安没来得及反驳，他感觉斯波兰达在口袋里动了。"埃米尔，给我你的衬衣，她醒了。"

"我的衬衣？"

"我要告诉你多少次她光着身！"

"噢。"埃米尔再次放下他的白兰地，脱下衬衣，递给乔蒂安。

"现在转过身去，"乔蒂安指示表兄，"快点儿。"

埃米尔转脸面对墙，斯波兰达逸出乔蒂安的口袋。乔蒂安看到一个银亮的光环出现，环绕着她。他谨慎地望着，不敢确认。"斯波兰达？"

光环变大，就是斯波兰达。当她高高立于面前，乔蒂安扯开埃米尔的衬衣披在她身上。"我不能改变你来自赤身种族的事实，但作为你丈夫我要

求你不要不穿衣服飞来飞去。"

她一看他穿的长袍，腰带松了，她看见他腰以下所有的东西。"你也没完全穿衣服，说到底，乔蒂安，我能看见你的——"

"没留心。"他的手指在她衬衣的纽扣上飞动。"你睡在我口袋里怎能换言之衣服？"

"你为何不叫醒我？"

"我试了，但你没动。而且我不敢拿出你来，因为我不知道该把你放在哪里！你是那么……那么……"

"微小，"她跟上一句。"现在你知道我为何怕你的猫。"

番诺伊，乔蒂安想。好像他还不够烦似的，现在他不得不担心桦诗庄园的猫科动物可能吃掉桦诗庄园的公爵夫人！

"我会把番诺伊送给弗劳利太太。"他声明。

"她能把它放在小屋里，"他很快扣上了斯波兰达衬衣纽扣。"好，埃米尔，你可以转过来了，她穿上了。"

"斯波兰达，"埃米尔一看见她就说，"你是个精灵。"

她笑了，"是的，寻就是我，而乔蒂安准备把他的猫给弗劳利太太。"

"我以前从未了解一个精灵。"斯波兰达笑出声来。"我同样也从未了解人类。但我曾与你和乔蒂安在一起很多次。事实上，我看着你们两个长成男人，就在我长成一个精灵女人的时候。"

"你没告诉我这个，"乔蒂安说。

"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告诉你，乔蒂安。"

他望着她穿过房间走向窗户。金色的太阳光束与她自身的银光相混合，照亮她紫罗兰色的眼睛。她看上去如同一个活生生的、能呼吸的宝石。乔蒂安为她的光彩所深深打动，很长一段时间，他凝视着她，如同一个一直为丑陋所包围的男人，现在第一次瞥见真正的美。

"乔蒂安？"斯波兰达道。

她丝质的声音把他从恍惚中唤回。"现在是个好时光，正好对我讲些以前没对我说的话，"他说。期待着她在故事里带给他其它惊奇，他在长形沙发上落了座。

"告诉我们一些有关精灵和精灵历史的事，"埃米尔说，在他表兄一旁坐在一个小沙发上。

"精灵历史？"斯波兰达有些茫然，在手上缠绕一束头发，细想她的起源。"我们处于人与天使之间。一度我们与人和平共处，精灵很容易见到——"

"麦伦克芳富特有位老妇人，她声称自己在小姑娘时见过精灵，"埃米尔说。"她说她在童年故乡旁边的森林里可怕地迷了路。黑夜来临，她开始痛哭。一盏灯亮了，驱赶了黑暗，她跟着这盏灯，它领她笔直出了树林。她相信这是个精灵。"

"埃米尔，停止插话，"乔蒂安叱责道，"斯波兰达，请继续。"

斯波兰达冲埃米尔挤挤眼。"正像我所说，精灵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寻常，但是人破坏了宁静，他们规划大片土地，造起篱笆、高速公路、村庄和城市。哪里还有荒漠，哪里就有人类欲望在无边膨胀。野性的、未驯服的世界被征服，精灵国的领土被削弱，我的种族变得难找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精灵即少又远的缘故。"

她碰到一枝绢质羊齿植物。她一把将这绿色植物从水晶花瓶里取出，星光——如同露珠——出现在这艺术化的绿叶上，羊齿植物在她高贵的手中变成了真的。

她将这柔顺的植物流淌滑过面颊。"精灵国是个可爱的世界，它靠一个奇妙的‘一点点’胜过了人的世界。太阳照耀在精灵国比照在人类世界要暖和、明亮一点点，我们的月光要银亮一点点。我们的花朵闻起来比你们的要芳香一点点，我们的水果多一点香甜和汁水，而我们的微风要清冷一点点。精灵国的其它方面也一样。通过关于这一点点的意识，你就明白你离开了人类世界，步入了精灵国的境地。"

"我希望有一天能到那儿，"埃米尔说，彻头彻尾被斯波兰达的故事迷住了。

"向一颗星星祈愿，"斯波兰达劝他，"也许某一天你会被应允。"

"他已向那么多星星做了那么多祈愿，没有一颗星星来应允他。"

"不是真的，乔蒂安，"斯波兰达不同意，"有那么多的星辰，足够世界上的每一位做百万个祈愿。"

她向左迈了一步，正站在阳光射出的光柱之中。"正如你们所见，精灵没有阴影。"她说，指着地毯上她的影子应该出现的地方。"我们走的时候，没有声音。我们手指一碰、眼一眨，就能让所有的小心谨慎离人而去。这叫精灵魔力，我自来这里用过三次魔力，一次对厄尔姆斯特德、一次对赫伯金斯，一次对泰西。他们害怕我，我不喜欢任何人怕我，因为我从不伤害任何生命。"

"你把我扔进那个蛇洞。"乔蒂安提醒她。

"但我没允许那些动物伤害你。"她从窗前飞翔而去，落到长形沙发上。"正是我把蛇赶出你走过的地方，乔蒂安，那时你是个小男孩，还有——"

"钻石，"乔蒂安嘀咕。"我在草地上发现的那颗，当我还是个孩子——"

"我的眼泪。"斯波兰达承认。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在客厅地板上发现的钻石那么熟识。我以前看见过它们。"

"一次以上，"斯波兰达首肯。

埃米尔向前倾身。"你觉得现在能哭出一些眼泪吗？斯波兰达？"

"埃米尔，如果你不当心点儿。"乔蒂安警告他。

"抱歉，"埃米尔轻声低语，实际上他一点不感到过意不去。"自然，你不必现在就哭，斯波兰达。如果你将来会流一些昂贵的眼泪，只须离开它们躺着的地方，而我很乐意从地板上清扫它们。"

乔蒂安摇摇头，尔后把注意力转回到斯波兰达。"多年之前，你为何在草地上哭？"

"因为你们两个压坏了那些花朵。我引导它们，你明白，它们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我从不反对在花健康地生长的时候采摘。很多时候摘下花朵对植物有益。当你和埃米尔冲过这块地方的那天，你们压坏了花，弄死了不少。这是哭泣的原因。"

"我很抱歉，"埃米尔说，这回他真是这样。"但我不知道——"

"我明白你不知道。"斯波兰达说，"但现在你知道了。当心别再继续这种谋杀。"

这是很正当的谴责，埃米尔点点头。"当然了，你当过好男孩，埃米尔。"斯波兰达甜甜地加了一句。"你记得喜欢爬的那棵老树吗？生长在边缘的那棵大的，那里有许多许多鸭子。"记忆当即涌上埃米尔心头。"我在那棵树上花了不少时间，乔蒂安，你也记得吗？"

乔蒂安摇摇头。"你爬了上百棵树，埃米尔。它们看上去都一样——"

"喂，但它们不一样，夫君，"斯波兰达解说道。"尤其那棵老的，那树是老母家的，老母魔力无边，又很护自己家。埃米尔，我头一次看见你爬那树，担心你的安全，因为如果你在任何方面激怒了老母，她可能使你的家人因病而死，或者……或者……"

"或者什么？"埃米尔十分紧张，充满病态的迷狂，想知道他命运如何。

"她可能会杀了你。"

埃米尔张开了嘴。"杀了我？"他重复，声音颤抖了。

乔蒂安转转眼珠，"看在上帝的份上，埃米尔，这树母没杀你，你还活着。再说，一个树母怎能杀人？"

"老母，"斯波兰达纠正。"她杀人可以用不同方式中的任何一种，乔蒂安，精灵国中有很多位遵她的令，而埃米尔可以被一位杀手搔痒直至笑死。这个杀手叫克欧摩力斯，是个特别善良的小精灵。克欧摩力斯有个宽大的鼻子，没有嘴巴。他吃饭时必须把食物放进鼻孔。这情景看上去挺怪。但是埃米尔，你知道为什么老母没叫克欧摩力斯去搔你痒呢？"

"为什么？"他低声问。

"因为你不摘她的老浆果。而且你表现得很得体，不去踏她任何一个新果子。你踏在柔软的叶子上走，你这么做让她消了气。她非常喜欢你，一点不错。"

埃米尔慢慢平静下来，心里想着他无数次爬上这棵老树，却没想到那死的危险。

"老母一点也不喜欢你，乔蒂安，"斯波兰达随后声称。

乔蒂安皱起眉头。"为什么？我从没爬上她的树枝，更少吃她的浆果。"

"

"不错，但你对她出现一点儿不留心，甚至她站在那儿你也不。一次，当你在她树枝下面，她想得到你的注意，就弯下一枝来，抚摸你的脸。你只是把她的树叶猛然推开。

那天你狂傲地拒绝了她，自那之后，她说你是个自大、没心肝的家伙。"

"

对此，埃米尔忍不住大笑起来。"你认为只是人类妇女在争相引起你注意，乔蒂安现在你发觉树母也如此！"

乔蒂安准备宣布整个对话是滑稽的，因为他相信这种可笑的讨论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会天天出现。斯波兰达是位小精灵，躲不开她异想天开的闲聊或神神怪怪的故事。"精灵故事，"他嘟囔。

"我经常看你哭泣，乔蒂安。"斯波兰达说，伸手抚弄他乌木似的厚发，"我陪伴你度过那些忧郁的时光。你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但我在那儿，夫君。的确如此，很多场合我和你一起，而你认为你独自一人。"

乔蒂安回忆起那些孤独的时光，他都在漫无边际步领地中度过，期待埃米尔的到来，或思念着离去的埃米尔。所有这些时光，斯波兰达是和他一起的。

这想法抚慰着他，以某种方式减轻了梦幻般记忆的疼痛。

"我总是和你呆在一起，直到你进入这座房子。"斯波兰达继续。"然后我会返回霹雳卫郡，向往着下一次见到你。"她依着他的腿跪下，把他晒黑的大手放进她的小手里。"这么多年来，你一直让我着迷，但我一次也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到，我不再被迫等着你出现。当我能跟你说又听到你回答我，当我能接触你而你接触我，当我能给你快乐又得到你回报的时候，我与你在—起是幸福的，乔蒂安。"

他静静地坐着，而她的温柔——如同一些快乐的、无忧无虑的舞者——在他体内舞蹈而过。

他给予她很少，他沉思。连衣服还没有，她的结婚戒指只是金的加紫色水晶。她不在乎他的头衔，因为她自己的更大。事实上没有什么物质财富他能赐予她而她还没有。

而她已感幸福。

有他，只是有了他。

他深处的一种寒冷开始消融、滴流，如同阳光亲吻了霜花。

他想知道斯波兰达为何现在来与他同在，现在，在那么多年远远地观望他之后。"为什么——"

"你也幸福吗，跟我在一起？"斯波兰达把他手指拉过来到她嘴边，把他大拇指弄平了，贴着她下唇，从这边滑到那边。

他看见盼望准确无误地闪耀在她淡紫色的眼睛中，又感到埃米尔在一旁很不温柔地用肘捅他。在沙发上换换姿势，他试图思考如何答复斯波兰达。她使他幸福吗？他怎么能够知道？她美丽，是的，而且甜蜜、温情，但他被迫娶了她，尔后他得知她是个精灵。

她是个恶作剧的小精灵，该死透顶，而他一直在寻找最普通的女人！他怎么能够幸福？

但他不感到痛苦。事实上，在不同场合下，他因斯波兰达而感到快乐。她使他笑。

她告诉他的许多事给他以宁静。

那意味着她使他幸福？

他真的没有机会发现这一点，他相信。自从他碰上她，混乱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来临。

他甚至还没真的跟她做爱。这个念头在他腰以下腿以上点燃了火苗。他又在沙发上坐立不安了，而且痛苦地意识到这件晨衣长袍太小，遮挡不住增长的激动。

"我想，"他轻柔地说"我们应该收拾一下，现在就去弄点东西吃。"他站起来，依然拉着斯波兰达的手。

斯波兰达一站起身，就伸手搂住他的腰。

她的双乳顶着他的胸膛，这感觉加强了他的欲望。他所想的就是带斯波兰达上楼。"埃米尔，你是否会原谅我们？"

"我能给你提供吃的，乔蒂安。"斯波兰达说，"而且我们晚饭后能洗耳恭听个澡。"星光一闪，她变出一张小桌，一个金盘子里装满了新鲜水果，几碟子软面包，一点儿金黄的蜂蜜，一水晶罐的奶油。

他的胃动起来，埃米尔第一个坐到桌边，兴奋地看着斯波兰达的魔力变出的极好的食物。

埃米尔看着这简单的食物，有一点儿失望使他皱起眉头。"我不认为你能变出鹿肉，你能吗？斯波兰达？上面铺上些蘑菇、洋葱？一点儿山鹑，味道也会不错。烤的，如果你愿意，带一碟子——"

"没有动物给你。"斯波兰达颤栗着。

"她的意思是肉。"乔蒂安解说，此刻他更急不可耐地要跟夫人上床。

"对，我就是这意思，埃米尔。"斯波兰达说，"我会乐意给你任何东西，除了动物之外。"

"任何东西？"埃米尔问。

"任何你希望的东西。"她的答复把他弹出这么多岁月，一直回到那个时光，当时他饿着肚子上床，当时他的小身板冷得直抖，而又没有外衣使他躲开寒冷。

那时他一无所有，除了梦想和希望。

"金子。"他自言自语，记起他所有愿望中最可爱的一个，"我想要一座金山。"

星光闪烁，房间当中立起一座金块的小山，山顶碰上了天花板。此时此刻，埃米尔手不能动，口不能言。作为一个儿童，他常常想知道一座金山的样子！现在他知道了，那小男孩在他内心深处高兴地笑了。

他奔向这巨大财富，准备猛扑上去。

"斯波兰达，立即弄走这些金子！"乔蒂安大喊大叫。

银光一闪，金山失踪，而埃米尔直落到地板上。他勉强站起来，直视他的表兄。"乔蒂安，请帮帮忙。"

"她不会应允你的祈愿，埃米尔，就这么回事。"乔蒂安宣布。

"你自私自利，就这么回事。"埃米尔试图整整他的衣领，尔后记起斯波兰达正穿着他的衬衣。"整个国家最富有的贵族，现在你有了自己的精灵！非常可爱宜人的精灵！而我甚至不能看见我得到一点儿金子的祈愿被应允！"

"一点儿？"乔蒂安回击。"我的上帝，埃米尔，那金山足够填平一个大洋！"

斯波兰达碰碰她丈夫的肩膀，"我只是试图让你表兄幸福，乔蒂安。我应允他的祈愿为何如此令你不悦？"

"因为我很了解，如果我允许你应允他一个祈愿，我会想到一百个以上。"

"吝啬鬼，这就是你的名字！"埃米尔呼喊。"你不需要一座金山，因为你上百回地拥有了这么多！我，在另一方面——"

"你如何解释这金山由来，埃米尔？"乔蒂安冷冷地问。

"向任何人展示它不是我的目的，表兄。"

尽管渴望带斯波兰达上床，但乔蒂安明白不得不把埃米尔摆布清楚。如果不这样，这人会想得到这个世界，而斯波兰达会帮他得到。"很好，埃米尔。你将把它藏起来，永远不花它。" "我没这么说。如果我不能享用，拥有财富有什么好处？"

乔蒂安把双臂交叉，往胸前一抱。"你要买什么？"

埃米尔揉搓着手掌。"一辆新马车打头，还有好马。"

"雪白的马配抛光黑马鞍！"斯波兰达建议。

"对，对，"埃米尔说，"全套衣裳，我将订做一整打新衣裳，让埃伯特

王子也羡慕！

噢，一座大宅子，一艘船。一个完整的船队——全是我的，全停泊在港口，我一决定去哪儿就出发。"

"我明白。"乔蒂安拖着长腔，"完了吗？"

"我肯定还要多。如果你真的好心，给我纸、铅笔，我会把想买的许多东西全列出来。"

手一挥，乔蒂安不理埃米尔要书写工具的请求。"现在开始，咱们讨论这马车、马匹、王子式全套衣服，房子，还有船队，好不好？告诉我，埃米尔，当人们开始注意和询问你突然得来的财富时，你会怎么说？"

"什么？嗯……我会告诉他们，我通过不同的投资一步步得来。"

"对，这就是他将告诉他们的，乔蒂安。"斯波兰达说，她的手掌渴望放出魔力，应允埃米尔的祈愿。

"听着，表兄，"乔蒂安呵责道。"你像我一样了解，如此赚钱的投资从来保不了多久秘密。为什么？几乎他们一赚了钱，整个商界知道谁开始这些投资、哪里、何时、怎样，还有为什么。仔细想想，埃米尔，你会领悟到，那样的解释不会服人。"

"那不会服人，埃米尔。"斯波兰达说，"那一点儿也服不了人。"

乔蒂安走向桌子，拿了个凳子，尔后放回去。"如此突然的好运可能会引导人们相信你干了违法的事。如果你被怀疑有犯罪行为，你不能回避说出实情。你能吗？如你早些时候所说，这样的供认能把人永远置于疯狂，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所以，看起来你有两种选择——囚室或精神病院。现在，你还想要这座金山吗？"

埃米尔转向斯波兰达，"一座后宫怎么样？我自己拥有的一群美女？"

斯波兰达看着乔蒂安。

他摇摇头。

"好吧，"埃米尔说，"不是后宫，只是一个女人，那么，像斯波兰达一样美丽的公主。"

一位预备继承王位的公主。而我一旦娶了她，我就是驸马！想想这个，乔蒂安，我最终拥有了头衔，我一直——"

"不。"

"好吧好吧，"埃米尔忍让，但不准备放弃，"不是公主。一个女继承人，怎么样？仅仅一个简简单单的女继承人，她将继承世界中最大一笔遗产？"

乔蒂安走到斯波兰达站的地方，抓起她的手，引她走向房门。

"好吧，忘掉女人。"埃米尔说，而斯波兰达跟乔蒂安已踏上走廊。"来一棵摇钱树怎么样？"

"不，"乔蒂安道，他看着斯波兰达，"你制造了一个怪物，他无处栖身，一味祈愿。"

"喂，乔蒂安？"埃米尔叫道，他表兄已开始护送斯波兰达出门厅。

乔蒂安停下，转过身。"不论是什么，回答是不。"

埃米尔瞪着眼。"我不再做其它祈愿，我刚想起来为何驾车来到桦诗庄园。我一来到，发生了这么多事，以至于几乎忘记告诉你这消息。"

"这消息是什么？"

"你会喜欢它，"埃米尔自鸣得意地笑了。"霍尔登先生和太太两周后的星期六举办宴会和舞会。我昨天下午碰上霍尔登先生，他告诉我，你和斯波

兰达被邀请了，请帖明天寄出。看起来社交界多数会出现在这个场合，急于会见你的新娘。你的婚礼这十来天里一直被传诵着。"

乔蒂安无法想象在如此高雅的重大聚会上，斯波兰达会带来何种混乱。要是她把她的烤牛肉变成梨该怎么办，或者当在舞厅跳舞时缩小怎么办？如果她不舒服怎么办？她该死的光雾会出现并吞没她。

而且如果她妹妹，哈莫妮，也决定出席这个场合……"我们不会接受，"他生硬地表述。

"这事关你的声誉，乔蒂安，回信拒绝对你是件很不好的事。"

"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不会出席。"避免发更大的火，乔蒂安引斯波兰达走出客厅。

"也许我们乐于出席晚餐和舞会，乔蒂安？我对跳舞那么沉迷，而且非常高兴见到你的朋友。我敢肯定他们能告诉我还没发现的你的许多事，而我会永远乐于——"

"不。"

"但是为什么？"

"因为我这么说了。"

斯波兰达急了。"你在控制我，乔蒂安，在霹雳卫郡，我是——"

"我明白你是什么。"他在门厅尽头停住，直直对着她，"你在那里是位公主，但这儿不是霹雳卫郡，这是我的家，而我是这里的主人。而你，作为我妻子，必须按我说的做。"

"你不能取消我的头衔——"

"你也不能取消我的。我将乐于接受你的魔幻背景，斯波兰达，但别想让我走太远。"

你是我的公爵夫人，你会与我一起呆在桦诗庄园。既然你不准备返回霹雳卫郡，你的王室身份再也没有意义。"

她咬着下嘴唇。他不知道，她从未告诉他真的会返回霹雳卫郡。一直没能告诉他。

他是，说到底，不过是选来为霹雳卫郡生个孩子的男人，而她一次也未曾细想过怀孕后与他共处的事儿。她需要他的宝宝，作为回报，她尽其所能消除他内心的忧郁，给他快乐。但她将会返回霹雳卫郡。

她不得不这么告诉他。"乔蒂安，"她说，声音微微颤抖。

"什么？"他大喊大叫。

她看见他眼睛变了颜色，她立即决定再保守一些时候秘密。

"什么？"乔蒂安再次吼叫。

"没什么，"她低低道。"没有什么，夫君。"避免让他看出她的痛苦，她冲他粲然一笑。她十足的微笑立即软化了他的态度，他好玩地摸摸她黄褐色的卷发，转身打开一扇狭狭的木门，那通向一座发霉的楼梯。

"我从未见过这些梯子。"斯波兰达一边说，一边开始上楼。

"门厅里，这座楼梯上楼最快。"

斯波兰达笑了。"这就是你选择这座旧楼梯的原因，乔蒂安？"她向下温情地抚摸他。

她的爱抚几乎使他失控，他呼吸急促，停在楼梯当中，他把斯波兰达揽入怀中，把她顶在墙上，向她靠过去。"就这样挨着我，斯波兰达，我会忘记所有的礼仪方式，就在这楼梯上把你带走。"

"带我去哪里？"

她本色的天真无知把欲望加深、加热，他开始出汗。"我将带你去地上的王国，我将与你做爱。"

深深的渴望鲜活地飞过她全身。"你的诺言让我快乐，"她呻吟道。"我在你的腿和手上得到了快乐，你说做爱会带给我同样的快乐，那就是地上的天国吗？"

"你明白吗？你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打断我，我要把你变成我的公爵夫人，在这个字眼的每种真实意义上。"乔蒂安这样回答着。

第十五章

她听到一种原始的声音，低沉的喉音，如同一头饥饿所驱使的野兽爬行于乔蒂安的咽喉，此时他噙住她的嘴并把舌头伸了进去。他咬住她的下唇，她感到的先是不适，然后是赤裸裸的激情的奔涌。"埃米尔说你叫得比较得凶，"她嘴对嘴地呻吟。"我想只是像动物那样咬，而你是吮我的嘴唇。"

他的微笑漾入充满欲望的银亮之光的眼睛。"我打算干的比吮你嘴唇要多，夫人。我将吞下你每一英寸。"

她的温暖，她的紧绷……她真正的丝质，这均表现成一种挑战，考验他的每种愿望，考验他的决心和耐心的每一个细部。完全的，无限制的性欲，原始的、男人的本质，使他渴望驶入她，一次，再次。

但他的另一方面，他也只是刚刚了解，强迫他压制自己的本能。这是斯波兰达在他身下，他的妻子，某种深沉、关切的情感，他自己至今仍未了解的，迫使她依旧躺着，给她足够的时间，使她完全适应这种感觉。

"斯波兰达"，他低语。他的整个生命为伤害了她而追悔。她现在依旧躺着，但他想知道她在想什么。他想弄明白是否她在寻找什么报复的办法对付他。他闭上眼睛，准备被变回一只蛞蝓，或被扔回蛇洞。或许她会消失，他怀中一无所有，只有空气和床罩。

什么也没发生。

他睁开眼，眼前所见几乎令他悔恨不欲生。

无数的白色钻石汇成团块，流泄在暗蓝色缎子床罩和斯波兰达古铜色长发上。甚至在他看见这些闪光的珠宝时，更多的还在从斯波兰达的面颊上滑下。

"我——我那么抱歉，精灵，"他窒息了。

斯波兰达静静地躺着，等候疼痛消遁。尖锐的疼痛很快消失了，但一种隐隐的悸动依旧。她感到被撑得太紧、太满，动也不敢动。

乔蒂安，她想，仅仅是这个名字的声音在她心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减轻她的不舒服和恐惧。这是多么陌生……她自己身体内部深处握住他的身体。他们不再是两个生命，她领悟到。

他们是一体，以她所能想象的最隐秘的方法合而为一。

突然，逗留不去的在她体内的痛感不重要了。她感到撑，是的，而且那么满，但这联合多么美好，她想。以这种引起美感、荣耀的方式接受和容

纳乔蒂安的一部分，这多么美妙。

"我们的快乐，"她冲他耳语，"你保证过。"

以温情脉脉的方式，他掸去她长长的、铺张在头发上一些钻石。

她把手指抠进他后背硬如岩石的肌肉，想象他旋转着与她走上星之小径。"乔蒂安，"她喘息着，"我大概——"

"我知道，斯波兰达。我明白。"

"我们正飘起来，"她警告他，她的极乐增高了，"向天空。"

他耳中一无所有，只有她的欢乐带来的天上的仙乐。旋律变得宏大，渐至高潮，回声充满整个卧室，那力量和辉煌要一个百人交响乐团方能实现。

他和斯波兰达，的确，在飘，他们离开床，漂浮在整个房间。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但他的惊奇很快萎落。怒气也没升起。他，说到底，娶了个精灵，所以不得不使自己习惯于类似这样的行程。

"我不想告诉你带我们从这上边下去对我更好一点，这可以吗，斯波兰达？"他问，此时他们滑行于壁炉台的上方。

"我无法带我们下去，除非我的快乐完全盛极而衰，夫君。我依然感到柔软的震颤，特别是你动的时候。"

"我明白了。"他为她多动了一些，当他的背碰上天花板时他就缩了缩。她奏起感官快乐的音乐，他再次沉思。

她飘在肉体极乐之波上。

他开始在梦中说话。嘟囔些她不理解的事儿。她记得他说过的其它事儿，她已明白的事情。你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打断我，我要把你变成我的公爵夫人，在这个字眼的每种真实意义上。举起手，她抚摸他脸上的痣，手法之轻恰似一个小宝宝的叹息。他已把她变成他的公爵夫人，她沉思。他娶了她，尔后用精髓充满了她，那精髓是她难以想见的一种真实的东西。你是我的公爵夫人，你会与我一起呆在桦诗庄园。

他的声明击穿她的心智，如同坚硬、狂暴的雨；以一种丧失的感觉淹没了她，这是她此生从未经历过的。她感觉似乎她正在失掉什么。对她来说珍贵的东西，她不会再拥有的东西。以前她从未失去任何东西。

她心中流出哀愁，这是她所知的最深沉的情感。而且它继续留在她心中，没变浅，没消退。它在生长，它使她心痛。

自从她在草地上遇见乔蒂安以来，这是她第一次细想她将离开他的日子。

第十六章

乔蒂安次日早晨一觉醒来，他身边的地方是凉的、空的。用于擦掉眼睛上残留的睡意，他坐起身，环视房间。

"斯波兰达？"他下了床，走到房间中间，"斯波兰达？"

怀疑她是否变了尺寸，他开始往每个他能找到的小容器内张望：花瓶、碗、碟子、一。天鹅绒褶里的深深的空隙，甚至还有他的帽子。

一阵徒劳的寻觅之后，他认定她下楼了，或许跟埃米尔在一起，这样

那样地满足他的愿望。上帝，如果他寻觅时邂逅他那愿望非常多的表兄和他那过于慷慨大方的妻子，那情景令人难以想象。

他没有摇铃叫他的男仆，决定自己穿衣服。他把衣服放在床上，冲进盥洗室，这间高雅的去处，白色大理石造就，浴缸等设备则是纯金的。

他一迈步进去，就听到水的泼溅声，自白丝帘遮住的凹陷浴缸里传出来。"斯波兰达？"

他听见一个女性的声音在说话。但这声音低沉、发闷。"斯波兰达，"他又叫了一声。

弄不懂她为什么不回答，他走过去，来到帘以内。

他一下子停住，皱起眉头。

一个妇人跪在浴缸之畔，她双手浸没在水中。她长袍在身，那式样乔蒂安立即想到乃是十一世纪的风格。

留神到自己的赤裸，他赶忙找来一条毛巾，围住自己的臀部。如此穿戴一番，他再次靠近丝帘后的妇人。"你是谁，你在我的盥洗室干什么？"他以公爵的腔调质问，那能恫吓多数闻听之人。

那妇人不往上看，只是继续在水中拨弄她皱巴巴的双手。

"女士，"乔蒂安不耐烦道，"你怎么来到这里？"她把手从水中拿出，盯着自己右手掌。她脸上摆出一付冷酷的神色，并开始用另一只手洗这只手掌。"去，该死的血迹！去，我说！去，该死的血迹！去，我说！"

乔蒂安蹒跚而去，始尔难以置信，继之猛然醒悟。他脚后跟如飞，急忙退出盥洗室，以最快速度穿好衣服，冲下楼梯。

"公爵夫人在哪儿？"他质问在二层楼梯上迎头碰上的厄尔姆斯特德。

厄尔姆斯特德努力拉住一根长长的天鹅绒绶带，它拴着一头被激怒的美洲驼。"先生，我在楼下接待室发现了这头美洲驼。它冲到那里，我才最后捉住它。原谅我用这华贵的绶带作绳子，爵爷，但这是必要的。现在，可是我无法带这家伙下楼梯。一头美洲驼！"

这可是我所见到的最可笑的动物。"

乔蒂安扫了一眼美洲驼，知道它是蒂里舍斯，回过头来看看困惑不已的男管家。"嗯……我听说一个马戏团正在这一带巡回演出。这头美洲驼很像是从那里逃出来的。"

"一个马戏团？"

"厄尔姆斯特德，你看见过公爵夫人吗？"

"我没看见过她，尊敬的主人。"男管家气喘吁吁，他努力不让美洲驼回到楼上，瘦瘦的脸因为用力而绷紧。"可能她与泰特先生一道，他正在起居室用早餐。"

乔蒂安离开，让厄姆斯特德自己对付蒂里舍斯，一点也不耽搁地来到起居室，一个阳光充沛的房间带一个凸出的窗户。

埃米尔坐在窗前一个小圆桌前，他的早餐在他跟前放着。"早晨好，表兄。"他说，递给乔蒂安一杯滚烫的茶。"睡了个懒觉，是不是？现在已是十点一刻，你通常七点起床，在办公室工作到九点。我的，不，你的常规已经改变，自打你结婚。"

乔蒂安注意到，左边对过有只果盘与埃米尔果盘相对，还有只杯子里奶油剩了一半。"斯波兰达在哪儿？"

埃米尔啜饮着茶，尔后把茶杯放回精致的小茶碟上。"她吃完了，还说"

她出去闲逛一下。我在这里有陪伴的，所以你不必为我的孤寂而着急。"

乔蒂安皱起眉头。"什么陪伴不陪伴？"

埃米尔指指乔蒂安身后房间的一角。"那些点了魔法的女人一直在为我助兴。"

乔蒂安环顾一下，断定他会看到一帮美丽、令人销魂的异性。

他看到的是三个巫婆，个个白头发下筋肉暴露，下巴尖尖，眼睛像小煤块。弯腰弓背围着大黑锅，粗糙的手中拿根长棍子，她们搅啊搅，大锅里热气蒸腾。

她们念念有词，"不惮辛劳不惮烦。"

"《麦克白》里的女巫，"乔蒂安急了。"埃米尔，你为什么允许斯波兰达去——"

"她不是我的精灵，表兄。她是你的，我没有权力告诉她如何使用她的魔力。此外，我认为能会见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是很吸引人的一件事。而且这些女巫真的确无害，乔蒂安。她们什么也不干，只是搅动她们的锅，自打斯波兰达把她们变了出来。"

愤怒至极的乔蒂安不理睬他富于幻想的表兄，离开房间直冲楼外。在领地上到处走，四处寻找他那任性的夫人。走近一座玫瑰园时，他放慢寻找，最终止步。

一个高个子在玫瑰丛中移步。但这不是斯波兰达。这是个男人，长胡子的男人。他的手背在身后，踱步，脸上现出深沉、忧郁的思索。"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他边说边在玫瑰丛中走动。"哪一种行为更高贵呢？一种是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另一种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乔蒂安为他接上了一句。他做了个深深、颤抖的呼吸。"哈姆莱特，"他愤怒地扯开嗓门。"麦克白夫人在我盥洗室，三个女巫在我起居室，而哈姆莱特在我玫瑰丛中！还有什么，斯波兰达？"他喊叫，不在意她可能太远了，根本听不见。"我还能遇上其他什么角色，真该死！"

"死了，睡着了，"哈姆莱特继续。

"听着，"乔蒂安对他说，"我要你在两秒钟之内离开我的花园回到你的书中，你明白了么？还要带着麦克白夫人和那些搅动大锅的女巫跟你一起！如果什么人看到你在这儿怎么办？我如何做该死的解释——"

"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

把手指插进头发，乔蒂安重步走开，接着找寻他那不可救药的精灵夫人。他只迈出几大步，就看见一位可爱的黑发少女自二层的阳台上探出身，她丰满的胸部近乎从衣服里进出来。

她讲。"哦，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

他的双眼几乎从脸上伸出来，乔蒂安看着阳台之下的篱笆，已经知道他看见的将是谁。完全不错，罗密欧站在那儿，眼里是世界上全部的爱，就那样盯着朱丽叶。

"否认你的父亲，"朱丽叶接着道，"抛弃你的姓名吧。也许，你不愿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特了。"

"我一找到斯波兰达，你就不会再活着了！"乔蒂安冲她喊。

他再次启程寻找斯波兰达。半个小时的寻找对他来说就像永恒的一半，但他最终发现她在亭子边站着。他一走近她，就看出她只穿一件真丝衬衫，嘴边还有一点儿奶油。

还好，至少这座亭子坐落于森林边缘，离住房好远。任何雇工看见她的可能性很小。可是该死的，她的衣服何时才能送到？

"斯波兰达——"

"乔蒂安！"她看见他很快活。"噢，夫君，你知道不知道我几乎是踮起脚尖进入这座白色建筑的，"她问，伸手指向亭子。"但是我一迈进它，我就意识到它是用铁钉子钉起来的！我要告诉你多少次铁——"

"麦克白夫人在我盥洗室想从手中洗去想象中的血污，三个女巫在我起居室看着埃米尔吃早饭，朱丽叶吊在阳台上，罗密欧游荡在篱笆之畔，而哈姆莱特正漫步在我的玫瑰园中，努力回答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

"是呀，他们就是在这么做。"

"我想要这些角色不存在，斯波兰达，你听懂我的意思了么？不存在！这秒钟内把他们弄走！"

"但是——但是你喜欢莎士比亚和他的人物！"

"没有到和他们一起生活的程度！我不喜欢！" "乔蒂安，你在冲我喊。"

"

"我是在喊，夫人，如果你敢再把我把扔到那蛇洞里，我会——" "你会什么？"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两个手指托着下巴。

乔蒂安在她紫色的眼中看见一种挑战。"你向我挑战，斯波兰达？你认为你会施魔法，我就被你盖住了吗？"

"你——"

"使出你最坏的招。我站在这里，对你的魔力完全没有能力抵抗。但我向你保证：你杀了我，你就无法逃脱——"

"杀你！"这个说法使斯波兰达的双眼被钻石之帘所蒙住。"乔蒂安，我永远不会——" "不？" "不！"

轮到乔蒂安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了。"那么我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对不？弄走麦克白夫人、女巫、哈姆——"

"我不会杀你，乔蒂安，但我会——"

"干吧。干你想干的。"

"我能把你变成一只蛞蝓，就像哈莫妮所干的，"她警告他。

"好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不要诱惑我。"

"我不是在诱惑你，斯波兰达。我在向你挑战。"

"把你抛进北冰洋怎么样，送给鲨鱼？"

他的心脏停了一拍，但他脸上不动声色，"来吧。"

"把你穿的鞋子塞满蝎子更不费力气。"一只接一只，他抬起自己双脚。"塞满它们。"她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你的表现是可靠的，乔蒂安。我高兴看到你不怕我。很高兴你知道我不会让灾难降临你。"

他感到自己疯狂的心跳慢了下来。"还有其他虚构的人在我房子和花园里吗？如果我去库房，我会看见李尔王和奥赛罗吗？大师他也在这里？是他吗，斯波兰达？或许你把老威廉·莎士比亚本人也放在我办公室里了？"

"你希望他在那里吗？" "不！送那些角色回到书中那些他们该呆的页码"

中去吧！"她飘向他。"我想要使你快乐。我以为你会喜欢——"

"你想错了。现在，最后一次，把那些人物弄走。我希望你这样做，而且我希望你现在满足我的希望。"

她的双唇因不愉快而变薄，斯波兰达挥手一指主楼，它在顷刻之间被银光闪闪的魔力之云包裹。"他们走了，你不文明。把莎士比亚一些角色送给你，我多么希望使你欢笑。"

你只送我一通喊叫。"

当看到她的光雾避难所开始出现并环绕她时，乔蒂安意识到他的喊叫真的多么使她不安。在她消融之前，他抓住她的手把她自闪光的阴霾里拉出来。"我们每次有争执时你都不要消失呀，斯波兰达。"

她看着他。"但你就是这么做的，乔蒂安。当你变得愤怒或有其它不安时，你骑上你的马跑开。消失在光雾中与骑马跑开之间有什么不同？都意味着逃离困难的处境，不是吗？"

他知道她是有道理的，但他才不认输呢。"消失在雾中与骑马跑开有很大区别！"

"但你跑开到城里不见了。"

"在马上，不在光雾的云上！"

"结果是一样的。你从视野里消失了。你多么不文明呀，乔蒂安。不文明地喊叫，不文明地继续一场你明知我已赢的争吵。"

学会忍耐不容易，但他努力争取。"听我说，斯波兰达，"他轻轻地说，还拿起她纤细的手臂。"你容易让我上火是因为……我娶你时不知道你是什么。我……我一直寻找的女人……她……你是不同的，而我——"

"乔蒂安，"埃米尔一到就喊起来。"现在我走了，表兄。多谢你的款待，但愿你因为不让我的祈愿得到满足而遭殃。斯波兰达，"他说，拿起她手轻轻亲吻，"很荣幸看到你，从各方面来说。很快我会再来，同时我强烈希望我自私、吝啬的表兄会应允我一些祈愿。"

乔蒂安眼珠一转。"埃米尔，这个话题昨天下午已经告终，我不会讨论——"

他没能说完，一个火球已在亭子那边草地上烧了个黑块。紧接着，哈莫妮站在这烧成炭的地方，她赤裸的双腿还在火焰之中。

"噢，上帝，"乔蒂安大声道。"今天早晨我所需要的东西都齐了。"

"谁……"埃米尔开腔，但这女人赤裸的美丽使他惊得目瞪口呆，再也想不出下边的词儿。"谁……谁……谁……"

"哦，顶顶可乐，埃米尔！"斯波兰达开口，还笑了。"你发音真像个猫头鹰！"

埃米尔继续盯着这一丝不挂的女人。她的金发与春天的阳光相匹配。她的双眼则是他所见过的最蓝的东西，她的双唇粉红得不能再粉红。而她的胸部……他咽口唾沫，艰难地。全能的上帝，她洁白的胸部是他所看到的最美丽的。还有她的腿！他只能想象她白丝一样的腿在他手指下、手掌中会是什么感觉。

但在她的美丽之外，她还有些别的东西。这些东西向他飘来，进入他，围绕他的心脏。

这是一种情感，他相信。是的，他感觉自己与她很贴近。他不知道她的姓名或其它任何事，但这并不碍事，在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强大吸引

力，比他所经历过的任何事物都强大。

埃米尔一直怀疑一见钟情是否可能。现在他明白是可能的。"她是谁，乔蒂安？"他声音小得乔蒂安几乎听不见。

"她是个麻烦，这就是她，"乔蒂安回答，看着哈莫妮。"麻——烦。她名叫哈莫妮。"

她是斯波兰达的妹妹，而且你尽可能离她远点儿。"

哈莫妮也看着乔蒂安。"我明白你一点也不怕我那甜蜜温柔的姐姐，人，但是我想你大概忘记了上回你激怒我之后变成了拖着粘液的鸟食。"

斯波兰达把手放在乔蒂安胳膊上。"别激怒她，乔蒂安。她的性情比太阳的心脏还烈。"

"她的烈性子我一点儿不在乎。我想她她离开我的土地。"乔蒂安火了。

哈莫妮金色眉毛高挑。"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

"这块土地是我的。"

"你不拥有霹雳卫郡。"

"如果它在我土地上，我就拥有。"

"你胆敢，"哈莫妮警告他。

"乔蒂安，"斯波兰达道，"哈莫妮，求求你们了。"

哈莫妮转向站在乔蒂安身边的男人。当她的目光与他相接，她腹部颤动了。她无法把眼神从他身上移开。

他弯曲的头发是干草的颜色，与她的颜色差不多一样，但没那么亮。他拥有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活像老式金币，而当她往里面看时，她明白她看到了微笑。

他冲她粲然而笑。看着他的牙齿，她想到一些人类置于家园四周的篱笆，又白，又坚实，又直。是的，这男人有篱笆一样的牙齿。

他高高的个儿，看上去像乔蒂安一样壮。哈莫妮的腹部又颤动了，尔后发觉脚已离地几寸。如此明确可验的内在欢乐以前从未在她这里发生。"斯波兰达说你是她丈夫的表兄。"她冲他讲话，看见笑容在他眼中流溢。

"埃米尔·泰特，"埃米尔自我介绍。他不得不控制自己，不去把她揽入怀中气也不喘地亲她一通。无论如何，他想，他不得不让她懂得他们注定是为对方所有的，命运最终把他们带到一起。

完全被她与埃米尔之间这种奇怪的联系弄迷糊了，哈莫妮决心无视这种感觉。"我不喜欢你表兄，埃米尔，"她说，凭空向乔蒂安方向指指。"而且既然你与他是亲戚，我也不喜欢你。"

"噢，但我一点也不像乔蒂安，"埃米尔声明。"我善良而且周到。"

"善良和周到。"哈莫妮开口，"是两种大伤我胃口的品质。"

埃米尔点点头。"我也一样。那就是为什么一直努力变得可鄙而且粗野。"

"埃米尔，看在上帝的份上，"乔蒂安说，"为什么你试图适应这位坏心肠的——"

"他试图适应我，是因为他脑袋里有更多的修养，比你的多，"哈莫妮针锋相对。

她举起手来，乔蒂安还没看懂她的意思，魔力已来到他每个部分。咬紧牙关、攥紧拳头，他一声不吭等着看她把他变成了什么。

但是什么也没出现。看看他自己，他看见的是一秒钟以前看到的同一

个男人。

"怎么回事，哈莫妮？"他发问，带着讥讽，"你的力量减弱了么？"

这些词出了他的口的当儿，他有种怪异的感觉，另一个在同时说着完全同样的词。

这另一个声音在近旁响起，在他的耳边。

"乔蒂安，"埃米尔喃喃道，"噢，哎哟！"

"现在，乔蒂安。"斯波兰达柔声低语，尽她所能放低声音。"没有什么可着急的，我会打消哈莫妮所做……"

"她做了什么？"乔蒂安问，又听到他的话被另一个人同时说出。而且，他明白，另一个声音完全像他自己的。"谁告诉我她干了什么？"

埃米尔瞅着他表兄。"你有两个头。"

"什么？"乔蒂安把头向右转，尔后向左转。

他震惊得几乎无法站立。那里，在他左臂上，立着另一个头，他自己的头的复制品。

这头上的嘴微笑着。"你好，乔蒂安。"它道。"我是乔蒂安。"

哈莫妮爆出一阵笑声。"两个头，人！你只有一个的时候，你只有一块修养。所以，我出于慷慨大方之心建造了你的另一个头。现在你的修养已经加倍。如果我需要谢意的话，我会得到你的感谢。"

一眨眼功夫，斯波兰达用她的魔力除去了乔蒂安的另一个头，她丈夫现在又是一个头的男人了。

乔蒂安感觉到他的左臂，他满意地知道这第二个头已去，他以威胁的步伐向哈莫妮冲去。

斯波兰达抓紧他胳膊。"再见，埃米尔。再见，哈莫妮。"星光一闪，她和乔蒂安不见了。

埃米尔盯着他们站过的空地。"哪里——"

"她解救了他。"哈莫妮说，"因为她明白他可能变成一盏吊在饿狼洞里的灯。"

"你的魔力像斯波兰达一样强大吗？"

哈莫妮飘入空中，背朝下躺着，就像倚靠在一张柔软的沙发上。"不管她涌干什么，我能比她干得更好。"

埃米尔盯得太厉害，眼睛开始疼了。哈莫妮的头发从她身体上落下来，如同一阵纯金的骤雨，使其完美形体暴露无遗。

"你在凝视什么，人？"哈莫妮捕捉到他的目光后便质问。

"你……我……你非常美丽"埃米尔喃喃道。"一位一丝不挂的女人在无垠的日光下，习惯于这样的情景对我还很困难。"

对他的赞美，哈莫妮愉快地哼唧了几声。她还在天空中，转身冲他的方向。"为什么你们人类遮起自己的身体？没有那些你们穿的衣裳你们看上去很可耻吗？"

"当然不！只是人类对我们身体的特定部分多一些敏感。"

"哪些部分？"

"嗯……隐私部分。"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人。哪部分如此隐秘？"

埃米尔感到色彩冲刷过他平滑、刮过胡子的面颊。

"好极了，"哈莫妮说，落回到地上，"既然你不愿回答我，你必须让我"

看看你。"

当他看见魔力已经袭来，埃米尔伸胳膊挡住脸，低头闪过，就像避开一对拳头的连续重击。但这精灵的魔力轻易捕捉到了他，夺去了他的衣服。

尔后他就站在她面前，像她一样赤身裸体。"可爱的上帝！"他奋力隐藏他赤裸的身体，用双手遮盖自己腰腿之间，冲进亭子，藏在从顶部悬挂下来的秋千的后面。

"嗨，你窘成这个样子，"哈莫妮说。她靠近亭子，但意识到是铁钉维持它的结构，很快就抽身而去。"从那里出来，人。"

埃米尔知道违抗一个精灵是不聪明的，特别是像哈莫妮这样烈性子的一位。但是没有什么——甚至包括对精灵惩罚的恐惧——能诱使他离开秋千后面的那个地方。

除了一些魔力再没有其他。

一秒钟后，他站回草地上，与哈莫妮面对面。双手依然放在腰腿之间，他四处看看，担心会看见桦诗庄园的园丁。"有人会看见……园丁。他们会看见我。"

哈莫妮飘近他，那么近，能感觉他温热的呼吸扑到她面颊上，还嗅到他所带的很刺激的气味。一种奇怪的温暖穿他而过，还有同样特别的兴奋。"这些园丁……他们身体和你们有什么不同么？"

"没有，但是——"

"你跟他们一样？"

"是的，但是——"

"那么你为什么担心他们看见你不穿衣服？"

迷失在那如同火苗的内脏一样蓝的眼睛的深处，埃米尔无言以对。她的胳膊肘碰上他的光光的胸，她左腿触到了他的左腿。

而他不能再把他逻辑性之躯躲在她的视野之外。

"柔荑花，"哈莫妮大声吹叫，向下看着他变得坚硬的男根。"这就是让斯波兰达如此着迷的？"

"什么？"埃米尔喘着气道。"我提醒你，斯波兰达从未看见我——"

"我说的是她丈夫的柔荑花。但是告诉我，如此特殊的柔荑花是你身体里的什么部分？"

埃米尔领悟到哈莫妮只是像斯波兰达一样无知。噢，他多么渴望作为一个男人，在爱艺上给予她个别辅导。

但他立即想起来。"我跟你谈这个问题是不适宜的，哈莫妮。你应当问你姐姐。"

当此，哈莫妮爆成一个旋转的火球。她绕着亭子飞转，还拖着一条冒黑烟的尾巴。

惊诧使得埃米尔忘记了赤裸的状态。"我的上帝。"他嘀咕，看她冷却下来又变成了美丽的精灵。"这个小小的表演表明你发怒了？"

"我不安时就烧火。可爱的小斯波兰达则会消失在凉凉的光雾里。"

埃米尔在她可爱的声音里觉察出醋意。"你为什么不高兴？"

哈莫妮从稀薄的空气里招来一头大塔蓝图拉毒蛛，用她手指尖抚摸这动物毛茸茸的后背。"她总是第一个。她在我之前了解人的柔荑花，晃是？她还是王权第一继承人。她得到每样东西，哎，她总是如此，这明显不公平。"

埃米尔开始理解他初见她那一刻，他对她的那种奇怪的，但是深深的贴近感。"当第二个太困难了，是不是，哈莫妮？"他的声音充满共鸣和理解。

哈莫妮光光的肩膀往后一退，离开了埃米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人。"

"我想你明白。"他伸手抚弄她背上一个摇曳闪烁的光圈，小心翼翼地猜想也许他可以取走一小块。"而且我确切地了解它是多么困难。"

她想要显示更多的不同，又把肩膀往后撤一下，但好奇心使她转向埃米尔，看着他的眼睛。"关于当第二个，你知道什么？"

埃米尔小心地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她依然手里拿着这个险恶的塔蓝图拉蜘蛛。"我也是第二个，而且无数次我妄想乔蒂安所有的东西。他的财富是我梦境的原料，他的称号是全英格兰最令人尊敬的之一。不感到一点儿嫉妒是不可能的。"

哈莫妮点点头。"对呀，不可能。"

"可是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无能为力，"埃米尔温和地指出。"我永远当不了桦诗庄园的公爵，我不会拥有像他那样的财产。而你，哈莫妮，永远成不了霹雳卫郡的女王。"

哈莫妮开始再次爆发，但她很快冷却下来，而一个突然的想法进入她恶作剧的内心。"我能把你表兄弄到没人能找到的地方。我将很乐意干这件事。而且一旦他在这世上失踪了，你就能得到他的头衔和他的财产，不是吗？"

"不要！看在上帝份上，这类事情千万别干！"

"可是你想要他的所有。"

埃米尔的脉搏变得乱七八糟。如果哈莫妮使乔蒂安从这地面上消失了，他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不小心地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将这个念头放进了她脑中。"如果我能够，你会让我把斯波兰达弄走，使你得到王权吗？"

"你做不到。"

"但是如果我能够做到，你希望我做吗？"

"不希望。"

"为什么不？"

"因为她是我姐姐。"

"而且你爱她。"

哈莫妮没有爱是什么的概念。"我——"

"而我爱乔蒂安，"埃米尔平和地继续说，"并不因为我渴望他的所有，就意味我以任何方式伤害他。而且不仅仅乔蒂安。在我长大的村里有一个小男孩，他有所见过的最好的小白马。那马有又大又黑的眼睛，粗粗的尾巴拖在地上，脸上有条黑道。我全心全意想要这匹小马，但我没有伤害这男孩，或从他那里偷走它。这男孩是我朋友。"

哈莫妮仍然静静地听着。

但是哈莫妮知道他说服了她。乔蒂安，从现在起，从她危险的魔力中脱险了。"你知道，"他说，"你会发现我是个很好的听众，如果你觉得需要谈谈你总是当老二的感受的话。我保证我会理解你告诉我的任何事情。"

一种温柔的情感努力向哈莫妮走来，但她坚决地将它击退。"而我向你保证我永远不需要人类的任何东西。"

"嗯？"回想起乔蒂安所说的亲吻如何使斯波兰达重新充满活力，埃米

尔用大拇指擦过下嘴唇。"对力量的需要呢？元气灌输进你单薄的身体？"

"元气，"哈莫妮重复一句，她目光直视他的嘴。

"弄走蜘蛛。"

过于兴奋的她无法相信正在执行的命令，哈莫妮把塔蓝图拉蜘蛛扔进空中，它在空中立即消失了。

埃米尔展开双臂。"我的力量比你将知道的要多。如果你想要，来取走它。"

她飞向他，展臂环抱他的颈项。埃米尔迎接她亮闪闪的长发，以手指缠绕这金丝，帮她平稳地得到他的吻。

温情脉脉，就好像她会来到他怀抱中，他以他唇贴她唇。

但是哈莫妮对他的温情一无所取。她一味地把嘴塞进他嘴，搜寻他能够提供的每一点力量。她要什么，他都给。他深深地吻她，充满激情。当她在他的拥抱中闪闪发光时，他明白他已成功地赠给她所渴求的元气。

而且他已明白，她给了他一个渴望，其他妇女是不会令他满足的，精灵或人类。他将自己拥有她，他发誓。不管他得为此做什么，她将属于他。

"够了？"她飘离他双臂时，他问。

"我不认为对这亲吻我会有个够！"哈莫妮叫起来，她全身因欢乐和力量而发红。

"我喜欢这个回答。现在，你准备给我什么作为回报？一些祝愿，或许？"

"嗯，说到底，埃米尔沉思，如果斯波兰达不能应允他的祝愿，也许眼前的哈莫妮能。而且对此乔蒂安无能为力。

"我不是我家中的祝愿应允者，"哈莫妮态度干脆地提醒他。"我的小姐姐，斯波兰达，是。"

"但是你能够应允祝愿。"

"是呀，但我不肯做。"

"至少把我的衣服还给我。"

哈莫妮思考他的请求。表现任何一种善行均违反她的意愿，但是因为她无法理解的原因，她感到想为埃米尔做这一件。星光一闪，她让他又穿上了自己的衣服。"这就是我愿为你做的全部。不要向我要任何其它的。"

埃米尔肩膀垂下来。"多么糟糕的运气，"他口出怨言。"我终于找到为自己所有的精灵，而她不愿应允我的祝愿。"

"为你自己所有的精灵？"哈莫妮嘲笑他，"我不属于你，人！"

"还没有，"埃米尔低语，看着她把自己变成一团火球，然后烧成无影无形。"但是你会的，哈莫妮。是的，你无疑会的。"

第十七章

接下来几天里，乔蒂安发觉自己经常看自己肩膀。哈莫妮突然令人不快的来访令他紧张，每当他来到一个拐角或走进一个房间，他猜疑会看见她在他面前燃烧。

但是跟从他的是斯波兰达，她与他一起走进每个房间。她甚至跟他一起骑马，不过不是骑在马纳斯上，铁马蹬带来的困难依然存在。

她靠在伟大的骏马之旁，骑在一头蓝绿我蜻蜓上。乔蒂安不太乐于看见他微型夫人骑在一只昆虫背上到处飞，但他很快明白，她渴望陪伴他骑马，而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当然，他想让她得到一匹马并骑在马上。而且既然他对她骑在光马背上的主意不热心，便开始计划以不同方式解决铁器带来的困境。

正如她自己表达的愿望，斯波兰达变成他日常的伴侣，笑着，聊着，每天，每时。

晚上融化在他怀中。

逐渐地，乔蒂安开始对他如何忍耐这么多年相对的孤独产生疑问，他变得那么习惯于斯波兰达的在场，以致她离开他身边哪怕只一会儿，他就想知道她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返回。

他也想知道下一眼看见的她穿的是什么。她的服装已从伦敦运抵，而她以极大的兴趣更换不同的衣服，一旦兴致来了，就穿越了她那易变的精灵之心。

当然，她不是像人类的妇女那样换衣服。她简单地闪出星光，瞧，那就是！她穿上了另一件衣裳。

"你喜欢这套衣服，乔蒂安？"她问，这是个晚上，他们独自享用一顿晚餐，在自己卧室里。"这种蓝不令你想起五月早晨的天空吗？"

他从盘子上抬头看，眨眨眼，轻轻皱皱眉。"不到五秒之前你还穿一件衣服你说使你想到一支发亮的箭。银白色，你说的。"

"对呀，我是这么说的，但我已厌倦它了。"

"你穿了总共六分钟。"

"我顶喜欢这套蓝的。"

乔蒂安从桌上探过身子，捉住她亮闪闪、甚至会动的眼波。"我很高兴你喜欢你的新衣服。但每次我看你，你都穿一种不同的颜色。这几乎让我发晕。"

她吃了一点儿草莓。"我老喜欢彩虹，乔蒂安，而现在我发现了一种仿制彩虹的办法。"

有些困惑的他，给不出一个微笑。坐回到椅子上，他观察她，思索她。的确，她完全与他希望找到的妻子相反，但是关于斯波兰达身上的某些东西如此甜蜜、真实，使他经常忘记这一点：她不是他渴望得到的真正的公爵夫人。

真正的公爵夫人。在过去的十年之中，他多少次想到这些字眼。数以千次，他肯定。

而当他想到他们，另一些字眼紧跟着，这样的字眼如保守的、平淡的、顺从的、规矩的、温顺的、普通的。

他从未想到甜蜜的或慷慨的这样的字眼，好心肠的、快乐的，或关心人的，等等。

"我猜你不曾滑落在一条彩虹上，是不是，乔蒂安？"斯波兰达问，拿起一个又热又软的面包卷。

他推开自己的空盘子，长啜一口葡萄牙红葡萄酒。"没有。"但他的心思还在另一个话题上，甜蜜、慷慨，好心肠，快乐，关心人的，他又想到这些。斯波兰达使他想到这些。但是她对他怎么想？好奇心使他想知道这些，当然。好奇心，再没别的。她说他很英俊，而且她喜欢他的笑声。

她就说了这些。这很好，无论如何。

在那些之外，她认为他冷酷而且不文明。

他想知道是否她还有什么其它的感觉。

好奇心是头动物。他猜想他应该捉它回来，但他不想干。与她对他的感觉有关的问题，在他意识中隐约出现，现在已大得无法忽视。

"乔蒂安？"

他在内心震动了一下。"我很抱歉。我没有在听。"

"好像你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有什么事困扰你了吗？如果那样，也许我能帮助你。"

又是这样，他沉思，那慷慨和关怀对他就像一个温暖的搂抱。"我只是在思考。关于我的工作。"上帝，如此一个撒谎，他想。什么工作？噢，他读了一些有意思的报告而且回复了一些信件及调查，但他忽略了他真正的工作，与格洛珊斯特果园有关的业务。他不能专注于事务，斯波兰达的微笑和幸福的絮语使他分心。

明天，他想。早上头一桩事，他将完成这项事务。

"我问你是否想跟我一起落在一条彩虹上，夫君。这顶顶有趣，落在雾蒙蒙的色彩形成的桥梁之上的感觉。"

在杯缘边看看她，乔蒂安又喝了些葡萄牙红葡萄酒。"这听起来有趣，但我相信我不干这事。"

斯波兰达一点点咬食她的面包。"哈莫妮吻了埃米尔。而且埃米尔吻了她。"

这则新闻给乔蒂安来了个出其不意。"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上星期。我把莎士比亚的人物带进生活中的那天。你记得吗？哈莫妮给了你两个头之后，我把咱俩转移到这房子里来。然后她亲吻了他，他也亲了她。她还拿走了他的衣服，他把他的柔荑花藏在双手后面。哈莫妮把每件事都告诉了我。她昨天来看我，但这是个短暂的来访，乔蒂安，而且她没淘气。她只是想知道何时埃米尔回来看你。因为我不知道，我未能告诉她。"

乔蒂安觉得下次看见表兄必须留心面对。埃米尔很像是获得一个他自己的精灵，这个莫名其妙的念头给乔蒂安重重敲响警钟。

埃米尔跟一个精灵。上帝，对这种结合所带来的后果，满世界找不到一种途径去猜测。

"如果我为你发一个祝愿，你会应允我吗，乔蒂安？"

他放下手中杯子。"哪一种祝愿？"

"首先你必须同意去应允它。"

"在了解祝愿内容之前我不会同意应允它。"

"那么我不会开口。"

"好的。"他拿起杯子，离开了桌子，踱过壁炉。

他不关心她想要从他这里祝愿什么，他自己对自己说。无论这是什么，都将令他困扰，所以最好他不知道她想要什么。

她想要什么。

除了一个孩子，她从未向他要过任何东西。从未要求他一件事。

她想要什么？他试图猜测。关于珠宝和出国旅行，她改变主意了吗？她渴望更多的衣服？

既然她从未对他有很多要求，他相信无论她现在想要什么，一定对她

很有意义。得到它将可能使她非常快乐。

乔蒂安想让她快乐。她已里里外外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但是他还是不能让她快乐。

"好吧，斯波兰达，我会应允你的祈愿。"他突然说道，从炉边转而看着她。"现在，它是什么？"

"你为何如此突然决定应允我的祈愿？"

"你不让我应允它？"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建议你在我想你的请求，否定你的请求之前提出它来。"

她从椅子上升起，开始在屋子里飞。

看着她，乔蒂安认为她正在展示精灵步行的方式。她害羞，他接着明白了，而他的好奇心比她的祈愿还强烈。"斯波兰达，我在等待。"

她从床边停下，用手指在蓝床罩中间划道道。

"你要我跟你做爱？"乔蒂安问，想知道这是否是她停在床边的原因。

"我永远想要你跟我做爱，乔蒂安，但这不是现在我向你提出的祈愿。"

"

"那么是什么——"

"我们出去好吗？这是个美丽的夜晚，夫君。看看月亮挥洒银光在天空，"她说，指向平台上的月光。"看看多少星星——"

"差不多半夜了，"乔蒂安插嘴，看看壁炉上的钟。

"令人迷醉的时刻。"

"外边很冷。"

"我保证你会暖和的。请吧，乔蒂安。"

半夜散步，在一个寒冷的十一月之夜，他想，"很好。"

尔后他已在那里，在月亮、星斗之下，房子之外，跟斯波兰达手拉手遛弯。她把他带进一个篱笆做成的复杂的迷宫，他注意到，而且能听见不眠的动物在粗粗的灌木中鸣叫、唧唧。一些露珠洒落在篱笆的树叶上，白光点点，闪烁烁烁，而他并不感到冬夜的空气。他只穿着裤子、一件衬衣、鞋，但他很暖和。

被精灵的魔力弄得一点不冷。

他移步而行，落叶沙沙，小枝脆裂，而斯波兰达的步态，恰如雪落入寂静而光滑的池塘。除了她紫罗兰般的眼睛和火红的头发，她几乎与月光同色，而月亮正美丽地洒落她身上。她淡白，纤巧，如同天使。

而且她就是天使。

柔情从他心底流过，一种温柔的情感使他停下来，把她揽入怀抱。他吻她，喋喋有声，柔软如她眼中的光芒，温情如她的叹息声。

"你的祈愿，"他喃喃道，"你想要什么，精灵？"

"这不是什么我能拿在手中的东西。"

他的好奇加深了。

"这是我在寻找的解答，乔蒂安。自从我们新婚之夜后，我一直盼望得到它。"

他抽身离开她，但握住她的拳头。"你想要我解释什么？"

她看着他的双眼，那眼中之光可与月光媲美。"爱，"她柔声道。

他放走她的拳头和顷刻之前他感受到的温柔。脚跟如飞，他把斯波兰

达和她的问题甩在身后。他们全追上了他。"乔蒂安，为什么那晚我提到爱那么激怒你？"

他走得更快。

她开始飞。跟在身后，尔后跟在一旁。"乔蒂安？"

一通长长的、怒气冲冲的大步之后，他找到了迷宫的出口。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就准确地知道它在哪里，因为它在稠密灌木组成的网状结构之中，在那里，埃米尔跟他经常躲避桦诗庄园的仆人。多少年过去了，但他的记忆没有模糊。

顷刻之间，他离开迷宫直冲主楼而去。他只走了几码，一团星光落在他周围。

怀着憎恶的心情，乔蒂安闭上眼睛，不愿知道貌岸然斯波兰达在表演什么魔力，他诅咒她到地狱走一遭。

但是当他跟她一起坐在云上。借助于星光，他看见他的房顶和仓库，全在数百米以下。

他一下子明白了。坐在一块云上怎么可能呢？"魔力，"他嘟囔。"真该死，斯波兰达——"

"乔蒂安，我把你带到这里，你就无法逃避我了。"

决心击败她，他移到了云边，"我能跳。"

"对呀，你能这么干，尔后你会落下去。"

"你会救我。你会向我施出招数。"

"我也许失手。"

他折回来，眼前白雾胀大，尔后注意到云在移动。他的房子和仓库已经在视线之外。"我们在动。"

"一阵和风吹动我们的云朵，但是别着急。"

他正坐在天空之中，在一些可恶的雾气上飞过英国的城乡，而她告诉他别着急，"活见鬼。"

斯波兰达将头在肩膀上一歪。"你是否留心到，你说'活见鬼'而我说'老天'？"

"与我们的口头语相比，在我们之间有更激烈的区别。"

"乔蒂安，爱如此令你痛苦的是什么？"

当他转头看着她，她看见他眼中的痛苦。看它就像看上方巨大的满月一样清晰。"你拒绝说爱因为事实上你不了解它吗？我以为所有的人知道爱是什么。"

"我没说过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听过爱能带给感受它的人不可言说的快乐。"

快乐？嗨！"让我们离开这云朵，回到家中。"

"对这个我一点儿也不懂，乔蒂安，爱应该给你深深的幸福，而且还——"

"我希望你把我们带回陆地！"

"我会应允你的祈愿，乔蒂安，当你应允了我的时候。"

狂怒使他失声。他什么也不能，只能坐在那里瞪着她。

在他眼中，除了盛怒的闪光之外，她还看见滚沸的苦楚和引起极大痛苦的忧伤。

植物生长在他房间中没能中止他的苦楚，她明白了。用他心爱的颜色

装饰他的房间，把虚构的人物变成活的，这些都没能除去他的悲伤。

只有清楚地理解他关于爱的难题，才能使她找到消除他痛苦的办法。

"我不能帮助你，"她心痛地呻吟，"我无力给予你所需要的帮助。"

"我没要求你帮助，"乔蒂安回敬道。

她尽力不顾他语中的讽刺。"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帮助你？"

"不知道，而且我不关心……"

"你的痛苦多少与爱有联系。而我，乔蒂安，不能感受爱。这就是我为什么问你这么多关于它的问题。我的情感没你的深。因为作为一个精灵，我缺少你有的物质。与你相比，我像一团光雾的蒸腾，或一颗星的闪烁，我闪闪发光，盛开，然后消失。因此，这爱的最深沉的感受是我永不会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你的痛苦，无法减轻它。"

她的招认使他发愣。仅仅一会儿之前，当他们仍在卧室里时，他还在想知道她对他的感觉是什么。

他现在知道了，无论他们是什么，均与爱无关。

斯波兰达……无力爱。命运的一种讽刺，他思索。他不愿爱她。而她不能爱他。

"我想要做的切就产给你快乐，"斯波兰达声音大起来，脸靠在他肩膀里面。"而现在我懂了，我不能够，因为你不会幸福，直到你面对、斗争、克服藏在你里面的什么怪物。

这动物会活活把你吃了，而我什么也不能干，只是无助地站着观望。甚至我的魔力无法拯救你。我——我这样很抱歉，乔蒂安！"

她开始在他衬衣里抽泣，她的钻石之流落在他腿上，并且闪烁着向地球落去。"斯波兰达，别哭。别——"

"我帮不了它。"

她单薄的身体颤抖，他知道她令人同情的哭声会使天使哭泣。他不是天使，此刻他的激情为她而迸发，几乎把他击出云朵。她为他而哭泣。他相信。哭出她珍贵的眼泪。

因为她想帮助他却不能做到。

直觉开始向他呼喊，他的直觉能力告诉他，他可能娶的女人，没有一个会像斯波兰达那样关怀他。也许这是真的，她的情感不像那些人一样深，但她所拥有的感情，她都以全部的心与灵给出了。

此刻什么东西从他里面涌出来，从一个地方升起，那么深，他不明白这地方在哪里。

他忘记了他的愤怒，甚至回忆不起在这里他为什么冲她发火。"斯波兰达，"他静静地说，手臂搂着她。"我内心承受的无论什么愤恨之情完全与你无关。事情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之前，事情——"

"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斯波兰达喃喃道，她的思绪飞动。"对，当你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是的，而且——"

"埃米尔告诉我你双亲一直出去。"理解一点一点向她走来。

"埃米尔的嘴巴大得像施鲁斯伯里牧师的嘴。"

"你过去为之流泪的两个人是你母亲和父亲。这事我搞对了。你爱他们，是吗，乔蒂安？"

乔蒂安沉重地叹口气，知道如果他不服从斯波兰达的讯问，她会永远

把他们留在天上。

他抓一把云在手心，然后扔进空气中。它轻飞了一段，多少减轻了他的紧张。

"乔蒂安？"

"是的，斯波兰达，"他轻轻说，"我爱他们。"

她等着他说多些，而且她的等候看上去像闪烁的夜空一样无止境。"请告诉我其它的。"

"如果我不关心就不会请求。"

他不知道，也许他可能有生之年就这样飞翔在空中，或者他真的需要谈谈他的童年。

但她伤心的哀求哄诱回忆来到他的双唇。"我对他们十分着迷，"他柔柔地开始，稍有点迟疑。"我母亲非常美丽，当我很小时，她看上去像枚珍珠。她闪闪发光，表里皆然，总是笑着，总是穿着吸引人的、明色调的衣服。而我父亲.....他是位看上去颇有特点的男人，高个头，宽肩膀，他那一副短灰胡子，我一直想去碰，但从来没有碰。"

"为什么你不碰它？"

乔蒂安笑得很伤感。"我害怕.....噢，也许我不是感到害怕。畏惧也许更恰当。接触他的胡须看上去不像我该做的事情。我敬畏他。权威和力量与他所做所说的事都相联，我想要的就是像他。"

他暂停一下，然后继续，看着一颗星星闪耀着划过天空，星辰一直是那么遥远。现在他离他们那么近，能感受他们的热量，就像他能感到壁炉里的火焰。"我渴望跟父母在一起。看上去我超级是在桦诗庄园，那里什么有兴致的事都没发生，而他们老是离开桦诗庄园，外面每件有意思的事都在发生。"

"为什么你不跟他们一起离开桦诗庄园，去有意思的地方？"

乔蒂安摇摇头。"我只是个小男孩，得像个小男孩的样子。更多的方面，我不得不学当公爵，不得不学习学问和礼仪，我不能在那些埋着珠宝的沙漠之岛上学这些课程，我也不能在原始丛林里或墨西哥斗牛场学习它们，所以我被迫呆在家里，与一群极有修养的中学校长和顶着头脑的官员们在一起。"

"但是你父母总是回到你这儿和桦诗庄园来。"

"而且他们总是又再次离开。"

"是的，尔后他们又走了。"斯波兰达说，回味着那么多次他父母离开府邸，在刚到达后不久。"甚至在我母亲死后，父亲还继续外出。他对每个人、每样东西都拒之门外，而且再也没有打开他自己。一些年后，我把他下葬在我母亲身旁。"

"我知道。"

"埃米尔告诉你的。"

"对。"

"我这位饶舌的表兄还说了什么？"

"别生他气，乔蒂安，"斯波兰达温和地指责。"是埃米尔渴望帮我理解你，才告诉我你的情况，他爱你。"

"我知道他爱我，斯波兰达，"乔蒂安低语。

"他告诉我他如何见到你，你多么孤独和忧郁，你们两个如何变成好朋

友。他描述你母亲，是一位渴望每种经历和每种珍奇东西的女人，他还说你父亲幸福地适应、配合她。”

她飘离云彩，在乔蒂安面前的空中盘旋。“你从未感受你爱的回报，是不是，乔蒂安？从没从你母亲或父亲那里，而你母亲太沉浸于得到她想要的每件东西。而且……而且甚至你母亲去世了，你父亲依然不爱你。他不能够爱你是由于……你母亲死时带走了他所有的爱。而且后来你父亲也辞世，此时他使得你感受父母之爱的最后机会同时死亡。”

乔蒂安点点头，但是没有多说什么。这个故事里比斯波兰达所猜想的内容要多。还有个事实，他父亲对于伊莎贝尔的爱把巴林顿变成了一个心不在焉的傻瓜。

“噢，乔蒂安，”斯波兰达说，飘荡而近，以至她能够用手抚慰他的双颊。“现在我开始理解，为何提到爱使你心痛。”

他疑惑于她是否真的能够理解。她精灵的情感允许她理解爱不光光是幸福吗？它也有黑暗的一面吗？她能够掌握这样的事实即爱能使一个男人对其它视而不见而且耗干他吗？

“乔蒂安？”斯波兰达说，感觉一种陌生的情感在她心中扬波而起。“我渴望使你平复，但是——”

“去平复它不是你的责任——”

“是我的责任，是的，乔蒂安，”她呜咽，钻石再次从眼中流泻。“我有责任使你幸福，而且我——”

“你做到了，斯波兰达。你做到了。”

她在他眼中看见亮闪闪的诚实，“但是如何？我干了什么？”

她声音中的绝望抓紧了他。他够着她，把她从空中拉出，置于膝上。“你使我笑口常开。当一个人笑的时候，不意味着他是幸福的吗？”

她把钻石从脸上擦掉，点点头。

“你非常美丽，”乔蒂安继续道。“这让我快乐。在晚上，你在怀中是心醉神迷的化身，有哪个男人不会因此而幸福？”

他想告诉她更多，但不知道说什么别的。还有，还有更多。有些事更深沉，有些事甚至比她带来的莎士比亚人物、她的美丽、她充满激情的做爱还要特殊。

无论这特殊的事物是什么，它飘荡在他情感之中，就像现在他飘浮于高高的夜空之中。

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意图或动作，他已在亲吻她。

当他的舌头掠过她双唇的中心尔后抚弄她的嘴角的时候，野性在他内部充盈。温情地，他将她后仰，把她拉近，再接近，直至她的身体成为他的沃土。在白云和他的男性之躯覆盖下，斯波兰达展臂环抱他，她掌心抚弄而且挤压着他背脊上平滑的肌肉。

她感觉他的手在她衣服里滑动。

尔后它停下来。“你只穿一件薄衬裙在衣服下面，”乔蒂安说，无焰之火从他的眼中向她烧去。

“是的，我在衣服下就穿了这么一件。我知道你会说什么，但是——”

“那么现在你读出我的想法了，是吗？”

“是的，而且我知道你会叱责我没穿下装。但是我不喜欢它们。它们穿起来太多了，夫君，而且让我感到太沉重。”

他不再多问。她缺穿下装使他性的接触完全容易得多。

"星星正望着我们，乔蒂安，"斯波兰达低声道，星辰正从天上往下偷看。

他听见她的乐章更响地演奏，以它美丽的旋律抚弄着星光闪烁的天空。他觉出斯波兰达离云而升，他跟她一起。现在他们之下只有夜晚，在高高的天体中飘浮的经历是乔蒂安已知的最难以置信的一种。

"乔蒂安，"斯波兰达柔声叫道。

他感触她内在的肌体裹紧了他，挤压他，而他已有力地驶入高潮。她带着他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至一个感觉迷乱的世界。

而且他们一起在这布满星辰的天空中进入至乐。

"我的老天，斯波兰达，"乔蒂安喘息。他抬起前半身，看到整个天空闪烁着光之舞蹈。地球不过是个圆圆的、远距离的球体，月亮从他面前升起，无限大的白色宝珠，第一次令人敬畏、颤栗。

他疑惑他是否能伸手够着它凸凹不平的表面。

他决定一试。

他伸出胳膊。他身体绷紧，手指伸直、伸展。

他碰上它了，这荣耀的月亮。

他，一个人，抚摸了月球。

一种奇怪的感觉覆盖了他，一种魔力的感受，而且他突然明白他作为一个孩子所梦想的许多事情都没什么了不起，完全没什么，他们无法与在夜半天空做爱和在手掌下感受月球相提并论。而且这完全由于斯波兰达而发生。

"乔蒂安？"她的意识和身体被他而充满，斯波兰达尽她所能地紧紧拥抱他。"我希望我能够爱你，"她在他肩畔低语，"我知道如果我能够做到，我将爱你，如同你以前从未被爱。"

她的祝愿也是乔蒂安自己的。

而且此时此刻，他相信一个深刻的真实：一个单独的星辰从所有其它的之中分出来，承担他的祝愿，变得如此之亮，使所有其它星辰在天空中显得苍白。

第十八章

"什么？"哈莫妮喊起来，站在黄色寝室壁炉噼啪作响的火焰之中。"你准备去学习爱他，这是什么意思？"

斯波兰达无视她妹妹的吃惊，仍然用掌心抚弄蒂里舍斯的冰冷、多鳞的后背。

这条绿色石龙黑眼睛一闭，完全一副爬行动物的满足表情，尔后又变成一头大象宝宝。他蹒跚来到一张小桌前，上面放一瓷盆。把他的粗粗的灰白鼻子浸入其中，它吸进水，然后开始喷到自己身体上、地毯上、墙上。

冲她宠物的滑稽相摇摇头，斯波兰达把注意力转向哈莫妮。"我的确是这个意思，妹妹，我准备去发觉爱的秘密，而且我准备爱乔蒂安。这是我盼

望感受和理解的情感。"

"但是为什么你要知道爱是什么？在霹雳卫郡我们从不需要它。"

斯波兰达挂念她的丈夫。"这里不是霹雳卫郡，这里是桦诗庄园，而且我在这里的时候，必须与人类的事情关联。爱是人类事情的一种，因此乔蒂安需要得到它。"

"谁关心这男人需要什么！斯波兰达，你在这里是怀他孩子的，不是给他什么精灵国所不知道的至诚情感。"

斯波兰达不能肯定自己是否知道使哈莫妮懂得她自己也很少懂得的事情的办法。"我依然在努力怀这个孩子，妹妹。我没忘记我对于霹雳卫郡责任。但是我在乎乔蒂安。如果我能使他幸福，我就会去做。"

"但是无论你怎么努力，你总是没有能力去爱。"

斯波兰达漫步到窗下，看着三只麻雀排成一队，嬉戏于平台上。"爱威力巨大，哈莫妮。你是听见父亲这么说过的。如果它真是宇宙之间最有力量的，那么它的确能向我施展魔力。"

"那是胡扯。"一团黑烟升起，哈莫妮从壁炉里露出真相，然后变成人的样子。"父亲如果知道你的计划，他会大发其火的。他——"

"他怎会知道？"斯波兰达问，从窗下回转。

哈莫妮摇摇头。"你竟有如许多的伤感，使你一点脑子也没了吗？我会告诉他，当然！"

斯波兰达已经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如果你这么做，我应该告诉他你已经与你自己所有的一名人类频繁往来。你完全了解父母派我到乔蒂安这儿来的唯一原因是怀个孩子，你没被指派给任何人类，哈莫妮，而你已经——"

"我跟埃米尔只有三次！"

"三次？除了在乔蒂安庭院边的那次，你在其它什么地方跟埃米尔一起？"

哈莫妮的眼神扫视整个房间，在考虑是说实话还是不说。

"我能问埃米尔，"斯波兰达提醒她。

"他来访问特里尼特，在两天前，"哈莫妮招认，"他选择跟我呆在一起。我看见他出了马车。我叫他，他就跟我进了森林。他自愿跟我的，斯波兰达。我没用魔力示意他。"

"我明白。你跟他在森林里干了什么？"

"亲吻。"哈莫妮供认，用两个手指抚弄双唇，同时记起了埃米尔的嘴巴让她感到有多么温柔。"我们今天早晨又来了一次。这次是靠近特里尼特领地边缘的石墙。"

"你也是碰巧在那里认出他的。"

哈莫妮摇摇头。"昨天在森林里，我告诉他到那里等我的。"

斯波兰达离开窗下，来到她妹妹站的地方。"你为何乐于和他在一起？"

"

"当我诉说你得到每件东西而我一无所获这样的事实的时候，他听着。他理解。"

斯波兰达慢慢点了一下头。"你憎恶人类。但在你回忆埃米尔时，你声音里一丝憎恨的迹象也没有。"

"我是憎恶他的。"哈莫妮心旌动摇，黄色小火苗映入她蓝眼睛。"但是我需要他的亲吻，以此感觉强壮，而且我喜欢向一个献出耳朵的人讲述。在

霹雳卫郡，当我发怨言时，没有谁听见我说的一个词。但是即使这样，我也不喜欢埃米尔。我以星系里所有的激情憎恶他。我只不过利用他，因为他给我一些东西，为我做些事。"

哈莫妮正在撒谎，斯波兰达知道。"你认为他爱你吗？"

这个问题解除了哈莫妮的戒备。"爱是什么？"她想也不想地问道。"怎么能够辨别它？"

斯波兰达深深地长叹一声，飘荡到床上。在那里，她在缎子被罩上用手指尖划道道。"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那么你准备如何去爱特里尼特？"

"等我发现了门道，我将告诉你。然后你能在埃米尔身上实践。"

哈莫妮回想她与乔蒂安表兄的最后一次会面。"你知道埃米尔今天早晨干了什么吗？我没留心自己的动作，离他的马太近了。埃米尔向我跃过来，把我抛开，而且惊吓了他的马，马踢中了他的肚子。他躺在地上，呼吸很轻，我想也许他死了。等我看他活了，我很恼火，因为他把我扔掉，就像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垃圾。但是他让我看了他的马鞍，我看见上面全是铁，我明白他为什么把我扔出去了。"

斯波兰达思考着埃米尔搭救哈莫妮的美丽故事。"而马踢了他。埃米尔为你承受了痛苦，哈莫妮。我认为他必定爱你。"

哈莫妮笑颜顿开，但很快控制住自己。她这是怎么了？她生气地游荡着。如果她不小心在意，她很快会变得像她小姐姐一样傻笑！"我希望埃米尔爱我。是的，我希望他这么做。而且我会摒弃他的爱！把它扔回到他脸上，就像一块石头，打伤他，使他心痛。"

而且我将告诉父亲你正——"

"你跟埃米尔呆了三次。"斯波兰达道，勉强笑一笑。"父亲会明白三次太多了。"她暂停一下，让这些话进入哈莫妮不诚实的心灵。"我们达成协议怎么样，妹妹？我们应当保守对方的秘密。"

哈莫妮的长长金发化作黄色火柱，摇曳着她的躯体，向地毯挥洒火星。"如果你不是位精灵，我将把你关在月球寒冷的深处，永远不让你出来。"

"但是我是你的姐姐，所以你不会把我囚禁在月亮的冰里。我多么肯定你会这样保守我的秘密，就像我会保守你的一样。"

"你不能够爱特里尼特，斯波兰达，这不可能。他不可爱。他是个小气鬼。"

斯波兰达笑了。"你是个小气的精灵，我看上去你们两个应该相处很好。"

"你伤了我感情了，姐姐。与我相比，他比落入地狱还要可恨！"哈莫妮缩成霹雳卫郡时的样子，不是因为她不得不这么做，而是因为她想倚靠在一个放在梳妆台上的粉扑盒上。

粉扑盒里还有些粉，使得她连续四次打喷嚏。她用小手背揉揉鼻子，向上看着斯波兰达。"为什么你要想方设法满足这鬼男人对爱的需要？"

斯波兰达在梳妆台前一张天鹅绒面凳子上落了座。她用手指头沾了一点粉，向哈莫妮的微型躯体弹去。"因为我相信我的爱对他来说会像药一样。"

"他病了？"哈莫妮满怀希望地问，然后又打喷嚏。"停止向我弹这些粉，斯波兰达。"

斯波兰达把指头上的粉弄到拳头上。"他的心病了。"

"他的心？嗨！我每次见到你，你说话都更像个人类。"

"噢，哈莫妮，你真的认为这样？"

"我的批评针对一个事实，姐姐。"

但是对哈莫妮来说，这是个赞美。她正在开始像个人一样思考、说话。她真的能学会爱。

斯波兰达不找乔蒂安学习爱的课程。她完全明白了他，知道现在他对她帮助很小，真的，在那个夜晚，他们在星辰之间做爱，他已经向她坦露了他的想法和他的回忆，但是她意识到，他还有一种徘徊不去的不情愿，一种犹豫不决，使他不肯再多显露一些。

然而紧接着的几周里，斯波兰达发现，在桦诗庄园里，有很多其他人，他们毫不迟疑地愿意谈论爱。她很快得知，弗劳利太太很喜欢爱这个话题。

"爱是保持我们这个世界活力的东西，"她在一个明亮的早晨说道，一边监督楼上的女仆干活。"有活力？"斯波兰达问。"噢，弗劳利太太，你能把那可怕的动物拿走吗？"

弗劳利太太很快发现公爵夫人的惊慌，尔后看见番诺伊坐在走廊里一张天鹅绒面椅子上，他的黑尾巴摇晃着。"噢，这不过是爵爷的宠猫。但是这……我的上帝，它是如何逃出我的房间的？我记得今天早晨出来之前把它关在厨房里……"

"求您了，"斯波兰达小声道，她背冲着墙。"让它离开。"

弗劳利太太把这只暹罗猫"嘘"下了椅子，看着它"嘶嘶"地下了楼。"现在，它走了。"

今天晚上离开时我会把它带回我那儿。"

斯波兰达挤出一个虚弱的微笑。番诺伊没有呆在弗劳利太太的房间，她知道了。看一眼这小东西的眼睛，她就知道，它一次又一次计划返回这主楼。

"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好不好？"弗劳利太太问。"爱对于人类，就像雨露和阳光对于花朵，我亲爱的，"她宣讲道，忘记那"亲爱的"，小斯波兰达在这块领地上拥有一个很吃香的头衔。

"你在生活中有很多爱吗？"

"我的的确确有。我爱我的弗劳利先生四十六个年头了。我十六岁时跟他结婚，一年年过去，我们的爱在加深。他是位沉着的男人，弗劳利先生，但他不经常说话。我读到他的想法，就像读写在书上的字一样方便。"

她黄色丝质衣装轻轻飘动，斯波兰达跟从这位女管家进入一间客房，那里两位女仆正在掸尘、擦家具。"你是如何爱上你丈夫的，弗劳利太太？你得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才能感受对他的如此爱慕呢？"

弗劳利太太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她心里知道公爵夫人想要去爱公爵。这个想法让女管家满心欢喜。"我什么也没干，就落入了情网。它就这么发生了。"她停了一下，训诫了一位忘记了壁炉台上灰尘的年轻女仆。"我在我出生的村里认识了弗劳利，很快被他看好了。你不会看见过更美丽的微笑，当他第一次冲我这样微笑时，我被这礼物弄晕了。"

斯波兰达在想乔蒂安的微笑，想着看见它使她多么幸福。这幸福就是爱吗？

"弗劳利先生开始那样来劲地追求我，"弗劳利太太继续说，把床上的

暗红床罩弄弄平。"噢，我们有多么惬意的时光啊。我们跳舞，我们野餐。我们手拉手遛弯，当我们不在一起时我就开始拼命想他。他有同样的感觉。这样我们明白我们走到一块儿来了。"

斯波兰达记起了她有多少次想念乔蒂安。甚至在她知道他是谁之前，在她没看见他出来之前她就已经在怀念他了。

"弗劳利先生和我因此不久就结婚了，第二年我们有了个儿子，"这位女管家如数家珍，"跟着是个女儿、然后是两个儿子。我们的孩子现在都已长大成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庭，而且现在我有十一个外孙、孙子去爱。为什么，爱就是我不住在供给我一个可爱的房间，可是我怎么能够离开我那可爱的弗劳利先生？"

"但是你对于弗劳利先生的爱是什么？"斯波兰达追问。"它的感觉像什么？当它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同情之波向弗劳利太太袭来。可怜，可怜的斯波兰达，她想。这小女孩从不知道什么是爱。弗劳利太太强烈地希望，如果公爵夫人能够爱公爵，那么公爵阁下就能还之以爱。爱对于这位公爵来说不容易，因为他这个男人只知道这种情感的不幸的一面。

当然，希望公爵夫妇找到爱这一点儿也没错，而且弗劳利太太她圆滚滚的身体的每一丝一毫都希望如此。

"爱是对什么人的一种深深爱慕，小乖乖，"她温情地讲解。"它在你心中产生一种深深的关怀，对你爱的人的关怀。爱就是一同拥有笑声和眼泪，还有挣扎和着急，它把两个人团结在一起，度过好时光和坏时光。当你真的爱上什么人，这爱就比你有能力感觉的任何其它情感都强大，而且它支撑你面对愤怒、失望、悲伤，甚至恐惧。它是一种被珍惜和保存的礼物。"

"一种深深的关怀。"斯波兰达喃喃道，点点头。"一种粘合，共同拥有欢乐和悲伤。

一种礼物。"

"是的。所有这些，还多，多得多。而且希望得到另一个四十六年的幸福同……同……"

当弗劳利太太的声音软了下来，尔后消失在一个害怕和忧伤的哭腔上时，斯波兰达抓住女管家的手。"出什么差错了么，弗劳利太太？"她问，随之注意到这妇人的眼睛泪珠盈盈。

弗劳利太太用浆得笔挺的围裙一角轻敷双眼。"他会好的，我肯定，弗劳利先生会的。

但是他已经大病几乎一个月了。医生说 他患了心脏病，而且对此爱莫能助。"

"爱莫能助？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会死？"

弗劳利太太答不出来，不能让自己承认那种吓人的可能性。"我不能够失去他。"她小声说，"我就是不能失去他。"

"你不能停止希望。"斯波兰达轻柔地说道。"不能停止为他们健康复原而祈愿。中止祈愿，这是这世上最糟最坏的事。"

"你是正确的。"弗劳利太太赞同，"而我没有停止希望，祈愿，或祈祷。我必须有信心，弗劳利先生会复原的，对不对？是的，这就是我必须做的。"

斯波兰达笑了，在找到更多的知识之前，她花了十二个星期，深思细

研弗劳利太太的解说。厄尔姆斯特德，是被这位喜欢追根究底、决心坚定的公爵夫人考问的第二位桦诗庄园的成员。但在这位男管家能够回答她的提问之前，她被迫等候，一直到他将睡在一只中式衣橱里的一头臭鼬捉住、放到外头去。

斯波兰达静观他弯下腰来，把动物放到门外，预备在他可能吓唬蒂里舍斯的时候出来干涉一下。

他没有，只是仅仅用手轻轻碰了一下，以示再见，就让它走了。

"关于爱，我知道什么，尊贵的夫人？"厄尔姆斯特德问。他把门关上，掸去一尘不染的黑上衣上的臭鼬毛，瘦得皮包骨头的双手交叉在胸前。这位公爵夫人这么想要爱这位公爵，不是吗？他思忖。那么，他很高兴以他力所能及的方式鼎力相助。而且他会夜夜祷告：爵爷会醒司过来，对公爵夫人报之以爱。

"我没结过婚，尊贵的夫人，但我很多年前爱过一次。蓓纯斯是她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她。"

"你能告诉我你为她付出的爱吗？"斯波兰达恳求。

厄尔姆斯特德露出痴爱般的笑容。"她不知道我爱她。这是一个秘密的爱，因为她已许给了别人。我在三岁和二十岁的年龄上见到了她。她父亲雇佣我在他家中当仆人。这是个上流社会之家，蓓纯斯是大女儿。我有很多机会接近她，听她说话，看她微笑。她是个好人，但我从没这么做。她与一个有钱的邻居结了婚，我为她而感到幸福。"

"为她而幸福？"斯波兰达应道，完全被震慑了。"可是你爱的女人嫁了别人，你怎么能够幸福？"厄尔姆斯特德又笑了。

"当你爱上什么人，你想要给这人最好的结果，"厄尔姆斯特德解释，"我无法供养像蓓纯斯这种身份的女人。她丈夫能给她提供她想要或需要的任何东西，而且他爱她，一如她爱他。是的，我为她而幸福。为她找到了爱和欢乐而幸福。"

斯波兰达领悟到奉献是爱的一部分。一次又一次，人们自愿放弃重要的、珍贵的东西，为了被爱的人的利益。

她把手放在厄尔姆斯特德的凹胸上，正在他心脏的位置。"你是个可爱的人，厄尔姆斯特德。"

厄尔姆斯特德的脸一直红到他的头发梢，如果他有头发的话。"愿意为您效劳，尊贵的夫人。"

斯波兰达没费时间，找到了下一个信息来源。

"爱？"赫伯金斯问。站在十一月阳光沐浴下的一座仓库之旁，他摸摸灰白的下巴，笑了。"我夫人已-已经去世十二年了，尊-尊贵的夫人，但-但是我还牢-牢记得。她的名字是珍妮，而且到今天我没见过更好的女孩。她是个小-小东西，她是，她的头还不到我的胸。她的头发像鲜稻草一样黄，而且她的笑声使整个世界更美好。"

沉浸于回忆之中的他，心不在焉地在仓库的厚板壁上把手挥来挥去。"当她看着我时，我感觉就像心中有一种光，从那时起，我知道我爱上了她。我感到一种光芒深深落于-于-这里，"他把手放在心上。

"告别-别她是我不得不做-做的最困难的事。尊贵的夫人，"他轻柔地继续。"她发起高烧，当她死的时候，我和她在一起。我把她抱在怀中，当她心脏停-停止时，我心中的光不见了。这光不再有了。"

斯波兰达看见眼泪凝聚在他发红的眼圈里。"你可以不再爱她吗？"她试图理解。"如果你不再爱她，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悲伤。"

"不再爱她？"赫伯金斯无法相信地重复道。"如果我今天再次得到她，我会别无选择。"

爱珍妮给了我三十一年幸福。不想要这么-么多年充满爱和快乐的时光，这个男人一定疯了。为什么，我起誓：爱的一日比-比没有爱的一生还要好。"

爱的一日比没爱的一生还有价值？斯波兰达想，现出吃惊的表情。

赫伯金斯抬头向天空望去，天国在上，他相信他所爱的珍妮正在那里等候他。"我会为她而死，为珍妮，是的，我会为此而做。当她病的时候，我愿替她赴死。"

斯波兰达的惊奇加剧加大。赫伯金斯愿为他爱的女人献出生命。为她而死。

老天，精灵国没有任何东西抵得上爱的价值。

第十九章

圣诞节在桦诗庄园从来不是一年之中的欢乐时光。公爵对他视为无用的习俗花的时间很少，因此，除了仆人坚持悬挂的这里那里的一些松树枝，和卡尼太太坚持准备的鹅宴以外，十二月的二十五日总和其它日子一般无二。

直到斯波兰达从弗劳利太太、厄尔姆斯特德和泰西那里得知它的意味。这些狡黠的仆人完全利用这种可能性：即斯叔兰达可能说服爵爷进入一个真正的圣诞节，他们厚着脸皮给公爵夫人脑袋塞满了快乐地装饰起来的圣诞树的美景，又红又大的天鹅绒蝴蝶结，和成堆成山的漂漂亮亮装好的礼物。

万神节是仙国庆祝的唯一日子，因为十月的最后一天，精灵界魔法之能力抵达一年之中的顶峰。当斯波兰达领悟到圣诞节对人类来说是一年之中使人迷醉的时光时，她决定乔蒂安应该在他的圣诞节。但她并没有像仆人们断定的那样去征求爵爷的允许。

没把计划向任何人透露，她直截了当把圣诞节带到了桦诗庄园。

二十三日夜晚，每个人上床睡觉时，房舍还是老样子。而当他们在圣诞节这天醒来时，他们所知的每种圣诞节的习俗已把府邸漂亮地装扮起来了。所有的楼梯间、壁炉台、门框，都饰以新鲜、有刺鼻气味的长绿枝条，其上明红的天鹅绒蝴蝶结和五彩飘带，还有成串的叮当作响的银铃。白的、大红的、翠绿的蜡烛在每个房间点亮，旁边是一碗碗瓣瓣打开的橙子和薄荷糖果。一个活生生的耶稣诞生现场，全是依照生活中的尺寸，组成者包括马槽、羊羔、会说格言的驴子、一组天使，和一颗巨星，它把基督带到了人间。

圣诞树随处可见。每位仆人在他或她自己的房间都能找到一棵，卡尼太太在她的厨房里发现了一棵。这些活生生的树挺立于乔蒂安的办公室，图书馆，黄色卧室，两个起居室，还有大门口。而且每棵树都装饰着酸果蔓，微型白蜡烛，雪花，还有银星闪闪。

这些仆人为这美好以及雪花和星星的真实性而吃惊。

"这么好的花边，"弗劳利太太说，赞赏立于门厅那棵圣诞树上的雪花。"怎么回事，这些雪花显得那么真实，我都能感觉出冷来。"

泰西点点头。"而这些银缎子星星……我从未见过这样放光的缎子。而且它们是暖的，碰上去几乎烫手。"

"也许因为他们挂得离点着的蜡烛近的缘故吧。"弗劳利太太猜道。

只有乔蒂安和埃米尔知道这雪花不是用花边做的，是用精灵的手段冻起来的真雪。

而且这些星也不是什么银缎子，它们是真的，他们闪闪发光，是精灵从天空借来的。

埃米尔对桦诗庄园圣诞节大加赞赏，但乔蒂安的第一反应是恼火。斯波兰达怎能将圣诞节置于她充满魔力的小手上呢？她制造的此情此景他不知如何向被弄呆了的仆人解释。她是否明白她拥有魔力这一点不得不说明了。

埃米尔救了软心肠的斯波兰达的驾，他对所有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安伯维尔先生和太太想给大家一个惊喜，"他向全体成员愉快地撒谎。"当每个人都睡着了的时候，爵爷他们从麦伦克劳富特雇了一批村民，干了一整夜。村民在破晓前刚刚干完。"

这些仆人听信了谎言，向公爵和公爵夫人感激不尽。而且令斯波兰达自己大为吃惊的是，她不在乎谢不谢。与此相反，这些诚心诚意的谢意，她收到后温暖着她内心，使她再次感到幸福，因为她给予桦诗庄园圣诞节以闪光和美丽。

她愿意接受谢意，还因为它是一个证明：人类的理想和情感在她精灵的心田里找到了一处栖息之地。这一理解使她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她每次想到这个，主浴地板上飘离好几英尺。

"你不再因为向家里施展了一点儿魔力而对我生气了，是吗，乔蒂安？"她在圣诞节之夜问道，在一间豪华的起居室里，她、乔蒂安和埃米尔在壁炉旁坐着。"我没有别的办法装饰它，而且我多么想给你一个真正的圣诞节。弗劳利太太说圣诞节是一年之中的迷人时光，所以我不认为来一点儿魔力有什么不合适。"

看着她，乔蒂安留意到她可爱的面孔不像往常那样苍白，而是快乐得发红，她可爱的紫罗兰色眼睛闪闪发光，比所有在树上燃烧的星星都亮。她看上去……今晚那么活生生的。活生生的而且……她看上去不一样。比不一样还多。

好像她多少变得不那么透明了，他想到。她依然明明灭灭地闪烁，是的，而且她依旧没有影子。但是出于乔蒂安不能解释的奇怪缘由，她更加肉体化了，更加物质化了。

她似乎无法保持安静，每五分钟从椅子上跳出来，去碰碰树，抚弄抚弄壁炉上的绿叶和蝴蝶结，检查每一支蜡烛的小火焰。她吃下四个分成瓣的橙子和那么多薄荷糖果，乔蒂安断定她很快就会撑出胃病来。她甚至给蒂里舍斯的瘦脖子上系了个薄红缎子。这只动物在圣诞节当了一只蝙蝠，把自己倒悬在一张窗帘的上端。

不，乔蒂安想着应该这么回答斯波兰达的问题。他不生气，不再生气。说到底，埃米尔已止住了全体成员的混乱，仆人们都好好地呆着。

环视这装饰一新的房间，他觉得自己感到幸福。他记忆中从未有过如此盛大的圣诞节。他的父母总是在英国之外的地方庆祝这个节日，而且尽管

仆人们努力给他一个小型的圣诞节，那些与斯波兰达给予他的这一个相比不值一提。

他看她坐在椅子上。动作完全不像位太太，她两腿交叉在前，露着光脚蹠。她在衣袍上只穿上件衬裙，鞋子她也不要，乔蒂安克制自己不为她穿着的欠妥而与她争吵，能说服她穿上衣服已使他感到幸运。

迷失在她的美丽里，他继续观察她。担心与兴奋控制着她，她开始抚弄头发，编了一条条小辫，然后又解开。她玩着椅子顶垫的花边，把手指插进粉红的小脚趾间，又在她奶油杯里吹气泡。

她今晚多么像个小女孩，他想。他将她抱在膝上的愿望多么强烈，他还要抚弄她柔软的面颊，来点甜甜蜜蜜的悄悄话。

"你干了件极好的事，精灵。"他说，饮一口白兰地。"但是你怎么知道没有圣诞礼物的圣诞节不是圣诞节？"

斯波兰达透不过气来。"你是……乔蒂安，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必等到明天再打开礼物？"她响亮地问道。

"我不能想象你能等那么久，斯波兰达。"

斯波兰达再次跳离她的椅子，她的真丝衣服和长长的古铜色秀发在她长腿四周飘起。

一路吃吃笑着，她滑翔到床边，取出三个包装得很鲜亮的盒子。

"另外一个是谁的？"当她给他一个，给埃米尔另一个时，乔蒂安问道。

斯波兰达看看埃米尔，他立即转到一旁，掸掸他一尘不染的上衣袖口。

"哈莫妮。"乔蒂安突然猜到了。"我那位制造麻烦的妻妹来了！"

"现在，乔蒂安，平静一下你自己。"斯波兰达呢喃而语。"我邀请哈莫妮因为这是圣诞节，夫君。我想让她看看这个特殊的场面是由于，像我一样，哈莫妮对此一无所知。"

"真的，乔蒂安。"埃米尔责备道。"这是圣诞节，而哈莫妮现在是你家庭的一员，而且我将看到她举止有礼。"

此时，乔蒂安双眼轻轻眯起来。"我正想要问你跟那位妖精的关系，但你避而不见。"

从你上次来这里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这可能是因为在别的地方找到了有趣的伴侣，而且可能伴侣的名字是哈莫妮·阿飞吧？"

"她是不阿飞！"埃米尔迅速从椅子上站起来，向他表兄投去愤怒的一瞥。

"不是？"乔蒂安问。"那么她是什么，埃米尔？"

"她是……，她颇有见地，是的。不被理解，渴望别人关注她的感情。而且你会很明白，乔蒂安，我不会坐视你去诋毁——"

"你常见她？"乔蒂安质问。

"现在是天天，而且在她陪伴下我每分每秒都很愉快。"

"她没把你变成什么东西？"乔蒂安想要了解"没给你安一个额外的脑袋？"

埃米尔沾沾自喜。"没有。比起你来，她更喜欢我。"

"这是真的，乔蒂安。"斯波兰达声明。"尽管哈莫妮声称憎恶埃米尔，她却没在他身上搞魔力恶作剧。出于习惯，她曾想过，但她对我说，由于超出她理解力之外的原因，她绝对不能用对你的办法折磨他。"

"我明白。"乔蒂安又喝了一口白兰地。"那么你让哈莫妮应允了你多少"

祝愿，埃米尔？"

满脸不满的埃米尔变成一副害臊的样子。"一个也没有。不是我没要求，但她拒绝应允一种单一的祝愿。她自称，应允祝愿会使她更像她慈悲的姐姐，而且尽管她在控制自己散布忧郁的爱好上迈出了大步，但是应允祝愿依旧还是她婉然拒绝使用的一种精灵的天赋。"

由于这条新闻，乔蒂安对哈莫妮的深深不悦开始松动。"也许她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坏。看起来她拥有相当的理智，的确。"

埃米尔没有机会给出一个回应。

圣诞树被熊熊的火焰吞没。火焰猛烈燃烧了一会儿就熄灭了，就像猛地烧起来一样快，留下与一会儿之前一样新鲜、完整的树。

房间里没有一位表现出至少是一点儿的惊奇，因为全知道坏脾气的哈莫妮已到，她降落于一枝酸果蔓上，霹雳卫郡的尺寸，一丝不挂。

"哈莫妮，"乔蒂安从他椅子上喊道，"我答应今晚让你和我们在一道，但是我必须坚持你得穿上衣服。"

"我同样必须坚持。"埃米尔说，他认定乔蒂安没有能够看见哈莫妮赤身裸体的荣誉，他认为那只能他看。并非他已经以任何不够绅士的方式碰了她。他没有。尊重是她应得的，尊重是他已给予她的。

快似蜜蜂的哈莫妮离开酸果蔓飞到埃米尔头顶上站住，她的微型双脚消失在他弯弯曲曲的头发中。"我呆在这里不需要你的允许，"她提醒乔蒂安，她声音脆得像烧着的烤面包片。"我不必遵从你要我穿衣的命令。而且如果你继续命令我这样那样，你会很快发觉你变成了一株仙人掌，呆在撒哈拉沙漠滚烫的沙子里。"

"哈莫妮，求您了。"斯波兰达恳求。

"别忘了你在唬谁，哈莫妮。"埃米尔规劝。"乔蒂安是我表兄。"他伸出手，缙地用手裹住她身体，把她从头上取走。"而且如果你不做出表现，我不会把已为你带来的圣诞节礼物给你，"他说，把她拿在面前。

一瞬间，一件黑缎礼服穿在了哈莫妮微型的身体上。尔后，银光一闪，她变成真人大小，站在埃米尔面前。"把它给我！给我我的礼物！"

"黑色，"乔蒂安若有所思道，看着她忧郁的礼服。"与这时节不很适合，但总比什么不穿好得多。"

"哈莫妮，"斯波兰达说，"我告诉你今晚带礼物来。你什么也没带吗，妹妹？"

哈莫妮点点头。"我首先想要我的。"

乔蒂安几乎要为这种掠夺行为而训斥她，但是又想了想。这是圣诞节，说到底。而且他已觉得，他得展示这种神圣场合的真实精神。

他从座位上起身，直冲圣诞树而去。"这是给你的，哈莫妮，"他说，从树下取出一个红白相间的包裹。

她完全是从他手里夺走的，然后毫不留情地弄破纸包，看到乔蒂安给了她本书。"一本书？"她哀号。"我不喜欢读书！为你给我这样一个没用的圣诞礼物，我应当把你扔进一个正在喷发的火山嘴里！"

"哈莫妮，"斯波兰在训斥她，"我为你害臊极了。"

"我也是，"埃米尔说，"你正在像个小孩一样行事。"

哈莫妮没能回应，乔蒂安从她手里拿过书，指着标题。"我想你会喜欢这本书。"

她扫一眼标题。"世界绝顶坏蛋史",她大声读道,"坏蛋?"

乔蒂安点点头。"曾经走在这地球上的最邪恶的罪犯。"

"噢,棒极了!"哈莫妮叫道,她整个面庞放射出欢乐。"我会从头至尾读完这本书,而且记住每个字!"

"我也这么认为。"乔蒂安笑了笑。他已经完全明白,哈莫妮会抓住这个机会,深入地钻研这邪恶的缩影。

"我把这个送你,哈莫妮,"斯波兰达说,递给她妹妹缠着绿色蝴蝶结的长方形红盒子。

哈莫妮一开盒子,里面的东西放出的亮光使埃米尔和乔蒂安被迫遮住眼睛。在好一会儿之后,他们才能再次看这礼物。

哈莫妮绝对高兴地笑了,她拿着这闪电似的碎片像别人拿着一颗嫩芽。

"闪电,"乔蒂安喃喃道。

"是的,它就是这个,夫君。"斯波兰达说。"当我们小的时候,哈莫妮有过一个闪电之箭当玩具。她把它投进森林旁边的池塘,几乎烧开了所有的水,父亲从她那里把它拿走了。大自然母亲在鱼类和池塘生命死亡之前,送来一场迅疾、平和的雨,补充了水,但父亲不愿把闪电还给哈莫妮了。"

乔蒂安点点头,好像这解释是他听过的最平常的。

"这是个了不起的礼物,姐姐。"哈莫妮说,用她敏捷的手指旋转这闪电,被它迷住了。"我保证不再烧干其它池塘,我给你的礼物在那儿。"火球一闪,她变出一个巨大的木箱子。

在木箱子里,斯波兰达发现成堆成堆的橡树籽。"噢,哈莫妮,你真可爱,好东西!"

"橡树籽?"埃米尔问。

"她收集它们,这样她能大大地种植它们。"哈莫妮解释,把闪电之杆塞进她半夜礼服的紧身贴胸处。"干这事令人不快。但是斯波兰达不能不干这好事。她生来有这毛病。"

"一个充满快乐的圣诞节,埃米尔。"斯波兰达说,把一个很大的黄缎子拉链包塞入埃米尔手中。

埃米尔在包里发现一个微型树。种在一个英币银盒子里,它盛开着两便士之花。"一棵摇钱树!"他惊呼。

"是的,它就是这个,埃米尔,"斯波兰达说,然后看见乔蒂安皱眉头。"但这纱为你生产财富。"她提醒道,"每星期只有一些两便士硬币。这很好,是不是,乔蒂安?"

他猜测,每星期一些两便士硬币不可怕。

埃米尔把树放下,给斯波兰达拿出他买的礼物。

她看见这微型音乐盒高兴得喘不过气来。它的基座是用珠母做的,上面是个小小的金制精灵,手中一根银和杖,手杖随着可爱的旋律而转动。

"上个月我在泰尔福特一家珠宝店发现的,"埃米尔说。"当我看见这精灵美好的笑容时,就想到了你。"

一听埃米尔赞美斯波兰达,哈莫妮的双眼闪着怒火。"你认为她的笑容比我美好?"她质问。

"你们两个都有美好的笑容,"埃米尔向她保证。"等你安静下来,我会给你你的礼物。"

一刹那,哈莫妮冷静了,她双眼中的火焰熄灭成了温和的火花。在内

心深处，她强烈地希望埃米尔给她的礼物比给斯波兰达的又大又好。

埃米尔准确地了解她正在想的，而且因为她知道她嫉妒的原因，他极端留心选择了她的礼物。

哈莫妮打开他递来的盒子，她取出一件沉重的金黄缎子披风。镶嵌红宝石、钻石、黄玉、青玉，上千条红、黄、橙色闪光线明灭于其间，它就像一张精彩的烈焰之帘。的确，轻轻一动使这织物和珠宝闪烁着燃烧的美丽。

埃米尔拿过这件衣饰，展开，围上她的削肩。"我知道珠宝对一个精灵是小意思。"他在她耳旁悄悄说，"但是对人来说，这件披风配得上……一位女王。"

"一位女王？"哈莫妮手抚开头这件似火的披风。她可能永远成不了一位女王，但埃米尔的礼物确实使她感觉像位女王。"我非常喜爱这件礼物，埃米尔。它太有意思了。"

"我希望它是这样。"埃米尔嘴对嘴地亲吻哈莫妮。

看着埃米尔和哈莫妮，乔蒂安意识到他表兄是多么爱斯波兰达的妹妹。证明埃米尔的爱，不是亲吻，而是这礼物。乔蒂安富于经验的眼睛告诉他，埃米尔在这件披风上花了大钱。披风上无以计数的宝石的每一个都是好品质的，乔蒂安判定无疑，埃米尔在这件昂贵得不可思议的衣饰的创作上，耗尽了他的积蓄。

事实上乔蒂安给他表兄的礼物更重大"埃米尔"，他说，"这个给你，圣诞快乐。"

埃米尔拿过乔蒂安递给他们奶油色纸卷。它装在一个筒里还有红带子系着。根本无法猜测这纸卷是什么，埃米尔立即打开了它。

他睁大眼睛，心脏几乎停止。

这纸卷是几个月前乔蒂安投资的埃及祖母绿矿的证书。"我的？"埃米尔问。"这矿是我的？"这问话几乎挤在嗓子里，因为埃米尔几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乔蒂安笑了。"你的。我认为你合法地得到一笔财富比从稀薄的空气中得到它要好，这是我知道的你还没发出的一个祝愿。"

"感谢你。"这是埃米尔能说的全部，但他的声音充满情感。"我——我怕我给你的礼物不那么重大。"

也许埃米尔的礼物不像祖母绿矿那么重大，但是乔蒂安被这礼物后面的想法深深触动了。

礼物是本皮面日记，封面已破损、沾污，纸张变脆发黄。它是埃米尔的日记，多年之前他见到乔蒂安的那天开始的那本日记。

乔蒂安浏览这本日记，被与埃米尔对他的友情有关的段落触动。他翻的页越来越多，他留心到埃米尔的书法，拼写和文法平稳地提高，这活脱脱是颁发给花长时间辅导他表兄功课的乔蒂安的奖状。

"我想要你不忘记，"埃米尔说。"那些年头，那些日子，我们在一块儿那么有趣，乔蒂安，我-我想要你不要忘记。"

乔蒂安伸出的手准备握手，但随后却拥抱了他表兄，哈莫妮以地地道道的惊异看着。

她亲眼看到了什么是爱，她相信。这种情感明白无误地展示在埃米尔和乔蒂安交换的礼物上、在他们互相说话的方式和他们现在亲热的拥抱中。

而且哈莫妮终于理解了她姐姐强烈渴望、决心学习和实践的这种深沉

的感情。爱是一种富于魔力的情感，一种比她曾经想象到的任何东西更强大的魔力。

哈莫妮想要知道这魔力。想要它从她那里汹涌而过，像大海深处一个强有力的漩涡。

而且她想要在斯波兰达之前感受到爱。像往常，她想要当第一个。

"我有个礼物给你，埃米尔。"她脱口而出，以她拥有的全部力量希望他会喜欢她替她选择的礼物。"它在那边墙角。"

埃米尔向角落看去，看见无数银星围绕的一只大绿盒子。

它正在移动。

充满孩童的好奇和兴奋，埃米尔冲上去打开盒子，但是一碰上，他就发现盒子只是个幻觉。它在眼前消失……

那里站着一匹小马。一匹雪白小马，粗尾巴长长的，拖在地板上。这动物有一双大眼睛，一条窄窄的黑条刻划在面孔上。

只有埃米尔明白礼物的意味。这匹小马是他小孩时想要的那匹的复制品，他在麦伦克劳富特村的朋友拥有的那匹马。

转过身，他凝望哈莫妮，给她一个饱含爱意的微笑，言语无法超越它。他展开双臂，笑迎哈莫妮飞来。"我想也许我们应当现在离开，乔蒂安和斯波兰达。"他说，渴望跟使合莫妮单独呆在一起。

"等等！"斯波兰达环视整个房间，"哈莫妮，你不给乔蒂安一件礼物？"

依然在埃米尔怀中的哈莫妮皱起眉头。她给乔蒂安带来一件礼物，是的，但由于一些令人烦恼的原因，她不再愿意给他一盒子黑寡妇蜘蛛。

"哈莫妮？"斯波兰达催促。

"好的！"她为礼物的事转动脑筋，一会儿之后，哈莫妮想起了一份完美的礼物。"我给你礼物，乔蒂安。"她开始说，不能相信她舌头上确实即将吐出的词汇，"是一个庄严的保证——不再将我的魔力用在你身上。不再需要你害怕我，而且我在精灵国内也承担这个誓愿。"

哈莫妮的礼物给了，她向空气中使出一手魔力。一闪之下，她、埃米尔、白色小马和装着黑寡妇蜘蛛的盒子消失了。

斯波兰达把手放入乔蒂安手中。"我希望你知道，对哈莫妮来说，给你那件礼物是多么困难呀，夫君。"

"它是我今晚得到的最佳礼物。"

"噢，但你还没看到我的。"她给他一个软包。

乔蒂安打开包，找到一双带蓝、绿色条纹的明红棉手套。一只大得像为巨人而作，一只小得只适合幼儿。大的一只有四个指头，没有拇指，小的一只有两个拇指而且手掌皱成一个团。

但是乔蒂安不在乎。重要的是斯波兰达的礼物不是由魔力所为。她用自己的双手缝制了这手套。而这比任何她能给他的礼物都意味深长。

"咱们婚礼后那一天我开始制作这副手套，"斯波兰达提示他。"埃米尔告诉我手制的礼物非常有意。弗劳利太太给我线和一些指教。她要给我的针是铁的，所以我被迫按照样子制成了银的。我希望你喜欢这副手套，乔蒂安，因为我在它们身上很费神。"

他的吻准确地告诉她他多么喜欢她的礼物，当他的嘴离开她的嘴时，她成了四射的快乐的载体。"咱们上楼去，怎么样，斯波兰达？"

"但是——但是……"

"但是是什么？"乔蒂安问，他看着她脸上怅然若失的表情，压抑自己不发笑，她压制住的失望，他知道源自于她相信他没为她准备一件圣诞礼物。

"出了什么事了，精灵？"

"没，"她低声道，但是钻石之泪已从眼中落下，她的光雾开始出现并包围她。

"你逃到你的阴霾中之前，"乔蒂安说，"你愿意看着我为你准备的圣诞礼物吗？"

她眼泪顿消，光雾亦消。"是的，这是我愿意看到的！"

在树后面，乔蒂安取出一个非常巨大的盒子，把它放在斯波兰达光脚前面。

过于兴奋的斯波兰达没有用手打开它的耐性，她银色魔力一闪，打开了盒子。银光闪过，她看到一副美丽的马鞍和马蹬。

"他们上面没有一丝一毫铁，"乔蒂安告诉她。"我让马鞍马蹬使用了另一种金属。"

斯波兰达碰了一下马鞍和马蹬明亮的金属部分。他们是用纯金制造的。

"马厩里有一匹新马，"乔蒂安说。"一匹可爱的栗色母马，它的肤色让我想起你头发的颜色，所以我买了它。我们能一起骑马了，精灵，你能把你的蜻蜓永远藏起来了。"

"噢，乔蒂安，我们可以去看看这匹母马吗？"

"能等到早晨吗？这样你一醒来就能得到另一件圣诞礼物。"

她开始更强地渴望，但当她看见他眼睛暴露无遗的欲望时就安静了下来。"是呀，夫君，这匹母马能等。我对你的激情却不能等。"

他双臂将她提起，皱起眉头。"你称起来比你过去重了。"

"我重了吗？"

他抱着她停了一会儿，再次试试她的重量。"你重了，你一直吃得很多吗？"

"噢，乔蒂安，你知道我认为发生了什么吗？我正变得更像个人。哈莫妮说我已开始说话和思考像个人，而且仆人为圣诞节而感谢我时，我完全不在意他们的谢意。而你现在说我变重了。"

盯着她眼睛，乔蒂安回想起他早就留意到她看上去少了些空灵多了些物质性。"一位精灵变成人是可能的吗？"

"不，一位精灵吸收相当多的人的成份必定是可能的。还有什么其它解释吗？"

乔蒂安想不出其它解释。"这意味着你会逐渐停止使用你的魔力吗？"

他的问题给了她一个暂停。"那是你希望的事吗？"

"我……"

没有魔力的斯波兰达。当他考虑这种可能性时，乔蒂安意识到没有她的魔力，斯波兰达就不再是斯波兰达了，这样的的事件与一株玫瑰没有其香气类似。

"你就是你，精灵。"他答复。亲着她鼻子尖，他向门口走去，尽管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到达门口。完全真实，下一秒钟他看见星火一片，尔后发现自己已在黄色卧室里，斯波兰达还在他臂中。又是一丁点儿精灵手段，迅捷地脱去他们的衣服。

"耐心确实不是你的品德之一，斯波兰达，"乔蒂安说着，轻笑着带她上了床。

"等一等。"斯波兰达环视整个房间，"请你弄准确那可怕的猫不在这儿，对吗？"

"番诺伊现在跟弗劳利太太住一起，记得吗？"

"是的，我记得，乔蒂安，但那不准确。那猫没呆在它应呆的地方。"

尽管渴望与他妻子做爱，乔蒂安知道如果斯波兰达不能肯定地知道番诺伊不在这房间，这个晚上会白白跑掉。他温情地把她放在床上，尔后开始四处寻找那个令她害怕的蓝眼睛猫科动物。

刚找了几分钟，他发现这猫在壁橱里睡着了。番诺伊发出不祥的"嘶嘶"声，被他主人放在外面然后关上门。

"现在你安全了，斯波兰达。"乔蒂安说，然后和她一起上了床。"在除我之外任何其他者面前安全了。"

第二十章

她已经怀上了乔蒂安的儿子。如果这时她能将他抱在怀里，那么孩子的种属再清楚不过了。

几秒钟之前，小东西还荡然无存，只是一个念头，一种心愿。现在，他已是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完全地孕育在她的体内。斯波兰达将手覆在自己的腹部，手指颤抖着。

手掌下面，生存着她的宝贝，她对这一现实感到敬畏。那是她的也是乔蒂安的儿子。

她蓦地抬起头来看她的夫君。"乔蒂安，"她柔声唤道，"乔蒂安。"

酣睡中的他听不见她的呼唤声。

她又捅捅他的肩膀。

他还是一动不动。

她决定明天早上再告诉他。而现在，这整整一个夜晚，那珍贵的秘密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她微笑着，再次朝着乔蒂安的胸膛垂下头去，想象着她的宝贝将会是什么模样。他的双眼如雨点般的银色，还是像紫罗兰花的淡紫色？他的头发如王冠般的古铜色，还是浑黑色的？他将继承精灵界的一切权力，还是做一个人？

她所怀着的小男孩究竟是谁？

斯波兰达再一次望着乔蒂安，快活得几乎要咯咯地笑出声来，她的双眼打量着他那出色地雕刻出来的脸庞的每个部位。当她凝视着熟睡中的他时，主举回想起他俩的做爱，他俩的圣诞节。她记得她是如何同他相遇，他又如何将她带到这里的桦诗庄园的。她也记得他那频频发作的火爆脾气，以及大笑时那动听的声音。

她思念着他俩在繁星闪耀的天空中度过的夜晚，两人之间所有的唇枪舌剑，以及两人在他的领地上的驰骋，他骑着马纳斯，而她则骑着蜻蜓。

她记得有关他的一切，她知道的一切，以及他俩共享的一切。

无需他张口，她便知道他想说什么。无需他显露，她已察觉他的情感。和他分离时，她就会牵挂他。他的喜怒哀乐，也就是她的喜怒哀乐。

她感到自己已经委属于他，就好像有一条扯不断的线将自己同他缝绉在一起。同他在一起，她是多么幸福。它超越了她以往拥有过的幸福。

自从她在牧场与他邂逅至今不过两个月时间，但她懂得，和她同乔蒂安天各一方的所有岁月相比，这两个月尤为可贵。

深沉而有力的情感之河在她的体内流动，它源自于她的心灵，缠绕着他的肺腑。就好像一簇破土而出的缠绵的藤蔓，攀援着自己周围的世界。

她的耳朵感受着乔蒂安的心脏富有节律的搏动，这是世界上最为美妙的声音。斯波兰达深情地舒了口气……

她生命的每一个细胞都知道，她爱着他。

她从床上飞了起来，悬停在熟睡着的乔蒂安的上方，她的全身散发着明亮的光辉，使屋里就像洒满了午后的阳光。

她爱乔蒂安，她真的太爱他了。不知怎的，真不知怎的，人类情感的魔术已往在她身上施展出神奇的魔力。

她想，她的内心将真正地充满欢乐。

"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她俯身朝着夫君悄悄耳语，"还有爱，有史以来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加幸福的夜晚吗，乔蒂安？"

实在是乐不可支，她像鹰一样变换着各种速度和姿势，满屋飞翔起来，灿烂的星星如雨点般从天花板上落下，每一堵墙如打磨过的银器一般开始放射光亮。

一瞬间，星星消失了，墙面也停止了放光。斯波兰达一点点放慢速度，停止飞舞。

她飘落到地板上，脸色苍白，身躯哆嗦着。

她的快乐被一种刺心的意识所扼杀。

她爱着乔蒂安，但是在一个月之内，她必须离他而去。她不能久留这人类世界。倘若不从，她就会死去。

"死，"她低语着，那字眼朝着乔蒂安睡着的床飘去，"唉，我们那未出生的孩子会因为她而丧生。"

他俩的孩子，这宝贝是乔蒂安的，也是她的，而她得带着孩子离开他，到霹雳卫郡去。

她的眼中滴出钻石泪珠，溅落到地板上。她想到了婚约。对于她的曾祖父来讲，很久之前同弗吉尔·特里尼特订下的协议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协议。

她理解他不择手段地来拯救他的种族，但他并未考虑过那个将成为特别的孩子之父的特里尼特后裔的情感，没有想过那个被选中的人类的男子在失去他的宝贝儿子之后的心情。

斯波兰达意识到，她也一样没有考虑过。在祈求怀孕的时候，她也和她的曾祖父一样冷漠无情，从未思考过这么一个事实：霹雳卫郡之得将是乔蒂安之失。

她当初来到乔蒂安这里时，还不懂得爱，这已无关紧要。她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是爱，因此，她也能够理解，偷偷地带走他的儿子将会毁了乔蒂安。

她不能将有关小宝宝的事情告诉他。他完全有权知道他将为父，但是她不能告诉他。

深沉而无声的啜泣使她屈服。她父亲对爱的描绘只对了一半，她痛苦

地意识到。不错，情感可以赋予你深厚而又无法形容的欢快。但就爱而言还有另外一面，黑暗的一面，这一面会带来极度的痛楚。

斯波兰达潜入了她的闪闪发亮的光雾之中。

有生以来第一次，抚慰的光环并没有给她带来舒畅。

乔蒂安和斯波兰达并排坐在餐桌旁，他仔细地观察着妻子。醒来时，他发现她正站在卧室的一扇窗前，透过窗玻璃出神地向外凝望。她承认昨晚睡得不多，此外再未多吭一声。更使他不明白的是，她竟竭力不朝他看一眼。

他用手抚着她，"真的没有什么事吗，精灵？今天早上你异乎寻常地平静。"

她只盯着自己的盘子，好像这精致的瓷器是世上值得一年的最有趣的东西。"不，"她低声说，"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这谎言扎得她双眼泪水涟涟。她连忙眨眨眼睛挤掉钻石泪珠，以免乔蒂安看见。

"施鲁斯伯里牧师驾到，爵爷。"一个仆人报告着走进屋内，"牧师要求与你见一见。"

乔蒂安心中掠过一丝敌意。牧师多半是来暗中窥视他和斯波兰达的，当然，他会找借口说是圣诞节募捐而来。

圣诞节，乔蒂安想，他不能在这神圣的日子里打发他走，"让他进来。"

一会儿，牧师便走进餐室，"爵-爵爷，圣-圣诞快乐。"

乔蒂安过去从未听到过这位饶舌者如此结结巴巴地说话。多年来，数小时的教堂布道和在地区不断地说长道短，牧师已经练就出如簧的巧舌。"我想你是来收集捐物的吧，牧师？"

牧师摇摇头，"我是来-来告-告诉您，我将不再能-够继-继续担任桦诗庄-园牧师之职。我-因为一些奇怪和不幸的原因，我好像-像失去了体-体面地说-说话的能-能力。作为牧师，我得于每个礼拜日布道，然而我不-不能带着口-吃的毛病布-布道。"

听着他结结巴巴的说话声，乔蒂安心头掠过些许怜悯，但仅是些许而已。此人言语上的受损会有效地减少他那火速传播的闲言碎语。乔蒂安为此感到庆幸，因为不少人吃过施鲁斯伯里牧师散布的谣言的苦头。

"我会让你得到一份丰厚的退休金的，牧师。"

"谢谢你了，爵-爵爷。别了，再次祝您圣-圣诞快乐。"

"你对此有何感想，斯波兰达？"牧师走后，乔蒂安问道，"英国最尖刻的舌头之一失去了它的利刃。"

"哎。"她喃喃道，再次避开他的目光。

乔蒂安决定让她独自去沉思一会儿。他一抬头看见厄尔姆斯特德正站在餐具柜旁。

男管家一只手拿着一只微小的沙蟹，另一只手按摩着自己的头。

乔蒂安感到奇怪，好像这人患上了某种发痒的头疹，"厄尔姆斯特德，你在干什么？"

厄尔姆斯特德因终于引起了公爵的注意而一哆嗦，他微笑道："我正在整理头发，爵爷。"他得意地宣布。沙蟹夹了一下他的拇指，他脸部的肌肉微微地一阵抽搐。

"你的头发，我看到了。"然而乔蒂安根本没有"看"。天哪，他们一个

个都出了什么问题？斯波兰达一言不语，而厄尔姆斯特德正整弄着他并不存在的头发！

"是的，我的头发，尊敬的主人。"厄尔姆斯特德说道。他离开塞得满满的餐具柜旁自己的位置，走向餐桌，弯下身去让公爵看清他的头。

乔蒂安无法相信他最终看到的東西。在厄尔姆斯特德的头上，有一屋深棕色的细毛。

虽说它并不长得足以让他去整理，然而它确实和头发没有什么两样。

"它确实是头发，安伯维尔老爷！"厄尔姆斯特德声明道。他抬起手来，再次拍拍这精细的黑色软毛，满脸堆笑。"昨晚在正子夜时我注意到了它，而且我……哦，原谅我，尊敬的主人，我并不想再说下去了。"

"请继续说下去。"

"我实在是太激动了。"厄尔姆斯特德脱口而出，"爵爷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头发。在我还是个年轻人时，我就开始掉发。看着它长成黑色，就好比一种心愿变成了现实！而且没有一缕灰发。谁能想到一个在我这样年纪的人会长出灰发？有谁呢？而且，我新长的头发和我年轻时的头发颜色一模一样。"

一个心愿变成了现实，乔蒂安静静地重复着。他的目光移到了斯波兰达身上。她脸上的一种表情准确地告诉他，她已经做了些什么。

"今天是圣诞节，厄尔姆斯特德。"她说道，避开乔蒂安的眼睛，反而看着咧嘴而笑的男管家。"确实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日子。"——当一个侍者向她的盘子里盛水果时，她停顿了一下。——"所以，为什么你的心愿不能变成现实呢？我完全可以肯定，你的新头发会继续增长、变厚。"

厄尔姆斯特德将沙蟹推入口袋，继续按摩着他毛茸茸的头部，"我——"

"他身体好了，安伯维尔夫人！"弗劳利太太叫嚷着冲进屋里。"弗劳利先生终于好了！"她来到桌边，高大的身躯由于快乐而颤动着。

"弗劳利太太。"乔蒂安喝道，对她喧闹的话语和不得体的举止略有些不快。

她咬了咬下唇，"原谅我的鲁莽，尊敬的主人。可是我丈夫一个多月来身体一直不好，他的心脏如此衰弱，医生断定他不久就会死去。"

"对此我感到抱歉。"乔蒂安说，当另一个仆人在他的盘中添上薄薄的嫩牛排、用浓厚的溶开的奶酪覆盖着的鸡蛋以及闪闪发亮的炒洋葱时，乔蒂安将身子朝椅背靠了靠。

"噢，然而他现在可好了，尊敬的主人！"弗劳利太太称道。她拉起公爵夫人的手，用自己胖乎乎的手指捏着夫人纤细的手指。"他已经恢复元气，安伯维尔夫人。昨晚，时钟敲了十二下，他从床上起身，索要食品和饮料，要我尽快给他弄来！今天早上，他同我满屋子地来回跳舞，庆祝圣诞，身体真棒，又一轮四十六年的婚后幸福！哦！尊敬的主人，这只是一个心愿——"

"却成了现实。"乔蒂安再次扫了斯波兰达一眼，说道。

"我真为你和你的丈夫感到高兴。"斯波兰达细声说道。

"你可以和你丈夫一起呆上一天，弗劳利太太。"乔蒂安宣布，"今天桦诗庄园的房屋无需打扫。厄尔姆斯特德，你也可以休假一天。"

"哦，不过在你离去之前，请给我留下这只蟹。"斯波兰达请求道。

"当然，公爵夫人。"男管家回答。"我发现它在厨房的一盆水中游来游去。它肯定是随着昨天送来的鲜鱼来到桦诗庄园的。"他从口袋中拉出那只蟹，将它放在公爵夫人的奶油杯旁。

蒂里舍斯从一旁急忙奔到桌边，又匆匆离去。

"告诉泰西和所有其他仆人，他们今天也都放假。"乔蒂安补充道："祝你们大家都过一个快快乐乐的圣诞节。"

一时间，家仆们都直愣愣地看着公爵，对他这一异常的慷慨感到吃惊。接着，不一会儿，餐室里的仆人已经一个不剩，每个人都急于和家人及朋友投入到庆贺圣诞的活动中去。

"那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举动，乔蒂安。"斯波兰达赞扬道。

"是的，不过你是否注意到，我一直拖延到我们吃上早饭才放他们走？"他想用这句话来逗她发笑，可她只是拿起她那把纯银餐叉，动手在盘子里拨弄起葡萄、橘子块和樱桃来。

"斯波兰达，你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我想知道是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从未看见过你那么高兴过，到处跳舞、飘荡，一会儿咯咯大笑，一会儿抿嘴微笑，纵情享受着你的人间的第一个节日，而今天正是圣诞节，你这样子看上去好像是你的世界被砸得粉碎似的。"

"粉碎，"她若有所思地说。真是对她的心境的准确描绘。

她强迫自己正视他那关怀的目光，"让我们去看看我的母马好吗？乔蒂安？"

"是它在烦你的心吗？是因为你没有见到你的第二件圣诞礼物这桩事情吗？"他往嘴里塞了三口鸡蛋，将餐巾扔到桌上，站起身来。"我们去晨骑吧。"他说着，帮助斯波兰达离开椅子。"我不敢保证它会像昨晚的那一次一样愉快，不过我们得试试。"

斯波兰达一语不发，跟着他走下楼，换上蓝色的天鹅绒女骑装。

"你赤着脚骑马？"看着她从长长的裙子底下隐约显露的裸着的脚趾，乔蒂安问道。

望着斯波兰达将脚伸进他为她买来的软皮靴子，乔蒂安发现她很不对劲。直至今日，她还固执地拒绝在脚上套一副长统袜。

"斯波兰达，"他抓着她的肩膀说道，"我一定要你告诉我是什么事情使你这般苦恼？"

她强迫自己面对他那尖利的目光，"让我告诉你吧，昨晚我睡得很少，乔蒂安。"她淡然说道，"我只是太疲倦了。"

"那么今天早上你不想骑了吗？"

"我想。"

乔蒂安注意到，她看上去依然不很热情。他想试试接吻能否使她产生一些闪光，他将她拉向自己，将嘴歪着扣在她的嘴上。

斯波兰达明白他的意图，然而他的吻所给予她的力量并不会改变这一事实：她不久将被迫离开他，而且还要带走他的儿子。

"你没有发光。"乔蒂安生硬地说。

"发光？"

"当我吻你的时候，你总会微微闪光的。"

天哪，那人怎么没完没了地向她发问？"我是——"

"累了。"

"嗯。"她使出很大的劲向他微笑着。

他一眼看出她是在强作笑颜，但又想不出办法让她说出令她心烦的事情。她对他隐瞒了什么事情，这使他感到心灰意冷。

他护着她下楼，期望她那头新得的母马能使她快活。"瞧，斯波兰达，下雪了。"他说。当他们走出屋子时，看到天空中飘下雪片来。"圣诞节里下起今年的第一场雪。它使人想笑，你说呢？"

"嗯。"她擦着鞭梢上的雪花。

"那么你为什么一笑？"

再一次地，她装出欢乐的笑容。

再一次地，他看出她在假装。"我想你喜爱大自然。"

"我喜欢。"

她老是死气沉沉的样子使他开始失去耐心，他感到一阵恼怒。他带着她走向马厩，不再多说一句话。"赫伯金斯，给公爵夫人的母马装鞍，一定要用我先前送来的马鞍和马勒。"

"是，老爷。"赫伯金斯应道，他的声音粗嘎刺耳。他很快将那匹漂亮的栗色母马牵出马厩。"那是匹好马，年壮而又有灵气，而且温顺得连小孩也能骑。我已经伺候了它一上午。"他笑着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拥有新玩具的小伙子一样。"

他用手轻轻抚摸着母马油亮的颈毛，想知道公爵和公爵夫人是否会注意到他的口吃病没了。"我想老爷和夫人能够不费事地听我说话了，今天早上我的喉咙有些嘶哑，昨晚麦伦克劳富特子夜的钟声将我敲醒，我躺在床上埋怨所有的声音，余下的时间主少我的狗交谈。如此好几小时单方面的谈话使我的嗓子哑了，就是这样弄成的。"

乔蒂安从来没有听过赫伯金斯如此侃侃而谈。他的口吃病经常令他缄口不语。

他的口吃病……什么口吃病？

又一个心愿成为现实。桦诗庄园的精灵的回报。他思索着。"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没了口吃病，就会沉溺于滔滔不绝的言谈之中。"

赫伯金斯咧着嘴笑道。"病没了，尊敬的主人，自从我孩提时学说话开始我就口吃。"

我得了这毛病而现在没了。真是从天而落的奇迹。"他哼着曲子，将母马牵到牲口棚的一端，和三位装鞍的小伙子一起，手脚利索地为母马装上鞍座，套上笼头。

"施鲁斯伯里牧师。"乔蒂安仍然注视着赫伯金斯，低声说道，"今天早上牧师说话结结巴巴，斯波兰达，是你将赫伯斯金的口吃病转到了他的身上？"

"嗯，那是我干的。"

"把痛苦转移到庆受惩罚的另一个人身上，这就是精灵们如何帮助人类摆脱生理疾病的办法吗？"

"嗯，那就是我们的做法。"

乔蒂安起初点点头，但又停住，"你是说你也将弗劳利先生衰竭的心脏给了什么人？"

"不，虚弱的心脏会要了那个接受者的命。我决不会做这种事。弗劳利先生可以通过另一种力量得到医治。一种能够听见弗劳利太太祈祷的万能的

力量。"

"那么厄尔姆斯特德的头发呢？还有你把泰西脸上的胎记也带走了么？"

"

"我还没有找到应该承受泰西红色胎记的什么人，不过，厄尔姆斯特德的秃头现在属于——"

"马来了，公爵夫人。"赫伯金斯牵着马走过来说道。他将缰绳交给夫人后，又去为马纳斯忙活了。

"你那母马的名字叫秋火。"乔蒂安说，"那恰好是它的外套和你的头发的颜色，斯波兰达。我想你会喜欢它的，可是你看着它时连笑都不笑。"

"和它在一起我很愉快。"

他看不见她双眼中有一丁点的闪光，也没有热情的冲动。

这使他恼火。他想尽一切办法来提起她消沉的精神，可她仍然没有反应。好！好！

如果她继续为了那些她拒绝让他知道的原因而生闷气，那对他真是没说的了。

他转过身去，走出牲口棚，"祝你骑游快乐。"

"你不骑吗，乔蒂安？"

"我想两人在一起我不会快活。"

他向庄园的府邸迈步走去，走一步，火气大一步。昨夜和今晨之间，斯波兰达见了什么鬼了？

他咒骂这女人不信任他，不给他帮助她减轻忧愁的机会，她的悲伤，她的恐惧，还有不管什么样的该死事情。她也强迫过他谈论他的烦恼，不是吗？是的，她这么做过，而现在则是她透露令她忧伤的原因的时候了，但她却拒绝遵从。

他回到府邸，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决心不再去想斯波兰达。他往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开始整理一大堆商务报告，其中一封加有封缄的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随即认出信件封口上盖的是珀西瓦尔·布拉克特的饰章。凶恶的预兆游遍了他的全身，他撕开来信，看到日期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就是昨天。

读着下列文字的每一行，他的心窝里掀起一阵狂怒。

乔蒂安：

我曾想对你的婚礼表达我最美好的祝愿。不过我想现在这种良好的祝贺已无必要。

显然，你是如此纵情地享受着你所选择的婚姻生活，花费更多的时间陪伴你的新娘，而不是用于投资。要不是这样，我对格洛珊斯特果园的拥有权不会唾手而得。

祝你和安伯维尔太太圣诞快乐。

您的真诚的

珀西瓦尔·布拉克特

好像能从信纸里挤出血来，乔蒂安慢慢地将信捏成一个紧紧的纸团。"他得到了果园，"他想气冲冲地大声说道，"就从我的鼻子底下，他得到了它们"他把手指用力插入头发，从椅子上跳起来，大步穿过屋子，将面前一只脚凳一脚踢开。站在窗边，他真想一拳击穿窗玻璃。

珀西瓦尔没有正当的理由获得那座赚钱的果园。

没有，只有一条。

乔蒂安紧紧地咬住牙根，以致整只脑袋突突作痛起来。自从娶了斯波兰达，他扮演了一个傻瓜的角色。不，在这之前，他就变了，从在牧场和她相遇开始。是的，从他张着四肢躺在荒芜的地上凝视着她的眼睛时开始，他的心思只在她一个人身上。

他想起了他的父亲，想起了巴林顿对伊莎贝尔的爱。

"爱。"乔蒂安嘟哝着，这字眼的声音在他耳朵里吱吱嘎嘎作响，使他重新决定将这破坏性的情感围困起来。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朝后耸耸肩膀。情况就要变了，他发誓，大大地改变。他不再会疏于工作，疏于他作为桦诗庄园公爵的责任，他将为挽回由于父亲对伊莎贝尔的迷恋而造成的安伯维尔家族名望和财产的损失而劳作不息。如果他允许另一个女人再对它们作出危害，他将遭受谴责。

一旦斯波兰达骑游归来，他将公然向她声明，她不能再以任何方法、形态、形式来打搅他。他不需要她的甜甜微笑、她的朗朗大笑、她的亲密陪伴以及他过去极为愚蠢地享受的任何其它东西。

他只需要从她那里得到一样东西。

一个继承人。

斯波兰达在一条清冷的、泛着水泡的小河旁将秋火勒住，小河穿过环绕着桦诗庄园的树林。下马以后，她轻轻地抚摸母马光滑柔软的耳朵，让它饮上一口清纯而晶莹的河水。

她在思考她的骑游。赫伯金斯曾经告诉她，只要乔蒂安生气或者发火时，他就会牵出马纳斯，穿过乡村疾驰一阵，野外的骑游常常可以消除乔蒂安的火气。期望这样的游骑能给她带来一样的效果，斯波兰达骑着秋火跑遍了整个安伯维尔领地。

然而，她还是陷于深深的苦恼之中。

她放下缰绳，轻步走向一棵粗壮的栎树，当她正要在白雪覆盖的地上坐下时，她看到湍急的河水上面出现了一个火环。

"哈莫妮。"当她的妹妹从火环中显现时，她小声叫道。

哈莫妮身穿埃米尔送给她的镶着宝石的缎子披风，走近栗色母马，很快地用它的鬃毛打出无数个精灵模样的结来，"哦，那太好了，"她惊叫道，"我从未对……闹过一点点恶作剧，甚至一点都不记得！"

她等待着斯波兰达责骂她，但她姐姐却一声不吭。这时，哈莫妮看到了斯波兰达脸上的泪珠，钻石泪珠在令人目眩的白雪映照下，耀眼地闪着光。

"怎么啦？"斯波兰达用鼻子吸了口气说道，"妹妹，你为什么可笑，不跳舞，不歌唱？当你看见我悲伤时，你总是这么做的。"

在善良与罪恶之间，哈莫妮苦恼不堪。出于她的本性，她将快乐寄托在斯波兰达的痛苦之上。但是她的另一方面——她还刚刚开始意识到它的存在——又引起她的一阵同情。

"你为什么要哭？"她强迫自己用冷漠的声音问道。

一种吐露内心悲戚的深切需要使斯波兰达道出了她的不幸，"我已经怀上了乔蒂安的儿子，而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我必须离开他，并从他身边将孩子带走！"

"你怀孕了？那太好了，斯波兰达！孩子将为霹雳卫郡带来力量，我得赶快去告诉父亲！"

"等等！"斯波兰达大声叫道，从她坐的地方飞了起来，在潺潺流动的小河上面追上哈莫妮。"不要告诉他，哈莫妮，我在人间还得呆上一个月时间，如果你将小孩一事告诉父亲，他会强迫我立刻返回到精灵国去！他告诉我，我将嫁给乔蒂安那天，你听到过他说了些什么？你听见他说过，如果没有必要，他不会让我在人间多呆一刻。"

哈莫妮盯着她的姐姐，她从未看到过斯波兰达如此激动不已，"你是说你不愿回到霹雳卫郡去？"

"嗯，这正是我想说的。"

"但是为什么呢？那是你的家，姐姐，你属于那里！"

斯波兰达转过脸去。

"斯波兰达？"

"我……我爱乔蒂安，哈莫妮，我无法想象要永远和他分离。"

这时，哈莫妮重新燃起火来，她剧烈地燃烧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将火焰闷灭。"一切都不可更改了吗？"她大声嚷道，"你能永远成为第一个，斯波兰达？去做、去参与、去理解每一件需要去做、去参与、去理解的事情的、第一个精灵？"

斯波兰达在空中旋转着，她再次面对她的妹妹，"你在说些什么？"

"我想做懂得什么是爱的第一个精灵！"

妹妹的嫉妒和恼怒刺痛了斯波兰达心中最后一处尚未动情的地方。一股势不可挡的情感激流破坏了她体内所有的力量，她感到自己在缩小，从空中跌入了冰冷的小河深处。

"斯波兰达！"哈莫妮尖叫道。阴寒的恐惧感几乎将她冻成固体，但是随之作出的决定使她纵身跳入凛冽的河水中。一旦觉得寒冷的河水吞没了她时，她的魔术又将她转换成液态，使她可以毫不费力地随着奔腾的水流漂动。

在水下，她拼命寻找着斯波兰达。她顺着河水向下漂去，漂过河床，漂过堆堆卵石，漂过串串水草。

分分连着秒秒，没完没了。她依然不见姐姐的踪影。她眼泪汪汪，打着旋涡的流水立刻将她双颊上的钻石泪珠夺走。

希望消失了，就像一颗露珠受到灼热的太阳光线的拷打。斯波兰达走了，这时，失去姐姐的痛切之感紧紧揪着哈莫妮的心脏，几乎使它停止跳动。

"斯波兰达。"她轻声呼唤，她的呼唤将水泡送到了河水的表面。她不知道应当做些什么，她开始浮出水面。

然而，一群彩虹色的鱼儿马上围住了她，咬住她的液态形状不放，然后又从她身边急游而去。哈莫妮被它们奇怪的举动搞糊涂了，她看着它们游向一堆掺着些许卵石的沙丘，在那里它们用嘴和尾巴掀动起沙粒来。

哈莫妮立即意识到，鱼儿们是在告诉她，斯波兰达被埋在了湿沉的沙子里。她加入到鱼儿当中，将姐姐从咕噜作响的游沙中用力拉出，动作比湍急的河水还要书刊号。她将斯波兰达护在胸口，洲出了飞溅的流水。

哈莫妮将她安放在河岸上，把自己变换成另外一种火球，伸出火焰，舐着仰卧的斯波兰达。

灼热很快拯救了斯波兰达，她喘息着坐起身来，拂去粘在脸上的湿淋淋的头发。

"你这个愚蠢、古怪、荒唐可笑而又丧失理性的家伙，比一群下贱的笨蛋还要傻！"哈莫妮怒气冲天地叫嚷道。"你好大的胆，竟敢这样吓我！为了"

设法救你我差点儿被淹死，斯波兰达！如果我稍微有点知觉的话，我会把你留在水下的坟墓里的！”

斯波兰达很快恢复了意识到记忆，“我——”

“你竟然会去死！”哈莫妮讨厌她摇晃着的头，“而且全是为了一个人，一个人！”

“乔蒂安。”斯波兰达轻声说道，“我爱他，哈莫妮，然而我又得离开他！”

“你仍然能够经常见到他，斯波兰达！在你和他相遇之前，你总是一直注视着他，你不记得了吗？”

“那不是一回事。我想和他生活在一起，而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父亲决不会答应这样的事情。”

斯波兰达眼中的钻石泪珠夺眶而出，哈莫妮抡起手来，打了她姐姐一大巴掌。“快不要再哭哭啼啼说这件事了，斯波兰达，听着我说！”

斯波兰达从忧伤中震惊过来，她停止了哭泣，用一种困惑和希冀的神情注视着她妹妹。

“像你这样个傻瓜，叫你一声‘姐姐’，我真感到难为情，”哈莫妮厉声说道，“假如解决你的难题的办法是一条吞火吐焰的龙，它会跳将出来，将你烧死！”

“办法？”斯波兰达问。

现在少许平静了些的哈莫妮，躺在沙地上，望着带霜的树枝在她的上方摇曳。当她拿定主意让斯波兰达自己去猜测解决办法时，嘴唇上出现了调皮的微笑。“埃米尔和我相爱了，”她得意洋洋地宣布道，“这就是今天早上我要来告诉你的消息。昨天晚上，我们离开桦诗庄园，乘坐一艘漂亮的帆船在地中海上游览。晚风阵阵吹来，饱满的风帆将我们带向大海的远处。在甲板上，埃米尔将我搂在怀中，亲吻着我，告诉我他爱我。你一定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难道你不懂吗，斯波兰达？”

斯波兰达痛苦地点点头，“它意味着你能够永远留在人世间。埃米尔的爱将使你生气勃勃，安危无恙，因为人类之爱是最有效的魔术……最有效……”她从河畔腾空而起，飞回寒冷的天空。“哈莫妮！天哪，我怎么会这样傻！”

“对你来说，它总是来得自然而然。”

“你知道我得做些什么，妹妹？”

哈莫妮骨碌碌地转着眼珠，“我一点也猜不出。”

“我将去赢得乔蒂安的爱！不管怎么样，我要让他同我相爱，然后我就无须返回精灵国。”

“实在是个绝妙的主意。”哈莫妮答道，她打了个呵欠。“真奇怪，我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这过别忘了，尽管乔蒂安的爱可以使你不必返回精灵国，但你还须征得父亲的准许，让你留在这里，而你知道父亲是会怎么做的，斯波兰达。”

斯波兰达愿向由哈莫妮的告诫引起的忧愁屈服。她一定能够以某种办法和形式，说服他的父亲准许她留在人间。“我会处理她我所面对的难题的。”

“你还有另一个难题，那就是你有责任将你现在怀着的孩子交给霹雳卫郡，”哈莫妮提醒道，“婚约的内容不可改变，我们的生存有赖于这孩子，斯

波兰达，不管你做什么说什么都不会更改这个事实。如果你的孩子继承了精灵国的所有权力，某一天他将成为霹雳卫郡的国王。父亲决不允许一个未来的国王生活在别的什么地方，除非那是他的王国。"

斯波兰达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但是——"

"一旦你赢得了乔蒂安的爱，向他说明一切，告诉他……嗯……告诉他你将给他一打的孩子。当然，如果他知道你能给他另外一屋子的子女，他不会为失去一个而难过。此外，我可以肯定，如果父亲忍心让你和乔蒂安呆在一起，他同样也会决定允许乔蒂安和这孩子往来，既可在霹雳卫郡，也可在桦诗庄园。使乔蒂安变小以便让他能够进入我们的世界，那是件简单的事情。"

斯波兰达深深知道她丈夫决不会同意让他的儿子在精灵国中养大。这男孩将是他的继承人，桦诗庄园下一任的公爵，为了照管这孩子，他会亲自去和邪恶展开斗争。

斯波兰达唯一希望的是爱的力量能够求索，寻找并交出那个难题的答案。

现在，她将集中精力去获得乔蒂安的爱。她迅捷地跨上秋火，向哈莫妮挥手告别，喝令母马快步跑回马厩。

将马交到仁慈而能干的赫伯金斯手里后，她疾步走过铺着卵石的小径，穿过院子，不久便到了府邸。

"乔蒂安？"她一边往里走一边叫着，"乔蒂安？"

她使出魔法飞速探看一间间的屋子，寻遍了整幢楼房，终于在他的办公室进而找到了他。"乔蒂安。"她大声叫道，满脸堆着笑容朝着他的办公桌轻步迈去。"昨晚对我来说发生了一些极不寻常的事情，而我——"

"坐下。"他从办公桌后望着她。

"我想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然而却发生了。昨晚，你看——"

"坐下。"

"我同弗劳利太太、厄尔姆斯特德、赫伯金斯说过话，就在昨晚，我感受到了他们对我描述的所有症状。你睡着以后，我开始感受——"

"最后再说一遍，坐下。"

他的高声叫喊震慑住了她。这时她正要请求他尽量地爱她，她不想加深与他的对立，于是她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看来我得为我今天早上的古怪举止向你道歉，"她平静地说着，"我并不想惹你生气，夫君。如果我已经使你不高了，我请求你原谅。"

乔蒂安移开文件，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向前倾着身子，"我有一些话要和你谈，斯波兰达，我要你仔仔细细地听着，你——"

"我也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和你谈，我已经爱上了——"

"你打断了我。"

"噢，我是打断了你。不过我要说的话是那样地至关紧要，我怕我会忍不住的，如果我不能告诉你有关——"

"当我不睬你了的时侯，你或许就有话要说了。现在，谈谈你一旦有了奇怪念头就进入我的办公室一事……你将不能再——"

"我已经爱上你了，乔蒂安！"由于过于激动，过分期盼，斯波兰达再也坐不住，她轻轻推开椅子，"我没有想到过一个精灵也能感受如此深切的感情，然而我已确实实地坠入爱河了。"

她在乔蒂安的办公桌上空飞翔着，头发全部飘落在他的文件、墨水池以及台灯上。"我感到你我之间有一条牢固的纽带，就好像我已真正依附于你。当我和你不在一起时，我便若有所失。有好几次，在你张嘴开口说话之前我就已经明白你将要说的话。当你高兴、悲伤和忧愁时，我也感到高兴、悲伤和忧愁，乔蒂安。"她柔声说道。眼中充满了璀璨的幸福光泽。"对我来说，和你相伴的短短日子，胜过了和你分离的悠悠岁月。"

乔蒂安倒抽了一口气。他曾经要她爱他，他们在空中做爱的那个晚上要她爱他。

而现在，她爱上他了。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

"乔蒂安？"

他继续望着她，仍旧为她的宣言而感到吃惊，"你爱我？"

"嗯。"斯波兰达深深地吸了口气，满怀着世界上所有的希望，指望着他能应允她向他提出的请求。"因为我爱你。"她柔声细气，吞吞吐吐地说着，"我想请你也以爱相报。"

乔蒂安浑身僵直，眼珠是他全身唯一活动的部分。他瞅了一眼被他已捏成一团的珀西瓦尔·布拉克特的信。还有果园，它的失去就是因为他对斯波兰达的那该诅咒的软弱。

然而现在她却要他爱她？

他几乎要想大笑，但他没笑，而是从椅子中站起身来，径直走向屋门。

"乔蒂安？"斯波兰达叫着他，一种朦朦胧胧的惊恐败坏了她的欢乐。

他在门槛上止住脚步，转过身来面对着她。

"你会尽量地爱我吗？"斯波兰达问，"请你务必爱我，夫君？"

他的下颌一阵痉挛。

"不。"他只说了一个字，然后离开房间。

第二十一章

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斯波兰达只能瞥见她丈夫来去匆匆的身影。乔蒂安已在府邸另一层的另一间屋子里睡觉，并且只在那里进餐。他将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办公室里，一小时左右的野外骑游，傍晚则与白兰地或波示阁葡萄酒为伴，在图书室里打发时光。

不久，斯波兰达只好求助于隐身法。这样，她白天陪他去办公室，晚上随他去图书室。和他在一起时，她注意到他是多么地全神贯注。他会着手工作或学习，但过不了多久，他便离开桌椅，要么走到室外来去踱步，要么目不转睛地朝着窗外出神。有一次他竟然折起铅笔来，一枝连着一枝，一连折断数十枝。

她很想去安抚他，但又怕打搅他。她最新发现的对他的爱使她懂得，她对他这种自物强迫的独居生活的干涉，只会更加激怒他。

而且他的火气只会加厚他在两人之间砌起的隔离墙。

可是，失去了他那赐予力量的吻，她不再拥有保持人体形状的能源。晚间缺乏能源问题还不大，因为没有人想在子夜和黎明之间见到她，可是在

白天，她得让仆人们看到她的身影。

她唯一的能源是将她自己锁在府邸内各个不同的房间里，缩小身体，直至获得足够的活力，重新变回人形。

不过，这一摆脱进退两难困境的办法又引出一个机关报的涉及到番诺伊的尴尬事情。

这头动物不断地从弗劳利太太的小屋里逃出来，约有五六次回到府邸。斯波兰达生活在这种对嗜血的暹罗种的持续恐惧之中，根本不知道它是否或者是何时会出现。

她最害怕的事情发生的一天很快就来到了。

当她在乔蒂安前往睡觉的卧室里刚刚变成微精灵模样时，弗劳利太太走入屋内，在一张小桌上的面盆旁放上一壶水，未关上门就走了出去。女管家刚走，番诺伊随后便出现了。

停在梳妆台上的斯波兰达恐慌得几乎要跌落下来。她藏身于一只台灯的后面，不敢弄出一丁点声音，只感到她的心听上去像成百上千只鼓在敲动一样。

她能清楚地看见番诺伊。它那长长的尾巴像鞭子一样在空中哗哗挥舞，它轻步溜进屋里，当它发现一只昆虫正沿着一扇窗下的地板爬行时，突然停了下来。它盯着它的猎物，那只不幸的昆虫，蜷曲着身子，眯起冷若冰霜的蓝眼睛。

然后，它又朝一只危险的飞球跃去。斯波兰达急促地喘着气，她惊呆了，好像那只可怜的昆虫就是她自己。

不过，番诺伊并没有害死那只虫子，它转过身去，不再理会它，而是朝着梳妆台张望。当它捕捉到一个更加敢于反抗的牺牲品的气味时，它的黑鼻子一张一合地抽动起来。

一种从未受过的心惊肉跳盘绕着斯波兰达的全身。她微小的身躯不可控制地颤抖着，她闭住双眼，使出浑身解数变成人形。

但是她没有力量。她唯一能做的事只是飞行。

她飞离了梳妆台，停落在帷帘架的顶端，她看见番诺伊恶毒的双眼里闪烁着可怕的快乐之光，她强忍住剧烈的恐惧。

番诺伊像离弦之箭飞步跑过地板，跳上帷帘，抓住帷帘迅速向上攀登，它那双长又尖的爪子撕破了帷帘，下观点稍稍下垂，准备吞食它的猎物。

斯波兰达忙从帷帘架上飞起，在靠窗下的地板上，蜷缩成一个紧紧的小球，惊恐万状地等待着那只杀手般的猫将牙齿扎进她娇嫩的肉身。

"番诺伊。"乔蒂安的喊声回响在整个屋里。正当乔蒂安发现地板上裸着身体的微小的斯波兰达时，那猎也从帷帘上跳下，"斯波兰达！"

为了赶到妻子那里，他几乎豁出了自己的性命。还未赶到窗前，他看见番诺伊已从地板上一把抓起什么东西咀嚼着，随后一口吞下。

"哦，天哪！斯波兰达！哦，天哪！"乔蒂安猛地跪下双膝，滑过通往窗口的余下距离。他在那里抓起番诺伊，撬开它的嘴巴，瞪眼看着它那满是牙齿的口腔。"斯波兰达！"他叫喊着，嘴唇紧靠着番诺伊的嘴唇，"斯波兰达！"

"我在这里，乔蒂安。"地板上传来微弱的声音，"就在这里，帷帘的后面。"

乔蒂安将暹罗种扔向一旁，迅速将斯波兰达置于手中，"什么——"

"一只昆虫，它吃了一只昆虫。"生怕番诺伊还会来抓她，她依然索索地发着抖，爬进乔蒂安的衬衫袖子。

他扯起袖口，朝袖子里面察看，只见斯波兰达正试图用双臂缠住他的手腕。"它差点吃了你！"

"嗯，那正是它差点干成的事，它走了吗？"

乔蒂安朝四周看了看，只见番诺伊漫步踱出屋子。他立刻起身关上屋门。

"我不得一直缩小身体，乔蒂安，因为我始终没有得到你的一丁点的吻。"斯波兰达解释道，仍旧藏身于他的袖子里。

他走向床边，晃动着手臂，直到斯波兰达从他袖子里掉出，落在一只圆鼓鼓的缎子枕头上。

"你救了我的命。"斯波兰达说，她凝视着他那巨人丈夫，"这是否意味着你爱我？"

她提到的爱，在她面临千钧一发之际给予了她，这使乔蒂安很长一段时间哑口无言。"我救了你，因而我无需向当局报告，我那失踪的妻子已经被该死的暹罗种吃了！我该做些什么呢，斯波兰达？把你当只倒霉的金丝雀关在笼子里吗？"

"不，不过你可以吻我。这可以赋予我实现变形的活力。"

"我的嘴唇要比你的头大两倍。"

"那或许没有什么关系。就吻我一下吧，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他用力将手指插进头发，朝着她微小的形体俯下身去。

斯波兰达抓住他巨大的下唇，将脸紧紧贴在他柔软的皮肤上。

尖细的指甲夹住了他的嘴唇，乔蒂安猛一惊跳，喘着大气，差点将她吸入嘴里。

"天哪，乔蒂安，如果你再这样，我会陷入你的肺里去的！"

"斯波兰达——"

"不要说话！"她大声叫道，他下唇的活动使她摇晃起来，快要撞到他的下巴上。

他感到，如果自己说话，会将她撞得失去知觉，于是他慢慢地叫她松手。他小心翼翼地将她从自己的嘴上取下，安放在手掌中。"我无法吻你，斯波兰达，我们还能尝试着做些别的什么事情？我不想让你一直这么小。"

斯波兰达朝下面的床望了望。"我们可以做爱。做爱可以使我极其强壮，乔蒂安。甚至比接吻后还要强壮。"

他望着她说，"你发疯了是不？我连吻都无法吻你，又怎么同你做爱？真是见鬼了。"

"哦，是这样。或许只是你紧贴着我的感觉能助我一臂之力。"

乔蒂安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服从。他躺到床上，将斯波兰达置于一只臂膀的旁边。

"脱掉你的衣服，乔蒂安。"她说。

"为什么？"

"也许你皮肤的温度和心跳的声音可以给予我一点活力。"

他不明白为何他得脱掉所有的衣服，然而他不想去弄清楚。

他裸露着身体，斯波兰达爬上他的胸膛，坐在他的左边鄂头上面。"如果我改变了番诺伊的体形，你是否会非常在意？这是我一直考虑要做的事

情，然而又一直没有做，我想，我得首先征求你的同意。”

“改变它的形状？”

“嗯，变成不再那么危险的什么东西，一只兔子。”

乔蒂安不假思索地就作出决定。让番诺伊变成一只兔子，他再也不必为斯波兰达的安全而担心了。“干吧。”

“现在我还不能。我实在太虚弱了。不过，下次我再见到它时，我会将它变成一只粉红鼻子的漂亮的小白兔的。”

“乔蒂安点点头。”

“我想你。”

“你就躺在我心脏的上面，好吗？”他向她短促而清脆地说道。

“很好。”她在他暖暖的肉体上舒展开身子，将头放在他心脏的正上方。“我能听见你的心跳声，那么响亮，那么有力。你一定很健康。你也一样想念我吗，乔蒂安？”

他叹了口气，并不是显得十分恼怒。

斯波兰达策马进入白雪皑皑的树林里。哈莫妮在母马的两耳之间停落下来，“近来我一直没有见到你和埃米尔，哈莫妮，大约有一个星期了吧。”

“嗯。”

“你有些异乎寻常地安静，妹妹，而且你的眼睛闪耀着喜悦的光芒。难道你不愿和我分享你那幸福的秘密？坦白地说，我需要让我高兴的消息。”

哈莫妮回答之前稍稍迟疑了一下。她的消息确实令人快乐，但是她不能肯定现在是不是透露的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消息是否会使你为我感到高兴，还是为你自己感到更加悲伤。”

“不过我还是想听一听。”

想到斯波兰达天生的善良，哈莫妮的态度温和起来。“发生在你身上的魔力，同样也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和埃米尔相爱了。我懂得爱就是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因为它的确是我所知道的最深切、最强烈的感情。埃米尔已经成为我的一切，斯波幸达，而且，不能为他做些什么的事情，我不会去想。”

斯波兰达的脸因快乐而容光焕发。“哈莫妮，那太美妙了，妹妹！那太好了！”

“还有呢，”哈莫妮说着，用她的小手抚摸着秋火的左耳，“我已经出嫁了。埃米尔和我五天前在一个名叫特尔福德的镇上结了婚。而且……而且我已经怀了孕。我怀了双胞胎，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我还没有告诉父亲，因为埃米尔和我还在过着人类所称的什么蜜月。我们游览了整个世界。我本来更乐意于呆在埃米尔的屋里，但是我们所有的旅行使他感到快活。昨晚我们回到了他的家，而当我告诉父亲我已结婚时，我还将告诉他，我不能离开丈夫而生活。如果我必须这样，我将永远离开霹雳卫郡。”

斯波兰达的双眼尽是钻石眼珠，渐渐地滴落到地上。

“我料到你会这样，”哈莫妮说，“我的消息会使你感到难过，我很抱歉，姐姐！”

“不，你的消息并不使我难过。我是怀着深深的幸福感为你而流泪。你将于什么时候告诉父亲？”

哈莫妮摇摇头，“我还没有肯定。或许我会知道何时才是合适的时间。”

“

“我祝你同埃米尔和孩子们之间的爱天长地久。”

"我同样祝你和乔蒂安。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一星期了，而他依然没有告诉你他爱你。你每天晚上都哭吗，姐姐？"

秋火在寒冷的树林里不断地缓缓行走，斯波兰达用手轻轻触摸着一棵栎树那带霜的树干。"我还没有时间沉溺于悲伤或自我怜悯之中，哈莫妮，而是集中了我所有的力量去努力地寻找一种赢得乔蒂安的爱办法。"

"还有？"

"我已经认定，我所需要的是一个观察为她们的丈夫所爱的人类妇女们的机会。"

哈莫妮抓起秋火的门鬃，就像什么人使用一根双长双粗的藤蔓一样，动用起这坚硬的毛发。她用门鬃抚起母马的脸来，"你在桦诗庄园有个管家，她的丈夫爱她。"

"嗯，不过我还想看看其他妇女是如何行动、说话和思想的。或许我研究了她们的外表和习性之后，我会更加明白，使她们在丈夫面前显得如此可爱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一群妇女？一个一个地将她们找出来得花很长很长时间，但是，假如我能立刻来到许多人之中，我会很快完成任务的。"

为了保持平衡，哈莫妮将手臂撑在双腰之间，她顺着秋火的颈部往下走去，倚靠在斯波兰达天鹅绒骑裙的一个裙褶里。"我知道哪里会出现一百多个人类妇女。"

斯波兰达勒住秋火，"告诉我！"

"在一个将以切斯特登先生和夫人名义举办的舞会上。它将于六天后举行，埃米尔收到请柬时我正和他在一起。不过他打算去参加，他说他更愿意和我单独在一起，因为我们的蜜月还没有过完。"

"一个舞会。"斯波兰达嘀咕道，内心激烈地活动着。

"一个庆典，那是庆贺切斯特登家的女儿的生日。我想我听埃米尔说过，他们的女儿叫玛丽安娜。"

"玛丽安娜。"斯波兰达重复了一遍，想起这名字听上去很熟。"乔蒂安曾经提到过她.....她给他写过一封信.....哦，一封信，邀请他参加他表兄在伦敦举行的婚礼。信闻上去有玫瑰花香。乔蒂安说她看上去很迷人。"

"他还说了些什么？"

"就这些。"

"曾经有段时间他考虑过娶她，埃米尔说，成为他的公爵夫人，那是她最痴情的梦想。"

当她得知他娶了你后，她也像你在那只猫抓你时所做的那样，开始卧床生起病来。"

"什么，他考虑过娶她，你这是什么意思？在我们两个出生之前，他就同我订了婚，他好大的胆——"

"他并不知道他已经订婚，在父亲做梦之前，你也一样不知道。"

哈莫妮的话很快打消了斯波兰达的火气。

"你告诉过乔蒂安有关婚约的事，斯波兰达？"

"没有，乔蒂安是一个喜欢掌握自己生活的人，"作为一个非常了解她丈夫的女人，斯波兰达极有根据地说道，"在拥有完全是自己的想法之前，如果他被告知已经命中注定要成为我的配偶，那他会极为生气的。"

"他几乎老是极其火爆，甚至是现在，他正坐在办公室里为失去那个倒

霉的果园而郁郁寡欢。"

斯波兰达拣起哈莫妮，将她放在手心中，"他失去了果园？"

"你不知道？他没告诉你吗？"

"没有。"

"一个叫珀西瓦尔·布拉克特的人买下了果园。埃米尔说，乔蒂安几乎要大发雷霆。"

斯波兰达很想弄清乔蒂安为什么还是想要果园，她曾告诫他不要去买。

然后，她又思考起她自己的问题的答案来。珀西瓦尔·布拉克特，她想起一次和埃米尔谈话时提到过这个名字，此人对安伯维尔的名誉心怀怨恨，几年前，他和他父亲对险些造成的安伯维尔名望和财产的破坏负有部分责任。

而现在，珀西瓦尔又获得了乔蒂安想要的果园。

斯波兰达极其希望珀西瓦尔为那些果园投下一大笔的钱，因为果园马上就要一文不值。

"你去参加切斯特登家的聚会吗，斯波兰达？"

"嗯，我要亲眼看看这位玛丽安娜·切斯特登，设法弄清她有什么名堂使乔蒂安几乎娶了她。"

"如果乔蒂安不愿带你去，那怎么办？"

斯波兰达的视线穿过树丛，眺望着远处的桦诗庄园府邸，"我在舞会上学到的东西将给我一个最后的机会，教我懂得如何使乔蒂安爱我，哈莫妮。他会带我去的。他必须带我去，因为我们的未来正取决于它，尽管他并不知道。"

"是的，我们收到一份参加切斯特登家舞会的请柬，不过，不，我们不去参加。"当斯波兰达轻步走入他的图书室，问及他们是否应邀出席玛丽安娜的生日舞会时，乔蒂安说。

斯波兰达顽强地抵抗着他的生硬回答对她的挫伤，她爱他，她所能感受的其它情感，都无法与这种爱的强烈程度相提并论。"可是我在人间从未参加过一个舞会，乔蒂安，而我——"

"几星期之后，我们将在桦诗庄园本地为埃米尔和哈莫妮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那不算是一个舞会，但它会让你知道，这类聚会是多么令人生厌。"

"但是我——"

"我至今不相信埃米尔已经结婚。"乔蒂安咕哝道。

"舞会已在一小时前开始，夫君，我们迟到了。"

他将那装白兰地的矮脚小口大肚酒杯往椅子旁的桌上砰地一扔，全然不顾那琥珀色的液体溅泼到昂贵的东方地毯上。"你变成聋子了吗，斯波兰达？我说了我们不去！"

一簇银色的星星突然从斯波兰达的手心窜出，像雨点般落在她标致的形体上。

具有魔力的星光终于消失了，乔蒂安看到她妻子身着一种亮晶晶的金色舞会礼服，礼服上点缀着串串赏心悦目的粉红色玫瑰花。礼服的上身低得惊人，使斯波兰达那柔软的前胸袒露出一大片，以至乔蒂安都觉得太过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她喘口气，或是打个喷嚏，甚至咳嗽一声，那礼服就会完全脱落下来。

他无法将眼睛从她洁白的胸脯上移开，的确，她不算相当丰满，不过她那小巧的双乳是完美的，是那樣的漂亮，以致只要瞧上一眼，就会使他不自在地感到温暖。

天哪，他想，他几乎忘了上次他和斯波兰达做爱的事。他在椅子上挪挪身子，试图放松一下腰间积累起来的压力，决定今晚该结束独居生活了。和斯波兰达同房不但可以满足他的性欲，可能还会造就他儿子的胚胎。

"请允许我奉承你那精致的晚礼服，妻子，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将不参加切斯特登家的招待会。"他瞧了一下时钟，"已经九点半了，我们现在就上床睡觉去吧。"

她马上明白，他想和她做爱，尽管这行将要做的事情，令她全身炽热，充满深切的欲望，她仍不想错过这参加舞会、观察玛丽安娜的机会。她和乔蒂安以后的生活凶吉未卜，如果她今晚的计划获得成功，他们将拥有无数个激情迸发的夜晚。

"我不想上床，乔蒂安。"她声言道，撇了撇下巴，"我想去参加舞会。"

"我们不去——"

"嗯，我们去。"

"不——"

"嗯。"斯波兰达伸出手来，手中射出雾状的银色魔星，朝乔蒂安飘去。

精灵的仆人为他穿上一套优雅的黑色套装以及雪白的衬衫。"真该死，斯波兰达！我告诉过你我们不去参加那讨厌的切斯特登招待会！"

他最后一句话的巨响声雷鸣般地回荡在切斯特登庄园那典雅的舞厅里，几乎压倒了华尔兹的乐曲声。四下一看，乔蒂安立即意识到他身在何处，又是怎么来的。

他身边的一些跳舞者停下舞步望着他。

乔蒂安闭上双眼，从一数到十，"斯波兰达，你知道我现在祈求什么？"

"什么，夫君？"

"我祈求这地球会张开嘴巴将我吞吃下去。"

斯波兰达鼓起一边脸颊，"对我来说，那听上去好像并不十分有趣，不过如果这就是你希望……"

"不！"当他看见她满是星星的手掌时，他抓住她苗条的腰身，"马上带我们回家。"

"不！"

狂怒使他全身的各部分都变得僵硬了，"我希望你带我们——"

"安伯维尔老爷！"两个女人的声音在称呼。

乔蒂安抬头一望，看见霍尔登太太和布里蒂太太正朝着他和斯波兰达站立的门廊蹒跚而来。麦屈特·霍尔登穿着满是褶边的粉红礼服，看上去就像一只硕大的面粉做的泡夫；而乔蒂安则以为，雷吉娜·布里蒂身着单调的绿色服装，看上去却像一只鼓鼓囊囊的鳄梨。

真该死。这是上流社会里——两个搬弄是非的最坏的女人，毫无疑问，尽可能多地制造事端，是她们晚间活动的目的。"夫人们。"他咕哝了一声。

"你决定前来参加舞会，真不知令人有多高兴。"霍尔登太太道，"而这位可爱的女孩该是你的新娘吧。穿着这些衣服，我竟然认不出她来了。"

乔蒂安觉得他的脸在变硬，好像已经变成了石头。

"我叫斯波兰达。"

"她的名字叫安伯维尔夫人。"乔蒂安纠正道。

"公爵夫人。"两位太太齐声招呼公爵夫人。

"真漂亮的礼服，"布里蒂太太说，她的双眼从头到脚端量着公爵夫人的礼服。

"是乔蒂安为我买的。"斯波兰达说，"我真是太喜欢他给我的所有礼服了。不过我不大在意内衣裤，不少内衣裤会划伤我的皮肤。而且它们的份量都很重，我更喜爱穿尽可能小些的服装——"

"斯波兰达。"乔蒂安嘀咕道。

"你也不在意穿鞋吗，公爵夫人？"布里蒂太太问道，她突然注意到公爵夫人光着一双脚丫。

"鞋？"斯波兰达扭了扭脚趾，感到脚下是冰凉的大理石地面。"我同样不在乎鞋子，可是今天晚上我有意要穿上鞋子。然而我来得匆忙。乔蒂安不想来，你们看，所以我强迫——"

"我们得离开了。"乔蒂安宣称。

"为什么，你们才刚刚到！"布里蒂太太惊叫。

"是的，不过——"

霍尔登太太把舌头弄得咯咯作响，"来，来吧，人人见到你都会高兴的。恐怕你已错过了晚餐，不过，我完全可以肯定，切斯特登太太会让人给你送上一道你想吃的菜。哦，也许你更想吃糕点，很快就会送来的。今天是玛丽安娜的生日，你知道。"

"我无法想象你会忘记这个庆典，是不，安伯维尔公爵？"布里蒂太太问道，她急于挑起一场麻烦。"你参加了玛丽安娜上一次的生日宴会。是的，我清楚地记得你们两人趁着夜色手挽手地离去。有谣传说婚礼的钟声不久就要——"

"谣言已经搞垮了許多人。"乔蒂安突然发起火来，"有关这些人的谣言四下流传，而又有些人是如此津津乐道地传播谣言。"

他的警告几乎毫不留情，使得两位太太收敛了片刻。

布里蒂太太抓着斯波兰达的左臂，而乔蒂安则握紧妻子的右腋。"恐怕我们不能呆下去。"他厉声说到，"我的妻子突然病了。"

"病了，乔蒂安？"斯波兰达问，"可是我没——"

"就像你们能清楚地看到那样。"乔蒂安开始解释，"她脸色苍白，体质纤弱。这种脆弱是——"

"我很想见见玛丽安娜·切斯特登，"斯波兰达嚷道，将她的手臂从乔蒂安的紧握之中抽了出来。

太太们朝公爵抛去得意洋洋的眼色，急速引着斯波兰达进入舞厅，留在后面的乔蒂安只好跟着进去。

异彩缤纷的舞厅里，每只脑袋都转过来望着他和斯波兰达。舞步停住了，笑声轻下来了，所有的闲聊都中断了。最后，乐队的音乐声同样渐渐地消失了，乐师们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整个舞厅蒙上一层阴影。

然而，并非是黑暗使欢庆活动平静下来。这大部分是出于好奇，一小部分是非难，就玛丽安娜·切斯特登来说，则是愤怒。

"妈妈，我无法相信你会邀请他们。"她忿忿地说。

切斯特登太太拍拍女儿缀满珠宝的手，"玛丽安娜，你完全清楚地知道，人们不可冷落桦诗庄园的公爵，绝不可以这样。"

注意到一只只脑袋转向了她，许多目光在寻找她对安伯维尔公爵和夫人的到来所作出的反应，玛丽安娜强迫自己稍微笑了笑。

但是，当她看见乔蒂安身边火红色头发的女孩时，她的微笑简直可以使她杯中香槟酒的气泡一一破灭。"看着她，妈妈。"她低声道，依然佯作微笑，"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婊子，现在却拥有着长年累月试图获得的头衔。要不是她突然从什么地方跑出来，我已经是乔蒂安的公爵夫人了。"

切斯特登点点头。"当然你可以欣慰地想想你将成为布莱韦尔庄园的公爵夫人。既然乔蒂安已经结婚，珀西瓦尔·布拉克特则是国内最佳的婚配对象。而且不要忘了，珀西瓦尔已抢在乔蒂安之前设法获得了格洛珊斯特的那些果园。那是相当成功的一着。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它证明了珀西瓦尔的实力几乎可以和乔蒂安的并驾齐驱。"

玛丽安娜轻蔑地吸了吸鼻子。"几乎"两字意味着珀西瓦尔屈居第二。乔蒂安依然是这块土地上最具实力的公爵。

"珀西瓦尔还没有到吗？"切斯特登太太问道，"我怎么没看见他。"

玛丽安娜继续注意着乔蒂安和桦诗庄园新的公爵夫人。"自从圣诞夜之后，我一直没有见到珀西瓦尔。"但她并不在意没有见到她的未婚夫。那人是一个纨绔子弟，并不像乔蒂安，安伯维尔那样，是个真正的人。甚至珀西瓦尔的吻也是傲慢的，只是很快地轻微地匆匆一吻，因为热情一些的吻会弄乱他的头发。

一阵颤动掠过玛丽安娜肉感的身体。要不是看中珀西瓦尔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她会拒他于千里之外的。

"我敢肯定，珀西瓦尔会直接到来的。"切斯特登太太说，"毕竟，你父亲打算今晚宣布你的婚约。你完全知道，当你最终接受了珀西瓦尔的求婚之后，你父亲和我有多么高兴，不是吗，玛丽安娜？当初我们期望与安伯维尔家族联姻时，布拉克特家族是——"

"你饶了我，好吗，妈妈？因为这是我的聚会，我必须前去向乔蒂安和他的新娘表示问候和欢迎。"

切斯特登太太还没有答话，玛丽安娜已向乐师们点头示意，他们又很快重新演奏起来。另一种勉强的微笑粘在她涂得腥红的嘴唇上，于是，她开始向安伯维尔夫妇走去。

乔蒂安看到她走来，听到了她走来的脚步声。她的双眼里闪烁着怒光。而她每走一步，她那精致的绿色丝绸礼服就发出"愤怒"的沙沙声。

他用一只手臂保护着斯波兰达的双肩。

而当斯波兰达望着他时，她还并不了解她那渐渐熟悉的丈夫。她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人。

桦诗庄园的强壮而又威严的公爵。

第二十二章

"我们待会儿见，公爵和公爵夫人。"玛丽安娜走过来时，布里蒂太太说。

"是的，我们待会儿见。"霍尔登太太附和着。

乔蒂安看着两个女人消失在来宾的人群里，她们的嘴巴开合是如此迅速，以至双唇的动作变得模糊不清。他知道，要不了多久，屋里的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斯波兰达裸露着双脚，礼服下面也没穿内衣。

而眼下，他得对付玛丽安娜了。她现在就站在他面前，身上洒了大量玫瑰香水，刺鼻的气味迫使他朝后退了一步，"玛丽安娜。"

"乔蒂安，亲爱的。"她伸出手臂，等待着他去吻她的手，她再也抑制不住一种强烈地向往着的触觉。

很久之前，她感受过他那贴在她嘴上的令她觉得刺激的双唇。他的那些吻会刻骨铭心地永远留在她的记忆中。

乔蒂安的双唇履行公事般地，在她冰凉的指尖上一扫而过，然后迅疾地让她的手离去。"玛丽安娜，请允许我介绍我的妻子，斯波兰达。"

"真迷人。"玛丽安娜不怀好意地说着。她斜着褐色的眼睛打量着斯波兰达，随着炽烈的妒火在她体内燃烧，她的怒火不断升温。

乔蒂安所娶的姑娘赋予美丽这个字眼以全新的含义。像初放的白玫瑰一样洁白无瑕的皮肤，睫毛又浓又密的紫罗兰色双眼，都足以使男人折服，还有那一头赭色的秀发，如摇曳的火焰一般迷人，毫无疑问，斯波兰达是舞会上最可爱的女子。姑娘的身上闪耀着一种几乎是超越自然的光辉。

玛丽安娜真想尖声叫喊。此时她知道，她不仅失去了这个国家里最富有最强壮的男人，而且还失去了她自己的英国最漂亮的女人的头衔。

"见到你真是太美妙了，玛丽安娜·切斯特登。"斯波兰达说着，拼命地想弄清这个过去曾引起乔蒂安注意的自负的女人有关东西。

是玛丽安娜厚厚的深褐色头发？是她闪闪发亮的赤褐色双眼？还是她肥大的深红色双唇？或许是乔蒂安所喜欢的玛丽安娜的双乳？斯波兰达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胸脯，她很想知道乔蒂安是否抚摸过这丰满的乳房，是否吻过，吸吮过。

她再次望了望玛丽安娜的脸，一点也没有注意到那女人谛视着乔蒂安的模样。事实令人痛苦地明摆着，玛丽安娜曾经想要的每一件东西，都有和乔蒂安有关。

斯波兰达感到她紧握的拳头中有一些银色魔星，魔星可以很快地将玛丽安娜变成一只长角的青蛙。但她执意不把它们释放出来，而是决定继续研究这个曾经激发起乔蒂安兴趣的女人。

她朝玛丽安娜的珠宝瞟了一眼。在她看来，玛丽安娜好像在一缸珍珠宝石里洗耳恭听了个澡，所有的宝物都粘在了她的身上。难道乔蒂安喜欢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他曾经给过她各种宝石，然而她拒绝了。

或许她本来就不应该要。

"你有一个多么有趣的名字，斯波兰达？"玛丽安娜评头论足。"或许有趣还不是我所要找的字眼，奇怪，我想，才是一个较好的表示。"

"美丽才是形容斯波兰达名字的最好方式。"乔蒂安反驳道。"一个美丽的名字给予了这里一个最美丽的女人。"

"是的，她确实很可爱，乔蒂安。"玛丽安娜说，她感到内心开始激动起来，"当然，只能是有点而已。可是，她对于她那卑微的出生却无能为力，

现在她有办法吗？”

“同我一样，我也对我的出身无能为力。”乔蒂安答道，微妙地提示玛丽安娜，他自己的母亲在嫁给巴林顿之前只是个农民。

“哦，乔蒂安，你肯定在开玩笑！”玛丽安娜用扇子敲敲他的胸膛，“你是公爵的儿子，而她是——的女儿。”

“在我的眼里，她也许就是国王的女儿。”乔蒂安厉声说着，用手臂圈住斯波兰达的腰。

“真是多么气派。”玛丽安娜圆滑地答道。

“嗯，”斯波兰达说着，朝着她丈夫眼中递去微笑，“那就是乔蒂安，一个有气派的人，而且我已经爱上他了。”

玛丽安娜不是瞎子。她看见公爵夫人气呼呼的亮丽双眸中，洋溢着深情的光泽。“你真是个好浪漫的人，斯波兰达。告诉我，在你来到桦诗庄园举行婚礼的三天之前，你生活在哪里？”

“我——”

“你一定陷入在困境之中。”玛丽安娜打断了她。“听说你当时来到乔蒂安这里时，你全身一丝不挂。为什么，你这可怜的小东西，你——”

“如果斯波兰达过去的确一直是个可怜的小东西，那么她现在再也不是了。”乔蒂安说得简单而明了，“现在，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很想和我的公爵夫人跳舞。”

乔蒂安迅捷而又坚定地领着斯波兰达走向舞池。他将她搂在怀里，开始围着她旋转起来，他发现她的舞姿极其优美。但是，她为什么不跳呢，他问自己。

她裸露的双脚从未触及地面。

“你是个出色的舞者，乔蒂安。我-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参加许许多年会。”她轻声说。

他看见她可爱的双眼里愁云密布，他正想问她，却发现周围有一群女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和斯波兰达，她们的嘴巴动作之迅速，几乎不比布里蒂太太和霍尔登太太来得逊色。

“我真想能听见她们在说些什么。”他嘟哝道。

斯波兰达朝乔蒂安所注视着的那些女人瞅了一眼，“你的愿望得到了准许，夫君。”

空中布满了银星，不一会星星消失了。乔蒂安发觉他通史听清女人们说的每一个字。

“显然，他根本不想给她各种首饰。”一位太太说，“她所佩戴的所有东西主浊结婚戒指。”

“而且，人们总以为他会给她配个贴身女侍。”另一个女人补充道，“看看她的头发。

嗨，一点也没梳理过，而只是让它们全都披落在身上。脱去她的礼服，给她一个水桶，她看上去就像个挤奶女工。”

“公爵也显得一点不快。”又有另一个夫人大声说着她的观察结果。“他皱起的眉头是我至今所见到的最最吓人的一次。”

“哟，可是他得娶她，你们知道。”第四个女人啐着唾沫，“想想像他这样一个有财富有地位的男人，竟和这么一个小贱人捆绑在一起。”

一股盛怒在乔蒂安的血管里奔涌，他松开斯波兰达，向这些居心不良

的女人走去。

然而她们随即四下走散，倏忽间消失在人群中。一转眼工夫，他再也不见她们的身影。

"乔蒂安？"斯波兰达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望着她引人注目的紫罗兰色眼睛，大大地松了口气，她并没听见那些女人们所说的有关她的刻薄事情。他可以不爱她，他沉思着，不过倘若他听任什么人伤害她那脆弱的感情，那他真该被诅咒了。

她属于他，而他将始终保护属于她的一切。

"我将引着你舞向门口，斯波兰达，一旦我俩穿过他们之后，我要你带我们回家。"

"我想先和玛丽安娜多呆些时间。"

"我真不明白你对玛丽安娜的突如其来的稀奇古怪的兴趣，而我要求你——"

"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人间舞会，乔蒂安，你要剥夺我的——"

"是的。"

"你横蛮无礼。"

"而你把我们弄到这里的舞会来，这种心血来潮，实在令人恼怒的可恶举止，倒真是一件该做的文雅事情？"他揶揄道。

"你——"

"乔蒂安，老兄。"一个男子边说边向他们走来。"实在对不起，打断了你们的华尔兹舞。不过我得承认，我再也等不及被介绍给你的公爵夫人了。"

乔蒂安审视着奈尔·马斯顿·穆尔伯爵，过去他从未十分注意到奈尔对有夫之妇的放浪行为，然而眼下就是事实。而斯波兰达显然已引起了这个无赖的兴趣。这个男人的绿眼睛里射出的火辣辣的目光，好像也长着牙齿，他就像只下山的恶虎，恨不得一口将斯波兰达吞了。

乔蒂安对他感到一阵突然而又强烈的憎恶。

"我等着哪！"奈尔说。

乔蒂安觉得许许多多只耳朵都竖起着听他的回答，只得从了他："奈尔，这是斯波兰达。"

奈尔迫不及待地抓起斯波兰达的手，将自己的双唇紧紧贴在斯波兰达的手指上。她的皮肤就像温暖的丝绸，她身上怡人的花香加速了他的呼吸，"很高兴见到你，安伯维尔夫人。"他咕哝着，嘴巴依然贴在她手上。

"斯波兰达。"乔蒂安边介绍边将她的手从奈尔的紧握之中拉出来，"这是奈尔·马斯顿。"

"穆尔伯爵。"奈尔补充道，"不过请叫我奈尔。"

"而你务必叫我斯波兰达。"

看着她的嘴唇在动，奈尔感到了自己的口水。作为一个鉴赏女人的专家，他清楚地知道她的吻比野蜂蜜还要甜。"你无法理解我和其他人是多么急切地等着和你相见，斯波兰达。我总是猜想乔蒂安会娶一个出人意料地美丽的女子，而现在我看到了我的预料绝对正确。"

乔蒂安实在听够了。他将斯波兰达重新拉回自己的怀中，正当他要将她拥入其他跳舞者的人群当中时，又有四个贵族走了过来，都恳求着引见给斯波兰达。

乔蒂安一一作了介绍，恼怒已经超过了忍耐的限度，“现在，你们这些先生们是否能饶了我们，我妻子和我正在跳舞，而我——”

“不要这样自私，桦诗庄园的这一位，”奈尔朝斯波兰达这边转过身去，“你每天都享受着斯波兰达陪伴，”还有每个晚上，他轻轻地补充道，双眼盯着她那小而令人快感的乳房，“我们其他人，从另一方面讲，还只是刚刚认识她。”他笑咪咪地望着斯波兰达的眼睛，“我能拥有和你跳舞的快乐吗，安伯维尔夫人？”

奈尔不给斯波兰达和乔蒂安回答的机会，便以迅疾的舞步和优雅的姿势，和斯波兰达旋转着越过舞池，来到舞厅的另一边。当他记起听说除了礼服她什么都没穿时，他的欲火开始升腾。

“你是乔蒂安的朋友吗？”斯波兰达问。

“是的。”奈尔撒谎道，他知道乔蒂安决不会把他当作朋友。

“你也是玛丽安娜的朋友吗？”

“玛丽安娜？”奈尔思考了一下斯波兰达的问题，猜想这位可爱的桦诗庄园公爵夫人听到了有关乔蒂安曾对玛丽安娜有过兴趣的谣传。

斯波兰达的好奇正中他的下怀。“我对两人都很熟悉。而且我想这真令人吃惊，他们两人似乎都无法将目光从对方身上移开。我敢肯定对你来说，看着他俩相互吸引是件痛苦事情，而更苦涩的是，你知道貌岸然你对此毫无办法。你丈夫是个要什么有什么的人，这通常建筑在他的代价之上。你一定会得到我最深切的同情。”

斯波兰达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什么好。乔蒂安依然藏匿着对玛丽安娜的感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她那赢得他的爱的机会将不复存在。

“你的脚步出奇地轻盈，斯波兰达。”奈尔说着，将她朝自己的身体拉近，朝着由她的美丽燃起的内心的欲火拉近，“和你跳舞就像和夏日的微风一起跳舞一样。”

她身不由己地感受着他膨胀的欲火紧贴在她的下腹上。出于本能的警觉和猛然产生的厌恶，她力图从他那里挣脱出来。

奈尔却不让她走。“显然，你对华尔兹还不熟悉。”他说道，手指轻轻抚着她的脊椎骨，“女方要被男方紧紧拥有。”

“紧得使她对他的殷勤感到厌恶！”

他也没有忘记打量她那紫罗兰色双眼闪闪发光的模样。紫光四射，他思忖道，她生气时的激动只会更加刺激他的欲望。这个女人就像一个来自地狱的天使，或者是一个来自天堂的魔鬼。他不知道到底哪一个，不过，他已完全纵情于这天真无邪与淫荡好色的异乎寻常的组合之中了。

他朝她弯下身去，假装凑向她的耳朵窃窃私语。

斯波兰达变得生硬起来，她憎恨他用湿漉漉的嘴唇触摸她的脖子。这个人不是乔蒂安的朋友，没有一位朋友会做出像奈尔这样的动作来。

接下去得给他一点小小的惩罚，惩罚可以使他在摸弄别的有夫之妇之前三思而行。

她注意到有两扇打开的门通向一个被盏盏灯炎照得通明的庭院，“让我们到外面去一会儿，好吗，奈尔？我想外面凉些，不过——”

“哎，但是你的美丽会使我温暖，不是吗？”她已经被他的魅力所征服，他想，她就只等着他肉体的关怀了。他得意地微笑着，牵着她走向门去。

“真是个辉煌的夜晚。”当他陪伴着她步入远离屋子、远离灯光的庭院

时，斯波兰达说。

"而且你和我都懂得一种使之更加辉煌的方式。"信心和欲望从他的每一个毛孔中渗出，奈尔将她领到一片高大树林的黑影之中。

他刚停下脚步，斯波兰达就感到他的嘴巴贴在了她喉咙上，双手在她全身上下乱摸。

她真想知道有多少个女子成了他贪婪的肉欲的牺牲品。

"你真是一桌山珍海味。"奈尔气喘吁吁，试图将手指摸向她礼服的上部顶端，"而我是多么喜欢如此甜蜜的宴会啊。"

"而我也将乐意于告诉你，挥霍殆尽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奈尔。"

空中蓦地爆发出银色星光，将奈尔从头到脚围住。

他消失了。

"斯波兰达！"

他丈夫的声音使斯波兰达飘回屋子，"乔蒂安——"

"你到哪里去了？奈尔现在在哪里？真见鬼，不一会儿前你们还在跳舞，一眨眼都不见了！"

"奈尔该离去了。"

"他碰过你了吗？"乔蒂安的愠怒如水壶中的蒸汽般升了起来。

"嗯，他是这么干了。我已让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是一个以贪恋女色为最大乐事的男人，好像女人们都是无足轻重的不过是放在盘子里的鲜美水果，等待着他的选用，满足他的乐趣。现在他正在领教什么才是喂饱这样一个贪吃的饿鬼的食物。"

乔蒂安等着她继续说下去，她却住口了。"你对他干了什么？"他问道。

"他被吊在一群饥饿的鳄鱼上面。"

"鳄鱼。"乔蒂安微笑了，他忍不住地笑了，一想到奈尔的生命掌握在一群劈拍作响的爬行动物之中，他真是太高兴了。"你将让他在鳄鱼上面吊多长时间？"

"一个月。"

"斯波兰达。"他悄声责怪道。

"哦，那好。再吊一个小时左右吧。"

"好。让我们回家吧。"

"先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觉得玛丽安娜·切斯特登怎样？"

"我觉得什么——"

"你爱她吗？"

"爱她？"

"奈尔说——"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

"可我一万个在乎他所说的。"

"乔蒂安，斯波兰达。"

他们转过身去，看见珀西瓦尔·布拉克特正站在通向舞厅的门廊上。

"天堂里也有麻烦吗？"珀西瓦尔倚在门框上问，"我和其他几个人都听到了你们的叫声。"

乔蒂安打量着珀西瓦尔头上的黑色丝绸头巾，这使他立刻明白，头巾下面珀西瓦尔的头上一毛不长，就像厄尔姆斯特德过去曾经那样。

"男子服饰的最新时尚，"珀西瓦尔注意到乔蒂安的反应解释道。他举

起手来拍拍头巾，"我向你保证，上流社会的每一个男士不久都将戴上一块。你已经收到了我的信，我猜想。"

"是的。"

"我们很想从你那儿买下果园，珀西瓦尔。"斯波兰达说。

"什么？"乔蒂安脱口而出，"斯波兰达——"

"如果你能将果园卖给我们，我们将极为高兴。"

"哦？"珀西瓦尔懒洋洋地笑笑，"当然，安伯维尔夫人，我将乐意这么做。不过你该知道这么一个事实，自从我得到果园后，它们的价值已经增加了三倍。"

听罢此言，乔蒂安也笑了，一种和他眼中不吉祥的神情完全吻合的不安的微笑。"我知道果园会被证明是赚钱的，不过我绝对想象不出，买下后不过几天，它们的价值会增加三倍。"

珀西瓦尔耸了耸肩膀，"这世界变得怎么样了，我问你？价格一天比一天上涨。"

"就算是这样，"斯波兰达说，"一旦你准备出售，我们就会从你那里买下果园的。不过我现在得提醒你，我们只支付你所为果园付出的数目中的一部分。"

"我会铭记在心。"珀西瓦尔平静地答道，朝乔蒂安扔去俏皮的一眼。

"能原谅我们吗，布莱韦尔？"乔蒂安说。他拉着斯波兰达的手，领着她回到舞厅。"你想想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斯波兰达？"他私下怒气冲冲地嚷道："果园不关你什么事，该死，如果你能将安伯维尔的生意留给了我，我会非常感激的。"

"珀西瓦尔很快就会求你从他那里购买果园的，而当他求你时，一点也不要去看他为何想出卖。不过得讨价还价。你能够要回那些果园，价格要比你原先准备支付的低很多很多。"

"我想起几个月之前你告诉我不要买果园，那一天你把所有的苹果和浆果都藏在你的衣袍里。"

"嗯，我记着那一天。不过从那天起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解决果园难题的答案。"

"什么难题？"

"你会知道的。不过珀西瓦尔会先知道。然后，当果园归你所有时，难题就消失了。"

乔蒂安俯视着她，"斯波兰达，什么——"

"乔蒂安！"

他看见玛丽安娜急匆匆地跑来。见鬼，这个夜晚怎么没完没了？"向你致以最诚挚的歉意，玛丽安娜，不过恐怕我们必须向你的聚会告辞并——"

"告辞？为什么，我不想听。"玛丽安娜给了他一个最具诱惑力的媚笑，她拿定主意，既然她无法成为他的公爵夫人，她完全可以做他的情妇。还不算太久以前，乔蒂安还深深地为她所吸引，而且她有把握，只要专心于此，她能够重新引起他的注意。的确，他的新娘出众地美，不过那小女人的胸脯不值一提。

而且玛丽安娜知道乔蒂安更喜欢硕大的乳房，她察觉到在无数个场合，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天生优美的胸脯。

"你忘了去年你是如何帮我切蛋糕的吗，乔蒂安，亲爱的？"她边问边

向他走近，以便将前胸贴在他手臂的肌肉上，"为我助助兴，今年再帮我一下。你的帮助将是你给我的最好礼物。"

"我来帮你，玛丽安娜。"珀西瓦尔自告奋勇，他来到她的一侧，将手向她的手伸去。

她使劲将他的手甩开。"斯波兰达，亲爱的，如果我借用你丈夫一会儿，你不会介意吧，是么？"

"嗯，我很介意，玛丽安娜。"

她的一字一词都是坚定不移，可是乔蒂安却能听出包含在她声音中的痛楚。她认为他爱着玛丽安娜，而玛丽安娜公然的挑逗，反而使她难以相信这一点。

然而他却能使她相信，使她和舞会上的每个人都相信，他不想和任何别的女人有半点瓜葛。

他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舞厅里的每一个人都怀着急切的兴致观看着。他用一只手臂围着斯波兰达纤细的腰，另一只手臂搭在她的双肩上。爱并不包含在他对她所具有的各种感情之中，他告诉自己，但不论他对她拥有什么样的情感，现在应该让每个人都知道了。

他亲吻了她。并不甜蜜，也不温柔，然而却是怀着一个完全而且真正迷恋着妻子的男子的所有炽烈激情。

斯波兰达用同样的热诚回吻，对有关乔蒂安和玛丽安娜关系的每一个疑点，都消失在一个温馨的意识中：她的丈夫只属于她一个人。

蓦地，她不想再留在舞会上了。她得到了她前来获取的信息，而现在她想和丈夫单独在一起。"让我们回去吧，乔蒂安，"她贴着他的嘴唇悄声说道。

他给了她最后一个缠绵的吻。然后挺起身子研究他所展示的激情产生的反应。

他朝人脸的海洋瞥了一眼，这一眼告诉他，他的努力已经取得成功。男人们以一种理解交织着羡慕的神情望着他。而女人们尽管装出吃惊的样子，但从她们闪光的眼神里，他可以说，她们认为亲吻是极为浪漫的。

如同几年前他为了埃米尔一样，现在他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斯波兰达将受到上流社会核心圈的欢迎。

他也深知，在不久的一天，她将不仅为上流社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还将备受喜爱。几乎没有人能长久地拒绝她那率真的温柔。

"我的公爵夫人妻子倦了。"他的声音响得足以让所有的人都听见。"不过在离开这令人愉快的招待会之前，我想谢谢你们的每一位如此热情地欢迎安伯维尔夫人来到你们中间，我不会忘记今晚在这里你们亲眼所见的举动，我向你们保证我的公爵夫人和我将参加其它社会聚会，并期望在不久的桦诗庄园聚会上见到你们所有的人。"

屋里每一个人都听到了他的告诫。他不会容忍有关他的新娘的再一个恶意的字眼，斯波兰达拥有他的姓氏，同样拥有他的庇护。

当乔蒂安领着斯波兰达走向通往舞厅外面的大门时，人群中分出一条道来。"在没有人发现我们未乘坐马车前来之前，让我们赶快回家。"他轻声说。

"我无法做到，门厅里有人闲荡，外面还有无数的仆人。"

"见鬼。"

"让我来转移目标。"她将一只手臂围在背上，伸开手指，向珀西瓦尔·布拉克特送去一股银光。

稍过片刻，那人的头巾掉到了地上，"哦，我的天！"他叫道。

当所有的视线从安伯维尔夫妇身上转移到珀西瓦尔·布拉克特那没有毛发的头上时，屋里充斥了一阵集体的喘息声。

"珀西瓦尔，"玛丽安娜大叫一声，"你的头全都秃了！"

他手忙脚乱企图重新戴上头巾，可是头巾解开后变成了一长条黑色丝绸，"玛丽安娜，我亲爱的，我——"

"你亲爱的？"玛丽安娜尖声大笑，"我不是你亲爱的，也不再是你订婚的对象了，即使是我真正的生活指望着它，我现在也不会嫁给你！"

珀西瓦尔向她伸过手去，开始乞求她重新考虑，不过他猛地停住了。他看见她的脸开始改变颜色。一块块鲜明的红斑慢慢爬上她的双颊、鼻梁和下巴，深红的颜色在她瓷质般的皮肤上留下可怕的对照。"玛丽安娜，你的脸上怎么啦？天哪，我也不会娶你了！"

"我的脸？我的脸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人人都盯着我看？妈妈？妈妈？"玛丽安娜尖叫着。

切斯特登太太朝女儿看了一眼，随即昏倒在大理石的地面上。

"斯波兰达。"乔蒂安说，"现在，现在让我们回家去！"

"嗯，"她向空中抛去些许银星，当她和乔蒂安消失之时，她在思考这么一个事实：泰西脸上再也没有令她如此尴尬的红色胎记了。

而且，在英国有这么一个徒有虚名的女贵族，她再也不会抛头露面了。

第二十三章

乔蒂安没有合眼，他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精赤条条，仅仅两秒钟前，他还在切斯特登家的舞会上，现在只是一种回忆了。

他侧过身去，很想看到一个同样全身裸露的斯波兰达睡在身旁，然而她睡的地方冷冰冰的，没有人影。

屋子里几乎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乔蒂安起床，朝壁炉中快要熄灭的火焰扔了两块木块，点亮了三盏灯。灯光充满了卧室，他看见窗边洒落的月光里，站着一个女人。

但这不是斯波兰达，这个女人长着刚刚超过肩膀的深褐色头发，手指、腰间、耳朵、还有脖子上尽是五光十色的首饰。蓝宝石、翡翠、红宝石、钻石、紫晶……他所能想到的每一种宝石应有尽有。

她裸着身子，乔蒂安从未见过胸脯有像她这么大的女人。当她向他走过来时，那双沉甸甸的乳房在她前胸上摇晃，就像两只灌满了水的口袋。

她很快地向他靠去，直截了当地向他献媚。吻他，开始用她的嘴唇用力地顶他的嘴唇。

"见鬼！"乔蒂安猛地一下将她推开。"你是谁？"他叫道。

"我是你的妻子。"

乔蒂安皱了皱眉头。她的嗓音听上去正像斯波兰达，但是她的头发、

硕大的乳房，还有所有成百件的首饰……

这个女人怎么会是斯波兰达？

怎么会？

魔法，那就是"怎么会"的缘故。

"该死的，你把头发弄成什么样了？还有这是些什么见鬼的东西？"他用一根手指逐一在那肥大的乳房上弹了弹。

"是乳房。"

"我知道，可是是谁的乳房。"

"我的。"

他依然皱着眉头。"它们不是你的，我要你立即去掉它们。"

"不。"

"不？你这'不'是什么意思？"他吼道。

"不就是不的意思，而这就是我的意思。不，我不会去掉我的新乳房。"

"

"真该死，斯波兰达，我是你的丈夫，而我命令你将另外两只乳房装回去！"天哪，他想，将她另外两只乳房装上去？好像她有一橱的乳房可以拿出来挑选，这是他听到自己说过的最荒唐的话！

"乔蒂安！"

"将你的红头发也要回来。你那长长的红发，就是同你相识后你头上的那种头发。而我还要告诉你，你看上去就像一个裸浑身吊在闪闪发光的東西的、装饰过度的圣诞树。"

斯波兰达感到有些许眼泪从她的面颊上淌下。细小的钻石泪珠掉在她项链的蓝宝石上，发出铛铛声响。"我——我想你喜欢褐色头发、大乳房和许许多多首饰。"

她的话语一飘进他的耳朵，他便明白了她为什么要改变外貌。

"玛丽安娜·切斯特登。"他轻声念叨。

"你喜欢她，你向她求过爱。很久以前，你想过要和她结婚。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去参加今晚的舞会，乔蒂安。我想见见她，想弄明白有关她的——"

"

"在舞会上我亲吻了你，告诉你除了你之外，我不在乎任何别的女人。"

"

"嗯，你是那么做了，夫君，而且你也成功了。我真心相信你对玛丽安娜不再怀有任何情感。可是你不爱我的事实依然存在。我在想，我是否有什么办法使你更加高兴……我是否能变得更好些……当我看到玛丽安娜的深褐色头发，她那巨大的乳房和她所有的珠宝首饰，我就想那些是你喜欢的东西。我又想，假如你对我被人瞧见的模样更加满意，你……会更加倾心于我的。"

"

谈论爱，这是乔蒂安在世界上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对你的样子，我远远超过了满意，斯波兰达。现在摆正你的位置，还你了解玛丽安娜之前的本色吧！"

她那银色的魔星和她的泪珠一样明亮地闪烁着，她又变回了先前的形象。"为什么你不能爱我，到底是我的什么问题阻碍着你体验我的情感？"

他讨厌她声音中痛苦的东西，讨厌她的眼泪，讨厌他自己引出她的这番伤感来。他急忙转过身去，跨过屋子走向一个小小的贮藏橱，取出满满一

瓶白兰地酒。他向一只玻璃酒杯中泼入满满一杯，一饮而尽。"我已经给了你我想给的一切，斯波兰达，你拥有我的姓氏，我的财富，我的家园……那还不是表示我在乎你？表示我将保护你、关注你不受任何伤害？为什么你必须拥有爱，这是一样你无法拥有的东西？"

她朝着炉火转过身去，注视着扭摆跳跃的火焰，思索着乔蒂安的爱是唯一能使她永远和他在一起的东西。"你的爱，远远超过了你已经给我或者始终通史给我的东西的价值，乔蒂安，"她轻声道，依然凝视着炉火。"我不在乎你受人尊重的头衔。说实在的，哪怕你是世界上最穷、最微不足道的人，我也会爱你。而我也根本不在乎你的财富和显赫的家园，不在乎你的保护。而尽管我很高兴你在乎我，那还不够，我要你的爱，非爱不能使我满足。"

"我想你能，斯波兰达，然而它是一件逐步适应的事情——"

"不！"她猛地从炉火旁转过身来，她的头发盘绕着双腿，像一片闪光的火焰，"如果我争取不到你的爱，我将被迫返回霹雳卫郡！"

比火焰还要热烈的狂怒使他酒杯扔出手去，酒杯横过屋子，撞在远处的墙上，摔得粉碎。

他大步走向壁炉，抓住斯波兰达的双肩。"不要吓唬我，斯波兰达，你知道吗？你回不了霹雳卫郡，永远回不了！你是我的妻子，桦诗庄园的公爵夫人，而你将和我在一起直至我俩中的一个死去！"

死，她想。如果明晚过了子夜的钟声一秒钟之后，她仍和他在一起，她就要死去。

然而，告诉他和她相伴的时间已经走到尽头又有有什么用？不管他爱她，还是不爱。告诉他明晚她将被迫离开他，并不会改变他的感情。

"我失败了。"她轻声道，"我爱你，然而我没有成功地——"她止住话语，一个突然而又致命的想法使她睁大了双眼，"你没有意识到我的爱的破灭，是吗，乔蒂安？"

"我——"

"我从来没有真正地证明过我是多么地爱你，是吗？或许你对允许你自己爱我犹豫不决，因为你没有理由相信我的爱是真纯的！你没有证据——"

"请你住口，听我讲好吗？"乔蒂安叫喊起来，"你——"

"我会让你看到！我会牺牲对我来说是珍贵的东西，因而你会明白，你对我意味着多么多的东西！"她想拼命地显示她对他的情感力量，她变得疯狂起来，旋转着向靠在壁炉旁墙上的一堆铁制炉具冲去。

乔蒂安马上明白了她想干什么，迅即向她扑去，一把抓住她的腰，就在她的手指碰到那堆铁器之前将她拖了回来。"你疯了吗？"他大声嚷道，不给她一点企图挣脱的余地。"活见鬼，你在想什么，斯波兰达？如果你碰到那铁器，你将失去你全部的力量！"

失去我的力量也比失去我的丈夫好些。

这时她软弱无力地倒在他的怀里，一种失败感使她渐渐丧失了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心愿。

乔蒂安马上吻她，他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她就会逐渐变小。然而在他的吻给了她保持人形的能量的同时，他立刻看到她的悲伤依然如故。

他将她抱了起来，把她送到床边。"现在去睡觉吧，斯波兰达，"他悄声说着，将她放到床垫上。

"和我在一起。"她乞求着，想到这将是她和他在一起的最后一夜，她

的心都碎了。"就在这里，我们的屋子里。请不要到你睡觉的另一间屋里去，乔蒂安，请留——"

"我会的。"

"答应我。"

"我答应。"

她挪了挪身体，给他留出地方。

他摇摇头，"等会儿我到你身边来。"

"可是你答应过。"

"我就在这里，斯波兰达，我不会离开房间，现在睡觉吧。"

他跨过地板，取出白兰地和另一只玻璃杯，在靠近炉火的一张椅子上放下。一杯酒还未喝完，他看见斯波兰达已经睡着了。

他凝视着炉火，因为知道如果长时间地看着火焰，他会被火焰所迷住。此刻他不愿去想斯波兰达，也不愿去想爱的问题。他就只想在炉火边不动脑子地坐着。

可是壁炉中翻卷的火焰并没像通常那样使他入迷。他无法不使自己去注视那位睡着在他床上的美丽的姑娘。

他让自己眺望窗外。在那一边的夜空中，他看见了成千上万颗闪光的星星，他并不知道哪些是属于他的。对他来说，它们看上去都一个样，他也无法想象哪些掌管着他的祈望。

不过，他知道斯波兰达能够明白。

斯波兰达，天哪，他能一刻也不想她吗？

他用力将手指塞入头发，重新看着炉火并迫使自己考虑明天要做的工作。如果他要保持安伯维尔的权势，他就得保持他的投资规模。

明天他将着手准备在东约克郡建一个船厂。他还要翻阅一下有关康沃尔的一个铜矿和北安普敦一家铁厂的报告。

铁。

这金属可以夺去她魔力中的一个小精灵。

还是没用，他无法不想斯波兰达，不管他怎样努力。

他回到了床上。

斯波兰达裸着身体，也没盖东西。他想去拉条毛毯盖在她身上，但却顿了顿片刻，打量起她动人的全身。

柔和的火光和优柔的烛光轻轻拂在她纤弱的躯体上，使她的皮肤看上去就像是半透明的珍珠造就的。她那厚厚的古铜色卷发显得生气盎然，好像就在她洁白的皮肤和深蓝色缎子床罩上蹦跳。那些火红的长发又如火焰，如兴高采烈的、跳着华尔兹舞的火焰。

乔蒂安感到，如果他伸手去碰一碰，它们的热量便会灼痛他的指尖。

他又凝视她的双眼。它们现在闭着。她那赭色的睫毛，就像小小的倒放的扇子，伸展在她完美的颧骨顶端。然而他分明看到了她的双眸。在他的心里，他看到了。它们看上去就像紫罗兰，然而紫罗兰不会像斯波兰达的眼睛那样跳舞，也不会闪闪发光。

斯波兰达的眼睛怎么会发光。因为她快乐，因为她出于悲伤而淌出钻石眼泪。

这时她撇了撇嘴唇，几乎变成一个俊俏的微笑，然后是轻微的呼吸声，接着又是一声。乔蒂安聆听着这细微的声响。

他又想起她睡在他身旁的每一个夜晚，那些熟睡的声音温暖着他的胸膛和肩膀的每一个夜晚。

天啊，她是那么地娇美——即使是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她是个脆弱的完美形体，有时，他敢肯定，如果他手放在她身上，她会分裂为成千上万个破碎的星点，再也不会被聚集在一起。

然而，他又知道，她是用比较坚固的材料做成的。她在他这种脾性、这种冷漠和盛气凌人的举止中生活了三个月，这便是证明。

内疚和懊悔重重地压在他的肩上，他突然感到困了。他在斯波兰达身旁轻轻地、小心地躺下，以免将她在梦中找到的任何一种宁静中弄醒，并将她朝自己挪了挪，让她靠近他的胸膛，心里惦念着她是否能听见自己的心脏跳得多么有力。

他将脸埋在她的头发里。她那野花般的香味，清新而又甜美得难以形容。香味抚慰着他，并像拥抱般地环绕着他。他铭记着这种芳香，将它深深地烙在记忆之中，永远不忘。

他觉得有些坚硬而细小的东西嵌入了他的脸颊，他稍稍抬起脸来，看到他躺着的床罩上撒满了钻石，知道她入睡之前哭泣过了。

他吻了吻她的颈项、她的喉咙，最后，她的双唇。

斯波兰达，他无声地呼唤着她。

斯波兰达。

她的名字所具有的优美的温柔将他送入梦乡。

第二天一早，当乔蒂安离开卧室时，他看见弗劳利太太正在走廊的不远处。“安伯维尔夫人还睡着。”他告诉女管家，“我希望不要打搅她。”

“她病了吗，爵爷？”

弗劳利太太眼中真诚的担忧和关怀的神情让乔蒂安微笑起来，“不，弗劳利太太，她没病，她只是累了。”

走下楼梯，乔蒂安未进早餐，径直往办公室工作去了。昨晚，他似乎无法将心思集中到生意上，不过他不想让同样的情况今天再次发生。没有斯波兰达来分他的心，他有把握可以完成大量工作。

他起草了在东约克郡建一个船厂并在诺森伯兰郡另建一个的计划，他还研究了有关康沃尔铜矿的几份报告，思考了在曼切斯特获取一家纺织厂的可行性，然后阅读了有关经营及他已经拥有的资产的信件。

除厄尔姆斯特德例外地送了些午餐进来之外，他不受干扰地工作着。下午悄悄地逝去，又变成了傍晚。他不知道为他的企业已经操劳了多长时间，直至办公室门被敲了一下，令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壁炉台上的时钟。

正是九点半了。

他很快想到斯波兰达不知在何处，这一整天她在干什么。一种茫然的牵挂令他有些不安。

敲门声再次响起。

“进来。”

厄尔姆斯特德抱着一头山狸进来，这头动物正快活地啃着厄尔姆斯特德外套上的一粒纽扣。“原谅我打断了你的工作，爵爷，可是布拉克特老爷来此求见，他说他有桩紧要的生意要商谈，不可拖延，它有关格洛珊斯特的果园。”

“安伯维尔夫人在哪里，从今天早上起我一直没见到她。”

厄尔姆斯特德抬了抬一道眉毛和下巴，"你给了我们所有的人一条严厉的指令，在你工作时不得打扰你，公爵。公爵夫人始终遵守着。"

乔蒂安察觉出厄尔姆斯特德的声音里有一点不满的口气，明白这忠实的男管家对他置斯波兰达于不顾而感到气愤。"请布拉克特老爷进来，并告诉安伯维尔夫人，会见一结束，我会和她一起共进这迟到的晚餐的。"他高声说道。

"马上就去，爵爷大人。"

不一会儿，珀西瓦尔走进办公室，黑色的头巾紧紧地裹着光光的脑袋。"桦诗庄园园主，我准备将果园卖给你，而且我很希望今晚就完成买卖。"

"我知道。"斯波兰达料到了，乔蒂安若有所思地说。正如斯波兰达所言，珀西瓦尔心急火燎地要出售果园。是什么道理，乔蒂安不得而知，不过他准备相信她妻子的忠告，廉价收购。"让我们开始吧，好吗，布莱韦尔庄园园主？"

执意在果园上捞到尽可能多的钱，珀西瓦尔为争论价格而花去了在乔蒂安看来是无穷无尽的时间。

然而，乔蒂安寸步不让，珀西瓦尔最终只得接受了低于他为果园付出的价格的四分之一他敏捷地在所有必要的文件上签了字。"我的失误一下子变成你的了，桦诗庄园园主。"他折好买卖协议，塞入口袋，"果园一文不值。"

乔蒂安目瞪口呆，"果园一文不值，这是什么意思？"

珀西瓦尔微笑道，"蝗虫，一场蝗灾，耐寒的小恶魔，我必须这么说。它们对寒冷一点也无所谓。今天早上我得到了它们到来的消息，这就是为什么我急急忙忙地要和你完成这笔交易。"

乔蒂安不能也不会相信斯波兰达会让他去犯一个错误。她告诉他买下果园，而他这么做了。

果园并非一文不值。不管怎么说，它们不仅会在毁灭性的蝗灾中生存下去，而且还会茁壮成长。"果园并非一文不值。"他充满信心地说，"你只是让我因大失小。"

"什么？"

乔蒂安又朝时钟瞥了一眼，差不多快十一点钟了，他已经一天未见斯波兰达了。

而且他牵挂着她。

他跨向门去，"送客，布莱韦尔庄园园主。"

乔蒂安责骂自己没有在意自己早先萌生的对斯波兰达在哪里的牵挂。把珀西瓦尔留在办公室后，他开始寻找他的公爵夫人，但却徒劳一场。而仆人们也一点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深重的不祥之感在他全身徜徉。时间已是十一点半。斯波兰达不会在这么晚再出去。

他的忧虑开始加重，他走出屋去。或许在庄园里骑马兜一圈，会发现她正在雪中徘徊。

哦，因为她是个精灵，他可能会发现她正在和冬天老伯说话呢。

他开始向马厩走去，还未到那里，只见一匹马从马车道上奔来，"乔蒂安！"

乔蒂安望着他表兄从马背上跳下，向他急步走来，"埃米尔，什么——"

"

"斯波兰达。"埃米尔气喘吁吁地说，"她——她——"

"什么，她怎么啦？"乔蒂安大声叫道，他的担忧加深为真正的恐惧。

"三个月。"埃米尔说着，他的肩膀费劲地起伏着，"然后，她们就死去。爱——她没有得到爱，而现在她——"

"你在说些什么见鬼的话，埃米尔？"乔蒂安追问着，他抓着表兄的肩膀摇撼着他。

"时间。"埃米尔说道，拼命地想屏住喘气，"现在十二点钟？子夜，她将在子夜离去，乔蒂安！现在是子夜吗？"

"快到了！可是天哪，究竟怎么啦——"

"精灵们！"埃米尔将乔蒂安的双手从他肩膀上夺下，"不一会儿之前，哈莫妮在即将离开这里前往霹雳卫郡时将真情告诉了我——斯波兰达就要回去——精灵们都集合起来迎接她……精灵们不能再生存下去……斯波兰达的时间已到尽头！你这无赖，乔蒂安！

假如你给了她你的爱，她就会留在这里永远和你在一起！"

埃米尔气得发狂，他举起拳头，朝乔蒂安的下巴击去沉重的一拳。

乔蒂安没有防备这下身拳，跌倒在白雪覆盖的地上，浑身迸发着痛苦和深深的困惑。

乔蒂安挣扎着站起身来，擦了擦嘴角边出血的伤口。他猛地拉出怀表，一看是十一点四十分。他仍不明白埃米尔说的有关爱、斯波兰达以及她子夜返回霹雳卫郡的纠缠不清、错综复杂的真情，但他知道他只有二十分钟时间去找她。

他急速冲向埃米尔的马，翻身坐到马鞍上，驱赶着那疲劳的马儿返身在马车道上跑去。

树林，他想，靠近牧场的树林是他和她相识的地方。斯波兰达不是曾经告诉过他，她父亲的王国就在那片长着树林的地面下边？

对了。

乔蒂安赶着他的坐骑像闪电般疾驰朝树丛而去。雪片和尖利的冰块犹如利器刺入他的脸和脖子，可是他全然不顾这刺痛，这凛冽的风，这十足的可能性——他或许找不到斯波兰达。

终于，他瞧见了树林，看到墨黑的阴影里有一个明亮的光点在移动，"斯波兰达！"

马越跑近树林，光点也变得越加鲜明，不一会儿之后，它亮得使乔蒂安无法再望着它。为了不使他的眼睛受到致盲的强光伤害，他慢慢地勒住马，跳到地上，"斯波兰达！"

"我在这里，乔蒂安！"

他从眼睛上放下双手以便看到她，可是树林中眩目的光点实在太强烈了，令他无法睁眼。"我无法看到你！光点太亮了！"

瞬息间，斯波兰达将她又长又厚的头发披盖在她挎着的篮子上，"好啦，现在它不再刺眼了。"

乔蒂安眨了眨眼，将目光直接投向她发出声音的地方，并且见到了她。当他顾盼着她时，他发现，他所看见的炽烈的亮光来自于在她双手中摇晃的篮子里。

他朝她跑去，雪片、冰块和冰冻的细树枝在他的靴子底下嘎吱嘎吱作

响。"为什么你要回霹雳卫郡去？"他抓住她裸露的肩膀喊道，"在子夜时离去，这是怎么回事？"

"假如我不回去，我将会死去。"她宁静地回答，声音却在颤抖。

"死？"他的双手从刀子肩膀上落下，悬落在身体两侧，"你说什么，你将会死去？"

斯波兰达点点头，然后用手指碰了碰他嘴唇上的伤口，伤口不见了。"一个精灵只能在人间逗留三个月，我的三个月就在子夜结束。倘若我逗留的时间再长些，我就会丧生。"

能使我留在这里的一样东西……使我活着并且平安无事的一样东西，便是人类的爱的魔力，因为它远比精灵国所知的任何一种魔力都要强大。"

乔蒂安试图想抽一口气，但却不能。

死。

死。

死。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叫嚷道，"为什么，真该死，为什么？"

"它不会使你爱我，乔蒂安而当我三个月前第一次见到你时，我也无法想象我会爱上你。我无心爱你，但是当我意识到你生活中缺少的一件东西是爱时，它变成了我想给你的一件东西。由于我的糊涂，我未能明白，一旦我爱上了你，我就不愿再离开你。"

他无言以对，她力图打破这一紧张的沉默。"看看我所收集的东西吧，"她举起篮子小声说道，"一颗接着一颗，所有能使你愿望得以实现的星星都从天上掉了下来，不过它们全都被我找到了。"

"我不想谈论那么多倒霉的星星！今晚你哪里也不去，听见了吗？我不会让你走的！"

"快子夜了，"她低声道，"我已经感到一股拉向霹雳卫郡的力量。"

他用手臂围住她，想压倒她所感到的朝着她父亲的王国的拉力。

"你身体的力量无法使我留在这里，乔蒂安。"斯波兰达温柔地告诉他，"只有你心灵中的力量才比精灵国的力量更加强大。"

寒风鞭打着他的全身，但他却开始出汗了。"斯波兰达，"他说，他的声音只是些轻微的嘶哑声。"一定要留下来，战胜这——"

"我不能。"

"不，你能，该死的，他们无法将你从我身边带走，不管她们——"

"我必须走。"她向他耳朵里送去细语，"时间到了。"

他看见点点闪烁的银星开始出现在她周围，将她包围起来。他用一只手企图将它们全部拍掉，但是反而越来越多。

乔蒂安开始变得虚弱。

"你爱我吗，乔蒂安？"

无数种的感情缠绕在乔蒂安的整个心头，每一种都在争夺他的注意。然而他简直无法将它们分离开来，更不要说对它们做出解释。

"乔蒂安？"

"不要离开我，斯波兰达。"他试图将她抓得更紧，但是她的身体失去了物质，她在他怀中变成了一具外形。

"我爱你。"她细声道，泪流如注，以致乔蒂安的整个肩膀撒满了钻石颗粒，"千万不要忘记我有多么爱你。"

银色魔星将她从他的拥抱中抬了出来，载着她靠向树林。

"斯波兰达！"

她没有应声。

他看着她将罩在篮子上的头发移去，抽取出他的心愿，将它们举向天空，它们那灼人的光彩逼得他转过身去。

当他再回头看时，斯波兰达已经走了。

她确实存在过的唯一证明是一摊钻石和倒在一堆月银色雪堆上的一只空篮子。

第二十四章

一声大吼惹得乔蒂安恼火地埋怨了一声。他转了下身子，还想舒舒服服地睡觉。

吼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乔蒂安终于睁开双眼，只见将近中午时分的明亮的光块，穿过一排厚实的窗玻璃，刺向他的眼帘。他的脑袋阵阵作痛，肠胃翻滚。

自己究竟怎么啦，自己到底身在何处？

环顾四周，他发现自己正在暖房里，躺在名副其实的花草丛中的一块地面上，身边歪着两只空的玻璃威士忌酒瓶，他知道他已独出心裁个儿醉得不省人事。

他慢慢地、深深地吸了口气，小心翼翼地不让那作痛的脑袋动一动，努力地去回想是什么可怕的事情驱使他喝酒。但是他那浸透酒精的脑子里什么也记不起来。

"乔蒂安！"

乔蒂安听出那是埃米尔的叫声，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扶着脑袋，台忍着充斥体内的一阵恶心。他斜着眼睛望去，看见埃米尔怒不可遏地闯入屋内。

埃米尔看了他表兄一眼，忽然止步。满腔激愤使他真想揍他表兄一顿，比昨晚更厉害揍他一顿。"你一整夜都在这里吗？"他吼道，"自从天一亮，你的仆人们和我一直在找你。"

"埃米尔，请。"乔蒂安乞求道，他闭上眼睛，靠在了墙上，"请不要再那么叫嚷。我感到自己好像被整整一群大象从身上踏过。做一条好汉，把斯波兰达找回来，好吗？只要她碰我一下，我就会没事的。"

"斯波兰达不在这儿，乔蒂安，难道你灌了那么多后，把昨晚的事从记忆中一笔勾销了吗？"

乔蒂安努力地理解着他表兄说了些什么，然而没有一种想法能结束他头脑中的疼痛。"昨晚怎么啦？"他含糊地咕哝，一边按摩着两边作痛的太阳穴。

假如埃米尔以为揍他一顿或许能与事有补的话，他会将乔蒂安揍个半死。"她离开了你，她不得不，你不记得了吗？我不爱她，她只能在这里呆三个月。你没有选择爱她，所以她回霹雳卫郡去了。"

过了许久，埃米尔的话才渗入乔蒂安迷糊的脑海。当他终于有了理解力的时候，这话就像一声晴天霹雳。

他猛然将自己拖离墙边，现在他完全清醒了，"斯波兰达——"

"你是个无赖。"

走了，乔蒂安想，斯波兰达的的确确走了。

负疚感吞噬着他，在他内心留下一个巨大的空空如也的豁口。

但是没有一个人，甚至是埃米尔，能够知道他遭受折磨的程度。

"你这脸皮像木板一样厚的无赖，乔蒂安！"

"她应该告诉我，真该死。她知道只能呆三个月，但是她没有告诉——"

"那现在怎么办？"

乔蒂安的头眩晕起来，他动身离开屋子。

埃米尔抓住他一只肩膀，"你怎么办？她需要的一切就是你的爱——"

"爱不是像台机器那样可以开开关关的东西！"

"你一点也不为她感到些什么吗？"埃米尔问。

"我在乎她，但那不是爱，而在你那里却有爱。"

"你是不爱她，还是不能爱她？"埃米尔冷冷地转过身子。

乔蒂安挺直了身体，不顾剧烈的头痛，拼着死命竭力隐藏着内心的痛苦。"一个人可以让自己干许多事情，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在我并不觉得高兴时让自己微笑。我可以在我并不饥饿的时候进食，我还可以强迫自己去阅读和理解极其令人厌烦的文学作品。

但是我不能使自己去爱，不管我是爱还是不爱，那便是这——的结果。"

"斯波兰达。"埃米尔温和地说，"她满足了你一直拥有的每个心愿。"

"那是废话，她——"

"那不是废话，而你也知道。"

乔蒂安不顾他所看到的埃米尔黄玉色眼睛中会意的神色，"你什么时候听到过我为一个女人祈求，为一个失去几下该死的吻就会变小的女人？一个必须躲避一只把她当作晚餐的猫的女人？一个当感情受到伤害时就让自己钻进一片光雾中的女人？你什么时候听到过我为一个精灵妻子祝愿？"

埃米尔再也按捺不住他的火气，他使出浑身力气猛推乔蒂安的肩膀，"作为一个精灵，斯波兰达几个星期之前主水再打扰你了！你讨厌这么孤单的生活，当她来到这里之后，你再也不孤独了！你需要有人理解你，倾听你，抚慰你，斯波兰达全都做了，而且做得更多！"

"你——"

"你还需要一个会爱你，把你当作贴心人的妻子，一个爱乔蒂安·安伯维尔而不是桦诗庄园有财有势的公爵的妻子。斯波兰达爱这个人，而不是公爵。"

乔蒂安重新起身朝门口走去。

埃米尔挡住去路，"你所有的那些祝愿都成为了现实，乔蒂安，不过还有一些没有。"

哪个人不想一生一世快快乐乐？哪个人不想有始终爱她的终生伴侣？当斯波兰达还在这里时，你本应该留心这些心愿。现在它们再也得不到满足，因为满足你的心愿的女子已经走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

乔蒂安挺直身子，绕过埃米尔，穿过门廊。

埃米尔跟在后面，"你克制着她的感情，乔蒂安，是你自身该遭诅咒的傲慢不让你的情感之马自由驰骋。你的傲慢和你的恐惧！"

听他这么一说，乔蒂安停下脚步，"恐惧？"他叫道。

"对了，恐惧。你害怕发生在你父亲身上的事会同样落到你的头上！他几乎失去一切，而你——"

"我现在警告你，埃米尔——"

"斯波兰达从来没有一个赢得你的爱的机会，是吗？你不能爱，因为这么做将意味着你有失去你如此勤奋工作而获得的一切的危险。你的姓氏后面的力量，你财富后面的权势，你头衔后面的强权。对你来说这些比一个美丽的女子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这个女子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使你微笑，让你欢笑，并用双手向你奉献她的爱。你还算不上一个无赖，乔蒂安，一下无赖，至少还是一个有生命会呼吸的人，而你什么都不是，只是块冰，一块精雕细刻的冰。"

埃米尔将他的双肩朝后一推，"现在，如果你原谅我的话，我将告辞，随我妻子而去。"

这是一种你无法说出又照着去做的遗憾。"

说完，埃米尔消失在门厅里。

斯波兰达返回精灵国后的几个星期里，乔蒂安几乎废寝忘食。

他工作着。他将商务世界搞得热火朝天，就在一个月内，他得知安伯维尔财产不仅在英国最具有影响，而且在欧洲也是最大的之一。

他拒绝和任何人谈论斯波兰达，通过这般勤勉的工作，他成功地使自己不再去想念她。如果一个有关于她的念头试图悄悄爬上他的心头，他就会一举埋葬它。

他发誓，他将忘掉她。和她一起度过的三个月已经结束，而有关这几个月的记忆已经死亡。

直至一封来自格洛珊斯特的信到达后，又使它们死而复生。

果园从灾害中被拯救出来，并将得到有力而快速的恢复，果园主管人写道。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好大一群鸟，成千上万只长着羽毛的飞禽干净利落地吃尽了最后一棵果树上的最后一只蝗虫。

主管人补充道，在他所有的工作经历中，他从未亲眼见过这么一种鸟群突然而及时地来到的奇怪现象，鸟群不是同一类型，而是有好几种不同的物种。他称它是一个奇迹。

乔蒂安则称它是魔力。只有一个精灵，才能唤来一群不同类型的鸟听从她的命令。

他感到体内什么东西打开了。是他的心。他掩埋在那里的所有记忆和情感一下子奔涌而出。

该死的，为什么那封倒霉的信要来？信来之前，他好端端的，绝对并且完全好端端的。

而现在他不再是好端端的了。他从办公椅里站起身来，双手插入口袋，缓缓走向窗前。雨水溅泼在窗玻璃上。

有些人相信雨是没有颜色的……雨是银色和彩虹色的。你的眼睛就是这么一块银子。

乔蒂安将他暖暖的前额贴在冷冷的窗玻璃上。过了很久，当他抬起头

来时，雨已经停了，他看见三月的天空中有一条彩虹。

我猜想你从未从彩虹上滑下来过，是吗？乔蒂安？

斯波兰达，她的名字就像一大把亮点在他全身闪烁，甚至在她未得到他们授而回霹雳卫郡之后，她依然关注着他。她将他的果园从不可避免的毁灭中拯救了出来。

乔蒂安从窗边转过身来，望着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有多少次斯波兰达坐在那张椅子上看着他工作？

看着你我一点也不会感到疲倦。

这张椅子现在空空如也。

一叠又一叠的商务报告堆放在办公桌上，每一张纸意味着财富，财富和更多的财富。

是啊，为了谋取那些财富，他不辞辛劳！而他完全有权为他的成就感到自豪！

然而，金钱在他开口之前并不知道他想说的话，它不会与他同欢乐共悲伤，也决不会在他忧愁的时候来关怀他。

几个星期来，他第一次在办公桌上留下一堆没有完成的工作。他的双手依然插在口袋里，他走出办公室，沿着走廊走去。转个弯，他走向另一个长长的门厅，门厅末端，是大楼的一间客厅。

斯波兰达就在那间客厅里成为他的妻子。他停下脚步，端详厅内，想起那天装点客厅的所有鲜花。厄尔姆斯特德在一张桌子底下抓住一只公鸡，而弗劳利太太则晕了过去。

斯波兰达身着一件真丝衬衫。

我愿意你做我的丈夫，我会尽力馈赠你欢笑和快乐，在我与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乔蒂安垂着头，步入门厅，登上楼梯。上楼后他朝他的屋子，他和斯波兰达的屋子走去。

还未走到屋前，他看见泰西从门厅末端的另一间屋里走出来。女仆的一只手臂夹着几条叠着的床单，另一只手臂挎着一只篮子。

"公爵。"她轻声问候道。

当他靠近她时，他觉得她有多么漂亮。红色的胎记一度掩盖了她的美，而现在，多亏斯波兰达，泰西的可爱显出光彩。

"要我为你做些什么，爵爷？"泰西问。

乔蒂安注意到，对他做出彬彬有礼的样子，对泰西来说多么困难。其他仆人也一样是强作恭敬之态。他们都想念斯波兰达，他们知道的关于她的全部情况，就是他所告诉他们的——她得回到家里去。

然而，他们感到他与她的离去不无关系。

"安伯维尔先生？"泰西追问。

"不，我不需要任何东西。"他动手打开卧室的门，当他看见她肘弯下摇晃的篮子时，停下手来，以前他没有清楚地见到过篮子，现在却可如愿以偿。

斯波兰达离开他的那天夜里，斯波兰达拿着同样的篮子。那是一只装着全都是明亮的星星的篮子。

"你从哪里得来这只篮子的，泰西？"

她朝它看了看，"是一位花匠在暖房里找到的，公爵，他正准备把它扔

掉，但我求他，我是不是能将它留下。"

乔蒂安用手触摸着篮子，手指一阵发痛，"篮子是公爵夫人的，如果让我保管你会在意吗？我一定会用十只来偿还这一只的。"

泰西点点头，把篮子给了他，然后忙她自己的活儿去了。

乔蒂安拎着篮子，转动卧室的球形把手。自从斯波兰达离去后，他一直未在屋中呆过，甚至不敢让自己靠近它一步。

门打开了，他走了进去。

如同一阵强劲的风，更多的回忆在冲击着他。伫立在门槛上，他凝视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想起家具和墙上曾经长出来的所有花草，想起屋里每一件事发生的情景，甚至天花板和四壁的颜色一度变成红的、蓝的或是绿的，想起在他的浴缸里发现了麦克白夫人，想起……

想起。

他关上门，走向大衣橱。在那里他看到他的紫色缎子长袍，他把这件华丽的衣服提到面前，嗅嗅它的气息，拼命地想闻出斯波兰达的馨香。

但是长袍已经洗过了，闻上去有肥皂味，而不是野花香。

他将长袍扔回衣橱，向床走去。他用哆嗦的双手向下伸去，抚摸深蓝色的缎子床罩，"你的身体在这蓝色上面显得如此美丽。"他轻声缅怀着她"你的皮肤在这蓝色上面……就像天上的一朵云。"

他凝视着床上左面的一堆枕头，那是斯波兰达的一面。她曾躺在那些枕头上，灿烂的古铜色头发披散在雪白的缎子枕套上。

有多少次他在这张床上爱过她？他无法想起，无法算出。

他抬起头来，望着天花板，思念起一场做爱刚刚完毕后，和斯波兰达一起满屋飘荡的所有情景。伴随着他们的是斯波兰达的音乐声。

他再也不能满屋飘浮，再也不能听见那欢快的音乐声。

所有的魔力都离去了。

因为斯波兰达离去了。

乔蒂安，对我来说，和你相伴的短短日子，胜过了和你分离的悠悠岁月。

乔蒂安竭力抽了口气，然而却做不到。

他的心提到了喉咙口。

他把篮子放在床上，躺在它的一旁。孤独笼罩着他的全身。

我将成为你的伴侣，因为我想能够使你微笑的事情之一，是不再孤独。

"再让我微笑，斯波兰达。"他轻声道。

你最需要的是经常的告诫。

天啊，他想，为了再听一次她对他粗暴脾性的责备，他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

一连好几个小时，他躺在那里，回想着他能想起的有关斯波兰达的每一件事。

她曾经睡在树荫上面。她不吃动物。刀子不使用翅膀，因为清洗翅膀是件困难的活儿。她也不佩戴首饰，因为她并不需要它，她那紫罗兰色的眼睛难道不是世界上最亮丽的宝石？

她和动植物谈过心并能听懂它们的话语。她曾为府邸病倒的菊花而忧愁。一次，她还感受到来自于他腿上的快感。她了解长在他庄园上的每一株花草，并能准确地知道它们长在什么地方，包括所有的木紫罗兰、毛地黄、

长春花、雪花莲……

他记不得她提到过的其它花草。她尽量告诉给他听，可是他没有听进去。

她喜爱母鸡和兔子，但不爱猫。接吻令她强壮，悲伤使她失踪，她能哭出钻石来。

她千里迢迢到中国取来一颗他对之祈求的星星，她用自己的双手为他编结了一副手套。

乔蒂安斜着眼望了望，他再也看不见树荫，因为屋内已经变得漆黑。他向窗子望去，夜幕已经覆盖在田野上。

天上，群星闪烁。

星星。

慢慢地，他把篮子拉近身体，用手指摸索着它那磨损的手柄。一个月前正是这只篮子装过星星，他那对之祈求的星星。

她离去的那个夜晚，斯波兰达提了一篮子的祈望。

这时，乔蒂安皱了皱眉头。他又回忆起，在他遭受极大挫折并为缺少一位公爵夫人而生气的几个月，他曾认为，找一个完美的妻子，应该比实现任何一个目的以及他从事过的所有工作，都来得不费气力。

他还告诉自己，找一篮子的祈愿更要容易得多。

一篮子的祈愿，他痛苦地沉思着。他不仅找到一篮子的祈愿，还找到一位完美的妻子。

然而他又让她走了。

"对不起。"他肝肠寸断地轻语，"斯波兰达，我实在对不起你。"

你是否喜欢我再次尽力使你欢笑，公爵？

"喜欢。"他嘟哝着，"喜欢，斯波兰达，使我欢笑。"

然而他没有笑，他在想，他是否能再次欢笑。

整整一个月，他不允许自己承认他在想念她。如今，他以一声低沉的呻吟承认道："上帝啊，我想念你，精灵。"

对我来说，你的爱比别的任何你已经给我或能够给我的东西远远具有价值，乔蒂安。

说实在的，哪怕你是世界上最穷、最微不足道的人，我也会爱你。

乔蒂安扫视了一下屋内，注意到靠在墙上的一堆铁制炉具。

你不知道我的爱的深度，是吗，乔蒂安？我会展示给你的。我会牺牲对我来说是珍贵的东西，这样你就会知道，你对我意味着多么多的东西。

他在自己的心里看见了她，看见斯波兰达冲向铁具，"不！"他急叫道。

天哪，他想，他不但"听见"了她，他还"看见"了她。

他猛地将手指塞入头发，从床上起身，步履艰难地走过黑暗的屋子，篮子垂荡在他的手中。月光洒向窗子，一片银色在向他点头示意。当他走到窗边时，他再次望见了星星。它们当中有他的星星。斯波达将它们重新放回天空，他知道她继续守护着它们。

所以，它们都会成为现实。

"然而它们不会。"他低声道，"它们不会变成现实。我想幸福，而我不幸福。没有你我不会幸福。"

他将篮子拥在怀里。

然后他哭了。

他不想克制住哭泣，他并不觉得羞耻，他只是感到悲哀，而他并不认为难过是件没有男子气的事情。毕竟他失去了妻子。什么样的男人不会为这样的损失而痛心？

他看着自己的眼泪滴入篮子。经过漫长的岁岁月月，他终于开始理解父亲在失去伊莎贝尔后的痛苦。他父亲爱着他妻子，而她的死则摧毁了他。

现在，乔蒂安领悟了这种剧烈痛苦的程度，懂得了失去……的创痛。

失去……

这种思绪在他心中久久不能消失。

乔蒂安抬起头，再次看着窗外，像闪耀的星星般专注地思索着。

巴林顿为伊莎贝尔之死而痛感哀伤。

死。

斯波兰达可没有死。她活在霹雳卫郡。

而就在这时，乔蒂安知道了如何使她回来。

精灵界的力量真是强大。

但是，他听说过一种更为强大的魔法。

第二十五章

马纳斯在树林边还没完全停稳，乔蒂安便从这匹骏马背上跳下，消失在前面漆黑的树林里，他很快成了黑暗中的瞎子。由于害怕和寒冷，他颤栗着自己，放松脚步，迫使自己留心听到的有关微精灵族的每一个动静。

"精灵环。"他低声唤道。

他注视着阴暗密布的树林地面，搜寻着光环的迹象。很长时间过去了，他的额头冒出了绝望的汗珠，失望的滋味使他心脏的狂跳放慢了速度。

"斯波兰达。"他叫道，声音几乎超过了一片云块的飘动声。

他一无所见，一无所闻。

"斯波兰达！"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她的名字，他的叫声吞噬了无言的树林的安宁。

最后，似乎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察觉到自己周围发生的怪异变化。阴冷的夜风变暖了，好像被正午的阳光加热过似的。栎树、白桦以及古老的枝叶发出的沙沙声几乎变成了音乐声，变成一支轻柔而又激动人心的乐曲，听上去像几百支笛子在协和地吹奏。

而且，乔蒂安还看到了光，在雾蔼迷蒙的树叶里，闪光旋转成一只小巧而完美的光环。

它们就在那里，它们来了。

精灵们。

"你到这里来希望得到什么，特里尼特？"

一个轻微的男音大声问。

乔蒂安将身子更低地伏向地面，竭力查看斯波兰达是否就在精灵里面。但除了跳跃的微光外，什么也没看见。

"好了快说，特里尼特！"那声音要求道。

乔蒂安从这轻微的声音里听出的权威，使他确定同他说话者就是斯波兰达的父亲，霹雳卫郡的国王。"我来找你女儿。"

"离开这个地方！"

"不。"

"你敢拒绝我？"

乔蒂安知道自己身处险境，精灵们力量并非可以轻易对付。

但是他自身的力量也并非可以小觑。依靠魔法，他将赢回斯波兰达。

他站着俯视地上的光。"面对面地见我，不要对我说你不能，我完全知道你能！"

光环依然在地面上，精灵们依然小得看不见。

"我想见一见斯波兰达，该死的！"

他看见闪光在黑暗的地上聚到一起，形成一只大的微光球，他意识到"小人们"正在讨论他的要求。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闪光再次分散。

"你可以先见我，特里尼特！"那声音宣称。

乔蒂安朝后退步，一束银星从地上进出。闪光瞬间消失，显出一群裸身的人形精灵。

但是斯波兰达并不在其中。

"你们当中哪一位是斯波兰达的父亲？"乔蒂安粗声问道。

一个身材滚圆的男精灵从精灵群中闪出，长长的白色胡子荡及地面，"我就是威士顿国王。"

乔蒂安不失时机地单刀直入："斯波兰达在哪儿？"

"你无法要回她。现在就离开此地。"

乔蒂安走近精灵王，脸上露出坚定的棱角，"我将把她要回去，我不能空手而归。"

"哦？"国王耸耸花白的眉毛，"只是你打算怎样将她要回去？"

乔蒂安正视着国王洋洋自得的目光，"用魔法。"

"魔法，"威士顿国王重复了一遍，依然轻声笑道，"你有的这等魔法是什么玩意儿，人？"

乔蒂安报以微笑，"一种远比你的魔法强大的魔法，陛下，爱。"

精灵群里敛声屏息……直至一个乔蒂安熟悉并喜爱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乔蒂安！"

他看见她从子民群中现出身来，"斯波兰达！"她向他飘去，径直投入他敞开的怀抱。

他使劲拥抱着她，她那野花的美妙气息像一种看不见的深深的愉悦包围着他，"我必须为你而来。"他对着她小声说道，他的手抚着她古铜色的头发。

钻石泪珠从她眼中涌出，她等待着他接着要说的话，希望充满了她内心的每一个角落。"斯波兰达，"乔蒂安说，"我设法忘掉，精灵，工作，自从你离去后我每天像个狂人一样工作着，我生怕梦见你而一直不睡觉，我——"

"乔蒂安，不要再说这些无聊的话了。"她责怪道。

他坦然地微笑着，"我爱你，斯波兰达，我的美丽、灵巧、富有魔力的斯波兰达，我爱你。"

然后他吻了她。一个倾注着他的爱的吻，使斯波兰达像颗星星一般发出光来。

"住手！"威士顿国王雷鸣般吼道。

接吻霎时中止。

"我怎样能够肯定你爱我女儿？"国王问，"你的声明对我毫无意义，特里尼特，你必须在我相信它的存在之前，证实你的情感。"

乔蒂安坚定地点点头，"让斯波兰达跟我回去，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她生气勃勃、安然无恙，因我对她的爱而生机盎然。"

威士顿国王摇摇头，"我不会那么做，你已经和我女儿度过了三个月，我不会再给你一点时间。而且，斯波兰达是霹雳卫郡的长公主，她的位置在这里，在她有朝一日统治的王国里。"

"父亲，求求你。"斯波兰达轻声道。

乔蒂安把她抱得更紧了。失败感力图向他袭来，但他拒绝向它投降。得有个以他对斯波兰达的爱来说服精灵王的办法。

于是，他有了，答案有了。

斯波兰达曾想为他牺牲自己的魔力。

而现在，他将显示自己为了她而要牺牲的东西。

"我将放弃我拥有的一切。"他宣布，他的声音钟鸣一般清脆响亮地回落在又冷又黑的树林里。"我的领地、我的财产……为了斯波兰达我将放弃我在人间的地位。"人顿了顿，下面的话直接发自内心："陛下，我将放弃我自己的头衔，以便让她保留她的头衔。"

斯波兰达急促地喊道："乔蒂安，你不能——"

"我能。"他打断她的反对声，"而且我将这么做。"

每一双目光都停留在国王身上，树叶的飒飒声是能够听到的唯一声音。

国王盯着乔蒂安，"你爱她，"他轻声道，"你确实爱她。"

"是的。"乔蒂安立刻作出回应。

国王捋了捋胡子，沉思了很长时间。他的女儿赢得了一个人的爱！他思索着。有几个精灵曾经完成过这样的业绩？"那么我建议，"他开始说话，嘴巴撇成一个浅浅的微笑，"你可以来霹雳卫郡居住，特里尼特，因为我不愿在精灵国的历史上写下：我，威士顿国王，阻挡了爱的去路。"

精灵们欢呼起来，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喊叫声。

"不！"斯波兰达大声喊道，她的声音高过了喧闹声。"不，父亲，我不接受这些条件！"

我不能让乔蒂安失去他多年建立起来的东西，不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将在桦诗庄园和他生活在一起！"

国王痴痴地望着他女儿，被她的怒气和冲动弄了个措手不及，怎么会这样？斯波兰达体现着真正的亲切与温柔！以前他从未见到过她的这一面，只能想象她在人的世界里学得大胆了。

他喜欢她这样。

然而即便如此，他也不允许她在人类当中生活。还有她怀着的孩子怎么办？小孩是霹雳卫郡必不可少的。"你是霹雳卫郡王位的继承人，女儿，因此，你必须信奉你的责任——"

他忽然住口，突如其来的一大股银星从天而降，停在树林上，从明亮的魔星里面走出哈莫妮，她的手指勾着埃米尔的手臂。她和埃米尔看了乔蒂

安和斯波兰达一眼，便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

"哈莫妮？"国王问，"是你吗？"

"噯，父亲，是我。"

"可是——可是你的火在哪里，女儿？我从未看见你无需迸发火焰便可来来去去。还有你带来的这个人是谁？"

"父亲，"哈莫妮轻声道，她环顾了一下霹雳卫郡的同辈们，"我不知道我会打断一个聚会，请原谅我。"

威士顿国王眉头紧皱，这个彬彬有礼、和声细气的精灵真是哈莫妮？

"我可以说下去吗？"哈莫妮问他。

"什么？唔……嗯。"

"我已经结婚了。"她平静地宣告，手指紧捏埃米尔的手臂，"特里尼特的表弟是我的丈夫。"

"什么？"威士顿国王吼道。

"这是埃米尔，父亲，他是我丈夫。"

"见到你很高兴，陛下。"埃米尔说，"或者我是否可以称你为父亲？"

国王从未发过这么大的火，"你们不经过我同意就结婚了？"他问哈莫妮。

"我爱埃米尔，他也爱我。因此，我能自由地逗留在人类世界。"

"没有我的准许，你不可自由地干任何事情！"

"我已经怀孕了，父亲。"哈莫妮继续平静地说，决意不让他破坏她和埃米尔共同获得的欢乐，"我怀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听罢此言，国王的怒气消失了，"双胞胎？"

"嗯。"

威士顿国王看着哈莫妮和埃米尔，又看着斯波兰达和乔蒂安，他得做些什么呢？他问自己。

哦，要尽父亲责任的事情一连串，他悲叹道，而且他妻子又不能帮助他！王后老是出差在外，当女儿们遇到难题时，她几乎总是不在。

他摸着后颈，开始踱起步来，可是一个甜蜜而娇柔的声音很快止住了他。

"威士顿！"音乐般的声音叫唤道。

他抬起头来，看见一片明亮的银色云彩，"帕莱洁，"他轻声道。

王后优美地飘向地球，她厚厚的乌黑色头发披盖着她那白皙、纤细的身体，沉甸甸的项链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

"母亲！"斯波兰达和哈莫妮喊道。她们飞快地离开丈夫，来到母亲身边，马上诉说起来。

"女儿们，请原谅。"帕莱洁王后恳求道，"我刚刚出完远差回来，而且我疲倦了。"

但是当她看到斯波兰达和哈莫妮脸上沮丧的神情时，变得温和了。"那么，"她说，露出笑容，抚摸着女儿们光洁的脸颊，"你们这所有的重要消息是什么呢？"

他们述说了那天夜晚在树林里发生的一切，一点细节也没漏掉。

"我知道了。"待她们讲完，帕莱洁王后若有所思地轻语道。"威士顿，"她望着丈夫厉声说，"你不配称为父亲，这是个需要解决的简单问题，而你

却找不到就在你鼻子底下的解决办法！"

"我.....我已经尽力而为，我——你的女儿们是——这些都是她们提出的女人们的问题，帕莱洁，而我是....."他止住嘴，皱着眉，并噘了噘下巴，"夫人，你不能这样同我说话！"他骄傲地声称，"我是国王，而你只是个王后！"

"而你也是个自高自大的家伙，威士顿。"帕莱洁王后用微笑和一挥手消去了他的怒气。沉重的项链在她袒露着的胸口摇晃，她望着哈莫妮所嫁的男子："你愿意生活在霹雳卫郡吗？"她边问边伸手去抚摸他头上一缕浅棕色的蓬乱的头发。

埃米尔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愿意，陛下，无论哈莫妮在哪里，哪里也就是我想去的地方。"

王后很满意，她将目光移向最大的女儿，"你呢，斯波兰达，你愿意将长公主的头衔让给哈莫妮吗？"

"哎！"斯波兰达尖叫道，"哎，母亲，我很高兴将我的头衔让给她，因为我宁愿做桦诗庄园的公爵夫人！"

王后点点头。"那么你可以随你丈夫回人类世界去了。"她将脸转向哈莫妮和埃米尔，"还有你，哈莫妮，你将留在霹雳卫郡，你的孩子们将在我们这里出生和抚养。有朝一日你将成为女王，而你的丈夫将成为女王的丈夫。"

"噢，母亲，真的吗？"哈莫妮叫喊起来。

"真的。哈莫妮，亲爱的，将金山赠送给你的丈夫，我知道那是他最喜爱的梦想之一，而满足至少一个心愿，对你无伤大雅。"

"我给，母亲，噢，我给！"一眨眼，哈莫妮用魔法变出一座巨大的金山。

盯着一大堆的财富，想着他有朝一日将得到的头衔，埃米尔的嘴咧得大大的。一个头衔，他想，他将终于得到一个头衔！亲爱的上帝，他曾经持有的每一个心愿都得到了满足。"乔蒂安，我将成为女王的丈夫！而且.....看看我的金山吧！"

乔蒂安为他表弟发出由衷的幸福笑声。

"我是帕莱洁王后。"王后向她的新女婿做自我介绍。

当他俩向王后鞠躬时，威士顿国王埋怨开了，"我怎么不见你们哪一个向我鞠躬。"他怒斥他俩。

他们顺从地转身向他鞠躬。

王后抓起埃米尔的手，"当你还是个小孩时，我就去看过你多次，埃米尔。"

"你——你看过我？"

她笑了笑，又看着乔蒂安，"不过我从未去看过你，特里尼特，你不相信我。"

"我不相信你？"乔蒂安重复道，"我.....原谅我，陛下，但我不明白。"

帕莱洁王后摇摇头，"你扔掉了你的乳牙，埃米尔则将乳牙放在枕头下面。"

乔蒂安睁大眼睛，"你.....你是说.....你是说你就是牙精灵？"

"嗯。"帕莱洁王后伸出手来抚弄她沉甸甸的项链，那是一串约数百只

闪光的牙齿，"现在你相信我了，不信吗？"

"我相信你，陛下。"乔蒂安连忙回答。

"而你能肯定你的儿子也相信我？我想我不会猜错，这宝宝将在九月出生。"

乔蒂安点点头，"我能肯定我儿子相信……相信……九月？我的儿子？"

"乔蒂安。"斯波兰达抓起她的手放在她的下腹底部，轻声说："那是真的，夫君，我怀上了你的继承人。母亲说得对，我们将在九月里抱上我们的儿子。"

顷刻间，乔蒂安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几乎屏住了呼吸。

于是，他所体验过的最大的欢乐从他内心迸发出来，"埃米尔！"他叫道，"我要做父亲了！"他兴高采烈地将埃米尔紧紧抱住，一下子抬离地面，然后他又拥抱哈莫妮，帕莱洁王后，甚至威士顿国王。

最后，他起伏着胸膛，把手伸向斯波兰达。他将她搂在怀里，凝视着她容光焕发的紫罗兰色的双眸。"与你相识的那天，我的心中并没有揣着任何寻找幸福的希望。然而，你款步走入我的生活，向我提供了从未梦想能够找到的东西。"

"我给了吗？我给了你什么？"

他怀着一点一滴的爱，温情地吻了吻她，"你给了我一篮子的祝愿，斯波兰达，而且它们都成了现实。"

尾声

乔蒂安在一旁看着斯波兰达为他们的新生儿喂奶，根本无法将视线从他的继承者这个奇人身上移开。望着宝贝儿贪婪地咂咂吞饮着母亲的乳汁，他自豪地微笑了。

仅在两小时之前，婴孩才来到这个世界，而乔蒂安的心则已充满了对他的爱。"他十全十美，斯波兰达。"

"嗯，他正是这样，夫君。而且他很勇敢，出生的时候甚至不哭一声。你知道，大多数婴儿都哭，是母亲告诉我这些的。"

乔蒂安点点头，"再看看他那吃相，有这样的胃口，他会长得很强壮的。"

"他知道什么对他来说是好东西，我们甚至不必去教他。我敢肯定别的母亲必须指点她们的新生儿怎样吃奶。"

"我们的儿子生得真聪明。"

得意的父母继续望着他们的儿子，好像他是整个世界上唯一懂得如何吸吮乳汁的婴儿。

几分钟后，婴孩睡着了。斯波兰达将他抱离乳房，放到她身边的白色缎子枕头上。

蒂里舍斯，变成了一只小猩猩，它用长长的带毛的手指，轻轻触摸婴儿毛茸茸的脑袋，当它"笑"时露出了一嘴的猴牙。至于番诺伊，现在是一只耷拉着长长耳朵的胖乎乎的白兔，它用粉红色的小鼻子嗅着小宝宝。

"我们叫儿子什么，乔蒂安？"斯波兰达问，她轻手抚摸着蒂里舍斯和番诺伊，以免这两个动物对这个新来者感到嫉妒。

乔蒂安小心翼翼地坐到床上，"他的名字和我还没有关系，精灵。"

斯波兰达看着她丈夫，"什么和你有关呢？"

乔蒂安抓起婴儿的小手，又看了他儿子很长时间，“你认为他更像我还是更像你？”

“嗯，他眼睛像你，而我的——”

“我不是指那个，心爱的。”

“哦，乔蒂安。”斯波兰达轻声说，“你是想知道他完全是个人还是……天哪，夫君，假如他继承了精灵国的权力，那是否与你非常有关呢？”

微笑替代了没有必要的担心，乔蒂安吻了吻她的鼻尖，“一点没有。我只是想知道我得买一匹小马，还是到一座花园里去找一只蜻蜓。”

斯波兰达温柔地大笑，再次低头凝视儿子，看见他在枕头上扭动，“他要醒了。”

“看样子好像他要哭了。”

“哭吧。”斯波兰达说。

“哭吧。”乔蒂安又说了一遍。

他们敛声屏息地期待着，注视着他们的儿子。

婴儿胡乱摆动着四肢，皱起鼻子和额头，他的面孔渐渐变红，张开嘴巴开始嚎陶起来。

小小的泪珠从他胖胖的脸颊上滚下，溅落到枕头上。

就在哪里，在白色的缎子枕头上，留下几颗小小的钻石，像祈愿的星辰一样闪闪发光。

